雲天劍華錄

上冊

蟲上九著

雲天劍華錄

上冊

蟲上九著

蟲上九小說專輯一

雲天劍華錄

上冊

蟲上九著

武俠系列

雲天劍華錄

上冊

蟲上九小說專輯一

總經銷／裕泰圖書有限公司

封面設計／洪義男

封面題字／編輯部

蠱上九小說專輯一

雲天劍華錄

第一章 收門徒巨眼識孝子 染沉疴往事告兒曹

在浙江仙居縣，括蒼山陰，永安溪畔，有一個小小的村子，三面靠山，一面臨水，風景優美異常。

全村不過一百多戶人家，完全姓孔，本是孔聖南宗一支，數百年前避亂流落在此，定居下來的，所以村子也就叫做孔家村。

唯一的例外，祇有村南頭有幾間茅屋，裏面住着一位處蒙館的老先生，這位老先生姓諸，名公弼，村人祇知道他是諸暨縣人，並不詳細他的身世。

諸公弼來到孔家村時，祇帶來了一女一子，別無他人，女兒名叫天香，才三四歲左右，子名天壽，尚在襁褓之中。

諸公弼在孔家村一住十幾年，便以教蒙館為生，生活非常清苦，但村人並沒有因爲他不姓孔，便把他當做外人看待，孩子送到他館裏上學，除了送他束脩之外，逢時過節，也都例有厚贈。

這是因爲諸公弼不祇是人緣好，而且會行醫看病的原故，所以諸公弼也慢慢的過得好了起來。

這時諸公弼已有六十開外年紀，天壽也有了十一二歲，天香年方及笄，更是出落得清麗絕俗，恰似一枝空谷幽蘭一般。

館中經常也不過二三十個頑童，孔家村雖說是孔聖之後，但務農已久，早無人以功名科舉爲念，送孩子上學的目的，不過是要孩子識幾個字，能在黃曆上看看「諸事不宜」，貼春聯時不至於把字貼倒，也就算了，所以諸公弼並不見忙。

這一天下午，諸公弼正在替蒙童批仿，突然聽到門外群兒號哭驚叫，中間又夾着諸天壽的喝罵聲，諸公弼不知何事，不放心諸天壽，便放下朱筆。步出館門一看，祇見諸天壽正追打着七八個從館中偷跑出來玩耍的頑童，別看諸天壽的年紀，比有幾個頑童還小，但却生龍活虎地揮着兩個小拳頭，健步如飛地追得那些頑童，走投無路，身旁還有一個孩子趕着勸他，但那裏能勸得住他。

諸公弼見了，既點頭又搖頭，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連忙上前喝住。

諸天壽聽到父親的聲音，方才住手，那些被打的頑童，看到先生來了，便一湧走了過來，七嘴八舌的訴說諸天壽打了他們。

諸公弼一看那些頑童，一個個被打得頭青眼腫，心中有氣，把臉色一沉，對諸天壽喝道：「你這是做什麼？爲什麼把他們打成這樣？」

諸天壽仍自餘怒未息，筆挺挺的站在當地，紅着脖子，理直氣壯的說道：「他們壞透了，說廣生哥給不起錢，來聽白書，還七八個人欺負廣生哥一個人，廣生哥明明打得過他們，却終始不肯動手，我實在看不過去，不打他們還打誰呢？」

說着一拉身旁那孩子的衣服給諸公弼看，嘴裏說道：「父親請看，他們把廣生哥的衣服都扯破了。」

諸公弼看那孩子，不過十三四歲，生得天庭飽滿，地角方圓，大大的眼睛，端正的鼻子，兩條長眉，斜飛入鬢，相貌長得非常端莊英武，尤其是那一身溫厚的氣質，逾加少有，竟使諸公弼越看越愛起來。

再仔細一看，又認出正是常到館前，站在門外的那個拾草的孩子，便和顏悅色的問他道：「你的衣服是他們撕破的嗎？」

那孩子必恭必敬的答道：「衣服雖是他們無意撕破，但却是本來就已陳舊，所以不能責怪他們，還請先生原諒他們才好。」

諸公弼見那孩子彬彬有禮，出語和順，而且能原諒別人，不覺大奇。連連點頭之後，轉身問那些頑童道：「你們爲什麼要撕破他的衣服？」

那些頑童嚇得張目結舌，誰也不敢開口。

反是那孩子開口說道：「請先生原諒他們這一次吧，現在天氣已經不早，我也要向先生告辭回家了。」

諸公弼伸手一攔說道：「你且等一等，我還有話問你。」說着對那些頑童喝道：「今天我看在他的份上，饒恕你們一次，下次如敢再跟他刁難，定罰不赦，現在天已不早，我這裏提前下學，你們回

去好好休息，不可鬧事。」

那些頑童見先生提前下學，高興得連疼痛都忘了，歡天喜地，收拾書包，一轟而散。

諸公弼把那孩子和諸天壽帶回屋內，命那孩子就坐。

那孩子垂手答道：「先生在上，不敢就坐。」

諸公弼愈奇，便道：「坐下才好說話。」

那孩子這才告罪，端然坐下。

諸公弼問他是誰？那孩子說是姓孔，名叫廣生。

諸公弼問他今年多大年紀？家住何處？家裏還有些什麼人？

孔廣生答道：「今年一十四歲，家住村外接天峯下，奉寡母以居，另外並無別人。」

諸公弼見他生得魁梧，想起諸天壽說他「明明打得過那些頑童，却不肯動手」的話來，便問他道：「他們欺負你，你爲什麼不還手呢？」

孔廣生答道：「家母時常告誡，說我膂力太大，不能和人動手，以免不愼傷人，我也覺得傷人不是好事，何況他們不過是愛和我玩，並非眞的要欺負我，我又何必與他們當眞呢？」

孔廣生此語一出，直把個諸公弼聽得從心底裏愛了起來，不由心中一動，想了半歇，面露笑容，便有心試一試他的資質，看到底如何？

想着便伸出一手，遙遙對孔廣生一推，祇見孔廣生微微幌一幌，便又穩定身形，仍舊坐在那兒，

動也沒動。

諸公弼不由大喜，心想：「我這一掌之力，雖說祇用了三成，但一個十四歲的孩子，竟能承受得住，這樣天賦好的資質，那裏尋找得到？現在竟被我於無意中得之，莫非是老天有意，不欲使我這一身武功絕學失傳嗎？我本來連自己的兒女，都不肯使他們知道我有這一身武功，不願意傳授給他們，但這孩子一來，我却又不能自已了，天既以這孩子予我，逆天不祥，當然用不着再遲疑了。」

主意既定，便又問孔廣生說道：「你既然喜愛讀書，爲什麼不來我這裏上學呢？」

孔廣生回道：「家貧無力具備束脩，奉敬先生，故不能前來上學，但又念念不能自已，因此才每日前來窺聽，還請先生原諒，不要見責才好。」

諸公弼笑道：「讀書明理，本是好事，我怎會怪你？現在這樣好了，我許你免費入學，你肯來嗎？」

孔廣生聽了，笑上眉梢，說道：「是眞的嗎？」

諸公弼道：「當然是眞的，我雖仗此糊口，但還不至於多你一人，你從明天開始，便來入學好了。」

孔廣生想了一想，才道：「這事尚未敢自專，還得回家稟明家母，再做決定。」

諸公弼聽了，歎息不已，便和孔廣生約定，明日聽他的回信。

諸天壽在一旁已忍不住高興得跳起身來，拉住孔廣生說道：「廣生哥！你一定要來，來了我便和

你做一起唸書，做一起寫字，也做一起玩，如果他們再敢欺負你，我便還像今天一樣的揍他們，你放心好了，不必再怕他們，什麼都有我吶，你回去要好好的求你母親別讓我作急才好。」

孔廣生道：「我相信家母一定會答應我的，不過我却不喜歡你動手打人，如果你還想打人，那我便不敢來了。」

諸天壽聽了，連忙說道：「你要來，你一定要來，我聽你的話，再不打人就是，祇要你來了，便是他們動手打我，我也絕不還手好不好？」

諸公弼在旁看到，便越發的覺得絕不能輕易放過這樣的好弟子，因此在孔廣生臨走之前，又叮嚀再三。

第二天，孔廣生果然來到，對諸公弼說道：「昨天學生回家，把先生的美意稟明家母，家母非常高興，也非常感激，叫我今天來請先生到舍下去用飯，明日學生便來上學。」

諸公弼一想說道：「你的家境不豐，又何必破費客氣，免了也罷。」

孔廣生道：「家母說過，學生雖因家貧不能具奉束脩，但禮不可廢，何況明爲請先生吃飯，也不過是些蔬藜茅藿之類的野菜，並無甘脂供奉先生，所以並無花費，如果先生不肯賜光，家母便不敢允許學生前來上學了。」

諸公弼聽了，這才答應，也未換衣，祇加上了一件馬褂，便和孔廣生來到接天峯下。

孔廣生高喊了一聲：「娘！先生來了。」

孔母便從屋裏迎了出來，雖然荊釵布裙，却是衣履整潔，年紀看樣子也不過五十上下，祇是面色黃瘦，略帶病容，見到諸公弼，福了一福，道聲：「先生辛苦，屈駕光臨，實不應當。」說着便把諸公弼向屋裏讓。

諸公弼遜謝了兩句，便跟着走進屋內落坐，四面一看，破屋兩椽，除了幾張木造粗陋的桌凳而外，竟是家徒四壁，顯見非常貧苦，但却收拾得乾乾淨淨，有條不紊。

心想：「祇有這樣家庭，才能生出這樣的子弟，惟有這樣的好母親，才能培養出這樣的好兒子，信乎不謬。」

再看孔廣生，已牽着孔母的手說道：「娘！妳累壞了吧！臉色又變成這麼黃了。」

孔母笑道：「那裏會有這樣的事呢？你在這兒好好的陪着先生，我還要去做飯吶。」

孔廣生那裏肯依，說道：「妳該休息了，我去做飯，還是妳陪着先生好了。」說着也不由孔母分說，便把孔母扶到凳子上坐下，自己走到廚房裏去。

諸公弼見了，格外的對這母子二人敬重起來，便和孔母談起家常。

孔母垂流淚道：「先夫不幸早逝，祇留下母子二人苦度光陰，蒙先生對小兒不棄，有意成全，眞不知如何報答先生才好。」

諸公弼聽了心裏也是難過，說道：「令郎資賦過人，天性敦厚，正是人中鸞鳳，公弼何德何能，乃能收歸門下，這正是公弼之福，公弼自當竭盡所能，使令郎有所成就，但公弼山野之人，故公弼所說

成就，並非指功名利祿而言，還請原諒才好。」

孔母謝過，又鄭重拜託了一番，二人談得投機，不久之後，俗套全除，諸公弼知道孔母有病，便答應爲她治病，並知道孔廣生每日要爲孔母燒羹，便又規定孔廣生半天入塾，半天在家，書籍文具，概由諸公弼負責供給，孔母也不再客氣推辭，謝過便算。

一會兒，孔廣生便把飯開出，除了一壺酒，和兩個鷄蛋而外，就祇有青菜豆腐，野藿生藜而已。但諸公弼却吃得津津有味，非常高興。

從此以後，孔廣生便開始入塾讀書，一幌又是一個多月，諸公弼暗察孔廣生，不獨天賦聰明，進步神速，而且非常勤懇，每天把塾中打掃得纖塵不染，並且時常帶些野菜來孝敬諸公弼，諸公弼便也不時的分些柴米之類，叫孔廣生帶回家去。

這時已決心要傳授武功給孔廣生，便又親自去了接天峯一趟，向孔母言明，爲便利指點起見，想請孔母搬去塾中同住。

孔母想了一想，這才說道：「先生盛意，本不應却，而先生德高望重，更不必作無聊顧慮，但孀居之人，到底不便，萬一人言嘖嘖，有累先生清操，倒反而兩下都不見好，還是由廣兒趨前受教爲是。」

諸公弼聽了，也有道理，便不再勉强，從此又替孔廣生和諸天壽定下功課，白晝習文，天明前習武，連天香都一起傳授。

這三人資資本高，所以領悟力非常之强，尤其是孔廣生，半年之內，內功根基已經紮穩，所差的，祇是火候而已。

諸公弼又教他們習拳習劍，並練習輕功，從「踏雪無痕」到「登萍渡水」，更進一步，便練起「蹈空履虛」的功夫。

三人也莫不舉一反三，聞一知十，進步非常神速，諸公弼看了，自是歡喜，便越發的精心指點，傾囊相授。

但諸公弼總不放心諸天壽的脾氣，怕他將來流入江湖，惹出無限恩怨，因此時加告誡。

所幸諸天壽有孔廣生在旁，他對孔廣生百依百順，因此脾氣，竟改好了很多。

諸公弼又命他二人結爲兄弟，二人便越發的親熱起來，一過又是半年多。

這一天，諸公弼帶着諸天壽和諸天香練功，孔廣生却沒有來，一直等到鷄聲四徹，旭日東昇，仍未見孔廣生來到。

諸公弼以爲孔廣生臨時有事，也未注意，誰知一連三日，孔廣生始終沒來上學，諸公弼這才作急起來。

心想：「即就是有事，也不會一連三日不來，並且都不來關照一聲，以孔氏母子做人來說，絕無此理，那麼便一定是有什麼重要的事情發生了。」想到這裏，便格外的不安心起來。

諸公弼本想親自去看一趟，但又剛好脚上濕氣發作，不良於行，想之再三，祇好對諸天壽說道：

「你廣生哥已三日未來，我甚放心不下，你趕快去替我探看一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速去速回，說與我知。」

諸天壽和孔廣生已成了不能一日或離之勢，所以也正在非常焦急，聽父親這一說，當然就立刻起身，向接天峯急急趕去。

孔家村至接天峯下，不過三五里遙，諸天壽放開脚步，轉瞬便到，遠遠的便大聲喊道：「廣生哥！你爲什麼三天沒去上學，把我們都急壞了，我父親叫我來看看你。」

說着幾個縱跳，便到門前，祇見孔廣生面帶愁容，一身憔悴地走了出來，見着諸天壽便叫他小聲說話，說是：「別驚醒了我母親。」

諸天壽不知所以，問道：「伯母她怎麼啦？」

孔廣生緊蹙雙眉，凄然說道：「家母舊疾又作，已經有三天了。」言畢熱淚滿眶，瑩瑩欲滴。

這時，孔母在屋裏輕咳一聲，孔廣生連忙捨了諸天壽，跑了進去。

諸天壽跟進去一看，孔母臥在床上，問孔廣生道：「是誰來了？」

諸天壽上前一步說道：「伯母！是小姪奉家父之命，來看妳了。」

孔母道：「又麻煩你來走一趟，我不要緊，回去替我向令尊道謝。」話未說完，已咳得面紅耳赤，喘做一堆。

孔廣生連忙抱住孔母，替孔母輕輕揉胸，急着說道：「娘！您不要開口說話，您看，又咳成這樣了，天壽弟不是外人，不會見怪我們的。」說着向諸天壽示意，要他快走。

諸天壽會意，也不再留，祇低低的對廣生說了一句：「你不要作急，我回去讓父親來替伯母看病。」說完便轉身飛奔回家。

諸公弼聽說，便帶着藥箱趕到接天峯下，孔廣生接住，諸公弼把孔母一看，臉色潮紅，便自吃驚，再一切脈，尺關寸都亂了位置，細如懸絲，心下有數，但不敢說出口來，祇低着頭沉吟不語。

孔廣生在一旁已急不及待的問道：「師父！家母的病，不要緊吧？這次像咳得比以前更利害了。」

諸公弼眼看着孔廣生，想了一想，才轉出笑臉，對他說道：「你放心好了，令堂目前還不要緊，我會盡我之力，來替她醫治的。」

孔廣生焦急之中，也沒聽出諸公弼言外之音，只聽到了「放心」，「不要緊」幾個字，他相信諸公弼不會騙他，這才心下一寬，對諸公弼說道：「那麼我便在家裏照應幾天，等家母痊癒了，再去上學好不好？」

諸公弼心下酸楚，口中答應，不再說話。

孔母雖說病倒在床，但心下非常清楚，看了諸公弼兩眼，轉頭對孔廣生說道：「你去山上竹園裏，拔點竹筍，留師父在這裏吃飯。」

諸公弼正要攔阻，孔母以目示意，諸公弼明白她的意思，也便看着孔廣生出門而去，沒再攔阻。

孔母停了一停，非常微弱的說道：「廣兒走遠了。」

諸公弼就着窗口一看，點了點頭。

孔母又等一陣咳嗽過去，這才說道：「師父！婦人便把廣兒拜託你了。」

諸公弼正容答道：「妳請放心，公弼自當盡力，視他如子。」

孔母沉吟了一下，流下兩行熱淚，淒然說道：「廣兒能得師父這樣厚愛，是他的福份，婦人本可放心，撒手不管，祇是寒門人丁衰薄，仗他延宗，改姓之後，婦人將如何對他父親交代於地下呢？」

諸公弼連忙說道：「請別誤會，公弼雖深愛令郎，但絕不敢如此欺心，何況公弼已有子女各一，小女亦已及笄，長於令郎一歲，倘蒙不棄的話……」說到這兒，略停了停，才接着說道：「不過這件事還得在三年之後才能成爲事實，暫且留待將來再談吧，公弼言出算數，妳請放心。」

孔母這才展開眉頭，露出一絲笑容，說道：「那麼我叫廣兒等這裏事了，便搬到師父家去同住吧。」

諸公弼點頭答應，說道：「理應如此，祇是其他的話，可以暫時不要對他言明，他年紀還小，學業要緊，聽了之後，難免分心，反倒不好，不過一切都有公弼做主，妳不必再事顧慮，安心養病才好。」

孔母微笑說道：「我都知道，病已深入膏肓，就是這幾天之內的事了，身後家徒四壁……」

諸公弼不等孔母說完，便接口說道：「這一點妳也可以放心，都有公弼負責，絕不叫令郎爲難。

」

孔母說道：「婦人也知道非仰仗師父不可，大德不言謝，一切都要煩勞師父了。」

二人說到這兒，孔廣生抱着竹筍和野菜囘來，便都截住不語。

三五天着，孔母便溘然長逝，直把個孔廣生哭得驚天動地，骨立神銷。

所幸孔母的衣棺衾槨，已由諸公弼暗暗置備停當，孔廣生親視含殮，遵禮成服，一切順利。

停靈七天之後，諸公弼做主落葬，孔廣生在墓旁築了一間小小的茅篷住下。

諸公弼怕孔廣生悲痛過度，又派諸天壽來做陪伴，連每日三餐，也叫諸天香做好與他們送去，孔廣生固辭不獲，也便領受。

終七之日，諸公弼備辦了祭禮，來到孔母墓前，對孔廣生說道：「今天你可向你母祭奠一番，叩別之後，便跟我囘去吧。」

孔廣生那肯答應，垂淚說道：「師父深情，弟子心領，但三年廬墓，乃人事我親之道，所以弟子實在不能如命，還請師父見恕。」

諸公弼道：「你的話雖然不錯，但這樣做却是出於你母之遺命呀！」

孔廣生道：「母命雖不敢違，然弟子那能忍心遽離母親而他去呢？」說罷大哭不止。

諸公弼勸了半天，孔廣生還是不肯答應。諸公弼無可奈何，祇好說道：「倘你一定不肯隨我囘去，那我便移家來此就你好了。」

孔廣生聽諸公弼說這話，心下非常爲難。

諸天壽已急不及待的在一旁說道：「廣生哥！你就聽我父親的話，跟我們囘去吧，好在兩地相距不遠，你若想念伯母，我以後每天陪你來一趟如何？」

說完也不等孔廣生開口，已動手三拉兩扯，把那間小茅篷拆得乾乾淨淨。

孔廣生不勝其情，這才在孔母墓前，跪倒大哭一場，然後收拾，隨同諸公弼囘去，從此便住在諸公弼的家裏，和諸天壽二人更是形影不離。

諸天香對孔廣生也非常之好，把孔廣生當做親弟弟一樣看待，孔廣生的衣服鞋襪，漿洗縫綳，都由她一手包辦，孔廣生也和諸天壽一樣的叫她姊姊，所以孔廣生毫無寄居人家之感，過得非常溫暖親切。

一幌又是二年，這二年之中，諸公弼除了每年帶着他們三人，去諸曁春秋祭掃而外，便埋首孔家村中精心傳授他們的武藝，因此孔廣生和諸天壽已盡得諸公弼的絕學眞傳，連諸天香都成了個中好手，一身輕功，直欲駕臨孔廣生與諸天壽二人之上。

但諸公弼却嚴辭厲色的一再告誡，不准他們在人前顯露絲毫，所以這一家四口，雖都具有絕學武功，但孔家村中，並無一人得知。

這時諸天香已是芳齡二九，正如三春桃李，多情時節，和孔廣生長日相處，便不由得對這位小一歲的師弟發出了情愫，問暖噓寒，備極用心，甚至有時候比對待諸天壽還要關切，引得諸天壽非常之不服氣。

但諸天香和孔廣生都是一片純潔，並沒有感覺到有什麼不妥來，可是諸公弼看在眼裏，已自明白，心中暗喜，祇因爲孔廣生孝服未滿，所以仍未把此事提出，免得他們二人不好意思。

這一天，正是三伏盛暑，流火爍金，孔廣生和諸天壽二人打從外面囘來，滿身是汗。

諸天香爲他們舀水洗過臉，對諸天壽說道：「弟弟！茶壺裏我替你留着涼茶，你自己去倒着喝吧。」

說完話看着諸天壽轉身倒茶去時，一牽孔廣生的衣袖，做了個眼色，要孔廣生跟着她去。

孔廣生不知何事，便跟着諸天香來到厨房，問道：「姊姊！妳叫我來，有什麼事嗎？」

諸天香嫣然一笑，且不開口，從大水缸裏取出一碗蜜露來，遞在孔廣生手中，說道：「你喝了吧，看好是不好？」

孔廣生接過一嚐，香甜可口，滿頰芬芳，且其涼震齒，暑意全消，不由得極口讚道：「美極了，眞美極了，姊姊！這是那兒來的，是妳調製的嗎？」

諸天香點點頭道：「你覺得好，過一天我再做給你吃。」說着咬住嘴唇，微微含笑。

孔廣生說了一聲「好」，端着碗轉身就走。

諸天香一把拉住，說道：「你那兒去，就祇剩下這一碗，你就在這兒喝了吧，要是被天壽看到了，你又吃不成了。」

諸天香語聲未歇，門外已跳進一個人來，說道：「不行，有什麼好東西，應該大家吃，爲什麼要瞞着我！」說着已從孔廣生手中把碗奪去，孔廣生和諸天香一看，不是諸天壽，還是那個？

諸天壽一看碗中的蜜露，接着說道：「好哇！有這麼好的東西，還想瞞着不給我吃，我今兒便非吃不可。」說着把碗送到嘴邊便喝。

諸天香一急，又從諸天壽手中把碗奪去說道：「也沒見過你這種饞癆鬼似的人，見了什麼都要吃，這是剛才人家給爹送來兩瓶蜂蜜，叫我調一碗給他嚐嚐，就多了這一點，偏叫你看到了，又要來搶，這麼大的人了，也不害臊，眞的要吃的話，不會告訴我，過一天等我高興的時候，多調製一點儘你吃個夠，還不行嗎？」

諸天壽那裏肯依，就又說道：「妳說我不害臊，我且問妳，爲什麼這一碗蜜露便應該廣生哥吃，而我不該吃？爲什麼廣生哥便能吃蜜露，而我就祇配喝涼茶？爲什麼我們兩個都是妳的弟弟，而妳祇和他好，不對我好，要這麼偏心呢？妳說！妳倒是說出個道理來我聽聽。」

諸天壽這一催問，諸天香那裏回答得出。

孔廣生見他們姊弟二人鬧着，也不開口，祇微微含笑，站在一邊。

就在這時，諸公弼已走了進來說道：「說給我聽聽吧，讓我來評評理，是誰和誰好？誰和誰不好呢？」

諸天壽一指孔廣生和諸天香說道：「是他們兩個……」

諸公弼不等諸天壽說完，看了諸天香和孔廣生一眼，輕撫諸天壽的頭說道：「是他們兩個？傻孩子，你怎麼能老是夾在他們兩個中間呢？」

孔廣生和諸天香二人，情竇早開，不過因爲天性純潔自己並未發覺，現在聽到諸公弼這兩句話，心中同時一震，竅靈立被撥開，即刻生出一種說不出的異樣感覺來，兩人不由得相顧一視，目光才接，又閃電般的同時把頭轉開。

諸公弼便格外的大笑起來。

諸天香那還站得住脚，紅生兩頰，撒嬌似的喊聲「爹」，說一句：「我不來了！」便一轉身，甩着一條烏光漆黑似的長辮子，逃也似的奔出屋外，連蜜露也顧不得了。

孔廣生也覺得很難爲情。

但二人靈犀一點，從此互通，祇是在形迹上，倒反而比過去拘謹起來。

當年冬天，諸公弼深夜冒雪出門，去替人治病，備受風寒，當時仗着體質好，也未曾注意，寒凝五內，沒有幾天，便發作開來，諸公弼仍未介意，便自己抓了藥，煎好服下。

俗語說得好：「自病不能自醫」，諸公弼大意之下，竟使自己吃錯了藥，靠近七十年歲人，那裏還經受得起，第二天便臥床不起。

這一來可把孔廣生和諸天壽諸天香三個忙壞了，晝夜衣不解帶，侍奉湯藥，但仍無濟於事，諸公弼的病，依然一天比一天嚴重起來。

他三人概得諸公弼眞傳，當然也懂得醫道，會診之後，用盡方法，依舊是一籌莫展，轉眼又過新年，這年固然沒能過好，而諸公弼的病，也日趨惡化，連諸公弼自己都知道必定不起了。

這一天，便把他們三人喚到床前，勉强坐起，對他們說道：「你們雖未授室成家，但也都不小了，所以我死之後，已可放心得下。」

諸公弼一語未了，諸天香姊弟已淚流滿面，齊聲哭着說道：「爹！你不要說這種話，我們不要你死，你是會好起來的，爹！我們要你活着，我們要永遠和你在一起。」

孔廣生更是涕淚滂沱，哽咽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諸公弼笑道：「痴兒女，偌大年紀，還不懂事嗎？人生上壽百年，誰能無死？大限來時，誰也不能躲過，死既然是必須經過的一條路，則死又有什麼可悲呢？何況『世無不散之筵席』，到頭來終就要分別的，別哭了吧，聽我說話。」

他三人那裏忍耐得住，反倒放聲大慟起來。

諸公弼看了，不禁愁眉，猛然一聲大喝道：「我的時間，所剩無多，難道你們還不能讓我安心地向你們交代幾句嗎？這樣哭哭啼啼，徒作小兒女之態，不獨於事無補，更會擾亂我心，這難道就是你們對我的孝順嗎？」

三人聽了，不敢再哭，好半晌之後，方才强行忍住，勉收悲聲。

諸公弼也停了半天，這才擦去眼淚說道：「廣生從我，三四年於茲，大概祇知道我原籍諸暨，其

他一概不得而知吧？」

孔廣生點頭答是。

諸公弼歎了一口氣，說道：「這也難怪，別說是你了，便連天香天壽，也是一無所知吶。」

說到這兒，想了一想，然後才繼續說道：「我之所以移居來此，本爲逃世，想讓自己與草木同朽，不再提起那段荒唐傷心的往事，所以一直沒有與你們言講，可是時至今日，死期將至，又覺得不把從前的罪過彌補過來，便不能心安，但是自己已經無能爲力，所以這才決定告訴你們知道，要你們來替我了却心願，你們能答應我嗎？」

諸天壽含悲應是，孔廣生道：「師父視弟子如子，恩重如山，弟子雖粉身碎骨，亦難圖報於萬一，師父有命，祇管吩咐，弟子雖赴湯蹈火，也一定要完成師父的心願。」

諸公弼點頭說道：「這樣我就放心了。」

諸天香奉上一杯茶，諸公弼喝過，又繼續說道：「你們以爲我是個什麼人呢？今年我已六十有七了，須知三十年前，我正是一個不爲人齒的敗家之子，諸氏門中的一個大罪人吶。」

三人聽了，同吃一驚，面面相覷，不解所謂。

諸公弼已接着說出一番話來：

原來諸公弼出身諸暨世家，父親爲人方正，服官數十年，積下了不少官囊，告老之後，便被諸家族人，公推爲族長，掌管着一族中的公產，膝下就祇生了諸公弼一個，因此不免稍嫌溺愛了一點。

諸公弼自小讀書，頗受太史公之影響，傾慕朱家郭解之爲人，十五六歲上，便決心棄文習武，說是：「人生於世，當縱覽山川形勢，爲生民解疾苦，焉能自暴自棄，終身侷促於筆硯之間哉，官場如戲，更不足取。」

諸父心下雖然不願意，但也拿他無法可想。

諸家本是書香門第，對江湖武林，毫無往來，所以諸公弼雖然有心學武，不惜重金禮聘，又怎能拜到明師，那些毛遂自薦的，嘴裏說得好聽，其實那有眞才實學，不過是在江湖上混飯吃的朋友。

諸公弼就跟着他們學了一些花拳繡腿，還虧得他天賦好，肯用功，所以倒也被他練得能夠縱跳八尺，橫飛一丈，頗爲津津自許。

諸公弼日常無事，又聽他們吹些什麼「金鐘罩」、「鐵布衫」、「童子功」什麼的，說是要練這些功夫，便非童身不可。

諸公弼聽得心神嚮往，那管眞假，便又決心不肯結婚起來。

諸父諸母已是五十開來的人，抱孫心切，但諸公弼那裏肯應，一拖再拖，諸公諸母忍無可忍，便和諸公弼硬生生的吵了幾次，諸公弼無可奈何，這才勉强答應，結婚的那年，已是二十二歲了。

新娘也是個大家小姐，生性賢淑，品貌端莊，但諸公弼結婚是出於萬不得已，一心仍在童子功上，那裏肯和她眞正的實行周公之禮，一連三年，新娘猶未作繭，諸父母便不由得又罪怪起新娘來，日常絮絮滔滔，刺刺不休。

新娘無奈，才隱約把諸公弼不和她同房的事，告訴了婆婆，諸父諸母，因此又和諸公弼不斷爭吵，但天下事可强迫得來，這件事却是別人做不得主的，所以諸父諸母，也自無法，氣在心頭，不上三年，諸父便一病去世。

第二章 施奸謀賭棍佈陷阱 囑後事俠隱知數終

諸父一死，族裏的事便由諸公弼承襲下來，不上兩年，諸母也拿他沒有辦法，伸伸腿追上老伴兒一走了事。

諸公弼父母一死，便連個和他爭吵的人都沒有了，那一般欺人混世的武師，見有機可乘，便一起鑽了進來，向諸公弼詐財。

諸公弼既以朱家郭解自許，當然是有求必應，這樣一來，混混兒便越來越多，今天一個主意，明天一個主意，這個一言，那個一語，儘把諸公弼向下流誘引。

俗語說得好：「跟好人，學好人，跟着叫花子學流氓。」果然不上幾個月的工夫，諸公弼已學得一身流氣，除了嫖女人而外，樣樣都有他一份，自己不知就裏，却認爲這正是「江湖豪情，俠義作風」。

其中有一個姓闞名德的，本是一個破落戶子弟，外號人稱過天星，手明眼快，笑裏藏刀，便把諸公弼引上他自己的所開賭場裏去。

九賭必輸，何況諸公弼又是一個雛兒，銀子便像流水一般的淌了出去，不上兩年，偌大的一份家業，便輸得乾乾淨淨。

過天星闞德却一天比一天過得好了起來，居然丫頭奴僕了，用上一大堆，老婆出來，也能夠釵兒、環兒、簪兒、釧兒的，帶得滿身金幌幌的，賭場也開得大了起來，日進千金。

一直到諸公弼賣掉住宅房子之後，過天星闞德仍然不肯放手，照樣借錢給他，叫他去翻本，諸公弼不識就理，反倒把闞德認做好人。

妻子苦勸不聽，反被諸公弼大罵一場，無可奈何，祇好收拾起隨身衣着，哭着住回娘家去了。

諸公弼既已無家，索性便住到賭場裏去，晝夜狂賭，總想在翻本之後，再行歇手，但那會有那麼容易的事，不上一個月，便又虧欠闞德二萬金。

闞德算着差不多了，便不肯再借錢給諸公弼，反指着諸公弼手裏所掌握着的二十頃族中公有祭田，向他逼債。

諸公弼無奈，偷偷的把祭田賣了，償還賭債，所餘也不過幾十兩銀子，落在手中，這才被過天星闞德一脚踢出賭場。

可是「要得人不知，除非己不爲。」諸公弼盜賣祭田，雖在暗地裏從事，但那裏能夠隱瞞得住，消息早就傳到諸姓族人耳中，族人一起大怒，立刻齊集在家祠之中，把諸公弼找了去，想以家法處置諸公弼。

所幸諸公弼這時身後，仍有一二十個小流氓，跟着一起進了諸氏家祠，替諸公弼保鏢，諸公弼這才沒有吃虧，祇被逐出家祠了事。

諸公弼出得祠門，那些小流氓早已一個個圍了上來，七嘴八舌的表功一番。

諸公弼知道他們的意思，便從懷裏掏出那幾十兩賣祭田剩下來的銀子，向地下一擲說道：「我就祇剩下這一些了，你們拿去吧。」

小流氓拾起銀子，這才頭也不回，一轟而去。

諸公弼環顧四週，就祇剩下自己孤身一人，思前想後，不禁痛悔交加，悲從中來。

在從前，一個人如果被逐出家族，的確是一樁承受不起的大事，諸公弼哭了一陣之後，心想：「舉族之中，除了二叔而外，誰也不會再幫自己的忙了，即就是以今天在家祠裏的事來說，如果不是二叔，自己還不知道會吃多大的虧，所以現在除了老着臉再去求二叔而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主意既定，便擦乾了眼淚，向諸二叔家走去。

諸二叔是個古道熱腸的人，見諸公弼已有悔改之意，倒也非常同情於他，勸說一陣之後，但始終想不出一個辦法來，能夠使得全姓族人，收回成命，仍准諸公弼入祠。

諸公弼苦求不已，諸二叔又想了好久，這才說道：「這樣好了，現在我便去說，一來族人正在氣頭上，必不會答應，再則我也無從開口，倒不如你趁早好好的去努力幾年，把祭田贖取回來，然後我再拼着這個老面子，替你向族人硬頂下來，你看如何？」

諸公弼也覺得除了這樣，別無他法，因此含淚向諸二叔告辭，諸二叔送了他十兩銀子，又勸勉了一番。

諸公弼置身街頭，茫茫然不知何去何從，便信脚走出諸暨縣城，日行夜宿，渴飲飢餐，逾山渡河，一路行來，連身在何處，都不知道了。

這一日，諸二叔給的十兩銀子，已經用罄，再一打聽，才知道自己已經從浙江穿過安徽河南，出了天井關，進入山西地帶，地名周村，東距晉城不過幾十里地，西距陽城，也遠不了多少。一邊是太行山脈，一邊是中條山脈，地處萬山之中，自己人生路不熟，不祇是飢火中燒，而太陽又已西下，山村天黑得早，未來故且不談，這一夜又將何處歸宿？想到這些，不免驚懼起來。

若說伸手乞討，則又放不下這張臉，百無聊賴，便信脚走出周村，來到荒野，坐在一座大松林邊上亂想，想着想着，除之涎臉行乞而外，簡直無法可想，才站起來想回周村，但已忘記來時路徑，一抬頭便看見一個趕路的人，揹着包袱，剛從自己面前走過不遠，便想叫住那人問路，立刻追上前去，叫聲：「請你站住。」

當時路途不清，那人趕路慌忙，沒聽清那頭一個「請」字，祇聽到下面「你站住」三個字，猛吃一驚，祇以爲是那話兒來了，連忙回身跪倒，把包袱雙手奉上，向諸公弼哀求饒命。

諸公弼起初被那人弄得一怔，但一想過來，也就將錯就錯，從那人手中把包袱接去，裝出狠勁兒來，喝了一聲：「滾吧！」那人又磕了一個頭，爬起身來，連忙轉身抱頭鼠竄而去。

諸公弼心下好笑，也自得許，把包袱打開一看，裏面除了衣服和散碎銀兩而外，還有幾個饃饃，正得其所哉，又怕自己站在路上，遇到同樣的情形，反倒不好，因此，回到林中，坐了下來，一面吃

一面想道：「這個主意倒不錯，祇要能一次得手，便是不能立刻把祭田贖取回來，也可以憑此做為資本了。更何況自己在此地，並無有一人認識，憑着自己的武功！得手便走，當然更不怕被人追捕得上。」想到此處，不由得越想越高興，吃飽之後，把銀子收入腰包，包袱棄去，怕被人認出。爬上一個山頭，借着月色，四下一望，看見不遠之處，正有一個大大的莊院，孤伶伶的倚在山邊。

諸公弼心中大喜，認為：「這大莊院，必是大戶人家，又是孤伶伶地四面不靠，不正好下手嗎？」因此也不細加思索，便放開腿，向那座莊院跑去，到得莊外一看，四面圍牆，高可三丈開外，自己當然翻越不過，找了半天，才找到了一個狗洞。

諸公弼倒也非常細心，便運用起從前在那些小流氓口中所學來辦法，拾起一根枯枝，把帽子脫下，頂在枝頭上，伸進洞中，一陣搖幌，見沒有反應，這才大着膽子鑽進狗洞，爬入牆內，隱身在暗處一看，祇見屋舍比櫛，竟不知從何處下手是好，想了一想，覺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因此自己壯着自己的膽說道：「諸公弼！不要怕，屋裏的人都已經睡下了，根本不會有人看到你，向裏去吧！」接着又輕輕的咳嗽了兩聲，方才沿牆摸壁的向裏摸去，就怕被人看到。

誰知諸公弼才走了兩三步，猛聞身後發出一聲笑聲，不覺大吃一驚，連忙回頭一看，却沒有看到什麼，以為是自己聽錯，便又再向前摸索。

可是又走沒兩步，忽覺得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再回頭看時，依然什麼都沒有，心下躊躇，脚下也就慢了下來，自言自語的說道：「這是怎麼回事兒呢？若說是人，為什麼看不見？而且也不叫不喊，更不抓我呢？若說沒有人？又明明聽見笑了一聲，而且拍了我一下，這不是見了鬼嗎？為什麼我的命會這麼苦？第一次做這種買賣，便碰到這種事呢？」說到這兒，想了一想，似乎明白了似的，接着說道：「對了，一定是這樣的，佛菩薩見我不是壞人，所以勸我不要做這種事，可是我不做怎麼能把祭田贖回來呢？這樣好了，佛菩薩！你准許我做這一次，我以後絕不再做就是了，如果再做的話，隨你怎樣處置好了。」

說完之後，見無反應，便又再向裏走，轉了兩個彎，便看到一間屋子裏有燈光射出。

諸公弼不由心頭發跳，連忙把身體藏在暗處，向屋裏張望，祇見屋裏坐着兩個老頭，一個老頭，滿身綾羅，八字鬍鬚，長得腦滿腸肥，非常發福，另一個瘦瘦的老頭，布衣布裳，手中拿着一根長旱烟袋，完全是一付鄉下人打扮。

這時那鄉下老頭正向那胖老頭問道：「東翁！前天我替你帶來的五萬兩銀票，你到底放在那兒？如果是五萬現銀子，帶着走路就麻煩了，這五萬銀票，一萬一張，你說多方便呢？到了南京，便可提現，如果交給一個南方客人的話，眞是再合適也沒有了。你說是與不是？」

諸公弼一聽，心中一震，好不歡喜，正如想睡覺拾到一個枕頭一樣，於是便側耳靜聽下去，祇希望他們能說出收藏銀票的地方才好。

果然那胖老頭開口說道：「儘問這做什？那銀票我已收好了。」

姓佟的老頭又問道：「那你收在那兒呢？不會掉了，或是給別人拿去吧？」

胖老頭笑道：「這怎麼會呢？我親手把它收在我的書桌抽屜裏，絕錯不了。」

姓佟的老頭道：「你書房裏沒有人去嗎？」

胖老頭道：「白天我整天在那兒休息，晚上根本沒有人到，這是我規定過的，誰也不准無事走進我的書房。」

姓佟的老頭道：「你放在書桌上第幾個抽屜裏呢？」

胖老頭道：「右邊第二個抽屜，夾在時憲書裏，誰也不會想得到的。」

諸公弼聽到這兒，幾乎高興得跳了起來，但馬上又想起：「書房在那裏呢？這麼大的莊院，到那兒去找得到呢？」

那姓佟的老頭，好像知道諸公弼的意思似的，已又向那胖老頭問道：「你的書房，是從這兒向右轉彎，穿過月洞門，朝南有花格扇的那一間是不是？」

胖老頭道：「正是，你不是知道的嗎？又問這些幹什麼呢？」

姓佟的老頭笑道：「我是怕萬一有個賊走了進來，從這兒到書房裏去，一路上又無有人在，走起來倒是怪便當的哩！」說完便和胖老頭相對大笑起來。

笑了一陣之後，姓佟的老頭這才說道：「天已不早，你該睡了吧！我也要回房去睡了。」說着站起身來，和胖老頭道別，又沖着窗外笑了一笑，推開左邊的房門，走了進去。

胖老頭也哈欠連天的，從後面轉出走去，連屋裏的燈都沒有吹熄。

諸公弼那肯待慢，便依着佟老頭的話，向右轉彎，穿過一個月洞門，果然一路都沒有碰到人，便到了那間朝南有花格扇的書房門前，輕輕一推，門上並未加鎖，呀然而開。

諸公弼格外大喜，一腳跨進書房，回手把門關上，四面一看，書房內佈置得非常精雅，南窗之下，正擺着一張花梨書桌。

諸公弼且不顧別的，走到書桌前去，打開右邊的第二個抽屜一找，找出了那本時憲書，手便不由的有點不聽話起來，顫顫抖抖的把時憲書一翻，五張銀票，已赫然在眼，月光下看得清清楚楚，票上寫着：「憑票即付來人手十足紋銀一萬兩正」的字樣。

諸公弼這一喜那還得了，放下時憲書雙手拿起銀票，貼在胸口，竟不知如何是好，一顆心好像要從口裏迸出來一般，定了定神，才想到自己是夜入人家，那能久留，連忙把銀票向懷裏一塞，轉身向外就跑。

可是還沒走出書房，便又停下腳步自言自語的說道：「我是萬不得已，才做這種事情的，三萬兩已儘夠贖回祭田，怎能把五萬兩一齊帶走呢？我絕不能這樣做，我祇要三萬兩便足夠了，那二萬兩還應該送回原來的地方才是，而且拿了人家的錢，當然應該謝謝人家才是。」

想着便又走回書桌前，伸手向懷裏去掏銀票，誰知銀票竟已不翼而飛，心中一怔，再解開衣襟一找時，銀票却仍在原處，這才定下心來，但就想不出自己爲什麼剛才沒有摸到，可是這時諸公弼也不暇細想這些，撿出三張銀票，塞進懷裏，扣好衣襟，把那兩張仍舊夾在時憲書裏，放回抽屜裏去，又

寫了一張向主人致謝的條子，壓在硯台底下，這才二次轉身想走。

誰知諸公弼剛一轉身，便看到姓佟的老頭緊貼着自己身後站着，自己竟幾乎撞進佟老頭的懷裏去，連忙向後一讓，背靠桌子，楞在那兒說不出話來，心裏直似有十五個吊桶在打水，七上八下的跳個不停。

那姓佟的老頭已開口笑道：「朋友！你的一筆字，倒眞的寫得不錯嘛！大概臨的是顏魯公的麻姑仙壇記吧。我也喜歡寫字，我倆來談談好嗎？」

諸公弼定一定神，才想到要奪路而走，可是還未動脚，佟老頭好像已經知道了似的，笑着說道：「我不是替你問過這裏的主人了嗎？書房裏在晚上不會有人來，那我們就在這裏談談，不是正好嗎？何況你現在就走，連銀票都不要了，不是白跑了一趟嗎？囘去之後，怎能贖囘祭田呢？不是又要做這種買賣了嗎？那就和你剛才對佛菩薩所說的話，又相違背了是不是？」

諸公弼聽了，下意識的向懷裏一摸，那裏還有銀票的影子。

姓佟的老頭看了，已笑着一伸手說道：「你啊！銀票已經在我這裏了，你還摸什麼吶？」

諸公弼直嚇得混身冷汗直流，心想：「要糟，爲什麼還不快走呢？」想着便打算從老頭身旁擦過，向外猛力衝去。

佟老頭一伸手中的長旱烟袋，便把諸公弼攔住，笑道：「朋友！你眞不夠交情，我有心和你交個朋友，你倒反而急着想走，這成什麼話呢？果眞你能從我面前走掉，那你便用不着從狗洞裏鑽進來了。」

諸公弼一急之下，揮拳便向佟老頭打去。

佟老頭哈哈一笑，也不躲閃，旱烟袋在諸公弼的肘間一敲，諸公弼便覺得混身發麻，軟癱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瞪着的兩眼，對佟老頭發楞。

佟老頭笑道：「你這娃兒，怎的這般無理，我老人家好意留你談談，你倒反而對我毛手毛脚起來。」

諸公弼一想：「這老頭絕非常人，我一定是被他點了穴了。」點穴這個名詞，在諸公弼也不過是道聽途說，可是這一猜竟被他猜對了。

這時諸公弼反倒對佟老頭既無恐懼之意，也無怨恨之心，却平生出無限的敬佩之忱來，「有諸內必形諸外」，諸公弼的臉上當然也就盎溢出一股景慕之色來。

佟老頭畢生江湖，閱人無算，那有看不出來的道理，便笑着對諸公弼說道：「你覺得我這一手玩意兒還不錯吧，那麼憑你那兩手偷鷄不着，打狗不夠的三脚猫，在我老人家面前，就不應該再打逃走的主意了，對不對？」

諸公弼也不知道是從那兒來的勇氣，卒然問道：「你治我的方法是點穴嗎？」

佟老頭笑道：「你懂得點穴嗎？」

諸公弼道：「我不會，不過我曾經聽人家說過有這麼囘事兒。」

佟老頭道：「你想學嗎？」
諸公弼道：「你肯敎我嗎？」
佟老頭道：「祇要你學成之後，不再仗着它去偷人家的東西，我就可以敎你。」
諸公弼作色道：「我本來就不是做這個買賣的，今兒祇是第一次，那還是不得已才爲之的。」
佟老頭笑道：「這一點不用你說，我也看得出，否則的話，我也沒有癮頭兒找上門來要做賊師父。」
說着用旱烟袋在諸公弼身上敲了一下，說道：「你起來吧，咱們都坐着，好好兒的談一談。」
諸公弼立刻覺得渾身一鬆，連忙從地上爬起，福至心靈，雙膝落地，向佟老頭拜了四拜，口稱：「師父在上，弟子叩見。」
佟老頭道：「你倒是眞忙，難道這樣草草率率的就算是拜師了嗎？」
諸公弼聽了，跪在地上，不知如何是好。
佟老頭點頭道：「起來吧，你既然拜我爲師，你知道我是誰嗎？」
諸公弼楞了一楞，站起身來搖搖頭說道：「我祇知道您老人家姓佟。」
佟老頭笑道：「這些已可見你很當心，好！現在你也告訴我你的姓名來歷吧！」
諸公弼恭恭敬敬的把自己身家以及一切，毫無隱瞞的告訴了佟老頭。
佟老頭含笑點頭，說道：「你很好，天性未泯，前途還有希望，現在這樣好了，這裏非你久留之

地，你可先去周村，在招商棧內住下等我，少則三日，多則五日，我把這裏的事情料理清楚，便來帶你回去。」
佟老頭說一句，諸公弼應一聲是，直等佟老頭把話說完，這才又拜了拜，轉身向外就走。
佟老頭喊住問道：「你認識出莊的路嗎？」
諸公弼道：「弟子來路，當還記得。」
佟老頭道：「這不行，我的徒弟，沒有鑽狗洞的。」此言一出，諸公弼不由兩頰飛紅。
佟老頭接着說道：「這樣好了，我送你出去吧！」說着便和諸公弼走出戶外，剛出書門房，來到滴水簷下，一伸手提住諸公弼的腰帶，人已飛身而起。
諸公弼一驚，「啊」字還沒說出口，祇覺得耳邊風生，才一定神，人已經在圍牆之外。
祇聽佟老頭說了一句：「趕快走吧，在那兒等着我。」聲音才了，諸公弼回頭一看，已失去佟老頭的蹤跡。
諸公弼站在那兒，定一定神，回想剛才的一段情景，恍如一場大夢一般，心中說不出得是喜是愁，夜風過處，涼生滿面，這才驚醒過來，認定方向，便向周村走去。
不久之後，天色已明，諸公弼向路人一打聽，果然有個招商棧，按址尋到，要了一個小房間，住了下來，也不出門，儘等佟老頭消息。
第四天上，佟老頭果然來到，立時帶着諸公弼返回王屋山，住處雖祇有茅屋數椽，却佈置得非常

雅潔，家中除老妻之外，還有一子，取名佟方和諸公弼年齡相若，且已娶妻生子，孫兒乳名雲兒，黃髮垂髫，怡然自樂。

諸公弼一一見過，佟老頭已在堂前中央，設起香案，紅燭高燒，朝外掛起一幅達摩祖師神像，自己先行過三跪九叩首大禮，然後起身喝命諸公弼叩拜。

諸公弼向達摩神像叩拜過之後，佟老頭已在神案旁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諸公弼又重行行過拜師之禮，剛剛跪下還沒叩拜下去的時候，佟老頭微一伸手，已自把他攔住，正容說道：「你知道上面掛着的是誰嗎？」

諸公弼心頭一懍，立刻感到空氣非常肅穆，跪在地上顫聲答道：「是祖師爺的神像。」

佟老頭道：「不錯，我便是少林門下的俗家弟子，少林規矩森嚴，犯者不赦，現在你既拜我為師，便當終身誓死遵守，所以你應該多多考慮一下，如果你認為自己不能做到，現在你還來得及，可以自由去走自己的路，待使拜畢之後，則不論武功學成與否，就不能隨便進退了，違命出走，便是背叛師門，你知道嗎？」

說着便又把少林家規，逐條的唸了一遍，問諸公弼能否遵守。

佟老頭唸一條，問一句，諸公弼應一聲：「是！弟子能夠遵守。」

佟老頭唸說之後，說道：「你既能遵守，便當着祖神前，揷血誓盟，以示不二。」

佟老頭說完，向立在旁邊的佟方看了一眼，佟方立刻搬了一張小矮茶几，放在諸公弼的面前，几上放着一個玉杯和一把牛耳尖刀。

諸公弼臉色一正，跪直身體，捋起左袖，右手持刀，說道：「祖師在上，弟子諸公弼蒙師恩准列門下，自今以後，誓死遵守師訓，如敢故違，有如此時，神明共鑒。」

說完一咬牙，明晃晃的尖刀，在左臂上一捋，血便滴在玉盃之中。

佟方已在旁接過牛耳尖刀，一把金瘡藥替諸公弼敷住傷口，立時止血，用布包好。

諸公弼雙手捧盃，獻給佟老頭，佟老頭接過，供在神案上，自己又對達摩神像拜了幾拜，然後端然正坐，受了諸公弼的拜師大禮，說道：「自今以後，你便是我的門下了，至於我的名諱，摒棄已久，江湖朋友，都稱我『山西老佟』，從前我也曾收過兩個徒弟，你一位大師兄，盡得我之所長，可是後來行俠江湖，不能韜光養晦，以致為黑道高手圍攻，身死名裂，並且還留給了我不少麻煩，費了我不少的手脚，才算理清恩怨，因此我非常灰心，曾決心不肯收徒。你二師兄姓王，隱居江湖，倒還罷了，可是一看到你之後，我又不能自制，這或許是前緣註定，不過我却要你答應我一件事，就是在你學成之後，一不許在江湖上，仗着武功行道；二不許仗着武功謀生；三不許對任何人說出你是我的門下，並且在六十歲以前，不許開門收徒，你記得清楚嗎？」

諸公弼答道：「弟子記得，絕不敢忘。」佟老頭這才命諸公弼起身。

諸公弼又拜見了師母和師兄嫂，雲兒也上前叫了一聲：「諸叔叔。」

當天殺鷄備酒，一家歡聚暢飲，從此以後，諸公弼在王屋山一住五年，盡得山西老佟眞傳，練成

一身武藝，祇是贖回祭田之心，始終不能去懷，時常因此鬱鬱不歡。

山西老佟也知他意，有一天，取出二百兩紋銀，把諸公弼喊到面前說道：「你已盡得我傳，可以走了，而我收徒，也和別人不同，你今後也不必再來，不過你應該記好初入我門時的誓言，雖爲人保鑣，亦在所不許，這裏有紋銀二百兩，你且將去謀生吧。」

諸公弼正在不知推辭的好，還是接受的好，山西老佟已經接着說道：「我雖無力替你贖回祭田，同時也不願意這樣做，但你不論作何買賣，總要有點資本，拿了去吧，在路上且別躭擱，先到岳家去把你妻子接回，我也派人打聽過了，你妻子確是一位三貞烈的好女人，你不應該負她，團聚之後，再定行止好了。」

諸公弼垂淚答應，依依不捨的向山西老佟夫婦叩頭告別，這才一肩行李，趕回浙江諸暨，到岳家接回妻子，夫妻團聚，他妻子見諸公弼改過回頭，也自歡喜。

諸公弼一心祇想贖回祭田，便做起生意，祇是一個人的遭際，常常受到命運的左右，諸公弼的命運有如逆水行舟，時時不順，做一次生意，虧一次本，把山西老佟所給的二百兩銀子，不上幾年，就虧蝕着乾乾淨淨。

所幸諸二叔是個好人，又周濟了幾十兩，諸公弼這才勉强能夠支持下去，祇是所賺的錢，除了維持生活而外，那有多餘，贖回祭田的事，自然也就談不到了。

後來有一次，北方缺少湖絲，價格大漲，諸公弼聽到這個消息，多方羅織，借貸了一筆銀子，買了一批貨物，連夜趕路，到得北方，貨物脫手之後，果然賺了不少錢，回頭時，又販了北方的皮貨，帶回南方，大夥兒結成商隊。

誰知走到山東井家崗時，崗上的强盜井武貴，率衆下山打搶，諸公弼正打算動手抵抗時，但一想到師父山西老佟的訓示，恐怕露出身份，祇好眼看强盜井武貴把毛貨搶去，空手回家。

這一來，不祇是本錢全失，反而又添了一身債，因此好幾次打算以一死了却人生，但總被妻子勸住了。

正在無計可施之計，佟方却忽然的走了來，傳達山西老佟的話，認爲諸公弼這次的行爲很好，做得很對，希望諸公弼能永遠這樣下去，說着又告訴諸公弼：「你損失的貨物，我已經去替你要了來，不過家父說過，你這一輩子不會發財，他要你死了贖回祭田的這條心。」

諸公弼聽了，面色黯然。

佟方道：「老弟！個人命運，雖已天定，但生命無窮，又何至於就永遠不能達到目的呢？」

諸公弼一時不解所謂，祇望着佟方發怔。

佟方笑道：「難道老弟就忘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了嗎？父死有子，子死有孫，自己雖然做不成，難道還不能讓兒孫去繼續努力嗎？」說完，交代了貨物自去。

諸公弼一聲長歎，把貨物脫手，還清債務，祇好認命，安份守己的過起生活來。

從前諸公弼爲着練武，不肯和妻子同房，後來打從山西回來之後，又一直忙着以贖回祭田爲事，

怕有了孩子，妨碍了事業。

現在經過佟方這一說，一想也對，二十幾年的夫妻，這才重修周公之好，第二年生下一女，取名天香，又過了三年，再生一子，命名天壽。

誰知諸妻中年作繭，產後得病，便告不起，丟下兩個孩子，撒手歸西。

諸公弼大哭一場，百念俱灰，把妻子埋葬之後，睹物傷情，不忍再在諸暨住下去，這才帶着一兒一女，移家仙居孔家村，一住十五年，以敎蒙館維持生計。

諸公弼把這段事說出，孔廣生和諸天香諸天壽姊弟這才明白，諸公弼已是咳做一堆。

他三人連忙捧茶的捧茶，捶背的捶背，好半天諸公弼才又安靜下來，對天香姊弟說道：「孩子！爲父的實在對不起你們，一向都把你們瞞着，但爲父的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你們大概也能原諒爲父的，今天爲父的已經自知不起，而對你們又未能做一個適當的安排，但這在爲父的說來，已是力不從心的了。」

諸天香和諸天壽聽了，淚流滿面，齊聲哭道：「爹爹！你別說這些，我們要你，我們要和你永遠在一起。」

諸公弼面現苦笑說道：「人生百年，難免一死，大數來臨，誰也逃不過的，哭有什麼用呢？這些癡話，不獨於事無補，反增我悲，便不能謂之孝了。」

諸公弼話雖然這樣說了，但那能止得住天香姊弟的悲聲，反倒越覺的放聲大哭起來。

諸公弼皺了皺眉，喝一聲道：「我在人間，爲時無多，還有若干後事，尚須向你們交代，難道你們就不願意聽了嗎？」

諸天香和諸天壽這才强忍悲聲，咬着嘴唇，立在一旁哽咽不勝。

諸公弼歎了一口氣說道：「所幸廣生已有一十七歲，勉能識事，將來這一家，你要多多做主，不要見外才好。」

孔廣生垂淚答道：「師恩如山，弟子絕不敢忘，況弟子業已無家，師姊和師弟之事，自當視如骨肉，師父放心好了。」

諸公弼點頭說道：「你便不說，我也放心得過的，我之所遺，別無長物，祇有兩件心事未了，這也是要你來幫忙完成的。」

孔廣生垂手答道：「弟子敬謹受命。」

諸公弼叫諸天壽道：「天壽！你聽着！」諸天壽含淚應是。

諸公弼接着說道：「你的脾氣不好，以後要好好的聽師兄的話，莫叫我在地下也爲你擔心，至於你的將來，我並不希望你有什麼飛黃騰達，祇要你能夠幹父之蠱，把二十頃祭田贖將回來，我也就雖在九泉之下，死而無憾了，你能辦得到嗎？」

諸天壽已經泣不成聲，那能答得出話來，還是孔廣生在旁說道：「師父但請放心，弟子一定會和天壽同心合力，把這件事做成的。」

諸公弼聽了歡喜，便把祭田所在地和買主姓名，一一告訴了孔廣生和諸天壽。

又說道：「如果買主有作難之處，你們可以去找諸公權，他便是我二叔之子，人很正派，二叔去世之時，曾經把這件事向他說過，現在他已進學中舉，在地方上很有一點聲望，你們去找他，他自然可以幫忙，他說出話來，是有效的，此外看祖墳的阿土，你們是認識的，也可以叫他出來說幾句話，其餘的事，便用不着我一一交代了，你們到時候相機行事吧。」

孔廣生和諸天壽一一答應。

諸公弼又道：「我的師父不許我憑藉武功賺錢，贖祭田，這是因爲我曾走入下流，怕我不能自持，有辱師門之故，並不是少林門中規矩，所以我不願意以此來束縛你們，不過你們應該用得其正，須知『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切切要緊，當然最好還是又以不用爲佳，一入江湖，是非恩怨，便會永遠纒夾不清了，要緊要緊！」

說到這時，面色一變，又咳嗽起來。

孔廣生連忙說道：「師父！您這半日，說話過度勞神，還是休息一下，明天再說吧。」

諸公弼掙扎了好半天，才又平靜下來，搖頭說道：「現在不說，便再沒有時間說了。」因此一面喘着，一面說道：「我死之後，你們可以先把我的棺柩，厝在此地，但在贖回祭田之後，一定要把我送回祖墳安葬，還有關於天香的事，你……」

說到這時，咳嗽又起，臉色大變，孔廣生知道不好，連忙扶住諸公弼道：「師父！你……」

諸公弼一把抓住孔廣生的手，早已說不出話來，用手指了指天香，又指了指孔廣生，人便向後倒去。

第三章　師恩難忘心喪廬墓　父仇必報血濺賭場

諸公弼話未說完，向後便倒，但孔廣生和諸天香都已明白了他的意思，從此諸公弼便沒有再開口，祇是出氣多，進氣少，不上一會兒，便自氣絕。

孔廣生和諸天香天壽姊弟，跪在床前，大哭不止，尤其是諸天壽，更是哭得天愁地慘，血以繼淚，一聲聲叫着：「爹爹！你放心，兒子一定要替你報仇。」

好半天，孔廣生想到辦事要緊，這才強忍悲聲，擦乾眼淚，站起身對諸天香姊弟說道：「師父已死，不能復生，我們徒悲無益，應該趕辦後事要緊，你們且在家裏料理，我出去備辦衣棺衾槨。」

孔家村人，聽說諸公弼去世，他們不是諸公弼的學生，便是曾經由諸公弼看好過病，受過諸公弼好處的人，所以都一起跑來幫忙，因此喪事倒也辦得風風光光。

終七之後，便遵照諸公弼的遺囑，在孔家村臨時找了一塊地，暫厝棺木，諸天壽遵守古禮，廬墓三年，天香女子，既不便去，而孔廣生爲着避嫌，也不便和天香住在一起，因此反而陪着諸天壽住在墓旁，白天便常囘家來看顧天香，並且開始小作負販，維持三人生活。

孔廣生固然聰明，而且運氣又好，雖然祇是來往於鄰近鄉鎮之間，但販無不利，開銷用度之外，恒有盈餘，因此對於贖囘祭田之事，格外覺得有把握了。

並且在負販之餘，也並沒有丟下武功，仍自和天香姊弟，勤習不輟。

祇是諸天壽認爲父親一生失敗受苦，都是由於闞德誘賭所致，因此念念不忘要向闞德算賬報仇。

孔廣生勸道：「賢弟不可如此作想，我們應合以贖囘祭田爲主，才能告慰先師在天之靈。」

諸天壽道：「不然，這種不義之徒，作惡多端，害人無數，怎能容得他存留於天地之間？」

孔廣生道：「多行不義必自斃，待之可也。」

諸天壽道：「天地生我，父母育我，無非是要我們能夠有所作爲，雖然說惡人衆多，誅不勝誅，但我們不知道時，情猶可說，既已知其惡行昭彰，而不能代天申討，那就有愧於心了，何況又是自已的仇人呢？古語說，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小弟如不是遵俗守制，不能遠行，否則的話，恐怕片刻也是不能容忍的。」

孔廣生聽了，心中煩惱，百般勸說，諸天壽那裏肯聽，孔廣生無法，祇好乘便把這番話告訴了諸天香，要諸天香勸說諸天壽。

諸天香立刻下鄉，責備諸天壽道：「父骨未寒，父言在耳，你竟不聽師兄之言，任意妄想，這能夠對得起父親嗎？又能夠叫父親安心嗎？」

諸天壽無可奈何，說道：「姊姊！我現在並沒有去啊！妳又何必發這麼大的脾氣呢？」

諸天香道：「父親在世，屢次教訓我們，最好能夠遯世而不見知，以免牽連上江湖恩怨，所以我要你答應我，永遠不去與姓闞的尋仇生事。」

諸天壽既不願意欺人，更不願自欺，那肯答應，祇是一味的顧左右而言他。

諸天香逼得急時，諸天壽竟放聲大哭起來，勾得諸天香也自傷心，仍舊得不到結論。

孔廣生也祇好把這件事存在心中，一幌已是三年，這一天便是應該除服之期，孔廣生想道：「天壽弟孝服既除，倘任他仍然廬守墓側，實非善策，我又時常負販在外，所以不獨天香姊無人照顧，同時也無人勸阻天壽報仇之心，萬一他竟不告而別，前往報仇，一個十八歲的人，能知多少事？江湖險惡，說不定就會鬧出大事來，那就不好辦了，倒不如把天香姊接來，讓她把天壽弟硬勸回去的好。」

主意想定之後，也不和諸天壽說明，一清早起床之後，便對諸天壽說道：「賢弟！今天是除服之期，賢弟在此等我，愚兄往村裏購香楮祭品，即刻便可回來。」

諸天壽聽了，連聲應「是」，臉上現出一絲喜色，但又立刻收過，孔廣生也未注意。

孔廣生到得村中，便對諸天香說道：「今日是除服之期，小弟還請姊姊一起前往墳前除服，並勸天壽弟搬回家來住，藉此可以防止他私自前往諸暨生事，姊姊以為如何？」

諸天香當然同意，便自收拾，等孔廣生備好香楮祭品之後，二人便一起趕回諸公弼墳前，却不見諸天壽來接，諸天香喊道：「弟弟！你在那裏，怎的我來了，你也不出來接我？」連喊數聲，不見有人答應。

孔廣生一看墳前，餘燼未盡，尚有燒殘的孝杖麻服可尋，道得一聲：「不好！」便向廬棚奔去。

諸天香問道：「廣弟！何事不好？我弟弟呢？」

孔廣生邊跑邊說道：「他……他可能私自出走了，這實在是我太大意所致。」說着人已進了廬棚奔去。

諸天香連忙跟在後面，過去一看，孔廣生已從桌上拿起了一張信紙，焦急萬分的對諸天香說道：「果不其然，這便如何是好？」

諸天香湊上前去，就看孔廣生手上一看，便認出是諸天壽的筆跡，上面寫着：「姊姊！廣生哥賜鑒，三年來弟如處針氈，時刻不能去懷者，惟父仇二字而已，玆孝服已除，廬墓三年之期，亦已屆滿，弟實不可再須臾忍受，然又知姊兄必然見阻，因此惟有不告而行矣，恕罪，恕罪，此去諸暨，誓必手刄親仇，殲彼全家，方消心頭之恨，事若不成，當即以死濟之而已，寸心如焚，書不盡意，弟年十八，已能自立，此身不死，終有相見之日也，弟天壽留書。」

諸天香看完之後，早已淚如雨下，哭做一堆，孔廣生也怔在一邊，半晌無語。

好半天，這才想到應該去追才是，因此連忙對諸天香說道：「姊姊！妳且在此收拾，我去追他回來。」說着便向諸暨方面追去，這時心中焦急，也顧不得再隱瞞路人耳目了，展開輕功，恍如奔雲掣電一般，轉眼便追出二十餘里，仍然不見諸天壽的影子。

心中又且不放心怕諸天香懸念，想了又想，祇好折回，對諸天香說道：「姊姊！我看是非去諸暨一遭不可了，現在我且和妳把這裏收拾一下，送妳回村，然後我馬上就要起程。」

這時諸天香的心情，却比孔廣生還要作急，便對孔廣生說道：「廣弟！你現在就去吧，這裏由我來收拾好了，不過你不論如何，總要早點回來才好，以免我心中作急。」說着已熱淚亂拋。

孔廣生知道諸天香的心情，也就答應，說了一聲：「姊姊放心，妳也要自己保重。」連行囊也沒帶一個，立刻上路而去。

不提諸天香在墓前，拆去廬棚，收拾回家，等候消息。且說孔廣生一路急急行來，第二天便抵達諸暨縣境，剛到城門口，便看到城門口警戒森嚴，祇許人進，不許人出，心知不好，便急匆匆的趕進城中，果然城中已密佈人馬，在挨家搜索，並且通衢市口，也已貼出海捕文書，畫着諸天壽的像，懸賞緝拿。

這一下，可把個孔廣生嚇得手足無措起來。

原來諸天壽報仇之心，三年來無時或已，早打定了主意，在三年服滿之後，立即尋找過天星闞德算賬，就祇擔心着孔廣生不肯放行，剛好這一天，聽說孔廣生要去村中備辦祭品，諸天壽心中一喜，認爲時機來了，但同時也想到孔廣生可能會把諸天香找來，强迫自己回家，可是心想：「祇要你前腳走，我便後腳走，即就是眞的把姊姊找來，又有什麼用呢？」

所以孔廣生一走，他便立刻穿上孝服，走到諸公弼的墓前，叩拜在地，大哭一場，禱告道：「爹！兒子今天便前往替你報仇，願你老人家在天之靈，成全兒子的心意才好。」

說完之後，脫下孝服，在墓前燃火焚化，然後回進廬棚，匆匆的留下一封書信，略爲收拾了一包隨身換洗衣服，便向諸暨趕去。

諸天壽起程之後，仍恐孔廣生趕來，所以不走大路，祇仗着輕功，翻過大盆山後，又越過會稽山脈，經巍山，過橫山，當晚便進入諸暨縣城。

諸天壽本已來過諸暨，所以並不陌生，打尖之時，就便問明了闞德賭場開設的所在，立時走去。

進得賭場一看，果然非常熱鬧，打牌九的，趕老羊的，擲骰子的，搖灘的，東一堆，西一堆，正在吵吵嚷嚷，呼盧喝雉，贏了的人，是興高采烈，談笑風生，輸了的人，就可變成面紅耳赤，悶聲不響了。

這種地方，諸天壽可是初次涉足，同時又不認識過天星是誰，便不由得在裏面走來走去，東張西望起來，心中正在打算，如何尋人問話，却已見有一人，走到諸天壽身後，在他肩頭上一拍說道：「小子！你來做什麼的？也想賭嗎？有錢的話，愛玩什麼，便到那兒去下注，沒錢的話，乘早給我滾出去，別在這兒打窮主意，想窮心事。」

諸天壽回頭把那人一看，祇見那人生得橫眉竪眼，一臉兇像，頭上歪戴着一頂氈帽，身穿全新洋縐襖褲。腰束丈青，領口有兩個扣子沒扣，袖口半捲，脚上扱着一雙櫟鞋。

諸天壽一看那付長相，心中便自有氣，但一想，自己是來找闞德報仇的，自然不可以打草驚蛇，因此强自壓制着心頭氣惱，裝出一付笑臉，向那人一拱手，脚站門戶，嘴裏說道：「請問老大尊姓大名？以便稱呼。」

諸公弼在日，授課之餘，曾把江湖上的種種規矩，說給孔廣生和諸天壽聽過，所以諸天壽的一舉一動，都在分寸上。

這一來，倒眞出乎那人意料之外，因此不敢再對諸天壽輕薄，報了姓名，自承是過天星闞德的徒弟，賭場便屬於他掌管，反問諸天壽來路，有何賜教？

諸天壽一想，說實話當然不行，因此撒了一個謊說道：「小弟不遠千里，實爲深慕，闞當家的高風大義而來，還請大哥指示一條明路，使小弟過廟拜佛，不致空過。」

那人說道：「家師年高閑來不大出門，所以現在並不在此，如果尊駕有所希求，便請吩咐，祇要小弟能夠做主，無不如命。」

諸天壽笑道：「小弟此來，並非爲告求盤川而來，大哥不必客氣，倒是有一樁事，非當面見過闞當家的，才好言明，還請大哥指示。」

那人道：「有事與小弟言講，也是一樣。」

諸天壽裝腔做勢的遲疑了好一會兒，這才揍上那人的耳邊說道：「小弟此來，是有一套富貴，打算送予闞當家的，所以此處不便言明。」

那人一聽，眉飛色舞，態度立變，笑嘻嘻的對諸天壽說道：「小弟有眼無珠，不識大賢，還請尊駕原諒！」

說着便把諸天壽讓進一間客室，推諸天壽上座，又吩咐手下泡茶，殷勤張羅了一陣之後，這才笑着說道：「此處別無他人，尊駕能夠把這套富貴的來龍去脈，見示一二嗎？」

諸天壽本是信口胡說，經那人這樣一問，一時倒也答不出來，便一面假裝着不肯說，一面說道：「非見過闞當家的，決不能走漏風聲。」

那人那肯裏依，千央百告的一定要諸天壽說個明白，諸天壽也就祇好信口開河的說道：「大哥既然看得起小弟，小弟便告訴你一點吧，不過詳細情形，恕難奉告，還請原諒。」

那人見諸天壽軟口，歡喜不迭，一疊連聲的催問。

諸天壽道：「這是小弟日前經過一家莊院，見這人家不同凡響，因此生心，黑夜入內，打算借點盤川，誰知這人家實在富貴，陳設古玩不說，銀庫內的銀子，都是定澆的五百兩的不動尊，堆積如山，實難計算，小弟以一人力量太單，無法下手，因此當時放過，以免因小失大，引起他們的戒備，這才過來拜見闞當家的。」

那人聽了，早已垂涎三尺，忙問這人家在那裏？

諸天壽道：「這一點恕難奉告，如果大哥一定不肯引見的話，那小弟就惟有告辭，另做打算了。」說着便起身做出要走的樣子來。

那人那肯放過，死拉活拖的要諸天壽坐下，說道：「非是小弟强兄所難，實在是……實在是……咱們明人不說暗話，小弟別無他意，不過是想多知道一點，奉告家師將來事成之後，拿個雙份兒吧了。」

諸天壽心中雖已將那人看得萬分輕賤，但臉上並未顯露出來，反跟着笑道：「那是當然的，這事包在小弟身上好了。」

嘴裏雖然這樣說，心中却又在想：「你這東西，也自留不得。」

那人那能知道諸天壽的心思，祇聽了諸天壽的話，高興萬分，千恩萬謝，拜託了又拜託，然後說道：「尊駕且請小坐一會，小弟這就派人去向家師先行奉告。」

說着又派人搬出酒菜來，陪諸天壽飲用。

果然不多一會兒，已經有人回來報說：當家的吩咐下來，說是：「老朽之軀，腿脚不便，不能親自前來迎接，要老大即刻陪同這位大哥，立時前往，當家的在家裏恭候。」

那人聽說，便推杯起身，向諸天壽拱手說道：「敢請屈駕一行如何？」

諸天壽心中暗喜，面上假意客氣道：「理所應當，便請大哥帶路。」

在路上諸天壽又有意無意之間，把闞德家裏的情形打聽一番。諸天壽有心，那人無意，因此也就有問必答。

不多一會，便來到一座大門之前，諸天壽抬頭一看，祇見黑漆門樓，八字門牆，對面照壁，倒也頗有些勢派，心中暗暗罵道：「這座房子，也不知毀了多少人家，誤了多少子弟了？」

那人已停下步來說道：「尊駕且請少待，容小弟且去通報則個。」

說着不叩正門，却從左側小門進內，沒有多久，正門「呀」的一聲，已經打開，諸天壽祇見那人首先伴着一個大顴骨，暴眼睛的人走出，身後七長八短，又跟着一二十個雄赳赳的漢子。

諸天壽一見那大顴骨，暴眼睛的人，以為便是過天星闞德，不由得心頭亂跳，眼中冒火，差一點

便要迸發出來。

可是先前那人已一指諸天壽對那人說道：「大師兄！小弟所說，便是這位朋友。」接着又對諸天壽說道：「這位便是小弟的掌門大師兄青花蛇宋斌宋大哥。」

諸天壽見不是闞德，這才連忙壓平心中之氣，對宋斌一手拱手說道：「原來是宋大哥，小弟冒昧前來，還請多多指教。」

宋斌的眼睛，確實非常厲害，就在剛才諸天壽面色微變之際，已經看出，因此且不把諸天壽向裏讓，結結實實的注意了諸天壽幾眼，這才開口說道：「朋友貴姓，從何處而來？此來果為與家師結交？還是另有貴幹呢？」

諸天壽聰明絕頂也自驚覺，連忙帶笑說道：「小弟姓言草字天壽，乃是仙居人士，初出江湖，見聞不廣，此次實為一套富貴，個人獨力難支，這才登門求門，共享榮華，宋大哥怎的倒反而見疑起來了呢？」

宋斌又看了諸天壽幾眼，這才略一拱手，側身一讓，說了一聲：「請。」

諸天壽也一拱手，說道：「宋大哥先請。」

宋斌道：「小弟帶路。」說着便舉步進門，諸天壽緊緊跟着，心中暗暗對自己說道：「諸天壽啊！諸天壽啊！大敵當前，你應該沉着冷靜才是啊。」

諸天壽跟着宋斌，穿過幾重房舍，這才到得廳前，沿途所見人等，何下百十，一個個都非善良之

相，看到宋斌，或呼「大哥」，或呼「師伯」，諸天壽知道無非是過天星的徒子法孫，心想：「這賊勢力不小，倒不得不小心注意呢？等會兒動手之時，應該擒賊擒王，莫叫元凶漏網才好。」因此隨宋斌來到客廳落坐之後，宋斌問起那富家下落時，諸天壽笑道：「宋大哥眞的能夠替闕當家的完全做主嗎？」

宋斌楞了一楞說道：「尊駕且先說出條件，容小弟斟酌，能做主時，家師便可以不必出來了。」

諸天壽見他這樣一說，心中一轉，計謀又生，笑道：「這樣也好，如果事成之後，再向闕當家的拜見，也免得懷疑小弟有欺枉之嫌。」說畢大笑不已。

宋斌臉上一紅，連忙說道：「尊駕取笑了，敢請先把條件說出來吧。」

諸天壽看着宋斌，想了一想，這才故作驚人之語說道：「這套富貴，據小弟估計，不下數十萬金，小弟雖然祇是單身一人，但事成之後，願與闕當家的平分秋色，至於各位老兄，當由闕當家的在那一份內處理，宋大哥能做主嗎？」

諸天壽這樣說法，是明知道宋斌不敢做決定，果然宋斌聽了，緊縐眉頭半晌不語。

諸天壽接着說道：「倘使宋大哥不能做主，而闕當家的又不願賞臉和小弟面談時，那小弟就惟有告辭，另找門路了。」說着起身，又做出要走的樣子來。

宋斌那肯放諸天壽就走，連忙攔住，說道：「尊駕此言當眞嗎？」

諸天壽笑道：「信不信由你，小弟不願再多費唇舌，徒作無謂之談了。」

宋斌怔在一旁，兩隻大眼不停的亂翻。

諸天壽又激了他一句說道：「小弟聽說闕當家的是位英雄，所以才不惜登門拜訪，誰知……」說到這兒，輕輕笑了一聲，接着說道：「本來這事太大，除非眞有肩膊的人，是承當不下來的，小弟此刻，倒有點後悔來此一行了。」說着睨視宋斌而笑。

宋斌猛一抬頭，兩手一搓，說道：「好吧，尊駕且請小坐，待小弟去請家師出來好了。」接着向旁邊的兩個漢子說道：「三弟，七弟，暫且相陪這個。」說完入內自去。

諸天壽暗暗歡喜，便向那二人請教，那三弟自稱：「姓畢名金虎，外號人稱野狼。」七弟是小獅子鄭振功，諸天壽便從他二人的口中，探聽出過天星闕德，有一妻四妾，三女兩男，長男已經結婚生子，大女婿便是宋斌的弟弟，白花蛇宋斑，現在都住在一起。

諸天壽聽了，格外高興，心中暗想：「這一下，總可以把他們一網打盡了。」當時却不露聲色。

過了好久，才見宋斌引出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來，體格魁梧，一望而知是個練外家功夫的，也許是由於近幾年來，過份納福，以致腦滿腸肥，難免有點臃腫。

大家見了這人，都紛紛起身，一個個垂手而立。

諸天壽便猜着他便是過天星闕德，也便立起。

宋斌上前對諸天壽說道：「這位便是家師。」說完退過一邊。

闕德已大剌剌的向上首椅子上一坐說道：「聽說這位姓言的朋友，打算和老夫共富貴，有這回事

嗎？」

諸天壽仇人當面，分外眼紅，但因爲自己初出江湖，不知道闕德功力如何？所以不敢昧然下手，祇好暫時忍着，把想好了的話又說了一遍，並且提及條件。

闕德道：「條件好說，你且把那人家姓什名誰？住在那裏，告訴老夫，容老夫斟酌，看是硬取，還是軟取便了。」

諸天壽乘此上前一步，暗運掌力，藉着說話當中，向闕德發出，在闕德身上輕輕的一推。

這一推無非是試驗而已，如果闕德功力深厚，便會發覺，發力相抗，如果是平常人，便會承當不住，身形非幌動不可，可是闕德却恍如不覺，因此諸天壽仍然捉摸不定，但又不能不回答闕德的問話，祇好把心一橫，說道：「提起此人嗎？闕當家的也許認識呢？」

闕德道：「他是誰？」

諸天壽道：「這人家姓諸，名上公諱下弼，闕當家的還記得嗎？」

闕德稍爲吃了一驚，說道：「他還在嗎？他又發了財嗎？他住到仙居去了嗎？」

諸天壽道：「一點都不錯，這次在下來此，便是由他指點而來。」

闕德一聽諸天壽的言詞不對，也自察覺，兩手握住椅把，撐起身來笑道：「你是何人？」

諸天壽道：「我不是告訴過你們了嗎？言天壽，祇是在姓氏上，省掉半邊『者』字罷了。」

闕德站起來說道：「諸公弼是你的什麼人？」

諸天壽道：「先父雖然辭世，這筆賬當然應該由我來和你結算結算了。」

闕德大喝一聲：「你好大的膽！」說着一揮手，向那些站在旁邊的徒子法孫喝道：「替我捉住他，別放他跑了。」一面說着，一面自己也就解帶脫衣。

諸天壽笑道：「今天便是你想請我走，我也不走了。」

這時宋斌和鄭振功護住闕德，畢金虎便指揮着旁邊的人，一湧上前，來擒諸天壽。

諸天壽那裏把那些人擺在心上，兩臂一振，那些人便被打倒了三五個，接着一個掃膛腿，又踢翻了一大堆，龍行一式，伸手向闕德抓來。

野狼畢金虎大喝一聲，上前接住，和諸天壽動起了手，諸天壽不等他近身，猛一伸手，便扣住了畢金虎的脈門，順手一帶，畢金虎立脚不住。

這時那些徒子法孫，已經操出傢伙，刀鎗並舉，向諸天壽戳來，諸天壽喝聲：「來得好！」提起畢金虎，當做兵器，反迎上去。

衆人沒想到諸天壽會有這一着，收手不及，祇聽到畢金虎慘叫一聲，上半個身體已經支離破碎，血雨灑了一廳。

那些東西，雖說作惡多端，欺壓良善，但幾經見過這種樣子，早嚇得齊齊大叫一聲，便向後退。

諸天壽摔開畢金虎的半截屍身，仍向闕德撲去。

宋斌和鄭振功雙雙攔住，一人一把腰刀，舞得呼呼風響，看來倒也不弱。

諸天壽赤手空拳，對敵經驗又少，被迫得連退三退，這才穩住身勢，展開諸公弼傳授給他的少林掌法，「空手破白刃」，和宋斌鄭振功交起手來，幾招一過，已摸出他二人的路數，並沒有什麼了不起。

因此心頭大定，立刻覺得應付二人，遊刃有餘，眼看着闞德又在一旁大聲叫喊，四面八方，湧來了不少的徒子法孫，一個個手操兵刃。

諸天壽不願再拖下去，恐怕驚動外面的官府，走來干涉。因此一招「分花拂柳」，早從鄭振功手上，奪下了一把刀，這一來如虎添翼，一掄一絞，便砍斷了鄭振功一條大腿，痛得鄭振功在地上亂滾慘叫。

宋斌一見，心中一慌，手中一慢，刀被諸天壽磕飛，連逃跑的念頭都沒轉得過來。

諸天壽刀如蛇信一般，急吐而出，已從宋斌胸口插進，直透後背，當時了結。

宋斌在那一群徒子法孫之中，是個首屈一指的佼佼者，他這一死，衆賊那有不驚的道理，一個個怎敢再向前湧？

諸天壽連刀都沒拔，身如飄風，便到了闞德面前，闞德大吃一驚，退後一步，雙拳齊舉，直貫諸天壽的太陽穴，口中喝道：「我和你拼了。」

諸天壽也不避讓，一招「撥雲見天」便把闞德的來勢破去，跟着腳踏中宮，欺身而上，單掌一伸，已貼上闞德的胸膛。

闞德那裏承受得住，向後便倒，活像個皮球似的，翻滾出去，那些徒子法孫見了，一齊湧上，打算相救。

可是倒也虧他，人雖然生得臃腫，却跌得快，也爬得快，早又站起身來。大聲喝道：「你們都不許動手。」

諸天壽見闞德如此，以爲闞德爲顧身份，還想單打獨鬥。因此笑道：「你們便一齊上前，諸某也不懼。」

闞德喝退衆人，站起身後，向着諸天壽上前一步，陪着笑臉說道：「諸爺！您今兒怎的忽然發出這麼大的脾氣來呢？想我昔年和令尊老太爺在一起時，也不知賠了多少銀兩，就爲着要他老人家開心，令尊老太爺想必也對諸爺說過」？別的不談，就祇說他老人家離開諸暨之前，便曾由小的供奉過好些日子，這總是有的吧？」

諸天壽眞沒想到闞德會有這一手，倒爲之一怔，但一轉念，却格外的厭惡起來，冷笑說道：「先父倒是曾經告訴過我這些，一點也不錯。」

闞德道：「這就可見小的說話不假了。」

諸天壽喝道：「可是先父却說，你逼着他出賣族中祭田，來還你的賭賬。」

闞德連連搖手說道：「絕無此事，這也許是令尊老太爺一時記錯了，不過也不要緊，現在這樣好了，祭田的事，小的負責贖回如何？」

諸天壽到底年輕，過份天眞，聽闞德這樣一說，便自思量起來，可是一看地下的三具屍身，不由問道：「那他三人怎麼辦？」

闞德笑道：「您別放在心上，這是他三人命該如此，死有餘辜，您且請坐吧，我這就派人 壽攔腰去贖回祭田好不好？」

說着又上前兩步，裝出一臉笑來，伸手請諸天壽歸座，可是就在這時，却突然一撲，乘勢把諸天抱住。

諸天壽沒防到闞德有這一套，一下便被闞德抱個正着，而且闞德力大無窮，諸天壽一掙，却沒掙脫。

闞德已向旁邊的人喊道：「快拿刀來，先戳他兩刀割斷他的脚筋，然後再說。」

諸天壽這一急非同小可，連忙默運內功，「縮身錯骨」，立刻脫出一隻手來，閃電一般的在闞德「雲門」穴上一點，闞德立刻兩臂一鬆，軟癱在地。

諸天壽已是怒極，那肯待慢，早就提起一脚，在闞德的大肚皮上一踩，祇聽到「撲」的一聲，闞德的大肚皮早被踩炸，肝腸肚肺，全部出籠。

那些徒子法孫一見，直嚇得魂飛天外，魄落九霄，膽大的拔脚便逃，膽小的祇剩下站在那兒直打哆嗦的份兒，活像泥塑木雕的一般。

諸天壽且不理會他們，在地下拾起宋斌的刀，轉身便向後闖，這時諸天壽已是怒火如焚，殺紅了眼，也不打話，便見一個殺一個起來。

轉眼便把闞德一家老小，殺得乾乾淨淨，前後一找，除了逃走的，已是無一活人，餘怒未息，這才又放起一把火來，等到城中官府得悉，領兵來時，諸天壽早已走得無影無踪了。

所以孔廣生到得諸暨的時候，諸暨已鬧得滿城風雨，緊張萬分了。這叫孔廣生焉能不急，又不敢公開打聽。

正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忽然身後有人拍了他一下肩頭，說道：「怎的你也來了？」

孔廣生大吃一驚，連忙回頭一看，原來正是諸公權，這才放下心來，叫了一聲：「大叔！」便問看到諸天壽沒有？

諸公權道：「此處並非談話之所，到我家裏去再說吧！」說着便引孔廣生回了家。

坐定之後，這才問道：「你是來找天壽的嗎？」

孔廣生道：「正是！大叔看到了他嗎？」

諸公權且不答話道：「你知道他出了事嗎？雖然說，他這麼一做，不獨替他父親洩了當年之恨，且替諸暨人除了一惡，人心大快，可是你却不該叫他來哩。」

孔廣生聽諸公權說諸天壽出了事，祇以爲諸天壽已被官家所捕，但再一想到所看到的海捕文書，却又不像，可是到底放心不下，急忙問道：「大叔！天壽出了什麼事呢？他現在那兒？」

諸公權道：「外面鬧得這麼一塲糊塗，難道你還不知道嗎？他雖然逃了，但海捕文書已經發出，

便算是能徼幸不被捕獲，但要想再回到諸暨來，也已不可能了。」

孔廣生聽了，這才說道：「原來大叔是說的這個？這個我已知道了。」

諸公權眼睛一瞪說道：「怎麽？你是知道他要來這麽做的嗎？」

孔廣生應是，諸公權不悅道：「怎的你就不攔阻於他呢？他才是一個十八歲的孩子。」

孔廣生知道諸公權誤會了，連忙說道：「大叔不要誤會。」接着便把在仙居自己如何打算，以及諸天壽如何私自出走的事說了一遍。

諸公權這才搖頭說道：「這孩子也太任性了，從此飄泊天涯，這可怎生是好！」

孔廣生一心祇想打聽出諸天壽的下落，好去追尋，便又問道：「大叔知道天壽現在何處嗎？」

諸公權道：「這我也不知道，不過他在殺人之後，却來過我這裏一次。」

孔廣生道：「他說了些什麽沒有呢？」

諸公權道：「他告訴了我一切，並且說是還要往山東井家崗去找什麽井武貴算賬，然後再到山西姓什麽的那兒去暫避風頭，我攔也沒能攔得住，他便走了。」說着歎息不已。

孔廣生更是心亂如麻，半晌無言。

諸公權忽然問道：「我就不明白，闕德那麽兇的一個人，手下的徒子徒孫又多，諸暨從來沒有人敢惹他，天壽怎的就能把他一家老小都殺了呢？」

孔廣生因爲諸公弼日常敎訓，戒以武功眩人，所以不願言明，支吾過去，心想還是趕回孔家村，先告訴一下諸天香，使她放心，然後自己說不得再上山東去追尋了，因此也不再說什麽，便向諸公權告辭。

諸公權道：「這時天色已晚，你便住在我這兒，明天再走吧！」

孔廣生那肯再留，祇推說是看看諸天壽是否仍在城中，便告辭而出，急急奔到城下，揀個無人之處，飛身而出，越過城墻，又向仙居孔家村趕去。

到得家中一看，諸天香已是兩夜未眠，憔悴不堪。

諸天香也顧不得了，一把拉住孔廣生的手問道：「弟弟怎麽樣了？」

孔廣生怕諸天香作急，便先說道：「他已到山東去了，妳放心吧。」

諸天香詫異道：「他到山東去幹什麽？你爲什麽不叫他回來？」

孔廣生這才把諸天壽殺人出走的事，細細的告訴了諸天香，諸天香不由得又哭起來。

孔廣生安慰她道：「姊姊！妳且別哭，這次我趕回來，便是要和妳商量，我想到山東去找他去。」

諸天香道：「這當然好，你就趕快去吧，山東響馬就又比不得闕德了，別去慢了，叫他已吃了人家的虧才好。」

接着又說道：「如果他已離開井家崗，可又到那兒去找他呢？」

孔廣生道：「諸大叔也說過，天壽有言，擬去山西暫避風頭，雖然諸大叔已忘記天壽所說誰家，

但我想來，必是王屋山師祖佟家無疑，別的地方，他是沒有認識的人的，姊姊以為如何？」

諸天香點頭道：「說不定你便還要前往山西一走了，你打算幾時上路呢？」

孔廣生道：「說走我隨時都可上路，祇是我……」說到這兒，却說不下去了。

諸天香道：「你還有什麼別的事情嗎？」

孔廣生楞了半天，臉上一紅說道：「姊姊！我此番去尋天壽弟，不知何日才能囘來，姊姊一人在家，我實放心不下。」

諸天香這幾年來，和孔廣生耳鬢廝磨，不獨自己對孔廣生一往情深，也知道孔廣生對自己情深似海，父親臨終，也曾有意要二人結合，但以大數所限，未及言明，便已逝世，同時又無別人做主，所以二人也不好意自己開口。

現在聽孔廣生這樣一說，也便觸動心事，臉上飛紅，想了半天，還是手足情深，便對孔廣生說道：「弟弟！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你儘管前去好了，我一定等你囘來。」

孔廣生道：「姊姊！妳的心，我是知道的，但妳一人在家，這生活方面，可怎麼解決呢？」

諸天香道：「我自會打算，你祇管放心好了。」

孔廣生仍是不釋，兩人相商了半日，依然無有結果，誰知就在這時，門外忽然亂烘烘的有人叩門起來。

二人聽到有一個大嗓子在問道：「就是這一家嗎？」另一個村人答道：「這怎麼會錯得了呢？孔廣生和諸姑娘準在家裏，我剛才還看到他們的。」

二人聽了，不知所來何人？不由大吃一驚，面面相覷起來。

第四章　東裝遠遊尋訪天壽　松針暗助驚走神魔

這時門外的叩門聲，已經格外急促起來，孔廣生無法，便要前去開門，可是已被諸天香攔住說道：「弟弟！你且在後面躲一躲，恐怕是官府來人，抓不到天壽，便要拿你去抵數的，如果眞的是他們，你還是快走的好。否則連找天壽去的人都沒有了。」

孔廣生道：「可是妳呢？」

諸天香道：「我一個女人，他們能拿我怎樣呢？」說着便把孔廣生推去後面，然後自己再去開門。

孔廣生到底不放心，便偸偸地向前張望，祇見諸天香打開門後，站在門外的却是諸公權，身後是七八個家人馬伕，這才放下心來。

連忙迎出，說道：「大叔！是您老人家來了，我們眞沒想到吶。」說着便把諸公權向屋裡邀。

諸公權邊走邊說道：「你走之後，我知道你一定會去山東尋訪天壽，可是這一來，家裡祇剩下天香姪女一個人，年青青的姑娘家，可怎麼便當哩？因此我越想越着急，便祇好趕來了。」

諸天香從來沒有見過諸公權，便向諸公權行了大禮，諸公權看到姪女，想到諸公弼，不覺流淚，說道：「妳父親在閤族之中，就祇和我合得來，關於你們的事，也曾經對我談起過，現在妳父親已經去世，當然就要由我來替妳做主了，妳放心吧！」

諸公權這番話，當然是指諸天香和孔廣生的婚事而言，姑娘家到底臉嫩，心裡雖然高興，但已雙頰飛紅，藉着做飯爲名，躲到後邊去了。

諸公權和孔廣生商議之後，依着諸公權的意思，是希望孔廣生先完成婚事，然後再去尋找諸天壽。但是孔廣生却不肯這樣做，他認爲第一、諸天壽下落不明，放心不下，第二、祭田尚未贖回，責任未了。

諸公權聽了，點頭讚歎不絕，因此最後決定，諸天香暫隨公權回家。等孔廣生尋到諸天壽之後，再回來完婚。

當天諸公權便住在孔家村，第二天一早，孔廣生已把一切安排妥當，房子托人照管，租金作爲修理墳墓之用，細軟帶走，粗重的都棄了，和諸天香跟着諸令權返回諸暨。

諸公權的太太，也是一個賢德的人，所生兩子，就是沒有個女兒，見着諸天香，歡喜不置，孔廣生便越覺的放下了心。

在諸暨躭擱一日，也就收拾上路，臨行之際，和諸天香四目相對，不免黯然魂消。

孔廣生掙了半天，才掙出一句話來，說道：「姊姊自己當心，我會常常有信回來。」

諸天香已忍不住拋下了兩滴淚珠，祇說了一聲：「弟弟！路上保重。」便已泣不成聲，一轉身向後面走去。

孔廣生忽然又想到了一件事，追上去道：「姊姊！我還有話對妳說。」

諸天香無可奈何，停步回身，孔廣生湊在她耳邊輕輕說道：「大叔尚不知道我們都會武功，妳也不要……」

諸天香沒等孔廣生說完，便點頭說道：「我知道。」說完便咬着嘴唇，匆匆入內。

孔廣生這才拜別諸公權，兼程北上。不日來到杭州，俗語說得好：「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杭州不獨市面繁華，而且西子湖上，風光尤膩，孔廣生這時，雖然沒有心腸前去欣賞，但落店在湧金門外，也不由得爲湖光山色所動，加之這店家前面是酒樓，後面是客店，所以孔廣生仍忍不住要了兩樣菜，一壺酒，一個人吃喝起來，臨窗而眺，心蕩神怡。

就在這時，忽然桌子被人碰了一下，酒壺酒杯，幾乎傾翻，事情雖然發生的倉卒，但孔廣生眼明手快，早已一把扶住酒壺，一手端起酒杯。抬頭一看，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年，面帶憂色，匆匆而過，不當心碰了桌子一下，這時已在連聲陪罪。

孔廣生也客氣了兩句，可是又發覺那少年的一雙俊目，在自己身上，連打了幾個圈子，並且更看出那少年神氣飽滿，是個練過武藝的人，剛想請教結識，但猛然想起諸公弼的教訓：「一入江湖，是非恩怨，便難自了。」的話，立便忍住，歪過頭去，自顧飲酒。

可是心中說也奇怪，却始終放那少年不下，偸眼看時，那少年已走到一張桌前坐下；那桌上原就坐着一個老者。一望而知是吃鏢行飯的人，二人正在說話。

孔廣生內功已有相當深的造詣，十丈之內，落葉辨風，略一凝神，便已聽得清清楚楚。

那老者說道：「貨物的事，公子但請放心，老朽既肯承擔下來，當然會負完全責任，雖說山東境內，仍有幾處險惡所在，但所幸井家崗和胭脂嶺兩處，在三年以前，已經被人剷平，現在這條路上，總算好走得多了。」

那老者一提到井家崗，孔廣生便不由得格外凝神起來，可是他們話題已轉，那少年說道：「這點老丈不說，後輩也是放心得過的，祇是眼前之事，還請老丈相助才好。因爲這對後輩……」

那老者不等少年說完，便截住說道：「這點老朽深知，令尊也曾言過，祇爲與對方頗有瓜葛，老朽不便出面，即使前往，仍將無濟於事，還請公子原諒。」

說着便淡淡的歎了一口氣，說道：「眞沒想到他竟變得這樣，長此以往，天理難容。所以老朽還是離開這裡的好，因爲老朽不在眼前，公子便是邀人相助，老朽也就可以不聞不問了。」

那少年祇是低頭飲酒，一言不發。

孔廣生既聽不得什麼，偶一回頭，便看到樓下漁船，正在開艙過秤，那尾尾鮮鱗，好不愛人，孔廣生看了，不由食指大動，便喚過酒家，要他去買。

那酒家陪笑說道：「客官初來本地，想還不知道魚市情形，我們所用魚鮮，都得等魚行內過秤之後，才能買到，而且還不能挑選，祇好聽候魚行配發，所以小的雖去，也是白跑一趟。不過客官如果一定要嚐新的話，那就祇有客官自己辛苦去跑一趟，多給一點銀子，也許可以購買得到。」

孔廣生聽了奇怪，便問：「這是什麼規矩？」

那酒家說道：「小的不敢說。」說着便答訕走開。

孔廣生興之所至，也未深究，便自步下樓去，向收魚的人說了來意。

那收魚的人看了孔廣生兩眼，倒也答應了，孔廣生便挑了一尾，價錢果然比市面上的要貴出一倍以上，也就算了。

誰知剛一轉身，便看到剛在樓上喝酒的那少年，猛出一掌向自己肩上拍來，來勢之快，竟大出孔廣生意外，同時孔廣生也來不及辨別他的用意所在，本能地脚踏「迷踪藝」步法，輕輕閃過，正想發問，但那少年亦已擦身而過，向前走去，好像沒有那回事似的。

孔廣生性情本來溫和，同時又不願和江湖人士結交，因此也就算了，走回酒店，把魚交給酒家收拾，仍舊歸坐。

低頭向樓下一看，那少年和那老者又正對着自己指指戳戳的在講話，但這時相隔太遠，已聽不見他們在說什麼，更摸不清他們的來路，心下好生不釋。

一時飯罷！便自回房休息，就枕之後，一覺睡到午夜，忽然覺得窗外有人，便自驚醒，連忙坐起身來一看，果然看到月光之下，窗上映着一個人影，正在向屋裡張望。

孔廣生心下疑惑，但也不敢怠慢，一翻身便下了床，脚下一游，已到窗前，伸手便把窗戶打開，眼見人影一閃，已經上屋，身形快得出奇。

孔廣生那肯放鬆，脚下一點，從房中便翻上屋面，這時那條人影已在三丈開外，孔廣生有心要看看來的究竟是怎等樣人，便追了下去，轉眼間，已沿西子湖邊向南，越過清波門，來到鳳凰山脚下，和那人追了個首尾相接。

鳳凰山下，少有人家，頗爲荒涼，孔廣生喝一聲：「你是何人？緣何偸窺於我？」

那人也不答話，旋風似的囘過身來，對着孔廣生迎面擊出一掌。

孔廣生一閃讓過，立刻看出那人，面帶黑紗，身、手、足、步、法，快如閃電，乾淨俐落，眨眼，便向孔廣生連攻數招。

這一來，孔廣生的氣也忍不住了，立刻展開掌法還擊過去，這一交上手，十招之後，高下已分，孔廣生爭得主動，把那人完全迫着處於下風。

那人勉強又撑持了幾個囘合，到底支持不住，孔廣生看出破綻，變掌爲抓，使出擒拿手法，滿想抓住那人問個明白。

誰知那人也眞滑溜，乘勢一推，手在孔廣生手上一碰，人便藉勁倒縱出去，兩手在腰間一摸，便摸出兩把爛銀也似的短劍來，舞成一團銀光，風雨不透，直向孔廣生捲來。

孔廣生這次出門尋訪諸天壽，本就未帶兵刄，以免惹人注目，所以這時被迫無奈，祇好以空手應敵，當然，孔廣生已得諸公弼眞傳，「空手破刄」功夫，非常純熟，詎奈有生以來，這是和人家第一次交手，經驗到底不夠，眼看着人家手中的那一對鋒利的兵刄，難免有點發慌。因此，雖有許多巧招

，竟都沒能使出，而交手之際，瞬息萬變。機會稍縱卽逝，絕不容有猶豫的可能，所以孔廣生武功雖然明明比那人爲高，但一時却贏不了人家。

一直等到五十招之後，孔廣生才定下心來，心中暗想：「自己孤身在外，對方不知何人？萬一再有人來幫助於他，自己豈不是就要吃虧了嗎？又怎能再拖延下去呢？」

想到這裡，立刻暗運內功，一招「撥雲摘月」，兩手一分，盪開那人門戶，跟着拇食二指，已拈住了那人劍尖，那人一拔未脫，立刻也運足眞力，來和孔廣生相抗。

武道交手，談招式，尙有可以取巧之處，惟以內家功力相拚，便一絲也帶不住假了，所以孔廣生和那人一較上內家功力，勝負立判，雖說那人手握劍柄，容易着力，孔廣生祗不過是手拈劍尖，但轉眼之間，那人已經額際見汗，敗亡在卽。

就在這時，突然旁邊有一個蒼老的聲音喊道：「萍兒還不撒手，難道想死不成？」

那人這才撒手棄劍，跳出圈外，氣喘噓噓。

孔廣生抬頭一看，一丈開外站着一個清瘦老者，氣度瀟洒不俗，拱手對孔廣生說道：「犬子無知，還請閣下原諒。」

那人也已拜倒在地，說道：「小弟心中有事，勢非得已，諸多冒犯，死罪死罪，但這都是受陳武師所指點，不如此固不足以一窺廬山眞面目也。」說着拜了兩拜，抬頭扯去面紗。

孔廣生一看，便認出是酒樓上的那個少年，對於他這一套前倨後恭的做法，實在惶惑不解，因此也不敢上前摻扶，恐怕發生不測，後退一步，側身讓過，怔在一旁瞪着他發呆。不知如何是好。

那少年拜罷起身，上前一步，打算和孔廣生拉手。

孔廣生又是急退一步，暗運功力，作勢以待。

那少年連忙縮手止步，陪笑說道：「兄長不必誤會，小弟雖然冒昧領教，實在並無惡意。」

那老者也已近前，先叱退那少年，然後說道：「老朽姓封，賤名嵩祝，世居於此。」

說着，一指那少年道：「這是小兒，名叫世萍，最近爲事所擾，寢食不安，老夫也無法替他解決，今日在酒樓之上，龍興鏢行陳武師巨眼識英雄，看出閣下，必非常人，小兒猶且未信，因此陳武師命小兒向閣下試探，果然不出所料，剛才老朽在一旁偷看，閣下爲少林正宗，而那幾手絕招，更酷似出於山西老佟門下，果眞如此，還和老朽有一段因緣可尋，但不知老朽猜得對否？」

孔廣生見封嵩祝一口便說出師門淵源，心下也自吃驚，再細看封嵩祝太陽穴飽滿，雙目炯炯有神，內功之高，一望而知，同時滿臉正氣，涵蘊安詳，令人望而生敬。

因此孔廣生也不由得拱手說道：「後輩村野之人，從未履跡江湖，但未知老丈何以能識得後輩師承？還請指教。」

封嵩祝請教了孔廣生的姓名，然後說道：「此處非是談話所在，盍請一過小莊暢叙如何？」

孔廣生想了一想，推辭說道：「夜深不便驚擾，況在下尙有要事在身，尤難如命，還請老丈恕罪

，容後輩從山東回來之後，再來造府拜訪吧。」

封世萍已忍不住問道：「孔兄要去山東幹什麼呢？」

封世萍這一問，孔廣生立刻想起他和陳武師在酒樓上所說的話，便反問道：「封兄知道山東井家崗上現在的情形嗎？」

封世萍道：「小弟聽陳武師說過，井家崗本為井武貴所佔，立寨為寇，專刼過往客商，但前年却碰到了硬貨，打刼不成，反被人家衝上山去，殺了個片瓦無存，所以那一路現在倒反而安謐了，孔兄要去那兒有什麼事呢？」

孔廣生眉頭一皺問道：「這話是眞的嗎？」

封世萍道：「此語出於陳武師之口，陳武師是一直走這一路的，當然不會有錯。」

孔廣生想道：「井家崗既已被人弭平，天壽雖去，也是撲空，這倒少了一番危險，可以暫時放心，那麼自己也就可以直接上山西王屋山去找他了。」

封世萍見孔廣生沉思不語，也不問其所以然，祗在一旁，固請堅邀，還是封嵩祝看出一二，對孔廣生說道：「看閣下的是初出江湖，心中有事，本不敢枉屈大駕，但老朽自信，或可有為閣下效命之處，也說不定，則閣下作一日之留，大概也無妨於事吧。」

孔廣生見封嵩祝說得誠懇，早已有動於衷，想了一想，這才答應：「老丈見愛，理不應辭，奈以行旅之人，中宵夜出，恐遭店家物議，請期以明日如何？」

封世萍還要固邀，封嵩祝已攔住說道：「如此，老朽當令萍兒明晨來店奉迓了。」說着拱手而別。

孔廣生自回湧金門外旅舍，仍自翻越而入，並無人得知，坐在床上，對這父子兩個的行動，思來想去，仍自解不開，好半天，才朦朧睡去。

一覺醒來時，已是紅日滿窗，起身開門，便看到封世萍坐在門外守候，心中覺得很是過意不去，拱手說道：「封兄早來了。」

封世萍挨進房中說道：「驚擾好夢，頗不應該，祗是昨日一見之後，結交之情，便難自已了，家父已在寒舍候駕，便請移玉吧！」

孔廣生不再客套，連忙梳洗，又換了兩件乾淨衣服，便和封世萍一起走出店門，早有封家家丁，從旁牽來坐騎，二人上馬，並轡而行。

這時朝陽照得湖上，閃耀金波，畫舫盪漾，別是一番綺膩情趣。

不多時，二人便來到一座大莊院門外下馬，孔廣生見那莊院氣勢不凡，樹木葱蘢，正是興旺氣象，想道：「這倒奇怪，似這等人家，還有什麼不了之事，要找人幫忙呢？」

邊想邊已隨着封世萍走入莊中，封嵩祝已在廳前迎候，笑道：「恕老朽托大，未曾直迎之罪吧！」

孔廣生連忙上前見過，封嵩祝挽着孔廣生的手，相讓歸座，家人奴僕，奔走奉茶，孔廣生有生以

來，未曾見過這種氣派，不免有些坐立不安。

封嵩祝亦已看出，起身對孔廣生說道：「我們到書房裡去坐吧！說起話來便當些。」此言一出，那些家人又忙了起來，捧茶的捧茶，看坐的看坐，亂做一團，封嵩祝揮手令出，說道：「不奉呼喚，不准進來。」這才清靜下來。

坐定之後，封嵩祝開口說道：「閣下對老朽父子，想仍有懷疑之處，待老朽先來陳明吧！老朽世居杭州，以茶爲業，字號合盛，幼年時，也曾追隨先君，闖蕩江湖，先君與山西老佟，曾有數面之誼，老朽也曾見過，並承佟老前輩見愛，指點過幾日，所以說，和閣下有一段因緣可尋者此也，但不知閣下是否出於老佟門下？」

孔廣生不會說謊，便把自己的師門傳授，一一說了，封嵩祝格外大喜，說道：「老朽緣慳，雖然未能和令師謀面，但同門之誼，也可以拉扯得上了，閣下能恕老朽驕狂自大，稱你一聲賢姪嗎？」

孔廣生見封嵩祝豪氣干雲，連忙起身說道：「若蒙老伯不棄，小姪敢不如命。」便又重新見禮。

封嵩祝安然而受，回了半禮，便命封世萍去備酒，不一會，便有兩個俊秀小廝，捧來兩個盒子，取出十幾樣小菜，和四盤各式點心，樣樣精緻，又是三把自斟銀壺和象箸玉杯，安放妥當之後，便自退出。

三人入座，封嵩祝說道：「老朽素性不羈，久疎禮法，還望賢姪不必拘泥世俗，隨意飲用才好。」

孔廣生謝過，三人便各自飲用起來，交談之後，頗爲投機，孔廣生也便把自己要追尋諸天壽的事情說出，然後問道：「世萍兄又有何事煩心呢？」

封氏父子歎了一口氣，封世萍面色微紅，低頭不語，還是封嵩祝說道：「賢姪有所不知，老朽有姊嫁予同邑容氏，書香世家，郎名三畏，進士及第，所生一女，名喚若花，自幼與萍兒青梅竹馬，兩情愜意，老朽和姊氏，也曾有過口頭婚約，誰知前年姊氏去世之後，三畏忽受本城惡霸魚市主人黑煞神左翼天誘惑，合股經營，三畏爲財所動，墮入彀中，其實左翼天另有居心，想爲其弟左翼雲撮合，娶舍甥女若花爲妻，三畏已有允意，但若花倒是個明白的孩子，一則與小兒深情難割，再則也鄙薄左家爲人，所以也曾和他父親爭執過好幾次，百般剖解，三畏才明白過來。

可是話已出口，左翼天又持強不容反悔，並且也打聽出事情是由萍兒而起，因此也不和三畏去說，反倒直接找到老朽門上，約下由我與他兩家比武較量，賭注就是婚事和兩家所有財產，失敗的方面，必須於三日之內，離開杭州，這種流氓式的行爲，老朽本不屑去做，祇是左翼天欺人太甚，老朽當時未加詳細考慮，便一口答允，約期離開今天，就祇剩下五日了，所以小兒焦急非常。」

封世萍瞪着一雙大眼睛，滿藏希求之色，等待着孔廣生的答覆。

孔廣生沈思有頃，這才說道：「左翼天兄弟是怎等樣人，小姪尚未知道，同時以功力來說，小姪能否便敵得住，也正不可預知，倘使輕於允諾，到時反而誤了老伯大事，小姪就擔待不起了。」

封世萍已搶着說道：「左翼天兄弟本是北道上的綠林中人，並不可怕，小弟自信尚可抵敵得住，

祇是他家中另有一人，這人便是左氏兄弟的師父，名叫獨臂神魔濮昂千，這獨臂得名之由，到並不是他缺少一臂，而是他從來與人交手，向未雙手齊出，祇憑單臂，便所向無敵，並且手辣心狠，因此獲得了這個名字，此人便非小弟所能應付得了的了。」

孔廣生皺了一皺眉頭，且不答話，祇拿眼睛看着封嵩祝。

封嵩祝道：「提起此人，確是難惹，不過也不定便如傳聞之甚，天下武林，再無敵手，老朽原可不懼，奈以近年來為風濕所擾，動止大感不便，而龍興鏢行陳武師，又因為常在北道來往，不願與綠林結怨，所以賢姪如果能夠伸手相助，則不獨老朽父子感且不盡，便是舍甥女若花性命，也蒙成全了。」

封嵩祝說至此處，封世萍已不顧一切地，執住孔廣生的手，眼含熱淚，祇是說不出話。

孔廣生是天生的一付俠義肝腸，那能撒手不管，便慨然應允道：「老伯與仁兄既如此見愛，廣生敢不效死，但成敗之數，實未敢逆料，還請勿以誤事見責才好。」

封嵩祝父子見孔廣生已經答應，大喜過望，便留孔廣生住在莊中，殷勤招待。

孔廣生和封世萍談得投機，便又結為金蘭之交，孔廣生長封世萍一歲為兄。一幌五天已經過去。

這日清晨起來，封氏父子內着勁裝，外披緞袍，將莊院中會武藝的家人，一起點齊，各帶兵刃，隨同出發，孔廣生也挑了一柄劍，佩在身邊，與封氏父子出莊上馬，向棲霞嶺而去。

原來兩家約會，便在棲霞嶺上，不一時來到，孔廣生抬頭看時，已看到嶺上有一簇人在等候着，

為頭的三人，中間是一個身高八尺開外的大漢，一張黑臉，滿腮虬鬚，一望而知是個習外功的人，左面是一個五十多歲的長條子，瘦骨精稜，面白如紙，攏着兩手，歪着頭，不拿正眼看人，右邊一個，三十左右年紀，長着非常俊秀，祇是臉色白裡帶青，一身綾羅，酒色浮躁之氣，溢於其表。

便是不用封氏父子說明，孔廣生也知道他三人是誰了。

封嵩祝到了嶺頭，約住衆人，那邊黑煞神左翼天已突出人前，怪聲大笑道：「封老兒，我祇道你不敢來了哩！想不到你的膽量倒還不小，俗話說得好：『一山不能藏二虎』，今兒你我做個了斷，也免得日後麻煩，你說對是不對？」

左翼天此言一出，別說封世萍，便是孔廣生也覺得氣往上湧，忍耐不住，還是封嵩祝沉得住氣，面不改色的笑道：「既承閣下看得起在下父子，禮當奉陪周旋，以博一笑，但不知今日之會，是以一對一互相較量呢？還是以多為勝，閣下言明，老夫無不如命。」

原來封嵩祝知道左翼天這般無恥之徒，什麼事都做得出，因此把莊上會武之人，全部帶來，以壯聲勢，在人數上竟比左翼天的人多了一倍有餘，藉以逼迫左翼天採取單打獨鬥的方式，以免多所無謂殺傷。

左翼天果然中了圈套，狂笑說道：「我左某人江湖起家，講的是道義，難道還懼了你嗎？今日之會，以三場兩勝為定，你以為如何？」

封嵩祝心想：「這就是了。」因此滿口答應，退後一步，對孔廣生與封世萍道：「你們都聽我的

，不可妄動，要緊要緊！」

說着又對左翼天笑道：「遲早終得有個了斷，貴方那位先出來賜教呢？」

左翼天道：「強龍不壓地頭蛇，說什麼左某也是外方之人，怎敢佔先。」

封嵩祝心中已有成算，爲着爭取主動，因此說道：「此話不然，今日之會，乃爲閣下所發動，老夫勉強前來，也不過是『不到黃河心不死』而已，何敢爭先，閣下不必過謙了。」

封嵩祝故意以弱示人，藉驕敵心，左翼天那裡知道，因此回頭和獨臂神魔濮昂千商量了一陣之後，便命粉面閻羅左翼雲首先出來。

封嵩祝一見笑道：「這樣也好，事情本由他們而起，便讓他們先見個高下吧。」

說着對封世萍使了個眼色，然後故作安閑，提高嗓門說道：「萍兒！你便陪左二爺玩玩吧！如果你習藝不精，傷在左二爺手下，那是你命該如此，怨不得別人。」

這話的意思，便是要封世萍，下手不必留情。

封世萍會意，應了聲：「是」，卸去外衣，整一整腰帶，緩步上前，對左翼雲一拱手，說道：「請賜招吧。」

粉面閻羅也曾聽說過封世萍武藝出衆，因此不敢輕敵，立刻從背後撤下一對護手鈎，立開門戶。

封世萍也不敢待慢，寶劍出鞘，「懷中抱月」，靜待對方發招。

兩人相對有頃，粉面閻羅突然大喝一聲，「雙蛟出洞」，兩把護手鈎同時向封世萍遞到。

封世萍撤身退步，劍如游龍，左右一分，化去來勢，跟着龍行一式，脚踏中宮，手中劍，已奔向粉面閻羅的咽喉。

粉面閻羅一揮雙鈎，便想鎖住封世萍的劍，但封世萍那肯叫他鎖住，早已撤回招數。二人這一搭上手，轉瞬便過了二三十招。封世萍便已看出粉面閻羅的弱點，主意打定，故意賣個破綻，回身便走，粉面金剛不識就裡，邁步趕來。

那邊獨臂神魔已看出不妙，連忙喝道：「翼雲速退，追不得。」可是話聲未了，已見封世萍突然轉身，橫劍一掃，便震開了粉面金剛的雙鈎，跟着劍光一絞，便對粉面金剛劏來。

粉面金剛收勢不及，饒是閃躲得快，肩頭上已被連衣帶肉，劏去了一大塊，痛得慘號一聲，翻身倒地。

左翼天一見大驚，連忙一揮手中鋼鞭，上前護住粉面金剛。

同時，封嵩祝怕封世萍吃虧，也一跳上前，攔在封世萍的面前，對左翼天笑道：「閣下認爲這一場的勝負，可以決定了嗎？」

左翼天尚未開口，那旁獨臂神魔已冷冷的說道：「便算輸了一場，又有何妨，待老夫來領教你幾招吧。」說着空着一雙手，走上前來，離開封嵩祝五步開外，便平伸左手，遙遙向封嵩祝推出。

封嵩祝不敢還手，拉着封世萍縱身後退，讓過來勢。

獨臂神魔收回手式，仰天笑道：「封老頭兒，這一場的輸贏，也可以決定了嗎？如果可以決定，

那麼便是一比一了，對不對？」

封嵩祝道：「暗地偷襲，是算得了數的嗎？」

獨臂神魔驕氣十足的說道：「不算也不要緊，咱們重新再來比劃好了。」

孔廣生見了，連忙上前說道：「老伯且請休息，待小姪來領教這位幾手吧。」

獨臂神魔瞪了孔廣生一眼，祇見孔廣生年紀輕輕，布衣布袍，滿身土氣，那裡把他放在心上，冷笑一聲說道：「你是那兒來的鄉下娃兒，也不打聽打聽，便想來找死嗎？」

孔廣生笑道：「生死有命，鄉下人是一向不怕死的，濮寨主儘可發招好了。」

獨臂神魔見孔廣生喚他濮寨主，無異在翻他的底子，不由大怒，厲聲喝道：「娃兒該死，你眞的不想活了嗎？」

孔廣生有意要激怒獨臂神魔，好收以靜制動之功，仍然笑道：「眞仗未見，勝負未分，今日到底是誰死誰活，尚在未可預料之秋，寨主便能拿得住一定不會死嗎？」

獨臂神魔自有生以來，可以說從來沒有被人這樣當面挖苦過，直氣得他七竅生烟，但同時旁邊樹林之內，却傳出了一陣笑聲。

可是雙方之人，都在緊張之際，誰也沒有注意得到，祇有孔廣生聽出，正打算循聲去看。

獨臂神魔已大喝一聲說道：「該死小狗，你叫什麼名字？你的師承何人？」

孔廣生道：「你不配問，告訴了你怕把你嚇死。」

孔廣生這本是隨口之言，原意是不願露名，以免日後多找麻煩，誰知這句話剛好刺着了獨臂神魔的隱痛，暗吃一驚，想道：「難道這小狗會是那老鬼的門下嗎？事情不會這麼凑巧吧！我從北方南下，他們也會跟過來嗎？果眞如是，倒不大好辦呢？」

想到此處，不覺氣餒，把蓄勢待發的一股勁力，又收了回去。怔怔的看住孔廣生一語不發。

孔廣生見獨臂神魔忽然遲疑起來，不知他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怕他突然偷襲，因此仍然暗中戒備，一面對獨臂神魔說道：「寨主停手不發，是不是認爲這一場的勝負，也已決定了呢？果然如此，三場之中，左寨主已負其二，我們便可以依照預定約言行事了。」

獨臂神魔越聽越不是味道，想起半年前在妙峯山上所栽的跟頭，雖然江湖上無人得知，但那次的奇恥大辱，却是終生也忘不了的，但又無法和人家對敵，別說是獨臂了，便是雙手齊用，依舊不是人家的對手。

老的小的，男的女的，一個個都有鬼神莫測之功，一照面便被人家兩個七八歲的毛娃兒，制得伏伏貼貼，伏地求饒之後，才留得命在，人家也是口口聲聲喊自己濮寨主，不肯露名，情形和當面這人，竟完全一樣，那裡還敢動手，又焉知孔廣生這樣做法，却完全是一種巧合呢？

獨臂神魔雖然心驚，但黑煞神在一旁聽了孔廣生的話，却忍不住了，暴喝一聲，鋼鞭一舉，便對孔廣生掃來，嘴中說道：「待你逃過大爺的鋼鞭，再定勝負吧！」

黑煞神變生倉卒，孔廣生未曾防到，幾乎吃虧，總算他臨危不亂。脚尖一着力，人便平空而起，

一躍七八尺高，黑煞神的鋼鞭，便從孔廣生的脚下滑了過去。

孔廣生身未落地，劍已出手腰肢一扭，人在半空中打了一個廻旋，連人帶劍，立刻化做一陣銀雨，直向黑煞神的頭上罩來。

黑煞神沒想孔廣生招式之奇，竟至於此，大吃一驚，鋼鞭「撩雲撥月」，護住頂門，人向後縱，這才躲過，可是已經驚出了一身冷汗。

孔廣生身形落地，面帶微笑說道：「左寨主，這一招算是不算呢？」封家來人見了，齊聲喝了一個大采，可是孔廣生不露這一手，獨臂神魔還不敢動手，這一手一露，在場的人雖然都看着好，但獨臂神魔是個厲害不過的脚色，早看出不是妙峯山上所遇到的招數，而不過是少林正宗而已。心中一差，殺心又起，左臂一揮，喝聲：「今天饒過了你，老子便不再姓濮。」一掌便向孔廣生打來。

孔廣生初歷江湖，那知厲害，便也喝一聲：「來得好。」運起掌力，還擊過去。

就在這時，那旁樹林內忽然有人喊了一聲：「不好！這年青人要吃虧了。」

這一聲大家都聽清楚了，是一個女人的聲音，跟着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別急，他吃不了虧的。」

話聲未了，獨臂神魔突然大吼一聲，向後便倒。別人看了，都以爲他是被孔廣生的掌力震倒的。可是孔廣生和獨臂神魔心中有數。孔廣生想道：「這就奇了，怎的掌力未接，他便倒地呢？這不用說，定是有人暗中相助了。」

獨臂神魔從地上爬起，一伸手從肘上拔下了一枝松針，向懷裡一塞，看了看孔廣生，又看了看樹林，一語不發，過了一會兒，才轉身對黑煞神兄弟說道：「走吧！咱們輸了。」

說完之後，也不等黑煞神兄弟開口，幾個縱跳下山，不見踪跡。

獨臂神魔這一走，黑煞神當然待不住了，祇好硬充英雄，對封嵩祝拱手說道：「你派人去接收魚市吧！咱們三年之後，再來領教。」說完也便領人走去。

同時林中的那個蒼老的聲音也道：「人家走了，咱們也走吧！何必多找麻煩呢？」

孔廣生來不及和封氏父子說話，一縱入林，四面一找，那裡還有人的踪跡。

第五章　中冷泉品茗聞妙論　北固山卻敵遇奇人

從林中說話的聲音剛了，到孔廣生飛身入林這中間，也不過就一刹那間事，以孔廣生的輕功來說，不論如何，總該看到對方才是，但說也奇怪，孔廣生竟連人影子也未見到，四處一找，依然踪跡毫無。

這一來，便不由得把個孔廣生楞在那兒，百思不解，直到封氏父子追尋過來，封世萍拍拍他的肩膊說道：「大哥！你沒找到他們嗎？」

孔廣生這才驚醒過來，搖頭不語。

封世萍道：「找不到就算了吧！也許人家是路過這兒，不願和咱們見面呢？咱們也該回去了。」

孔廣生道：「老弟！你知道獨臂神魔怎麼會落敗的嗎？」

封世萍聽孔廣生這樣一說，倒也爲之愕然，問道：「大哥！你說他是怎麼落敗的呢？難道不是敗在你手上的嗎？」

孔廣生滿臉憂慮地說道：「當然不是。」

封嵩祝在一邊也點頭說道：「對！關於這一點，我也認爲奇怪，那魔頭的落敗，好像是中了人家的暗器似的。」

孔廣生道：「老伯說得一點也不錯，他正是中了人家的暗器，而發暗器這一位，其功力之深，直非小姪所能望其項背。」

封世萍道：「有這麼回事嗎？怎麼我一點都沒有看出呢？」

孔廣生道：「如果不是獨臂神魔自己從肘間取下，連我也看不出哩！那暗器發來，既無破空之聲，並且其疾如電，可是事實上，祇不過是一根松針而已。」

封世萍詫異道：「祇是一根松針。」

孔廣生道：「可不是嗎？『摘花傷人』的功夫，我也曾聽先師說過，但却不知如何練法，心中嚮往已久，今日乃於無意中見及之，而且人家對我又是一片好意，幫我驚走了強敵，我又如何能失之交臂呢？」

封嵩祝道：「以老夫所聞，目前武林之中，有此身手的，不過兩三人而已，可是他們幾位，都遠在西北，並且久已不問世事，又怎會忽然到杭州來呢？」

孔廣生急忙問道：「老伯能把那幾位的大名見示小姪麼？」

封嵩祝道：「甘肅龍首山龍首上人是一位，茅山朝天宮住持玄鶴道人，聽說也有這一手，但是否確實，不得而知，此外就是一個魔頭了，那就是湖南桃花源的桃花宮主，不過今天來的，却又不像是他們，龍首上人是個出家人，不會有小姑娘和他同行，玄鶴道人善善惡惡，自以爲是，怪癖不堪設想，絕不會伸手相助，若說是桃花宮主，那就格外沒有這個可能了。」

封嵩祝話才說完，旁邊樹上又發出「咯」兒一聲笑，道：「老頭兒不害羞，你在江湖上才認識幾個人呢？」

封氏父子不由大吃一驚，孔廣生道：「他們還沒有走。」說時人已循聲撲去，但四處一找，依然不見人影，落地之後，便越發的說不出話來了。

突然封世萍叫道：「大哥！你看那是什麼？」

孔廣生看時，便看到一團白白的東西，緩緩的向自己飛來，伸手一掉，接個正着，一看，却是鬆鬆的一個小紙團，打開看時，上面寫着一筆非常娟秀的字：「既已心嚮往之，又不肯開口求人，是何道理？這才眞的是失之交臂了，可惜。」

孔廣生看了連忙拱手問了幾聲，仍然毫無影響，心中好自不快，無可奈何，祗好隨着封氏父子回莊。

封氏父子已忙得一塌糊塗，高興萬分，但孔廣生仍然怏怏不樂，這天晚上，喝了幾杯悶酒，便回房休息，躺在床上，那裡能夠睡得着，翻來覆去，心中亂成一片。

好容易聽到瞧樓鼓打三更，剛要朦朧睡去，却又聽到窗外「咯」兒一笑，一驚而醒，連忙推衾而起，縱出窗外，飛身上房，月光之下，四面一看，夜涼如水，纖潔無塵，那裡有什麼人哩？

孔廣生想道：「莫非是我心有所思，剛才的那一聲笑聲，竟是夢境不成？」剛想到此處，突然覺得手上被塞進一物，連忙回頭一看，仍不見人，可是手中却明明又多了一個紙團，一點不假，心想：「這是誰呢？好快的身法啊！」因此問道：「是那一位老前輩，既蒙見愛，又何吝此一面，不使廣生得識尊顏呢？」連問數聲，仍是不見答應。

孔廣生祗好跳下屋面，回到房中，打開紙團一看，上面寫着：「西望天山逾萬里，相逢祗在瑤池邊。」字跡和剛才林中所見完全一樣，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自言自語的說道：「好！我一定要去一趟。」

孔廣生此言才出，窗外已有人接口說道：「對！我在那兒等你。」聲音竟是一個女子。

孔廣生正想起身出去看看，但一想，出去了也是枉然，便坐着不動說道：「廣生村野之夫，初入江湖尋弟，既蒙相助却敵，理應容廣生當面拜謝，又何必累使廣生惶恐不解呢？」

這一問，果然窗外有人答道：「不行，現在我叔叔不許我這樣和你見面，我不敢違背他的話。」

孔廣生道：「那麼小姐貴姓？令叔何人呢？」

那聲音道：「現在也不是告訴你的時候，如果你想知道的話，趕快到天山去好了，好處多的是哩！」

孔廣生道：「天山綿延數千里，無名無姓，叫廣生去找誰呢？」

那聲音道：「天山絕頂，終年雪封，人跡罕至，告訴了你名字，你又能問誰呢？所以現在還是別問了，儘管去就是了，我會在那兒等你。」

孔廣生遲疑了一下說道：「我是一定要去的，可是小姐……我和令叔……」

那聲音笑道：「我叔叔很喜歡你，不過他怪你太老實，不懂禮貌，剛才在林中，沒有求見他，却祇想憑功夫找到他，所以他很不高興，這才不想見你，以後還是我替你求了好半天，他才答應等你到了天山，才能和你相見，算是處罰你哩！」

孔廣生連忙否認道：「廣生決無此心，還請代爲轉致歉意才好。」

那聲音道：「事情已經過了，還提它幹什麼，不過你要去天山，就得趕快去，並且不可給任何人知道，我告訴你吧！我叔叔的脾氣，還是好的哩！如果你討不了我姑姑的喜歡，那就休想學到任何功夫了。」

孔廣生還想問話，耳中又聽到一個蒼老的聲音喊道：「釧兒！話太多了，走吧！叫妳姑姑聽到了，那才是麻煩哩！我可再不替你擔帶了。」

蒼老的聲音說畢，那少女祇說了一聲再見，便從此寂然，這一夜，孔廣生那裡還能睡得着覺，幾個反側，已是五鼓天明，一切的主意也就打好了。

梳洗之後，看到封氏父子，便說明去意，封氏父子那裡肯放，堅留再三，孔廣生執意要行，不敢說是要往天山，祇推着要往山西去尋找諸天壽。

封氏父子見實在挽留不住，便替孔廣生備辦了行裝、馬匹，褡褳內是二百兩蒜條金，孔廣生那裡肯收。

封嵩祝道：「賢姪這就見外了，賢姪既與世萍結爲兄弟，老夫此舉，亦不過爲子姪遠遊壯行色耳，況賢姪尚有恩師遺願未了，那麼，即以此作爲資本，沿途小權小母，亦非失計，又何必拘拘於世俗之見呢？」

孔廣生見固辭不克，這才拜收。

封嵩祝又告訴了他許多做生意的經絡，和江湖上的許多成名人物，以及結交往來規矩。並且說：「龍興鏢行在北方各地，到處設有分號，行主姓金名德彰，外號人稱四海雲龍，人極豪爽，和老夫素有往來，如果賢姪提起老夫的名諱去找他，任何事他都肯幫忙的，經營有餘時，也不妨託他滙來，由老夫代你保管，留待還鄉時取用，也免得帶在路上麻煩。」

孔廣生一一謝過，這才告別起身北上，封世萍直送過筧橋，猶自依依不捨，還是孔廣生再三阻擋，方才回轉杭州不提。

單表孔廣生一路策騎北上，當天宿在湖州，第二天到達宜興，走金壇、丹陽，便來到丹徒。

丹徒北臨長江，爲運河江南入口，所以漕運不絕，繁盛異常，況有金焦北固三山，名勝古蹟，美不勝收。

孔廣生在江干吉陞棧落脚，心想：「此去山西，再轉西陲，尚不知何日能回江南，倒不如流連一日，一覽三山之盛，明日再渡江北上，也不爲遲。」

想到這裡，便向店家問明路徑，那焦山在大江之中，來回不便，祇好先去金山，再逛北固了。

孔廣生到了金山，一路上看過八仙洞、法海洞等等，也碌碌無奇，及至爬上十三層寬塔絕頂，江天一覽無遺，才覺得胸襟爲之一暢，下山之後，又來到「中冷泉」。

那「中冷泉」號稱天下第一泉，品茗之人極多，孔廣生好奇，也坐了下去，早有人點上香茗，孔廣生喝着，也不知好在何處，但看四座茶客，一個個搖頭幌腦，讚不絕口。

還有一個鄉下人，赤着一雙脚，踞坐在那兒，也跟着大家喝一口茶，讚一聲：「好。」

孔廣生心想：這泉水的好處到底何在？也許不問便不得而知，剛好他的座頭和那鄉下人相鄰，因此對那鄉下人一拱手問道：「請問大哥！小弟初臨貴地，耳聞中冷泉天下第一，因此附庸風雅，前來嚐試，可是却吃不出個好處來，大哥能否指示一二，使小弟頓開茅塞，這泉水到底好在何處呢？」

那鄉下人楞了一楞說道：「你是問這茶嗎？」

孔廣生道：「正是，小弟敢請指教。」

那鄉下人瞪着一雙眼，想了半天，這才說道：「它……它燙得好。」此言一出，惹得合座之人，一個個笑得東倒西歪。

那鄉下人也似乎有點不好意思，惱羞成怒似的，紅着臉站起來說道：「笑什麼？這有什麼好笑的，和尚騙人，在石頭上刻着幾個字罷了，難道眞有什麼好在那兒嗎？現在就叫你們來說，也未必便說得出個道理來吧！恐怕你們連燙得好都不知道哩！」

孔廣生一笑，也自離去，轉身走上北固山，剛到山門，便又看到「天下第一江山」六個擘窠大字。心想：「這裡又是天下第一？照此看來，天下雖大，既過丹徒，其餘的地方也就不用去了。」便也無心進廟，順着駐馬坡下山，就到了太史慈墓前，抬頭一看，不由得便停住脚步。

原來那墓前立着兩個人在那兒，一個是獨臂神魔濮昂千，另一個就是黑煞神左翼天，各帶着一臉的陰狠，向着孔廣生微笑，說道：「不是怨家不聚頭，今天能在這裡相見，也算是緣份不淺了。」

孔廣生看到這個人，心知想避也避不開了，因此一面暗作準備，一面笑道：「棲霞嶺上，在下不爲已甚，難道今天北固山頭，便怕了你們不成？」

獨臂神魔笑道：「你既然大言不慚，那就把名字說出來好了，死了我也好替你登登賬薄。」

孔廣生剛要答話，忽然旁邊走出一人，書生打扮，身材矮小，文縐縐的弱不禁風，看年紀已經三十開外，聽聲音，却帶有女人氣息。說道：「這位仁兄，千萬別告訴他們名字，他們倆是強盜出身，萬一將來失了風，被官家捉住了，在公堂上咬你一口，你就有寃無處伸，擔當不起了。」

獨臂神魔聽那書生這一說，心中大怒，喝道：「你是個什麼東西，竟敢來壞我的事嗎？」

那書生笑道：「你們當強盜的，就好像過街的老鼠，人人打得，我們唸書人，便壞了你的事，難道還怕你去告我不成？」

獨臂神魔那裡還能忍耐得住，猛然身形暴起，一掌便對那書生劈去，呼呼風響，勢力萬鈞。

孔廣生一看不好，怕那書生吃虧，連忙揮掌上前一擋，雖然勉強擋住，但已被震得半臂酥麻，後退了兩三步，這才站住。

那書生却像沒事人兒似的，笑對孔廣生說道：「你別攔住他，讓他打我好了，你還怕他打死了人，不要償命嗎？」

獨臂神魔一擊不中，二次正想重起，但一眼看到那書生手裡，正拈着一根松枝在播弄着玩兒，心中一怔，不由得又停下手來，看着那書生發呆。

那書生若無事的對着獨臂神魔笑道：「你打呀！幹嘛又不動手了呢？」說着摘下一根松枝，用拇食兩指拈着，輕輕播弄。

獨臂神魔看了半天，到底沒敢出手，對那書生問道：「你是……是何人？是有種的把字號報出來，咱們後會有期。」

那書生仰天大笑，指着獨臂神魔對孔廣生大笑說道：「你瞧他說得好玩不好玩，我不讓你把名字告訴他，他却反而問起我的名字來了，這不是笑話嗎？咱們唸書人的名字是用來上金榜的，怎能讓強盜知道呢？難不成還想陪着他們將來一起寫招子嗎？你說對不對？」

說時搖頭幌腦，酸氣沖天，孔廣生心中嘀咕，猜不透他的來路，若要說他便是棲霞嶺上發松針當暗器的人，却又不像，那是一個老者，一個少女，而他却明明是個三十來歲的書生，可是他手拈松枝，竟又把獨臂神魔嚇得不敢動手，那麼他到底是誰呢？

孔廣生猜他不出，獨臂神魔也照樣猜疑不定，看了好半天，依然鼓不起動手的勇氣來，回頭對黑煞神說了一句：「我們走吧！青山不改，綠水長流，以後見面的機會多着呢？」說完帶着黑煞神恨恨而去。

孔廣生等到不見獨臂神魔的影子，正打算回身向那書生問話，可是那書生已搶着做了個鬼臉，把舌頭一伸，說道：「好險！他竟被我唬住了，這辦法實在不錯，如果他眞的一動手的話，那我還能有命嗎？就這樣，我已經渾身出汗了，假使他要是眞刁難一下的話，我相信準不能再支持着唬下去，你說對不對？」

孔廣生對他的話，是越聽越糊塗，祇好一拱手問道：「請問閣下尊姓大名？」

那書生道：「這兒太荒僻，不是談話的所在，萬一他們想開了，再趕回來，可怎麼得了，咱們還是趕緊進城吧！找個舘子喝上三杯壓壓驚，你請我也好，我請你也好，你看如何？」

說着也不由孔廣生分說，拉着孔廣生便走。

孔廣生跟着他進了城，來到萬花樓，坐定之後，要了酒菜，才向孔廣生一拱手道：「老兄貴姓是孔不是？」

孔廣生詫異問道：「閣下怎麼會知道的？」

那書生笑道：「咱們唸書人都是尊奉孔聖人的，想不到一猜便猜着了，台甫呢？」

孔廣生道：「草字廣生，轉請教。」

那書生道：「你問我嗎？我也姓孔好不好呢？」

孔廣生心中好笑，暗想：「這不是怪事嗎？姓什麼便姓什麼，幹嘛要問別人好不好呢？」但又不好意思笑出來，強忍着問道：「那麼我們是一家人了，宗兄台甫呢？」

那書生大喜道：「這妙極了，你承認我和你是一家人，眞是好口才，你問我的名字嗎？」想了一想才說道：「告訴了你當然不要緊，小字金川，這名字不俗吧！」

說着便向孔廣生舉杯，一飲而盡，跟着和孔廣生東拉西扯地閑談起來，自稱家住西域，父母雙亡，依叔而活，這次跟隨叔父到江南來玩兒，叔父有事去了，反問孔廣生：「有意同往西域一遊嗎？」

孔廣生對他是越來越迷惑，怎麼樣也摸不清他的來路，說他有武功吧！又看不出來，說他不懂武功吧？也拿不準，甚至連他是否姓孔名金川，都有點不敢相信，因此也不答話，祇靜靜的看着他的臉。

那書生笑道：「你這人也眞怪，幹嘛儘看着我的臉，不答話，難道我長得不漂亮嗎？」

孔廣生臉上一紅，怔了好一會兒，才期期的說道：「你眞的是姓孔嗎？」

那書生道：「這不是笑話嗎？你已經承認了我是一家人，我不姓孔還姓什麼呢？幹嘛還要問我？」

說着臉色一怔，說着：「哎！咱們說過的話可不許賴啊！」

孔廣生見他一味歪纏，越覺懷疑，正要開口盤問，眼看門外又走進來一位老者，匆匆四面一看，便搖搖擺擺的走了過來，對那人說道：「你怎麼又跑到這兒來胡纏？萬里迢迢的把我拉了來，可是來了又放着正經事兒不幹，你這丫……」老者剛說到這兒，那書生已攔住說道：「得了得了，我好好叔叔，您老人少說一句還不行嗎？難道還眞要當着這許多人給我難堪嗎？」

那老者道：「那就走好了，人已經找到了。」說着一拉那書生的手，向外就跑。

那書生歪歪斜斜的跟着，一面走，一面回頭對孔廣生說道：「對不起，對不起，我要少陪了，這兒的賬你付一下吧！反正咱們後會有期，下次再算我的好了。」

孔廣生見那老者，高高的身材，雖然也是儒家打扮，走路一步三搖，但滿臉虬鬚，目露神光，一望而知是個內功精湛的人，加之聲音聽來，非常稔熟。

略一沉吟，不由恍然大悟，拍案而起，說道：「這一定是他，一定是他們無疑。」

店中酒保，不知何事，急忙趕過來陪笑問道：「請問客官何事？您祇管吩咐好了，現在正是小店上市時候，客人多，忙不過來，有招呼不到的地方，還請客官原諒。」

孔廣生見酒保誤會，也想到自已失態，連忙說道：「沒有什麼，你替我算賬吧！」說着會了酒賬，趕出店外一瞧，遠遠的看到人叢裡似乎有他們兩個的影子，脚下一緊，剛拐了一個彎，却又不見踪跡，把左近的幾條街巷找遍，依然杳如黃鶴。

心中納悶，便一面沉思，一面信步而行，走着走着，忽然聽到一片喊叫之聲，抬頭一看，祇見有七八個大人，正圍着一個孩子在動手打架。

那孩子看年齡不過十歲左右，却生得精壯結實，活像一隻小老虎似的，身手敏捷，幾個大人竟都不是他的對手。

尤其奇怪的，是那孩子左脚上，繫着一個西瓜大小的鐵球，這鐵球少說一點，也有個三五十斤重，可是那孩子却若無其事的，運腿如飛，鐵球不獨沒有限制住他的行動，反倒成了他得力的武器。

就在這時候，已有兩個大人，被他的鐵球掃中，打躺在地，那孩子尤自不肯停手，因此其餘的人，都驚得叫喊起來。

孔廣生一看那孩子，便生出歡喜之心，見他這樣下去，難免不闖出人命大禍來，不由得便想上前排解，可是立刻腦海中又掠過一個觀念：「恩師在日，每以不入江湖，免招恩怨爲戒，此次爲尋找師弟出外，本非得已，而半月以來，已不知不覺的和獨臂神魔師徒結下樑子，棲霞嶺上，暗發松針相助之人，固然是鬼神莫測，即就是適才所遇到的那位書生，和他的師父，到底是怎等樣人？也弄不清楚，可見恩師所言，一點不錯，自已又怎能不加小心，再多招惹閑是閑非呢？」

可是孔廣生到底不過是一個甫逾弱冠的青年人，心地善良，熱情揚溢，看到這些事情，又那能安心袖手不管，眼見那孩子小老虎似的，左腿又已飛起，鐵錘橫飛，祇要那幾個漢子，再被他碰上一下，便是不死，也非重傷。

見到這裡，心中一個按捺不住，早已飛身上前，嘴裡喊了一聲：「兄弟！千萬使不得。」伸手在鐵錘上一按，便把鐵錘的來勢遏住，被輕輕推落地上。

那孩子也不細問明白，祇以爲孔廣生和那些漢子是一路之人，因此小眼睛一翻，大喝一聲，說道：「你們都來吧！便是把你們全丹徒的人，都一起叫了來，看小爺懼是不懼。」

話未說完，小拳頭在孔廣生面前一幌，突地收拳化掌，向孔廣生腰際剷來，一連兩記虛招，一扭身形，回步便走，鴛鴦連環三步，右脚立定，左腿已起，風車似的一旋，繫在腿上的鐵錘，流星似的向孔廣生打到，其疾如電，威力千鈞。

孔廣生一看這孩子一連幾招，門路嚴緊，乾淨俐落，完全是少林家數，和自已顯屬同門，不由大奇，因此越發對那孩子生出好感，有心和他逗着玩兒，也不還手，隨手招架。

那原先和孩子動手的幾個人，見有人相助，膽氣一壯，又圍攻上來。

孔廣生喝道：「你們退下，照顧受傷的人吧！」

那些漢子七嘴八舌的說道：「這孩子橫蠻得緊，打傷了我們的孩子還不認賬，又打傷了我們，今日非好好的教訓他一頓不可，你一個人怕降服他不住哩！」

孔廣生道：「沒有關係，你們不用管好了。」

就在這說話之間，那孩子已連向孔廣生進攻了一二十招，招招狠辣。

孔廣生見招拆招，心中奇怪：「這孩子爲什麼腿上要繫上這麼大的一個鐵錘呢？照情形看來，這孩子一定是名家之子，難道這是在練一門獨特的功夫嗎？可是少林門中，雖說是有腿上帶鉛，練習輕功的方法，但却沒有聽說過腿上繫鐵錘的方法，這倒得弄個明白哩！」

想到這裡，剛好那孩子一脚飛起，鐵錘對胸打來，孔廣生不避不讓，伸手一掉，便掉住了鐵錘的鍊子。這樣一來，換了別人，就非倒不可了，可是那孩子也眞了得，鐵鍊一入孔廣生手中，毫不作慌，乘勢身形猛起，小手伸二指，便向孔廣生的兩目直戳過來，其勢如電。

這一招又是少林派敗中取勝的絕招，縱然不能傷及對方，但對方也非撒手自保不可，所以最低限度，總可以替自己解圍。

可是碰到孔廣生，便無所用其技了。孔廣生也沒撒手，祇一偏頭，便已讓過，順手一把，又扣住了那孩子的脈門。

那孩子到了這時候，才知道不好，但天性倔強，並不就此服輸，仍舊在孔廣生的手上亂蹦亂跳。但是那裡能夠掙扎得脫。

旁邊的人見孔廣生已擒住了那孩子，高興非凡，一面蜂湧而上，一面齊聲大喊：「打死他，打死他，也好殺殺他老子的威風。」

孔廣生連聲喝止，但那裡喝止得住，急得無法，祇好說道：「如果你們再想亂鬧，我便放他下來，再不管了。」

這樣一說，才把衆人嚇住，不敢上前，但仍有人說道：「你這位仁兄，大概還不知道，這小子固然是個惹禍精，他老子則尤其不通人性，不說人話，溺愛孩子不算，自己也好惹事生非，仗着武藝欺人，我們也不知道吃了他多少虧，所以還不如現在乘他老子未來以前，先敎訓了小的，撈個現的來得划算。」

孔廣生也不理會，祇對那小孩問道：「小朋友，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爲什麼大家都對你這麼不好呢？」

那孩子簡直是個天生的牛筋，雖然孔廣生對他和顏悅色的問話，可是他那裡肯買賬，依然掙扎不休，並且破口大罵。

孔廣生心想：「幾曾見過這樣膽大倔強的孩子，論骨骼，論勇氣，倒都是不可多得的練武之材，祇是常此下去，恐怕養成一種跋扈之氣，將來多造殺孽，反倒害了他了，有道是：『桑枝從小抑，大了抑不直』。但不知道他的父母，怎麼會把他縱容成這個樣兒，難道眞的如衆人所說，這孩子竟是市虎之子嗎？可是從他的容貌上看來，却又不像。」

孔廣生想了一想，故意裝做生氣的樣子說道：「小朋友，你如果再不安安靜靜的來回我的話，我可要給苦頭你吃了。」

那孩子啐了一聲，罵道：「你是什麼東西，膽敢給我苦吃，你試試看好了，我爹爹不打死你手怪。」

說着一張小口，竟吐了孔廣生一臉的唾沫，大笑起來。

孔廣生眞沒想到那孩子竟是這樣頑皮，心中是又恨又氣，正不知如何是好，那知就在這時，那孩子忽然嚷了起來，道：「爹！你快來，這人在欺負我吶！」

孔廣生回頭一看，便看到遠遠走過來一個彪形大漢，身高九尺開外，三十出頭年紀，紅紅的一張臉，兩道濃眉，一雙虎目，獅鼻濶口，頷下無鬚，一付傲慢的神氣之中，越顯得威武逼人，身後跟着兩三個人，也是行家打扮，大叉步走了過來，旁邊之人，早已一個個面容變色，畏縮後退，有那膽小的更是脚下抹油，逃之夭夭。

那彪形大漢來到孔廣生面前立定，且不和孔廣生打話，先向那孩子喝道：「龍兒！你丟人了嗎？」

那孩子道：「爹！我沒有，可是我打不過他，誰讓你在我腿上鎖上一個鐵錘呢？」

孔廣生見人家父親已經來到，不好意思再抓住人家的孩子，便把那孩子放落地上，誰知才一撒手，那孩子又已飛出一腿，對孔廣生踢來。

孔廣生連忙後退一步，這才讓過，那孩子還想向前，但那彪形大漢已面帶笑容，點頭喝道：「龍兒過來，待我來向他問話。」

那孩子這才退到那彪形大漢身旁，兩手叉腰，氣虎虎說道：「爹！我們今天非跟他算賬不可，他們七八個大人打我一個，打我不過，我又沒惹他，他竟平空的跑出來欺負我，爹！這跟斗我可栽不起，如果你不替我報仇，那我雖然死在他的手中，也非跟他拚命不可。」

那彪形大漢滿臉含笑，又高興，又慈祥，好像誇獎那孩子說得對似的，安慰那孩子，說道：「好兒子，你放心吧！一切都有我哩！」

說着轉身對孔廣生喝道：「你是那兒來的，爲什麼要欺負我的兒子呢？」

孔廣生連忙拱手說道：「閣下不必誤會，在下怎能欺負一個孩子呢？」

那彪形大漢喝道：「我明明親眼看到你抓住他，你還想賴得了嗎？」

孔廣生道：「在下抓住他，乃是怕他失手，鬧出人命大事來，這可完全是出於一番好意。」說着一指旁邊地下躺着的兩個受傷的人，說道：「閣下請看，這裡已經被他打傷兩個，如果再鬧出大事來，恐怕閣下也是不願意的吧！」

那彪形大漢看了受傷的一眼，便轉身把臉一沉，對那孩子說道：「龍兒！我平日怎麼跟你說的，叫你不要打架，怎的你偏偏不肯聽我的話？又把人家打傷了呢？」

那孩子理直氣壯的說道：「是他們七八個大人圍着我動手，我能不還手嗎？」

那彪形大漢問道：「你們是怎麼打起來的？」

那孩子尚未開口，旁邊已有人說道：「馬大爺！是你們龍兒先欺負我們的孩子，把我們的孩子打得頭青眼腫，我們看不過去，才想拉他去見你，可是他又動手把我們打成這樣，馬大爺，你是最明白不過的人，我們就是吃了老虎心肝豹子膽，也不敢先對你的少爺動手呀！」

那彪形大漢聽了，對那孩子喝道：「是這樣的嗎？」

那孩子這才有點怕了起來，期期艾艾的說道：「那些小鬼罵我脚上帶鐐，我氣不過打了他們幾下，可是他們這些大人便上來和我動手。」

說着一指孔廣生說道：「後來他跑了來抓住我，那些人便罵你，還說要乘你沒來，先打死我，好殺殺你的威風哩！」

那彪形大漢聽了，鼻子裡哼了一聲，用目對四面一掃，那些人早嚇得連連後退，不敢開口。

那彪形大漢目光停在孔廣生的身上，打量了一番，冷冷的說道：「我看你不是本地人，你叫什麼名字？是他們僱了你來對付我的嗎？」

孔廣生雖然不滿意彪形大漢的那付神情，但仍然不願生事，因此陪笑道：「在下孔廣生，乃是路過貴地，偶見令郎傷人，這才動手相勸。」

那彪形大漢冷笑一聲，喝道：「你勸得好架？七八個大人，欺負一個小孩子，你沒說拉開大人，又倒幫着大人來對付小孩子，這種做法公平嗎？」

孔廣生是個老實人，聽這一說，一時竟答不出話來。

那彪形大漢道：「好！這就不能怪我了是不是？我看你大概也懂得幾招，今天我就先收拾了你，然後再找他們算賬，也警戒警戒你，下次不可多事。」

孔廣生見那彪形大漢不問靑紅皂白，竟要和自己動手，連忙說道：「閣下千萬不要誤會，你我素不相識，又何必要這樣呢？」

那彪形大漢喝道：「既然你我素不相識，那爲什麼要欺負我的孩子？你說！」

孔廣生道：「我不過是怕他出事，完全是一番好意罷了！」

那彪形大漢道：「好意嗎？可是我並不承你這個情。」

孔廣生道：「不管你承情不承情，我也不能和你動手啊！」

那彪形大漢笑道：「你是怕了嗎？那也好，你馬上跪在當地，對我兒子賠上一個不是，我便饒了你。」

此言一出，孔廣生即就是一個土偶木人，也會忍不住了，不由得也把臉色一沉道：「閣下也別欺人太甚了，須知我姓孔的也不是怕人的人。」

那彪形大漢哈哈大笑，說道：「這就好了，你姓孔的不怕人，我馬繼芳也是個人不怕，咱們就來比劃比劃吧。」

說着回頭對跟來的人說道：「趕去替我取開水來。」

第六章 鐵錘橫飛拜識耆宿 竹根小試招惹麻煩

馬繼芳話才說完，跟着他來的了，已應了一聲「是」，走到街旁店家，借了一個大碗，要了一碗滾水，端了過來。

孔廣生看了，心中奇怪，暗想：「這傢伙在搞什麼鬼？跟人交手要滾水幹嗎？難道還想用滾水潑人嗎？」

想到這兒，不由得本能地向後退了一步，雙目凝神，暗加戒備，祇見繼芳捲起雙袖，伸開十指，便向滾水碗裡插了進去。

孔廣生這才看出，馬繼芳雙手十個指頭上，均留着三五寸長的指甲，在滾水裡一泡，指甲回軟，，然後一個個的捲了起來，雙手握拳，轉身向孔廣生說道：「請發招吧！容我領教領教，看你是那路來的貨色？」

孔廣生想了一想，仍然不願冒昧動手，向馬繼芳說道：「如果有問題非出之於一打便不能夠解決的話，在下理當奉陪，但今天你我之間，並無可打之必要，那又何必多此一舉呢？還請閣下考慮。」

馬繼芳那裡肯聽，喝着說道：「不敢動手也可以，那就跪下賠禮吧！反正，二者之間，必居其一一，我也不逼你過甚，你自己選擇一樁好了。」

孔廣生見馬繼芳無理可喻，自己又拙於辭令，不知說什麼是好，就在這時，馬繼芳已立開門戶，伸拳在孔廣生面前一幌，說道：「別裝蒜了，如果你再不出手，大爺可就不客氣了，今天的事，你是想賴也賴不過去。」

說着脚下已踏進一步，欺身而上。

孔廣生至此，知已無法可以避免，也不待慢，起手一招，連封帶打，便把馬繼芳逼了開去。

馬繼芳道得聲好，拳出如風，一招兩用，上打面門，下打胸腹，猛不可當。

孔廣生兩掌一錯，一拂，在馬繼芳的拳上一擋一推，便試出了馬繼芳的功力來，知道馬繼芳專走外家剛猛的路子，心中略一打算，便生出計較，立刻展開「形意」拳式，見招破招，借刀打刀，專門以柔制剛。

這一搭上手，旁觀的人祇見馬繼芳步步進逼，拳勢如風，而孔廣生連連後退，好似擺脫不開馬繼芳的攻勢似的，不由得替孔廣生作急起來，又那知眞眞受罪的，却是馬繼芳呢？

形意拳的奧妙便在於能夠借力打力，以柔制剛，交手之際，緊貼敵人，使敵人雖有絕招，也無所用其技，這還是孔廣生存心不願與馬繼芳爲敵，祇守不攻，不然的話，馬繼芳早就非落敗不可了。

可是馬繼芳也已察覺出來，心知不妙，知道這樣下去，自己非吃虧不可，因此老想擺脫孔廣生，但孔廣生如籐纏樹，馬繼芳那裡還能擺脫開。

沒有多久，馬繼芳已經累得額邊見汗，心中大怒，暴喝一聲，立定脚根，猛然擊出右拳，直對孔

廣生的胸口搗去，滿想能夠逼開孔廣生，好換招另打。

誰知孔廣生有心要試一試馬繼芳的氣力到底如何？所以不避不退，一伸手便擋住馬繼芳的拳頭，並且故意賣了個破綻，容馬繼芳抓住自己的手。

馬繼芳心中一喜，暗道：「小子，這下被我抓住了就有得你受的了。」邊想邊動，伸出一腿運力一拉，喝聲：「躺下吧！小子。」

這一拉之力，少說點也有個三五百斤，可是竟沒能把孔廣生拉動分毫，心下不由一驚，立刻平伸左手，又對孔廣生抓去。

孔廣生若無其事的一手接住，馬繼芳連忙運足全力，喝聲：「起！」兩手向上一提，誰知孔廣生竟像生了根似的，立在地上，動也不動。

這一來，兩人雙手互相牽住，面面相對，馬繼芳想打也打不起來了，心中不由作急。

孔廣生已開口說道：「我們當街動手，驚天動地，不管誰勝誰負，到底不雅，不如我們就這樣靜靜的來比一比膂力，在下如果敗了，便聽憑閣下處置，尊意如何？」

馬繼芳這時已經進退維谷，狼狽萬分，心想：「人家實在比自己藝高一着，比拳已爲人所制，賭勁也已試過，不一定便能贏得人家，照今天這樣的情形看起來，恐怕難免不會當街丟人了。」

但事已如此，馬繼芳素性剛強，也就顧不了許多，祇好硬撐下去，說道：「談比勁，難道我還怕了你嗎？」說着兩臂發出神力，便和孔廣生攀拉起來。

孔廣生一試之下，沒想到馬繼芳兩臂竟有千鈞之力，差點沒被牽動，因此也不敢怠慢，默運內功，暗暗敵住。

有道是：「拳不打力，力不打功。」馬繼芳雖然本力充沛，那不過是一股剛勁之氣，怎敵得過孔廣生內家功夫，所以沒有多久，便看到馬繼芳滿臉漲得通紅，青筋暴起，汗珠像黃豆一樣的冒了出來。

孔廣生仍然面不改色，若無其事的對馬繼芳低聲說道：「馬朋友，我們就此歇手如何？」

馬繼芳是個寧斷不屈的脾氣，越是失敗，便越是生氣，見孔廣生這樣一說，祇認爲孔廣生是有意羞辱於他，那肯罷休。

喝道：「廢話少說，大爺就在死在你手，也絕不皺眉。」說着殺心陡生，猛起一脚，便對孔廣生襠下踢來。

孔廣生不慌不忙，兩膝一夾，便把馬繼芳的脚尖個正著，仍然笑道：「馬朋友！你這是做什麼？現在還有什麼招式可使呢？」

馬繼芳脚被夾住，收不回來，祇剩單脚落地，簡直無法可想，就在這時，忽然旁邊跟着馬繼芳來的人說道：「好了，師兄別急，老師傅來了。」

孔廣生回頭一看，果然看到一個七十上下，鬚眉皆白的老者，老態龍鍾，拄杖而來，走到孔廣生面前。

略一舉手說道：「小兒無知，還請看在老夫的份上，高抬貴手，饒過他這遭吧！」

孔廣生聽了，連忙放手，馬繼芳得脫，尚未容得孔廣生答話，已經暴喝一聲，揮拳又向孔廣生撲來。

那長者擧杖一攔，大喝一聲道：「畜生不知死活，還不住手。」

馬繼芳經這一喝，方才停手，但仍自怒氣不息。

那老者氣得渾身顫抖，指着他臉上罵道：「好！你好！我的話你完全都當做耳邊風，你瞞着我做的好事。」

說着拉住馬繼芳的手一看，哼了一聲，道：「原來你還有這種辦法，平常人家來告訴我，說是你動手打人，我因爲你已經留了指甲，祗以爲不便和人動手，總不相信，還替你說話，怪人家胡說八道，今天若非我親自看到，我還不知道吶！你做得好，你瞞得好，你眼睛裡頭還有我嗎？」

馬繼芳雖說粗暴，但看到父親，倒也恭恭敬敬的垂手低頭，不敢做聲。

那老者又復轉身對孔廣生說道：「閣下不知，老夫對他，簡直是無可奈何，幾十年來，就受夠了他的罪了，爲他也不知招惹來多少無謂的麻煩，累次告誡，不許他和人動手，但他總是不聽，等他結婚之後，分居出去，老夫又不能時時刻刻的再盯住他，因此命他十指蓄甲，規定指甲若有折斷，便是打架的證據，誰知他竟有這些花樣，會把指甲捲起來，仍然舊習不改，這不要把老夫氣死了嗎？」

那老者剛說到這裡，那個名叫龍兒的孩子，已拖着一個鐵錘，走到老者的身旁，叫了一聲「爺爺」。

老者向他腿上一看，不由大驚，說道：「你這是怎麼回事？把個鐵錘扣在腿上做什麼？」

龍兒答道：「爺爺！這是爹爹替我帶上的，人家都笑我是帶鐐，爺爺！你替我解掉好不好？」

那長者轉頭問馬繼芳道：「你爲什麼要這樣幹？」

馬繼芳道：「爹！您有所不知，他整天在外面和人家打架，兒子管他不住，所以才鎖住他一條腿。」

那長者斷喝一聲說道：「你自己就打架不停，還能管得住兒子嗎？龍兒打架，還不都是看了你的好榜樣。」

馬繼芳那敢開口，低頭不語。

旁邊被龍兒踢傷了的人，哭着叫道：「老師父！你老人家來看一看，我們今天便是被你孫子用鐵錘踢傷的。」

那長者連忙過去安慰說道：「一切都由老夫賠償，你們待會兒到老夫家去，老夫替你們醫治好了。」

說着看了龍兒半晌，開口問道：「你是怎樣踢傷他們的。」

龍兒道：「他們七八個人來打我，我氣不過，便這樣踢傷他們的。」說着就做了一個樣兒，踢出一脚，把鐵錘飛起。

老者看了，搖頭皺眉，歎了口氣，但眼神中却露出驚喜之狀，對馬繼芳喝道：「我看你儘直是越

過越回去了，這叫做什麼呢？」接着問道：「你替他帶了多久了？」

馬繼芳答道：「快一年了。」

老者道：「你簡直是胡鬧，還不趕快替他取下，換上右腿，也帶一年。」

龍兒聽老者要替他取下鐵錘，正在高興，但一聽仍要換上右腿，不由纏住老者叫道：「爺爺！我不要，我不要再帶這勞什子了，我再也不敢打架了。」

老者撫着龍兒的頭髮，百般憐愛的說：「龍兒聽話，爺爺這不是罰你，是要叫你練更好的功夫哩！以後每隔一天到爺爺家裡來一趟好了。」

龍兒這才高興無話，果然後來在右腿上又帶上一年，加以那老者的盡心指教，軋實了下盤功夫，造就出了一個人才，便是江湖一帮，頂頂聞名的「不倒金剛」馬龍，這是後話，暫且不提。

馬繼芳聽那老者叫替龍兒取去鐵錘，便忙着要借斧鑿，老者白了他一眼，說道：「別現眼了，你歇着吧！」

說着俯身伸手，在鐵錘的鍊子上用兩個手指輕輕一捻，鐵鍊立斷，孔廣生看了，驚佩不置。

那老者這才轉身對孔廣生說道：「失禮失禮。」接着便自報姓名說道：「老夫也非本地人氏，原籍青海，寄居河南許昌，少年時販馬來此，愛這江南山明水秀，又承地方人士見愛，留居下來，開場授武，也不過就是騙碗飯吃吃而已，目前年望古稀，筋骨俱衰，是不中用的人了。」

老者說到這兒，孔廣生猛然想起封嵩祝提過的一個人，開口問道：「老丈莫非是江湖人稱鐵臂蒼

龍馬鴻達，馬老前輩嗎？」

老者點頭笑道：「江湖謬許，愧何敢當，閣下又怎識得老夫的名諱呢？」

孔廣生知道馬鴻達是江南有數的成名英雄，不祇是武功高，而且人品也極好，因此連忙躬身答道：「小子孔廣生，此次出外尋找師弟，偶過寶地，不幸與令郎大哥誤會交手，還請老丈海涵恕罪。」說着又向馬繼芳賠禮。

馬鴻達見孔廣生少年老成，謙恭有禮，並且一望而知，內外功夫都已有相當造詣，不由得便對孔廣生生出歡喜心來，說道：「閣下不必多禮，敢問令師何人？能見告嗎？」

孔廣生正容答道：「先師姓諸，上公下弼，已作古三年了。」

馬鴻達道：「原來你便是諸公弼的高足，怪不得武功精妙如此呢？這樣一說，我們也就不是外人了。」

孔廣生心想：「師父一生，從未闖蕩江湖，很少結交，怎的他會認識呢？」便不由得問道：「老丈與先師相熟嗎？」

馬鴻達道：「我與令師雖然未曾見過面，但耳聞其名久矣！他是山西佟老創輩門下，這其中另有一段因緣呢？」

話說至此，突然遠遠飛奔過來一人，氣喘嘘嘘的在馬鴻達面前停下，說道：「師父！您老人家快點回去呢！」

馬鴻達詫異道：「家中出了什麼事嗎？」

那人道：「不是別的，是師叔二太爺來了，要我立刻請你老人家回去。」

馬鴻達這才放下心來，說道：「你二師叔的脾氣，怎的到現在還是這火燎鷄毛似的改不了。」

那人道：「二師叔還帶了一個客人，那人滿臉憂惶，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所以二師叔直催着我來找，要你老人家馬上就回去。」

馬鴻達點了點頭，便對孔廣生說道：「萍水天涯，難得一見，便請過小舍一敍如何？」

孔廣生稍作推辭，也便應允，隨着馬鴻達回家，剛到客廳門外，便聽到屋裡響起了一個洪鐘似的聲音叫道：「大哥！你到那兒去了，可眞把我等得急死了。」跟着便看到一個身高八尺，膊濶三停，濃眉大眼，紫膛臉皮，五十開外，滿腮虬鬚的大漢迎出門來，一把握住馬鴻達的手，把馬鴻達上下不住的打量，說道：「大哥！十年不見，你怎麼老得這麼快？」言下不勝親切關懷之至。

馬鴻達笑道：「快七十歲的人了，怎麼還能夠不老呢？進去吧！我們裡面坐下來談。」

說着一手挽住那大漢，一面向孔廣生道了一聲「請」，相將入室。

孔廣生看室中時，還有一個短小精瘦，布衣布袍的老頭，站在那兒，果然面帶憂慮之色。

馬鴻達已上前一步，拱手說道：「王兄你也來了，難得難得，請坐吧！」

那大漢一直眼不轉瞬地看着馬鴻達，這時忽然把握住馬鴻達的手，用力一拉，馬鴻達本能地一做

勁，沒被拉動，回頭問道：「二弟，你這是幹什麼？」

那大漢已釋手笑道：「大哥！你幾乎把我嚇了一跳，我還道你是眞的老了哩！原來你是裝僞騙人的。」

說着便回頭對那矮小老頭說道：「王兄！你放心吧！有我兄弟倆在這兒，管他是誰，也保險你再吃不了虧。」

那矮小老頭說道：「這就要仰仗賢昆仲仗義相助了，其實我也不想怎樣奈何對方，祇要能夠把那段樑子解開，以後大家和平相處，也就是了。」

那大漢也不容馬鴻達開口，便滿口答應說道：「這是絕對不成問題，對方肯講交情，咱們便算作罷！否則的話，憑着我大哥那手『金剛大力』功，難道還怕了什麼人嗎？」

馬鴻達眉頭微微一皺，攔着說道：「二弟的脾氣，怎的年齡越大，倒反而越來越急了。」

那大漢眼睛一瞪說道：「這怎的是我急呢？王兄有事，千里迢迢的走來求助，難道你想袖手不管嗎？果然如此，那還在江湖上要朋友做什麼呢？」

馬鴻達無可奈何的笑道：「我幾曾說過不管哩！」

那大漢道：「肯管還不就得了，又幹嘛要說我脾氣急不急做什麼？」

馬鴻達道：「可是到底爲着怎樣的一件事，也得讓我知道知道，看對方是什麼人？我管得了管不了啊！」

那大漢道：「管得了也要管，管不了咱們哥兒倆便把命賠上，也算不了什麼，要問是什麼事情，我也說不清楚，你問王兄好了。」

那矮小老頭正想說話，但看了看孔廣生，又便止住。

馬鴻達已經看出，連忙說道：「大家都不是外人，我倒忘了替你們介紹了。」

說着一指那大漢對孔廣生道：「這是我兄弟，江湖人稱出山虎馬鴻達的便是。」

孔廣生上前見過，馬鴻達也還了一禮。

馬鴻達又對孔廣生和那矮小老頭說道：「你們兩位就更不是外人了。」

說着便替他們介紹道：「他名叫孔廣生，便是諸公弼的高徒。」

又指那矮小老頭對孔廣生說道：「令師有沒有對你提過一位王貴嗎？這位便是。」

孔廣生聽說那位矮小老頭竟是自己的師叔，連忙上前叩見，馬鴻達又把孔廣生誇獎了一番，王貴也自高興得說道：「諸師兄已得傳人，可喜可賀，我和他在師門一別，便從來沒有見過，屈指計來，已是三十多年了，但不知他現在何處？近來如何？」

孔廣生垂淚道：「先師已作古三年了。」說着便把大概的情形說了一遍。

王貴慨歎不已，說道：「自從大師兄失事之後，師父便告誡我們，不得再在江湖上惹事，所以我也一直隱居在甘肅寧夏縣鄉下，以賣豆腐為業，滿想遵守師訓，從此終老，誰知天不從人願，竟又惹下了一些麻煩，這就眞不知道應該從何說起了。」

馬鴻達道：「王兄有何麻煩，不妨說出，祇要老夫力所能及，便無不如命。」

王貴歎了一口氣，這才說出一番話來。

原來王貴父母早死，本是個孤兒，流浪在寧夏一帶，乞討為生，後來偶為山西老佟看到，一念仁慈，帶了回去，收歸門下，祇因王貴天賦有限，所以雖然跟從老佟多年，却所覺有限，老佟見他已無可深造，便給了他一些資本，命他因鄉安份度日，不得走上王湖。

王貴回到寧夏縣，便在都下築了兩間草屋，開起豆腐店來，半夜做好，清晨挑往寧夏縣城去賣，倒也過得下去，祇是所住莊外，有一條三五丈寬的護莊河，上架小橋，早搭晚收，藉以防盜，而王貴每天起身進城太早，橋尚未數，也是王貴等待不及，窺着四下無人，便挑着豆腐擔子，一跳過河，倒也無人知道，從此習以如常。

後來有一天，王貴一時大意，在跳過河的時候，竟被一個看守瓜園的看到，消息傳出，立刻轟動起來，北人好武，難得明師，因此登門拜師之人，紛至沓來，也不由王貴分說，便把王貴接進城中，奉為武師。

王貴被人家這一番恭維，也不由得見獵心喜，心花怒放，便認眞的開場授武，收起徒弟來，名聲也就一天比一天大了，一幌多年，倒也無事。

誰知後來有一天，王貴正待出門時候，忽然來了一個三十多歲的青年，自稱姓蔣，可又不肯說出名字，祇說慕名而來，要和王武師較量一番，倘使輸了，再報名不遲。

王貴把那書生一看，便看出人家不凡，但又不該存心和人家開玩笑，略一思索，心生一計，對那書生說道：「閣下來得太不湊巧了，家師此刻正好不在家中，如果閣下一定有意和家師見面，便請明天再來吧！」

那書生聽了，也未多說，便約定時間走去。

王貴等那書生走後，連忙招集門徒，就中選了一個身材魁梧的，命他冒充自己，吩咐明日在那書生來時，如此如此，安排停當。

第二天，王貴便在門口等候，到了約定時刻，那書生果然走來，王貴便迎上去說道：「家師現在候駕，我是他最小的徒弟，特地命我來迎候閣下的。」

那書生也不開口，便點頭跟隨而入，王貴又故意喊了一聲：「師父！客人來了。」

那冒充王貴的徒弟，大剌剌的坐在當中，身後列着幾十個徒弟，氣派十足。

那書生不知眞假，上前拱手說道：「王武師請了，在下慕名，特來拜謁，敢請賜教一二如何？」

那冒充王貴的徒弟，也不起身，裝模做樣的一伸手，說了一聲：「請坐。」跟着便喊道：「小徒弟，烹茶待客。」

王貴立刻應了一聲是，便捧出一個小爐子，和一把水壺，放在當地，又取來十幾根碗口粗細的竹根，然後蹲下，取過一根，兩指一捻，竹根便已裂碎，撕開折斷，作薪烹茶。

那書生見了，臉色微變，也不等茶熱，便站起身來拱手說道：「有徒如此，其師可知，在下領教了，三年之後再見吧！」說着也不告辭，轉身便走出去。

王貴師徒，不由大笑一番，引以爲樂。

誰知過不多久，山西老佟忽然走來，責備王貴說道：「你好大的膽，竟敢胡作非爲，現在人家已不肯答應於你，看你如何是好？你知道遭你戲弄的是誰嗎？她便是屠龍居士蔣步雲的姪女千面觀音蔣碧釧，你是惹得起她的嗎？」

王貴一聽來的那個書生，竟是蔣碧釧的化身，提起這位小姐來，雖說年齡祇不過十六七歲，但天生一付任性的脾氣，武功固然相當了得，尤其是已得她姑母天山神女蔣妙琴的化裝眞傳，能以各種不同的面貌見人，或老或少，或女或男，無人識得她本來面目，因此在西北一帶，無人敢惹。王貴萬沒想到竟會因一時取笑，招惹上這個魔頭，心中吃驚不已，呆在一旁，連懇求師父設法解釋的話，都未曾想起。

山西老佟氣他不過，拂袖而去，從此不管，因此王貴不敢再在臨夏立足，立刻解散武場，趕赴王屋山向師父求情。

可是山西老佟業已他往，那裡還能找得到，迫不得已，便把名字也棄了，祇稱王大，投在洛陽一家富戶人家爲傭，專在灶下燒火。

一晃三年，那知蔣碧釧竟央着他叔父屠龍居士蔣步雲，百般打聽，找到那家人家門上，要會王武師，清算三年之約。

那家人家本不姓王，更不知王貴其人，因此茫然不解，蔣碧釧一怒之下，竟在廳前壁上，取下一幅字畫，摺疊成方，伸手抱起廳前之柱，將字畫壓在柱下，伸言不見王武師，誓不干休。

這一來，直把那家人家，嚇得魂飛天外，鷄犬不寧，一再思想，全家之中，祇有燒火的王大姓王，因此不顧一切的，硬把王貴推出來，兩下會面，依着蔣碧釧的脾氣，當時就要動手，還是王貴百般要求，說是身在別人家中，此事本與人家無干，不應使無辜之人，受到驚嚇，並且說明自己想請人出來幫忙，因此把話說明，要求延期三個月，再動手比鬥。

蔣碧釧也答應，祇在暗暗的死盯着王貴，怕他溜纏。

王貴無可奈何，便又離開洛陽，上了一趟王屋山，誰知山西老佟業已去世，師兄佟方，正在守孝，不便出門管事，王貴無奈，便又想到諸公弼，打算到浙江去請他出來幫助，路過許昌，剛好碰到出山虎馬鴻飛正準備往丹徒看兄長，二人本是舊識，便做一路行來。

王貴心急，先到杭州，誰知諸公弼久已隱姓埋名，百般打聽，也無人得知，而三月之期，又卽將屆滿，且又發覺屠龍居士姪死盯在後，心中焦急萬分，出山虎看出王貴的心事，這才邀他一同來到丹徒，一口答應，請馬鴻達出來助拳。

王貴把話說完，馬鴻達一聽是屠龍居士，知道是個非常難惹的脚色，自己是否便能抵敵得住，非常難說，因此極其爲難。

孔廣生在一旁聽了，心想：這就不會錯了，原來竟是他們兩個，這叔姪三個的名字，也曾聽見封嵩祝提起過，正是江湖異人，獨自一家，行事之奇，更是鬼神莫測，武功之高，尤難望其項背，不過從在杭州和丹徒的情形看起來，他們對自己倒是非常好感。

可是孔廣生因爲向來不喜多話，加之在座以他輩份最小，不便插言，所以也未開口，祇默默的坐在一旁聽着，心中暗想，如果自己所想不差，倒是自己的一樁奇遇哩！

王貴見馬鴻達如此，當然不便強人所難，祇有馬鴻飛是個性急之人，早已忍耐不住，開口說道：「大哥！你到底答應不答應呢？」

馬鴻達尚未開口，外面又走進一個徒弟，手裡拿着一封信，說道：「師父，這兒有一封信，是一個書生送來給王武師的。」

王貴一聽，面色立變，已經知道了是怎麼回事，馬鴻飛一把搶過那封信，拆開一看，祇見上面寫着：「三月之期，明日中午卽屆，猶有藉口推延乎？是英雄，請準時於竹林寺後相見，彼處荒涼，當不致於閣下英名有損也。」

馬鴻飛看完，早氣得哇哇怪叫「氣死我也！」把信裂爲碎片，洒落一地，跳起身來問道：「那人呢？現在何處，待我會他。」

那送信進來的徒弟說道：「人已去了。」馬鴻飛這才一屁股又坐下去。

孔廣生偸眼看信，正和自己所收到的紙條，筆跡一樣，心中格外有數。

祇有王貴垂頭不語，馬鴻達也是搓手無言，馬鴻飛看了，一拍手說道：「你們是怎麼啦？這樣不

是陡擾人意嗎？得了得了，我也來了好半天，肚子早就餓了，開飯出來吃吧。」

馬鴻達便命人進內招呼，不一會擺上酒菜，大家入座，馬鴻飛推開酒杯，換來大碗，一口氣便喝下了十幾碗，這才說了一聲：「痛快。」

放下酒碗，可是一抬頭，又看到馬鴻達舉杯不飲，在那兒出神，馬鴻飛不由怒氣勃發，瞪目說道：「大哥！你今兒是什麽啦？你是怕了不是？」

馬鴻達道：「賢弟！大敵當前，多算勝，少算不勝，怎能說愚兄就怕了呢？」

馬鴻飛道：「大哥你算的是些什麽呢？」

馬鴻達道：「愚兄近年以來，久未和人交手，功夫荒疎，加之老病頻發，經常手脚發顫，正不知如何是好呢？」

馬鴻飛道：「大哥！你說的是這個啊？這不要緊，這個病我會治。」

馬鴻達道：「二弟又來開玩笑了，你又幾時學過醫的，何況我這個病，也不是藥到可除的。」

馬鴻飛道：「不然，別人的病，我治不了，惟有大哥的病，我可以手到病除，包準有效，你信不信？」

馬鴻飛笑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的確，連王貴和孔廣生聽了，都楞瞪着不解所謂。

馬鴻飛笑道：「你不懂嗎？我告訴你吧！因爲我懂得你的病原所在？」

馬鴻達道：「你說說看對不對？」

馬鴻飛舉起酒杯，對着馬鴻達一揚，說道：「你且乾了這杯，我告訴你。」

馬鴻達果眞乾了一杯，馬鴻飛也把杯中的酒喝盡，放下酒杯說道：「大哥！你這個病啊！便是由於懶散而來，平常以老賣老，四體不動，所以筋骨疼痛，你說我說得對不對？」

大家都沒想到馬鴻飛會說出這種話，不由得都笑了起來，馬鴻達牽髯大笑道：「二弟取笑了。」

馬鴻達正色說道：「大哥！你別以爲我是在說笑話，我這却是有所根據的，如果你不相信的話，反正現在無事，咱們哥兒倆也十年沒見面了，做兄弟的今天，就陪你先活動活動筋骨，做爲明天交手的準備，你看有效沒效？如果沒有效的話，便算我說話放屁如何？」

說着早已推杯而起，脫去長袍，走出庭心，一疊連聲的催促馬鴻達出去。可是馬鴻達始終笑道，以老爲辭，那裡肯和他交手。

孔廣生少年好奇，也想看看馬鴻達的功夫，根不得他答應才好，祇有王貴心中有事，便勸馬鴻飛說道：「馬二哥算了吧！大哥年高，你又何必強人所難呢？」

馬鴻飛道：「你信他裝死？恐怕十個八個我，也不在他心上呢？」

說着又對馬鴻達說道：「大哥！十年前你對我許的心願，還沒兌現，難道不能乘此了個心願，使做兄弟的多得一點好處嗎？」

馬鴻達聽了，這才站起身來說道：「好吧！你要是不提起來，我倒忘懷了，咱們就來比劃比劃吧

。」

說着也站起身來，把腰帶重新結束一遍，立刻老態全無，脚下一點，人已飛出庭外。

王貴和孔廣生走出簷前站定，便看到他們老兄弟二人，已經交上了手，拳脚紛紜，打得難解難分，而且招式之快，簡直無以復加。

孔廣生仔細一看，便看出馬鴻飛完全走的是剛猛的路子，拳起處，力能碎石崩山，掌過處，直似排雲倒海。

而馬鴻達便不同了，處處以柔制剛，因敵爲用，身如蝴蝶，隨風飛舞，招式之奇，更是無以復加，可是總是點到卽算，心中不由大大佩服，便也默默的記了下來。

王貴也是個行家，那有看不出來的道理，心想：「想不到馬大哥年齡雖高，功力竟是這樣精進，明日之事，能得有他出來，大概可以不成問題了。」想到此處，不由把一顆愁結難觀之心，寬放了一半，也便叫起好來。

馬氏兄弟二人，這時已過百招，突然之間，看到馬鴻達脚下一個蹌踉，身形搖幌起來，好似一招沒有擋住，脫了力似的。

馬鴻飛見了，並不就此住手，反倒排山似的，雙掌齊起，對着馬鴻達的雙肩按下，這一招之力，何下千斤，而且出手之速，疾如閃電，眼看着手掌已及馬鴻達肩上。

可是就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馬鴻達嘴裡喊了一聲：「二弟看清記牢！」同時脚下一錯，肩背一

縮，斜踏兩步，再一旋身，不獨讓開了馬鴻飛的攻勢，並且已經到了馬鴻飛的身後，一伸手，便在馬鴻飛的脖子上摸了一把。

馬鴻飛大吼一聲，囘轉身來，勢如猛虎，便向馬鴻達撲到，但那裡還能撲得着。

祗見馬鴻達身如飄絮，聊步蹌踉，看似已經支持不住，而其實却始終制住先機，緊貼在馬鴻飛的背後，佔了有利的地位，隨時可以猛下毒手，制敵人於死命。

孔廣生武功已有根基，同時人也聰明，心思又細，早就看出了門道，便愈加凝神，把馬鴻達的身法和步法默記下來，沒有多久，便完全了了然於心。

同時馬鴻飛也忽然喊了一句：「我明白了。」脚下也仿着馬鴻達的步法，亂踏起來，一下便和馬鴻達照上了面，招式一變，人如瘋虎，向馬鴻達逼去。

馬鴻達面露笑容，一面拆招，一面後退，十步之後，已及牆根，身後無路。

馬鴻飛又是大吼一聲，雙掌平推而去，一聲響亮，雙掌一起指向馬鴻達胸前，立刻磚石粉碎，紛紛而下，洒滿一地。

孔廣生和王貴不由同時大吃一驚。

馬鴻飛這掌擊出，力道何下千鈞，所以直把牆上的磚石擊碎，紛紛落地，可是却沒有打着馬鴻達。

第七章　贈秘笈深情解宿恨　走空庭冷月照亡魂

原來馬鴻達背貼牆上，就在馬鴻飛雙掌擊出之際，並未招架躲閃，祇一提氣，人已沿壁而上，穩坐牆頭，笑着對馬鴻飛說道：「二弟！你這是幹什麼？做哥哥的陪着你消遣，你倒當起眞來了，也不想一想，愚兄這一把老骨頭，經得起你這一掌嗎？」

馬鴻飛收手退身，也笑着說道：「得了得了！下來吧！別再裝腔做勢了，今日做兄弟的收惠很多，還得好好兒的敬大哥幾杯吶。」

馬鴻達這才一笑下牆，兄弟二人携手入屋，大家重新入座，馬鴻達解鬆腰帶之後，立刻又變成老態龍鍾不堪，和剛才動手之際，直是兩個人似的。

四個人又吃喝了一頓，這才飯罷，由馬鴻達領入客室，分別就寢。

孔廣生細心觀察，馬鴻飛是豪氣如雲，根本沒有把明天的事放在心上，馬鴻達雖說表面矜持，但內心不安之狀，仍可以看得出來；因此王貴也就越發的不能安心了。

剛好王貴和孔廣生所住的屋子，祇隔一層薄薄的板壁，進屋之後，便聽到王貴不時的唉聲嘆氣，

自言自語，一則是板壁不厚，二則是孔廣生內功已有基礎，五十步之內，落葉辨風，因此略一凝神，便聽得清清楚楚。

祇聽見王貴長嘆了一口氣說道：「唉！王貴呀！王貴，師父是怎樣交代你的，江湖險惡，不得以武功眩人，連大師兄那樣高的本領，都不免遭凶，而你竟敢違背師令，開什麼武場，收什麼徒弟，更不能以禮待人，徒貪一時高興，開下玩笑，引來强敵，使自己在這三年以來，茫茫如喪家之犬，你値得嗎？你當時怎麼竟這樣糊塗的呢？」

過了一會兒，接着又說道：「明日之事，生死不知，看來恐是凶多吉少了，雖說馬氏兄弟，義干雲霄，但鴻飛的功力有限，絕非屠龍居士的對手，而馬大哥年齡已邁，從他的神色上看來，也並非全有把握，所以勉强答應我助拳，也不過是置生死於度外，仗義江湖罷了，照這樣看來，我實在是不應該來求他相助的，我王貴孤身一人，無家無累，生而何歡？死又何懼？萬一明天動起手來，使馬氏兄弟有所殘傷，我王貴還能對得起朋友嗎？天啊！我王貴本應自作自受，爲什麼要這麼貪生怕死，反而牽累朋友，來爲我犧牲呢？我這不是該死嗎？我簡直該死！」

孔廣生聽了，有如醍醐灌頂，那裡還能睡得着，自思：「怪不得恩師一再告誡，江湖險惡，萬難招惹，偶一不愼，是非恩怨，便無已時現下已與獨臂神魔結下仇恨，將來如何，尙且不得而知，唯一辦法，祇希望能馬上找到天壽，與他偕隱，才能避禍，可是天壽現在又何在呢？在這種情形之下，自己就不得不繼續闖蕩江湖，那麼也就不得不自己小心謹愼了。」

孔廣生想至此處便深深的回憶起諸公弼平時的教訓，而加以細細的咀嚼起來。

孔廣生不想還好，這一想開了，不覺千頭萬緒，一起湧上心頭：「恩師祭田未贖，心願未了，天香姊寄人籬下，一定是望眼欲穿。」一會兒又想到人世無常，倒不如落髮出家，跳出三界，免除煩惱，但又想到自己是獨子單傳，繼承宗祧之責，全在自己身上，更何況與諸天香幾年相處，一往情深，更難割捨。

再一想到明日之事，屠龍居士，自己雖然沒有見過，但聽他們言來，武功深不可測，倘使便是棲霞嶺上暗發松針之人，那麼他們所言，便非虛語，似這等人，自己的功力，固然不足望其項背，即就是馬鴻達，又豈是人家的對手？但王貴是自己師叔，自己又不便退後下去，去時更不能袖手旁觀，那麼生死存亡，都在未可預定之秋了，萬一不幸，竟因此遭人毒手，師恩誰報？師姊誰託？師弟誰尋呢？

孔廣生想至此處，心中便越發得亂了起來，反覆沉吟，也不由得自言自語起來：「是非去不可的，如果眼看着師叔遭人尋仇，自己反而袖手不管，將如何對得起恩師於地下呢？生死有命，也顧不了許多了。」

這一決定，反倒覺得心裡一陣輕鬆，側耳一聽，王貴仍在隔壁來回走動，不住的嘆氣，這時已是二更向盡。

孔廣生心知王貴憂煩，不由得格外生出同情之心，開口說道：「師叔！您還沒睡嗎？天不早了，您還是早點安歇吧！明天還有事呢？」

王貴在隔壁答話道：「賢侄！我……我那裡還能睡得着呢？一念之誤，惹下煩惱，自己受罪不說，反使良朋蹈險，我又怎能安得下心來呢？」

孔廣生道：「師叔放心！馬老前輩固然是道義中人，即就是小侄，又焉能袖手旁觀，所以明日之事，咱們集四人之力，前往對付，也未必便不可爲吶。」

王貴嘆了一口氣說道：「賢侄有所不知，屠龍居士叔侄，爲當代武林翹楚，能和他們交手過招，而不落敗的人，除了先師之外，恐已無多，所以明日之事，一定凶多吉少，我死倒也罷了，又牽累馬氏昆仲，這就太不該了，所以我很後悔此行，這樣一來，使我簡直比死還要難過，賢侄！我看你明天就不要去了吧！祇要在我死之後，替我掩埋骸骨也就是了，並且我也不希望你以後替我報仇，在我個人說來，這是我自作自受，理應有此下場，所以，我已打定主意，明日一早，就獨自前往，聽候他們叔侄處置，決不還手，祇要能不牽累及馬氏昆仲，我就雖死，也能安心了。」

孔廣生聽王貴說話，毫無條理，知他心亂已極，格外替他難過，想了一想，又問道：「師叔！屠龍居士，到底是怎等樣人呢？」

王貴道：「提起此人，江湖之上，無人不知，武功之高，固然不談，而俠骨熱腸，更爲難得，黑道朋友，簡直畏之如神，實在是一位正人君子，祇是我不應該開玩笑，得罪了他的姪女，這才觸怒了他，他對這位小姐是愛逾掌珠，言聽計從，所以現在除了他小姐願意化干戈爲玉帛而外，要想免除這

場鬥爭，便是不可能了，而他的姪女又已追尋了我三年，可見其憤恨之深，所以這件事是一定不會善解的。」

孔廣生從未在江湖上與人結交過，更不知道江湖間一切情形，所以對王貴所言，雖覺得有點不太合理，但也不敢不信，因此也就祗好沉吟不語。

就在這時，忽然聽到屋面上「搭」的一響，這一響本極輕微，如果換了不懂武功的人，根本就不會注意，可是一入孔廣生之耳，便聽到是屋上有人來了，心想：「這會是誰？」

邊想邊已推開後窗，輕輕一縱，手及屋簷，略一藉勁，便已翻上屋面，四面一看，月照當頭，霜華滿地，滿城中一片寂靜，那裡還有什麼人在那兒？

孔廣生心下奇怪，暗想：「難道是我聽錯了嗎？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正在想時，忽見遠遠地方，有個黑影閃了一閃，孔廣生那肯待慢，連忙提氣飛縱過去，到得面前一看，却是一個大廟，大佛殿長明灯下，似乎有兩個人影在那兒爭執。

孔廣生不知是誰？一時不敢冒昧下去，伏身屋簷，側耳聽時，祗聽到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好好！我便依着你，你也得聽我兩句呀！現在人家已經來了，我們走吧，如果你再任性，我便要撒手不管了。」

孔廣生一聽正是棲霞嶺上那個老人聲音，便存心要一看人家的廬山眞面目，也不再思索，連忙翻身下屋，竄進殿中，抬頭一看，靜悄悄的那裡還有人影，四面一找，依舊踪跡毫無，再跳上屋面一找，仍未找到，心知人家是不願意和自己見面，同時對人家的武功，也佩服到極點，知道憑着自己，就是再找也不會找得到，無可奈何，祗好回轉馬家。

落地一看，王貴房中，灯猶未熄，就着窗隙一張，王貴正伏在桌上寫東西，孔廣生本來想進去勸他幾句，但再一想，茲事體大，絕非空言可勸，因此怔了一會兒，不動聲色，回到房中，解衣上床，可是翻來覆去，再也合不上眼，沒有多久，便已雞唱五更，天色大明，外面已有人聲。

孔廣生也不再睡，連忙穿衣起床，推開房門，便看到王貴負着手在庭前來回的踱着，臉色憔悴。

孔廣生心下一陣難過，便也搭訕上前說道：「師叔！你……你是一夜沒有睡吧？」

王貴止步抬頭，對着孔廣生慘然一笑，看了孔廣生一會兒，這才開口說道：「賢侄！我們進去談談吧，我還有事要拜託你哩！」

說着舉步回房，孔廣生在後跟着，進得房中，王貴讓孔廣生坐下，然後說道：「賢侄！你我雖屬初見，但我知道你是俠骨熱腸的好男兒，同時也可以說是我的親人，所以我雖然明知道今天你絕不肯不陪着我去赴會，但我仍對你做一次要求，希望你聽我一句，你還是不要去的好，你看如何？」

孔廣生不加思索的說道：「這怎麼可以呢？如果小侄不認識師叔，或不知道有這件事，不陪師叔前去赴約，倒還說得過去，今天莫說小侄在此，即就是……」

孔廣生說到此處，王貴已知道他要說些什麼，因此苦笑了一下，截住了孔廣生的話頭，嘆了一口氣說道：「唉！你不必再說下去了，我知道你是一定不肯不去的，當然，你的年紀還輕，將來還得在

江湖上行走，所以我也不便攔阻於你，不過我有一件事情，却要你一定替我辦到，你肯答應嗎？」

孔廣生連忙答道：「但憑師叔吩咐。」

王貴從桌上拿起一封信來，交給孔廣生說道：「這是我寫給你師伯佟方的，你無論如何，要替我當面交給他，我這就拜託你了。」

孔廣生接信在手，好不爲難，怔了半天，這才說道：「師叔！這個恐怕小侄辦不到，師叔不是說屠龍居士叔姪，都很難對付的嗎？所以我看師叔的這封信，還是雇一個長足的送去，比較靠得住一點。」

王貴聽了，不覺掉下兩點英雄淚來，說道：「賢侄！你就不要再辜負我的一番用心吧，你也應該替我想一想啊，賢侄！我雖然大敵當前，生死未卜，但我又何能使你蹈危履險呢？萬一你爲我而遭不幸，那我不獨無顏見你師父於地下，並且將會被江湖上朋友唾罵不休，賢侄！我眞恨！爲什麼會剛好在這個時候遇見你呢？」說着說着，已自哽噎不能成聲。

孔廣生在一旁，也自開口不得，叔侄二人，就這樣相對無語的坐了半天，忽然聽到馬鴻飛在外面喊道：「王兄還沒有起來嗎？」

王貴聽了，連忙擦乾眼淚，站起身來，迎出門去笑道：「我早就起來了，鴻飛兄。」孔廣生也跟着站起。

馬鴻飛踏進門來一看，笑道：「原來你們叔侄倆聊開了，怪不得不出去吃早飯吶，走吧！我大哥

已在等着了。」

孔廣生一看日頭，已高三竿，便隨在他二人身後，來到客廳，見過馬鴻達。

馬鴻飛已等不及的說道：「吃吧！時候已不早了，飽餐一頓之後，我們也就可以出發了。」說罷也不等大家入座，便先自大吃起來。

孔廣生偷眼看時，王貴固然是愁容滿面，馬鴻達也是面色嚴肅，祇沒有說出心中的憂煩罷了。

一時飯罷，馬鴻飛已結紮停當，便嚷着要走，馬鴻達攔住說道：「人家約定的是中午，現在時間還早着，你忙什麼吶？」

馬鴻飛道：「早去還不行嗎？萬一去遲了，叫人家說咱們怕死拖延，那才划不來哩！」

馬鴻達道：「你別鬧了，我已經派人去叫繼芳，等他來了，我還有話要交代，同時此去也應該先商量出個計劃來才是，免得臨時亂了章法，叫人家見笑啊！」

馬鴻飛道：「這有什麼可商量的，兩下交手，強者爲是，大家拿出眞本領來拚命，這還不就完了。」

可是王貴聽出馬鴻達爲着自己，已有破釜沉舟之心，心中好生難過，便也說道：「今日之事，本是小弟私事，所以我想還是由小弟一人前往爲是。」

王貴話未說完，那馬鴻飛已跳起身來，指着王貴說道：「王兄，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你看不起我們兄弟，認爲我們不夠朋友，不配陪你去嗎？」

王貴剛想分辯，馬鴻達已把馬鴻飛拉過一邊說道：「二弟！你坐着少說一句好不好！」

馬鴻飛氣憤憤地說道：「大哥！你就知道會管我，你也聽聽他說的是什麼意思嗎？」

馬鴻達道：「你誤會到那兒去了，你別任性好不好！王兄所說的意思，並非是你所想的，現在時間已經無多，讓我來和王兄商量一下吧！」

馬鴻飛是一千個不願意，因此賭氣說道：「好好！你們商量，但不管你們商量出個什麼主意來，我是非去不可的。」說着氣呼呼的坐在一邊。

馬鴻達這才向王貴說道：「二弟性情如此，王兄不要見怪！」

王貴說道：「那裡，賢昆仲義薄雲天，王貴感且不及，不過我總覺得……」

馬鴻達不等王貴說完，便截住說道：「你我道義相交，現在不是再說客氣話的時候，在原則上來說，我們非去不可，這已無可商量之餘地。」

馬鴻飛一拍手說道：「這不結了，那還有什麼可商量的呢？」

馬鴻達道：「話不是這樣說法，我們和對方見了面，如何應付，總得有個步驟才好，王兄你看如何呢？」

王貴點頭說道：「馬大哥認爲怎樣應付才好？」

馬鴻達道：「以愚兄看來，屠龍居士叔姪，雖然善善惡惡，任性而爲，但並非不講道理之人，所以我們和他見面之後，仍以先禮後兵爲是，非到萬不得已，絕不動手，王兄意下如何？」

王貴尚未開口，馬鴻飛又跳了起來，說道：「你是說，讓我們去求人家嗎？這我不幹。」

馬鴻達道：「二弟！你怎麼年紀越大，涵養倒反而越差了呢？以禮向人，但願能化干戈爲玉帛，還不好嗎？又何必自尋煩惱？」

馬鴻飛道：「不行不行，我丟不起這個人。」

馬鴻達正要開口，王貴已搶先說道：「馬大哥！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我一定依着你的話去做。」

說着又對馬鴻飛說道：「二哥放心，王貴承你看得起，當做朋友，你難道就不相信王貴也是要臉的人嗎？」

剛剛說到這裡，馬繼芳已從外面走了進來，大家見過，馬繼芳便向馬鴻達問道：「爹，您叫我來做怎？」

馬鴻達道：「今天我要和你王叔父去會見一個仇家，所以有兩件事要吩咐你，如果我能回來便好，萬一我此去不回，你第一便要立刻替我解散武場，第二要馬上率領家小，離開丹徒，回老家去，從此不准再談武功之事，你知道嗎？」

馬繼芳的脾氣，並不比馬鴻飛好得多，一聽之後，不加思索的說道：「你要去打架，我和你一道去好了。」

馬鴻達對自己的兒子，知道得最清楚，連忙喝道：「不許胡說，你祇把我的話記好了便行，如若

不能依着我的話去做，便爲不孝，你明白了嗎？」

馬繼芳一生最怕的就是父親，見馬鴻達發了脾氣，那裡敢再開口。

馬鴻達又拿出一包東西，交給馬繼芳說道：「這個你也先保管着，等我回來，再交還給我，我在丹徒的一切往來，人欠欠人，都在裡面，如果要回老家的話，就要把這些手續，一一了清，以免招人閑話，你明白嗎？」

馬繼芳雖然心下不願意，但也祇好聽着，這時已是巳正，馬鴻達才從裡面取出一口寶劍來，交給孔廣生道：「老夫看你未帶兵刄，這口劍雖非前古至寶，但却也能斷金切玉，是老夫昔年從一位波斯客人手中買過來的，就送給你做個見面禮，將來在江湖上，也好防身。」

接着便對馬鴻飛笑道：「二弟！別生氣了，我們走吧！」

孔廣生謝過馬鴻達，將劍佩好，便隨着馬氏兄弟和王貴，一起直奔昭林寺而去。

談起丹徒名勝古蹟，誰都知道是「三山五嶺八大寺」。昭林寺便是這八大寺之一。

他四人來到廟前，也不過才巳末午初，距約會時間，還有一會兒，馬鴻達和寺內方丈覺明，原本熟識，深知覺明不獨禪功深厚，而且也是武道中人，因此折節相交，祇是覺明涵養，已到了爐火純青之境，絕不肯表露出來，甚至馬鴻達好幾次拿話探問，覺明仍是一味的唯唯否否，絕不肯承認自己會武。

這一來就越發的使馬鴻達傾心景佩不致，幾十年來，時常前往請益，覺明雖然絕口不談武功，但

却也指點過馬鴻達坐禪調息之法，使馬鴻達受益不淺。

所以這天到了昭林寺前，馬鴻達便對王貴說道：「王兄！此刻距約會時間尚早，你我不妨進廟拜見覺明大師一趟，如果能得大師相助，那就好了。」

王貴和馬鴻飛也從馬鴻達口中，久聞大師之名，便也高興，孔廣生當然隨行。

四人進得廟中，孔廣生心中忽然生出一種溫暖之感，好似天涯遊子，乍回故鄉，思來想去，也想不出個道理來，便跟着大家，一路禮佛。

轉眼來到方丈，進門一看，便看到一位鬚眉皆白的老和尚，穩坐禪床之上，垂眉閉目，滿臉慈祥。

馬鴻達上前，輕輕喊了一聲：「大師！弟子拜見。」說着躬身一揖，拜了下去。

覺明微啟雙目，連忙下地，一把扶住，說道：「施主請坐。」

馬鴻達又替馬鴻飛、王貴和孔廣生介紹見面，覺明注視孔廣生有頃，微微含笑點頭，連說了幾聲「好好」。

馬鴻達寒暄了幾句之後，便把話頭轉到王貴的約會上去，暗暗表示有請老和尚帮忙之意。

覺明祇做不知，淡淡的看了王貴一眼，微笑說道：「王施主壽登耄耋，克享大年，不可能遭遇到這種事吧？」

王貴連忙站起，正要開口相求，老和尚好似不願意和他說話似的，反倒招呼孔廣生上前，執手殷

動。

因此王貴祇好把將到口邊的話，又忍了回去，祇聽覺明對孔廣生說道：「小施主不認識老僧了吧？」

孔廣生突然被這一問，好不奇怪，同時被老和尚握住的手上，又覺得有一股火熱之緣脈上昇，頃刻之間，遍達全身，齊向心田凝聚，頓時心上像被火灸似的，一陣絞痛之氣後，轉爲清涼，立刻覺得靈臺清靜，心有所感，耳邊似乎聽到一種細才如絲，但又清晰異常的聲音說道：「老僧與你有緣，今晚可來見我，但不得與任何人說之。」

話音才完，覺明已經釋手，對孔廣生笑了笑，轉身又和馬鴻達等敷衍去了，這前後不過一刹那時間。

孔廣生知道已遇異人，心中不覺高興，也不說出。

就中祇有馬鴻飛性急，見馬鴻達和老和尚談不出個道理來，同時也覺得老和尚碌碌無奇，因此心中不耐，開口說道：「時候已不早了，我們就此去吧！別叫人家笑話我們。」

馬鴻達還想開口，覺明也就說道：「對，馬二施主說得對，去走一趟吧！老僧近來精神不繼，不能多陪施主們閑談了，不過一切平安，是可以放得心的。」說着又上了禪床，盤膝坐定。

馬鴻達見此情形，知道不可再留，便告辭走出，覺明也未相送，孔廣生走在最後，耳邊又聽到那先前的聲音說道：「別忘了我剛才的話。」

孔廣生連忙回頭見時，老和尚已閉目入定，祇好跟着馬鴻達等來到昭林寺後，靜等屠龍居士叔姪。

誰知等來等去，也不見屠龍居士叔姪來到，不多一會兒，日影已漸向西斜，王貴直煩躁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不停的搓手歎氣，來回走動。

馬鴻飛更是嘴裡嘰嘰咕咕的罵個不停：「什麼東西，言而無信，到時不來，叫咱們在這兒苦等，他媽的，等會兒見了面，老子不罵他才怪。」

孔廣生在一旁聽了，心下好笑，暗想：「這種生死約會，自己這一方面明知不是人家對手，能夠人家爽約不來，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怎的倒反而作急起來了哩！」

不過也因此看出馬鴻飛確是一個熱腸爽直的漢子來。

就在這時，樹林突然那邊路上，人影一動，他們四人，都是武林行家，耳目極聰，同時發覺，一齊緊張起來，站定身形，馬鴻飛更是立不待火的便要卸脫長衫，準備交手。

還是馬鴻達穩健，連忙攔住說道：「二弟別急，且等來人到了再說。」

說時遲，那時快，早見來人已到了面前停下，喊道：「你們是來赴約的嗎？請問那一位姓孔。」

孔廣生定睛一看，所來之人，既非老者，也非那個少年書生，却是一個十幾歲的鄉下孩子，手中拿着一封信。

這一來，不獨孔廣生奇怪，即就是馬氏昆仲和王貴也被弄得莫名其妙，大家互看了一眼，還是馬鴻

達老練，上前一步說道：「小哥！我們正是來赴約之人，但此事姓孔的並非當事人，你找他做甚？還有你是不是屠龍居士派來的哩？」

那鄉下孩子聽了，茫然不解，說道：「我也不知道，祇是今天早上，有一位唸書的相公，交給我這封信，又給了一些錢，命我這時送來的，什麼屠龍不屠龍，我可不知道。」

馬鴻達想了一想，說道：「好吧！你把信交給我好了。」

那孩子道：「不！那位唸書的相公說，信要交給孔相公本人，你是不是姓孔呢？」

馬鴻達是江湖上成名人物，一向正派，不肯欺人，見那孩子這樣一說，倒也不好相强，因此轉身對孔廣生說道：「賢侄！你去把信接過來看看吧。」

孔廣生應了一聲，便上前從那孩子手中，接過信來，一看書封，便認出那娟秀的字，連忙拆開一看，祇見上面寫着：「王貴既是令師叔，當看尊面，了却前嫌，煩請轉告，現家叔急於回家，致不克面辭，天山之行，尙祈不辭跋涉，爲盼。」

孔廣生看完，心下一喜，連忙對王貴說道：「師叔！好了，他們不再來了。」

說完把信交給王貴手上，王貴看完，才鬆下了一口氣，可是額上汗珠，已浸浸而下，長歎一聲，坐在路邊石上說道：「眞沒想到，這樣天大的一件禍事，竟這麼容易的就解決了，賢侄！我眞不知道應該怎樣來謝你才好，但是你既然認識他們，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反叫我多擔這一夜的心呐。」

孔廣生連忙分辯說道：「師叔！我實在不認識他們，他們爲什麼會這樣做，連我也不知道呐。」

馬鴻達也看着奇怪，問道：「賢侄說是並不認識他們叔姪，但這信上明明說是，不獨與令叔之間的樑子，是沖着你而化解，且有相約天山之行之說，又怎能說是不相識呢？何況賢侄果眞能得他叔姪垂青，並不是壞事，相反的，倒是一件奇遇，祇要他們願意稍加指點，賢侄就獲益匪淺了，難道說，賢侄與他們之間，有什麼約定，不願告訴我們嗎？」

孔廣生至此，祇好把在杭州棲霞山上的一段事說出，至於在封嵩祝家中，和昨晚的事，還是瞞着未提。

馬鴻達聽了說道：「這就是了。」因此也未深究下去，大家回轉馬家。

這時王貴心事既除，又知孔廣生急於尋找諸天壽，便申言願陪孔廣生往山西去走一趟，一則介紹孔廣生與佟方見面，打聽諸天壽的消息，再則也把自己的事告訴佟方，免得佟方掛念。

馬鴻達兄弟雖然勸他多住幾天，但王貴心知孔廣生心中作急，那肯再留，馬氏兄弟也祇好作罷。

」

孔廣生記着在昭林寺時耳中所聞之言，雖然不一定拿得準便是出於覺明老和尙所言，但已決心要走一趟，等到二更之後，人聲俱寂，這才輕輕推開後窗，飛身上屋。

好在白天過去，路徑已熟，不多一會，便到了昭林寺前，一看廟門已閉，心中打算：「還是敲門而入呢？還是飛身入內呢？敲門而入，怕驚動別人，不合老和尙不使任何人知的話，飛身入內，又太不恭敬。」

正在拿不定主意的時候，忽然有人在他身後拉了他一下，說道：「請隨我來！」

孔廣生連忙回頭，便看到一個小沙彌，在對他微笑，心下不由吃驚。

怔怔的暗想：「以自己的武功來說，決不會被人欺到身畔，猶且不知，從這一點來看，小沙彌武功之深，可想而知，那麼覺明老和尚的能耐，就格外的不用說了，恩師常言，江湖之上，能人極多，誠爲不謬。」

小沙彌見孔廣生對他沉思不語，又笑了一笑，說道：「師父正在等着你，叫我來迎接你的。」

孔廣生這才驚醒過來，說道：「有勞指引。」

小沙彌帶着孔廣生轉過牆角，走進一個邊門，來到方丈室前，對孔廣生說道：「你自己進去吧，我還有晚課未做哩！」說完自去。

孔廣生見方丈室內，燈火未滅，推門進去，便看到覺明仍坐在禪床之上，連忙上前拜見。

覺明笑道：「你來了嗎？起來坐下好談心。」

孔廣生這才起身，在覺明旁邊坐下，兩眼直看着覺明臉上，似乎在那兒見過，但又想不起來。

覺明好似已知道了他心中之事，說道：「你不認識我了嗎？這也難怪，分別之後，一幌又是二十年了。」

孔廣生聽了，愈加惶惑，連忙問道：「弟子愚昧，還請大師指示。」

覺明歎了口氣說道：「你前生和我同門，是我師弟，祇爲一念仁慈，救了兩個女人，且又牽動凡心，因此種下塵緣，並且外功也未積滿，所以要多歷一刧了。」

說時便用手在孔廣生頂門上一拍，孔廣生立刻心中一驚，似乎已想起了過去之事，但又記不清楚，祇覺得自己本是一個和尚似的，因此不由得跪倒在地，請求覺明超度，願意祝髮爲僧。

覺明道：「現在時日還早，你前生之緣，未能了盡，又何能便行出家，老僧此次叫你前來，不過是爲着前世手足之情，提醒你一句罷了。」孔廣生仍是央求不已，覺明笑道：「各人因緣，各人自了，我又何能帮你的忙？何況今日即就是爲你祝了髮，那就不獨對你無益，而且有害了，難道還願意看着你再多歷一刧嗎？起來吧，祇要今後在江湖上，少造殺孽也就是了。」

說着便從袖中取出一本薄薄的書，交給孔廣生說道：「你我塵緣已了，相見之期，當在六十年後，給孤獨園中，這本書送給你，算作臨別紀念吧！你能依着上面的口訣，勤練不輟，自有好處，同時日間老僧已用功夫，爲你打通任督二脈，練習起來，當不困難，不過讀熟之後，便要把它付諸丙丁，莫使發落人間。」

孔廣生一看封面上寫着「大乘秘笈」四個字，心知是佛門降魔秘訣，連忙謝過收好，又想起了屠龍居士，便告訴了覺明，請他指示。

覺明道：「此事我已知道，並有許多事尚不便與你言明，你放心去做好了，不過日後，你還得要他帮一次忙，雖然爲時還早，可是事先和他留下一個交情，也是好事，天山之行，可以不必理會，明年八月，他在湖南桃花源有事，你能趕去，助他一臂，也就夠了。」接着便催孔廣生趕快回去。

孔廣生又問了一聲諸天壽的下落，覺明道：「你們相見有日，不必多問，明日便和王貴上路好了，遲早總會見到面的。」說完閉目不語。

孔廣生無奈，祇好拜謝出廟，回到馬家，就着燈下一翻「大乘秘笈」薄薄的祇有三五頁，所講的便是江湖上傳聞的「大乘神功」，和一十八手降魔劍法，心中大喜，便也不再睡，一口氣就把它完全記熟下來。

孔廣生本來聰明，未到天明，已能一字不誤的背誦出來，而且有會於心，便依着覺明的話，就着燈火把書燒掉，從此每夜依着口訣進修，果然不出三個月，便把大乘神功練就，十八手降魔劍，亦已純熟，從此武功大進，這是後話，暫且不提

單說第二天孔廣生和王貴起身之後，便收拾妥當，向馬氏昆仲告辭上路，因有王貴同行，便把封嵩祝所送的馬，留在丹徒，和馬氏兄弟之間，自有一番依依不捨之情，却也不要多說，兩人過江之後，從瓜州到揚州，一路北上。

孔廣生雖已聽到封嵩祝說過，井家崗井武貴，已經被人消滅，但到底放心不下，不知傳聞是否眞實，便對王貴說，想到井家崗去彎一彎。

王貴本來無事，也就答應，不一日，到了井家崗一看，果然已成一片荒山，人跡毫無，當然不會在那兒找到諸天壽了，因此便又沿黃河折而向西，從東阿渡河，經過壽張、濮陽，入了河南地界，便打算走滑縣，出修武，奔沁陽，抹過濟源，由王屋，邵源上王屋山，這是一條近路。

這一天，二人行至修武，爲着趕路，錯過了宿頭，又正值是個天空多雲將近月底的日子，路又不熟，走着走着，便迷了道路，心下不免作急。

幸虧王貴身邊帶着一個燈籠，好容易才摸到一座房子面前，仔細一看，却是一個破廟，山門已經不見，瓦礫塵封，神像也是東倒西歪的，祇有大殿的屋頂，還有一半未塌，可以聊避風露，二人無法，也就祇好暫時容身，打算等天明以後再走。

這時夜風正急，二人是既饑且冷，眼看着大殿一角上，又停放着一口棺材，便更加增加了淒涼恐怖的氣氛，雖說他二人都練有武功，膽氣頗壯，可是擋不住饑寒由內而發，一陣風來，便不由得毛骨悚然。

不一會，蠟燭又已燃完，幸好雲散，借着那一彎斜月，還能看得出一點東西來，二人因地上太髒，因此連行囊都沒有解開，祇找了幾塊磚頭，當做櫈子，坐在一起，閉目養神。

誰知就在這時，廟外滋溜一聲，直似鬼鳴，二人連忙睜目一看，便看到有一個無常鬼，從廟外搖搖幌幌的走了過來，二人這一驚非同小可，不約而同，一齊起身，提起行囊，便從廟後逃去，那廟後牆已倒了半截，所以二人一躍而過，不敢停留，連蹤帶奔，慌不擇路，逃出里許，才敢回頭。

幸喜那鬼並未追來，這才放心，又向前行，不久便看到了一戶人家，孤伶伶的立在路側，從房子看來，倒並不小，也有個二三十間，二人一商量，便打算上前借宿，誰知敲了半天門，却沒有人應聲。

孔廣生抬頭一看，那門牆上還貼着「恕訃不週」的字樣，心知這戶人家，喪事未久，但却奇怪爲何無人應門？這時露濕霜重，王貴一連打了兩個噴嚏，便對孔廣生說道：「賢侄！我實在是吃不消了，他們無人應門，也許是睡得太死，我們且進去一看，看到人時，借間空房，安一下身，明日一早便走，也就是了。」

孔廣生心中雖然不願，但看着王貴那付冷得發抖的樣子，又覺不忍，祇好點頭答應，雙雙越牆而入，四處一找，竟連一個人影也沒有。

直到走到後面，才看到正屋東房之中，有燈光外露，二人顧不了許多，便走了過去，從窗隙中向裡一看，不由又大吃一驚。

原來房裡正有一個穿着死人衣服的女鬼在那兒，二人連忙退後，打算逃走，可是一回頭，牆上又冒出了一個無常鬼的帽子來。

這一來，二人一驚非同小可，逃也不敢再逃，祇好雙雙一縱，躲到牆角水缸旁邊黑地裡藏着，不敢作聲，連大氣也不敢出，心中直似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個不停。

第八章　聞凶訊夜探慈光寺　失交臂遠遊長白山

這時牆上那無常鬼已爬上牆頭，王貴嚇得混身直冒冷氣，幾次想逃，可是總被孔廣生拉住不放，原來就在無常鬼翻過牆頭，奮身跳下之際，已被孔廣生看出蹊蹺。

孔廣生心中暗想：「常聽人言，鬼神來去無跡，穿牆過壁，如魚入水，怎的這個鬼竟要翻牆而入，而且落地有聲呢？」

想到這裡，不由膽氣一壯，再看那鬼，已經一面「啾啾」尖叫，一面走向窗前，剛用手一推開那窗戶，孔廣生已看到窗內女鬼正站在窗前，兩鬼照面，孔廣生還沒來得及轉念時，耳聽那兩個鬼已同時大叫一聲，一齊倒下，也就在這時，王貴悶哼了一聲，軟癱在地，昏死過去。

孔廣生因此來不及看那兩鬼，到底何事？連忙把王貴一把抱起，翻牆而出，走到一座樹林之中，費了好半天手腳，才把王貴救醒。

這時已經天明，孔廣生走出林外，放眼看去，便看到里許之外，就有村落，於是回身把王貴扶起，揹在背上，走到村中，尋了一家小客店，把王貴安頓下來。

那知王貴經過一夜風寒，又受了驚嚇，不由得寒熱大作，囈語不清，孔廣生見了作忙，連忙吩咐店家去請大夫。

在大夫來到以後，替王貴切脈處方，說了一聲：「病勢不輕，雖然並無大礙，恐怕要拖延一個時期，才能痊癒。」

孔廣生聽了王貴無礙，這才放下心來，一面命店家前去抓藥，一面約好大夫，明日再來，送出店門，走到店堂時，便看到好些人圍在那兒談論，連稱怪事，其中有一個人正在說着：「現在鬼已經死了一個，那一個鬼也被送到衙門裡去了。」

孔廣生這一聽，便不由得停下腳步，細一打聽，才知道昨夜自己所到的那戶人家，是村中一家富戶，主婦新死，日昨正值回殃之期，因此一家老小，全都避出，那知他家中有一個丫頭，却存下壞心，打算乘此捲逃，因此穿上了死者的衣服，扮做亡婦，掩在房中翻箱倒籠的搜刮。

焉知邨中有一竊賊，也存心扮鬼，前往偷竊，這一來，弄成兩個假鬼相見，各以爲眞，那丫頭竟嚇死在房中，返生乏術，小偷也嚇昏在窗外，直到第二天天明，主人回來，這才發現，問出情由，送官究治。

孔廣生明白了究竟，也不多言，心知在破廟中所遇之鬼，也便是這個竊賊所扮無疑，便把一長一節告訴了王貴，好讓他安心。

王貴歎了口氣說道：「愚叔枉稱武道中人，竟至喪膽如此，再沒臉面在江湖上見人了，病癒之後，和賢侄往山西見過佟方，愚叔便要出家爲僧，尋找一個安心之處，以了終身了。」

孔廣生聞言，也自黯然，可是自己又不會勸人，祇好無語，盡心盡意的服侍王貴。

王貴這一病，病了兩個多月，才告痊癒，心知孔廣生急於要找尋諸天壽下落，也曾幾次勸孔廣生離去，但孔廣生宅心仁厚，那肯把他抛下，祇在空閑之餘，專心研習大乘秘訣，用功不懈。

因此等到王貴病癒的時候，孔廣生已把先天大乘神功的基礎打好，練得生發隨心，運用自如，即就是那一十八手降魔劍法，也練得純熟入化。

這天王貴起身之後，遍體輕鬆，知道已經痊癒，便和孔廣生一起上路，向王屋山進發。

第二天過了淸化，突然迎面匆匆走來兩個和尚，一高一低，一胖一瘦，那高大的固然是滿面凶惡，那短小的也是精稜怕人，脚下極快，但路不揚塵。

孔廣生一見，便看出兩個和尚都有驚人的武功，而且不是善類，但因自己趕路心急，摩肩而過，也未注意，再行幾日，便到了王屋山下。

佟方家裡，王貴是來過的，輕車熟路，所以不必打聽，當下把屠龍居士叔姪蠲棄前嫌的事說了一遍，佟方聽了也自高興。

王貴又把孔廣生介紹和佟方相見，孔廣生見佟方生得虎背熊腰，威武之中，再見嚴正，連忙上前拜見，口稱師伯。

佟方對孔廣生也非常之器重，王貴又帶孔廣生到山西老佟的靈前，叩拜一番，這才替孔廣生把來意說明，佟方道：「諸賢侄並未來過，莫非是到別處去了吧？」

孔廣生聽了，煩悶不堪，勉强在佟方家中，住了三日，便告辭而去，佟方頗愛孔廣生之爲人，還

再留，反是王貴知道孔廣生心急，這才讓孔廣生告別離去。

佟方的兒子佟雲，在這三天之內，因爲和孔廣生年齡相若，性情相投，處得極好，今見孔廣生就要別去，那裡肯捨，行行相送，殷殷話訂後期，直送到邵源鎮上，方才洒淚而別。

孔廣生一人上路，想道：「天壽弟不來王屋，這茫茫天涯，叫我往何處去尋？何處去找呢？」

後來還是決定，重返井家崗一行，雖說井武貴山寨已被消滅，但附近總會還有人家，如果諸天壽去過的話一定也會向那些人家打聽情形，那麼自己拚得多花一點時間，多少總能問出一點踪跡，說什麼也要比茫無頭緒的去找，要好得多。

孔廣生心意既決，便向原路走去。並且一路向人打聽諸天壽的消息，雖然明知不一定便能打聽出來，但仍不歇手，這天來到淸化，天色已經向晚，找店住下，飯後無事，便又和店家閑聊起來。

那店家聽了，作色問道：「客官所問的諸客人會武嗎？」

孔廣生一聽，不由興奮起來，連忙應是，並且把諸天壽的名字容貌擧止言談，詳詳細細的描繪一遍。

那店家一拍手說道：「那就一定不會錯了，三天之前到小店來的那位諸客人，雖然沒有說出他的名字，却正和客人所說的一模一樣，那天晚上，就落宿在小店裡。」

孔廣生心中大喜，連忙問道：「現在他走了沒有？」

那店家一皺眉說道：「這就很難說了！要說他沒有走吧，他已經三天沒來了，要說他是走了吧，

他不祗是沒有把房子退掉，而且衣包仍放在小店裡，小店也正在爲難，不知如何是好吶！」

孔廣生問道：「那麼他到那兒去了，也沒有說嗎？」

店家說道：「他祗說出去走走，誰知一去就沒有回來哩！」

孔廣生想了一想，便要店家帶他去看所留下來的包裹，打開一看，便認出諸天壽所常穿的一件衣服，心想：「照這樣看來，天壽弟一定就在附近，也許是結交上了一個什麼朋友，就好像自己在杭州和丹徒一樣，這倒不愁找不到了。」想着便向店家打聽附近有沒有會武功而且好客之人。

店家想了一想說道：「這個我們倒還不知？不過耳聞人言，出西門二十里外，有一個郝家莊，莊上養了不少的武師護院，常常也有練把式的去投靠他，除了這個而外，別的就不得而知了。」

孔廣生又問郝莊主是怎等樣人？

店家道：「那郝莊主人稱郝員外，大概有五十開外的年紀，家財百萬，平時出外，總是坐轎，因爲人長得太胖了，所以一步路也走不動。」

孔廣生聽了，郝莊主不像是個會武功之人，再一想：「或許天壽弟在他那兒，暫時避禍，也說不定。」

因此也不再追根究底，祗把郝家的道路打聽淸楚，這時也不過太陽剛剛下山不多久，心想二十里路，並不算遠，又急於要知道諸天壽的下落，便對店家說道：「我現在就要前往，今晚說不定回來得晚，也說不定不回來。」

店家說道：「客官祗管前往，小店門戶，日夜都有人招乎，客官隨時可以回來的，放心好了。」

孔廣生略爲結束，就依着店家的話，出了淸化西門，眼看四下無人，隨施展出輕功，風馳電掣而行。

淸化在太行山下，天井關前，沿途本少人家，茂林叢樹，到處皆是。孔廣生便沿着樹林飛馳，誰知一個不當心，竟走錯了路，岔入太行山內，等到發覺不對，打算轉身之時，忽然一陣風晚過來，送來了長長的一聲歎息，那哀怨之情，動人心腸。

孔廣生不由得停下脚來，靜靜一聽，却又聽不出什麼，剛要再走時，又是一陣風過，斷斷續續的送來幾句話：「諸大俠！我對不起你……孩子，你死得好苦，我也來了，你等着我吧！」

這幾句話，孔廣生聽得淸淸楚楚，那是個蒼老的聲音，孔廣生縱目看時，喊了一聲「不好！」脚一點，便穿進旁邊林內，一伸手便點倒了兩個人。

原來這時孔廣生自從練過先天大乘神功之後，雙目已能暗中見物，早看到林中不遠之處，樹枝上正有一個人在那兒上吊，剛把脖子套進環圈，旁邊還站着兩個人，手持鋼刀，好似在催促監視那個人似的。

孔廣生動作如電，點倒那兩個持刀的人之後，早已上前一把抱住，放下地來一看，正是一個老者，相貌非常忠厚老實，已有六十以上的年紀。

那被點倒的人，却是兩個和尙，這時那老者見孔廣生救了他，不獨不謝。反倒滿臉流淚，對孔廣

生哭道：「你爲什麼要救我？你走你的路，我死我的，你爲什麼要救我吶？」

孔廣生安慰他道：「老丈！好死不如惡活，有什麼事我們商量商量還不好嗎？」

那老頭哭道：「沒有用的，我的事你絕對管不了，這些和尙兇得很，我已經害了諸大俠，又怎的能再害你呢？你還是讓我死的了好，我求求你不要管我好了。」

孔廣生聽到那老者又提起諸大俠，當然不能不管，便又問道：「你說的諸大俠是何人？他是不是名叫諸天壽呢？」

那老者一怔說道：「你認識他？」

孔廣生道：「是的，他就是我的師弟，我也正在找他，所以老丈的事，不妨告訴我知道。我師弟現在何處？你說你害了諸大俠，難道他也遭了和尙的毒手不成嗎？」

老者道：「他的死活，老漢現在還不得而知，但他爲了救我的女兒，已被和尙擒住，關在石牢之內，遲早恐怕總是要遭毒手的。」

孔廣生吃驚道：「老丈！這一說就格外事不宜遲了，你趕快告訴我，是怎麼回事？和尙廟又在那兒？我好前去打救他們。」

老者這時也想到孔廣生必非常人，又看到那兩個逼他上吊的和尙，已倒在一邊，這當然是孔廣生做的，因此又生出求生之望來，定了定神，這才說出一番話來。

原來這老漢姓張，因爲生來老實，所以人家都叫他張老實。祖居山西陽城縣，所生一女，名喚宜

嬌，今年一十七歲，長得十分美貌，自幼與表兄王荃訂下婚姻，祇因去年老妻去世，家中只留下父女二人，而那張家乃是陽武縣大族，頗有田產，因此寫信給張老實，要他把宜嬌帶到陽武同住，以免孤伶，張老實當然贊成，便收拾家當起程。

沒想到走到太行山下，便遇上了慈光寺的兩個凶僧，一個名叫肉羅漢悟元，一個叫枯竹僧悟玄，這二人本是慈光寺住持毒尊者悟因的師弟，他三人原是江洋大盜，後來因爲作案太多，被官家追擒太緊，這才削髮爲僧，逃出法網，佔了慈光寺，把原來的和尚，一起殺淨，招來了舊日手下的嘍囉，暗做壞事。

因爲他們隱藏得好，平時很少出來，而且慈光寺又僻處太行山大荒嶺四絕澗後，絕少人到，所以惡蹟並未昭彰。

這天也是張老實該當倒霉，起了個絕早趕路，行至太行山下，偏巧遇上了悟元和悟玄，打從外面回來，一見張宜嬌，便驚爲天人，一看四下無人，陡起淫心，打算把張宜嬌搶回慈光寺，以供淫樂。凶僧本是强盜出身，想到就做，那還有什麼顧忌，上前一把，抱起張宜嬌就走。

張老實一見女兒被强盜搶走，哭着便追，那兩個凶僧一不做，二不休，便又把張老實綑起來，爲着不便在路上殺人，露出馬脚，所以也帶回廟去，再加以殺害，張老實父女兩個，嚇得大哭大叫。

剛好這天，就是諸天壽一早從新化出來的那一天，諸天壽自從殺了過天星闞德一家，又到山東井家崗打算找上井武貴爲父報仇，誰知撲了一空，打聽之後，才知道井武貴已經被別人所殺，也就罷了

。

可是知道不便馬上就回浙江，因此也想到暫時投奔佟方，躲過一時再說，又因爲反正無事，更不知道孔廣生會來找他，所以不免把沿途的名山大川，一一涉獵了一遍，這一來，就躭誤了不少時日，三個月來，才走到河南清化。

這一天住在清化，仍然依舊慣例，一清早就向大行山走去，打算玩上一天，第二天再走，誰知一到太行山前，大看到遠遠的有和尚擄人。

諸天壽年輕氣盛，那裡還能忍耐得住，便追上前來，大罵：「禿驢該死！靑天白日之下，竟敢做出這種事來嗎？」

悟元和悟玄見有人來了，祇好放下張老實父女，轉身和諸天壽動手，諸天壽已得少林眞傳，那把悟元和悟玄放在心上，拔出寶劍，以一敵二，頻施殺手。

悟元和悟玄雖然兇狠，但因爲未帶兵刃，所以不是諸天壽的對手，三十招後，便自敗而逃，諸天壽先轉身替張老實父女解了綁，問出情由，本想追上前去，還是張老實怕事，百般相勸，這才罷休，正打算護送張老實父女上路。

誰知悟元和悟玄回到寺中，向悟因一報告，如此長短，悟因馬上想到，絕不能放走來人，否則便會招來麻煩，因此立刻把廟中好手，一起率領出來，追上諸天壽，一見面就動起手來了。

談悟因的本領，可比悟元和悟玄强得多了，更何況他一面自己纏住諸天壽，一面派人擄了張氏父

女，然後把諸天壽誘進慈光寺。

諸天壽到底年輕，那有許多顧忌，祇憑一勇向前，進得寺後，雙手不敵四拳，最後便被悟因擒住。

諸天壽原已拚着一死，但悟因忽然愛上了諸天壽，年紀輕輕，便有這麼好的武功，因此勸諸天壽拜他爲師。

諸天壽那肯答應，悟因便把諸天壽關進石牢之內，等他回心轉意。

張宜嬌雖說年輕，却生得三貞九烈，抵死不肯順從和尚，悟因一連三天，竟奈何她不得，反被她把悟因的臉上抓得鮮血淋淋，悟因一怒，便一面把張宜嬌吊起來毒打了一頓，一面派人押着張老實出廟，來到林中，打算殺他。

張老實向押送他的兩個和尚苦求，這才蒙那兩個和尚允許，由他自盡，落個全屍，正在上吊的時候，孔廣生就來了，救活了他。

孔廣生聽張老實說完，那敢怠慢，便命張老實在林中等他，隨即把長衫重新結束妥當，向慈光寺飛奔而去。

孔廣生心急如火，一則恐怕張宜嬌會被和尚打死，尤其担心諸天壽的安危，所以來到廟前，也不叫門，擰身便上了屋，隱身暗處，鷓行鷺伏，早到了方丈室前。

落地一看，便看到一個胖大和尚，在燈下正抱着一個昏死過去的女子，已把那女子衣服完全脫去，一面自己捋褲，準備行淫，一面罵道：「看妳現在還順從不順從佛爺，佛爺叫妳死了也落不到乾淨。」那和尚便是毒尊者悟因。

孔廣生一看之下，怒火如焚，大喝一聲：「賊禿該死！」說着也等不及進入屋中，運起先天大乘神功，對着悟因，便遙遙發出一掌。

孔廣生練就「先天大乘神功」之後，這還是第一次運用，也沒想到竟會有這樣大的威力，一掌推出，風聲立起，沿路均被帶得塵土飛揚。

悟因也算是個能手了，孔廣生一落地，他便察覺，連忙放下張宜嬌，正要問話，已見孔廣生掌力發出，知道不好，忙把自己練就的「毒砂掌」，迎擊上去，兩股掌風，在門前一碰，祇聽到「轟」的一聲大響，接着又是「喀喀剝剝」一陣亂響，門窗格扇，便被完全震碎，飛散滿地。

跟着悟因順手一撈，已操起身旁的月牙鏟，飛出門外，對孔廣生喝道：「你是何人？敢來破壞佛爺的好事，今天便要你有來路，無去路了。」

孔廣生見悟因能擋過他的一掌，便知來勢不弱，也連忙拔劍在手，封住門戶，然後冷笑說道：「出家人應以慈悲爲懷，你竟敢做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來，今天便是你的死日到了。」

說完劍招出手，便向悟因刺去。

悟因哈哈一笑說道：「乳臭未乾的小子，好大的口氣，你就沒打聽打聽，佛爺是誰嗎？」說着一揮月牙鏟，便對孔廣生的劍上碰來。

孔廣生見那月牙鏟，少說點也有七八十斤，因此不敢硬和他碰，忙把劍收回，霍地變招，施展開新練就的「十八手降魔劍法」，和悟因殺了個難解難分。

這時廟中已經全被驚動，悟元悟玄，領着所有凶僧，各操兵刄，携帶燈球，一起湧了上來，把孔廣生團團圍住，刀槍齊舉。

尤其是悟因的一把月牙鏟，悟元的一支九環禪杖，和悟玄的兩口戒刀，更見凶狠。

孔廣生展開劍法，雖然不怕，但心想：「這樣長久下去，雙手難敵四拳，怕不也非被擒不可？」

因此一咬牙根，殺心陡起，猛然連攻三招，逼退悟因、悟元和悟玄，脚跟一旋，身形一轉，便似地陀螺似的，闖入兇僧群中，劍光起處，血雨紛飛，那群兇僧，原不過是悟因手下的嘍囉，能有多大能耐，又幾曾見過這樣的陣仗，早已一起驚叫起來，向後直退，等到悟因三人趕過來時，早在孔廣生的劍下，死傷了好幾十個，斷臂殘骸，狼藉滿地，孔廣生也被濺滿一身鮮血。

悟因看了，大喝一聲，月牙鏟直對孔廣生頸間鏟來，孔廣生剛一低頭讓過，悟玄的戒刀又已風捲而至，同時悟元的九環禪杖，也對孔廣生的下盤掃來。

孔廣生連忙橫劍一圈，攔開悟玄雙刀，跟着微微向上一縱，剛好讓過九環禪杖，沒等悟因出手，脚尖在禪杖上一點，略一藉勁，人便橫飛出去，又落入凶僧群中。

孔廣生這一招，看似險極，但也是出於「大乘秘笈」所載，他因為剛才一招得手，殺死了幾十個兇僧，使敵人威勢大減，因此才又不惜冒險，再來一次。

這一次孔廣生劍勢愈加稜厲迅速，直似一團銀光，閃電似的在凶僧群中滾了一圈，那幾十個凶僧，便立刻無一倖免，不是斷頭，便是折足，紛紛倒了一地。

孔廣生這一招之奇之快，簡直出於悟因等的意料之外，前後不過一眨眼的工夫，悟因手下，便已全部了結，孔廣生心中不由一壯，也沒等悟因等再攻上來，反倒乘勢回身，向悟元和悟玄捲去。

悟元和悟玄，功力本來不及悟因甚遠，見孔廣生來勢如風，那敢迎敵，連忙一縱讓開，就這樣，若不是悟因來得快，把孔廣生擋住，二人也就非要受傷不可。

悟因這時，已氣得瘋虎似的，展開月牙鏟，和孔廣生拚命，悟元和悟玄，定了定神，這才二次重上，三個人丁字式困住孔廣生廝殺。

孔廣生此時已經胸有成竹，看出三人之中，以悟玄最弱，因此窺定悟玄破綻，一招「接引西方」，引開悟玄的戒力，左手運起「先天大乘神功」，向悟玄胸前劈去。

那一招「接引西方」，本是十八手降魔劍法中的誘敵之計，變化無方，祇要敵人不察，兵刄攻了過來，便會自然的被引蕩開去，門戶大開，悟玄那裡識得，雖然悟因看出不妙，喊了一聲：「三弟注意，趕快撤身後退。」

可是話音未了，孔廣生的掌力，已排山倒海一般的打到悟玄胸前，祇聽得悟玄悶哼一聲，口吐鮮血撤手丟兵，仰面便倒，眼看是活不成了。

悟因大吼一聲，月牙鏟也就在這時點到，孔廣生退避已自無及，祇好一咬牙，運用「先天大乘神功」

，用劍擋去，連他自己也沒想到，這一擋之下，竟把悟因的月牙鏟磕飛。

這是因爲孔廣生用先天大乘神功，掌擊悟玄之後，尚未來得及把神功收起，悟因月牙鏟便已來到，因此揮劍之際，神功力透劍端，而且又用了個十足力量，悟因那裡還能承受得住。

悟因鏟被磕飛，虎口破裂，半身酥麻，喊聲：「不好！」便打算跳出圈子逃跑。

可是孔廣生已經得手，那能就此放過，心中也知道了先天大乘神功，妙用無窮，因此左掌又起，向悟因平推出去。

悟因知道不能再逃，也祇好再用「毒砂掌」迎敵，可是這次就和上次不同了，上次悟因銳氣正盛，所以能抵擋得住，而這次却是在半身酥麻，尚未恢復之際，掌力雖然發出，却已大不如前，才一接觸，便自分出高下，悟因直被震得連連後退七八步，身形仍自搖幌不定。

孔廣生這時既已徹悟了先天大乘神功的妙用，一切得心應手，早已飛身上前，劍光起處，悟因一顆頭顱，順劍落地。

悟元一看，直嚇得心胆俱碎，倒拖禪杖，便想逃走，孔廣生喝一聲：「也饒你不得！」悟元也就應聲倒身，血從背心順着孔廣生的劍尖，噴射而出。

孔廣生殺完悟元，四面一看，已無別人，這才想到一件事，不由自言自語的說道：「我怎的把他們全殺了，不留一個活口問話呢？偌大的廟宇，知道石牢在於何處，尋找起來，不是要多費手脚嗎？」可是事已如此，還有什麼辦法。

這時被悟因剝去衣服的張宜嬌，也自醒轉，正在那裡哭泣。

孔廣生聽到，知道她沒穿衣服，不便進去，便背着身在門外說道：「張姑娘，妳別哭了，趕快把衣服穿好，我帶妳去見妳父親去。」

張宜嬌哭道：「我父親已被和尚殺死，你別騙我了。」

孔廣生連忙簡單的把救張老實的事，告訴了她一遍，張宜嬌這才止淚收聲。可是孔廣生等了一會，仍然不見動靜，便又催她趕快穿衣出來。

張宜嬌期期艾艾的說道：「我的手還被反綁着呢？」

孔廣生想出去把張老實找來，替她解綁，但又不知道廟中還有無別人，怕在出去的當兒，張宜嬌受害，無可奈何，祇好叫張宜嬌翻身面朝裡面，然後自己進去，用劍挑斷了她的繩子，立刻又退出門外。

又等了一會兒，張宜嬌這才穿好衣服，走了出來，納頭向孔廣生便拜，孔廣生連忙讓開便道：「張姑娘不必多禮，我帶妳去見妳父親吧！」

說着便引張宜嬌出廟，在林中找到張老實，父女見面，抱頭大哭。

孔廣生勸止他們道：「老丈且先別哭，你知道廟中石牢所在嗎？我師弟還沒救出來吶！」

張老實這才收淚說道：「我第一天被擄進廟，也就是關在石牢裡的，那地方是在廟後，大概我還可以找得到。」

於是又帶着張宜嫣，和孔廣生一起進廟，仔細辨識路徑，向廟後尋去，沿途並未看到一個和尙，找着找着，果然被張老實找到，對孔廣生說道：「就在這裡了，那天被關進來時，祇記得和尙怎麼一弄，便把這塊地板掀起，下面就是通石牢的路，但不知怎麼掀法，石牢裡也有兩個和尙在守着哩。」

孔廣生在地板上仔細一看，便找出破綻來，運起神功，用劍就着板縫一劃一撬，便撬起了那塊地板，下面果然是一條地道。

孔廣生怕張老實父女下去了，遭人暗襲，反碍手脚，便叫他們父女留在上面，又吩咐：「如果看到有人，便立刻大聲叫喚。」然後自己挺劍，走了下去，石牢內壁上本有燈光，孔廣生行盡十來級臺階，和三丈來長的一條通道，眼前又是一道鐵門，却未關閉。

孔廣生仔細一看，鎖鍊俱抛在一旁，乃是被人用兵器削斷的，心下奇怪，探頭向內裡一張，黑漆漆的一無所有，側耳一聽，也無人聲，又喊了幾聲：「天壽弟！」也不見有人答應。

孔廣生一向謹愼細心，仍不敢冒昧進入，怕遭暗算，便又回身從通道壁上取下一個燈盞，照着進去一看，那裡還有諸天壽的影子。

心中不由一急，再一細尋，才發現門邊地上，躺着兩個和尙，上前用燈一照，和尙混身並無傷痕血跡，用手一摸，一個冰冷早已死亡，一個還有點微溫。

孔廣生放下燈盞，細一檢查，便發現那兩個和尙是被人用重手法點了穴道，便是還沒有死的那一個，救轉過來，也活不上幾個時辰，但孔廣生仍舊動手替他推宮過穴，點運先天大乘神功，用本身的眞氣去煖他，這是因爲孔廣生急於要知道諸天壽的下落，而那和尙又是這廟裡唯一的活口，所以才不憚煩勞的把那和尙救醒過來，問道：「你說！諸天壽那裡去了？」

那和尙雖不認識孔廣生是誰，但見孔廣生和顏悅色，便認爲是來救自己的人，因此一點也不遲疑的說道：「他跑了，他被人救走了。」

孔廣生聽了，心中稍覺一安，跟着問道：「是誰救走他的？他是什麼時候被救走的？」

那和尙道：「今天晚飯之時，我們倆剛來上班，讓姓諸的吃飽，正依着當家師的吩咐，在勸他歸順之際，突然通道裡走下一個人，我們先前還祇以爲是寺裡的同夥，誰知這人走到門前，一揮手中的劍，便把鎖鍊一齊斬斷，推門而入，我們這才知道不好，可是還沒等我們動手，剛到門前，便被那人一伸手在肋間一點，我祇覺得混身一麻，便倒在地上不能再轉動了，我的同伴也是如此，這時這人走到諸天壽的面前一看，大概認出姓諸的不是他所要救的人，便問姓諸的是誰？爲什麼會陷落在這兒？姓諸的便告訴了他，那人聽了，說道：『那我們不是外人了，我和你師祖是熟人，今天也算你我有緣了。』說着便替姓諸的解了綁，姓諸的便邀他同去殺當家的，那人道：『我尙要設法去營救我的小徒，無暇在此躭擱。』姓諸的還想去救張老頭父女，那人道：『我既不願意在此躭擱，你一個人去了也是白搭，何況事情已有兩日，恐怕那父女早已遭了毒手，又何必再去白費事呢？倒是我現在正需要一個帮手，如果你願跟我走，帮我一次忙的話，我倒是非常之高興的。』姓諸的拗他不過，就跟着他一齊走了。」

孔廣生問道：「他們沒說上那兒去嗎？那姓諸的人，是個什麼樣子？姓諸的有沒有問那人叫什麼名字呢？」

那和尚道：「他們沒說要到那兒去，那人一直背對着我，所以沒看清楚，聽聲音大概也總有個四十多歲的樣子了，姓諸的也曾請教過他的姓名，可是我沒聽清楚，因爲我被他點倒之後，混身就越麻越利害，耳朵裡也嗡嗡的亂叫，後來乾脆就聽不見了，等他們走了不多久，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所以祇好像那人說是什麼長什麼山，什麼司徒什麼的，別的都沒有聽清楚。」

孔廣生想了一想，知道再問也問不出個道理來了，倒不如趕快去找爲是，所好那人既然會跑到慈光寺來找他的徒弟，則他徒弟出事的地方，大概不會離此太遠，更何況諸天壽的包裹還在那客店之中，回去取時，店家也一定會告訴他有我這樣的一個人的。

因此孔廣生倒反而心神大定，高興萬分，因此也不去再管那和尚，返身便出了石牢，領着張氏父女出廟，又怕那些和尚的屍體，被人發現，替左近的居民帶來麻煩，便又把那些屍體推在大殿之上，找出張老實的包裹行囊，然後放了一把火。

這才來到廟外，向張老實借了兩件衣服，把那身上的血衣換掉，手臉洗擦乾淨，護送張氏父女，尋路出山，到了清化縣城時，已經天色大亮。

孔廣生因爲自己有事，便向張氏父女別過，張氏父女千恩萬謝，方才離去。

孔廣生連忙趕回店中，一問店家，諸天壽却沒來過，等了兩天，依然不見踪影，又四出打聽，仍是消息毫無，連郝家莊都曾去過，那郝員外却又非武林中人，不過是因爲有了幾個錢，怕歹人算計於他，這才找了一些人去護院，所以也沒打聽得出個頭緒來。因此不由得又作起急來，暗恨自己何不早來三天，不是可以遇上了嗎？

現在這一失之交臂，又不知道要到何處去找了？想到後來，這才想到那石牢中的和尚曾說過那人和山西老佟相熟，因此又生出一線希望，心想祇要問出那姓司徒的是何人，便不愁找不到諸天壽，主意既定，便又急急的趕到王屋山去向佟方打聽。

佟方想了一想，這才說道：「先君交遊遍天下，若說是姓司徒的，因爲這個姓不多，所以祇有和三道溝參場主人司徒陽城，交情很好，但並未聽說司徒陽城收過徒弟，更何況他遠在東北，又怎會孤身南下，來找什麼徒弟呢？這就不可解了。」

孔廣生問道：「師伯，三道溝在東北什麼地方？」

佟方道：「三道溝在東北吉林境內，長白山下。」

孔廣生道：「那就一定不會錯了，那和尚也說過，姓司徒的在什麼長什麼山，那不是長白山還是什麼呢？所以那人也一定會是司徒陽城無疑了。」

佟方雖然不認爲然，但一則另想不出還有何人，再則也不願意掃了孔廣生的高興，因此也不再多說，祇寫了一封信，介紹孔廣生去見司徒陽城，同時又告訴了孔廣生許多江湖上的人物，誰是朋友，誰有嫌隙，誰正誰邪，以及江湖上的許多交結來往規矩，更囑咐孔廣生要凡事自己謹愼當心。

孔廣生一一恭敬答應謝過，立刻起程，向東北關外趕去，心中充滿了高興，認爲這次一定可以找到諸天壽無疑。

誰又知道，如果孔廣生不要急急於忙着出關，能多在太行山一帶，待上一個半月，也可以找到了諸天壽呢？這一來倒反而失之交臂，使相見之期，又躭誤了不少的日子，這是後話，暫且不提。

第九章 靈獸感恩蛇珠報德 鬍匪刦路俠士助拳

孔廣生一路北上，沿途那肯停留，不一日，便來到天津，天津是北方的一個主要海口，通航外洋，所以非常繁華，人烟稠密，艢艫巨舶，不計其數。

孔廣生忽然想起，那龍興鏢行的總號，便設在這兒，因此前往投帖，鏢行主人四海雲龍金德彰，爲人本極其朋友，又聽說孔廣生是杭州封嵩祝介紹來的，因此格外殷勤接待，並且告訴孔廣生，說是封嵩祝早有信來，已經候駕多日了。

孔廣生也就謙遜客氣了一番，然後慢慢的談起自己此行目的。

金德彰道：「半個月前，確曾聽人說過，司徒場主從南邊回來，出關去了。」

孔廣生連忙問道：「他是單身一人呢？還是和人同行呢？」

金德彰道：「司徒場主做的是大買賣，每次南下，隨行之人，何下百數十，怎會是單人獨行呢？」

孔廣生又問道：「那麼他隨行的人中，是不是有一個名叫諸天壽的人呢？」說着又把諸天壽的容貌描述了一番。

金德彰想了一想，說道：「這倒不大清楚。」

孔廣生雖然沒有得到諸天壽的確訊，但這一聽，更認爲諸天壽必是於司徒陽城同行無疑，心中歡喜，當時就要告辭，趕出關去，和諸天壽見面。

可是金德彰那裡肯放，死拉活拖，堅持要孔廣生多住幾天。孔廣生情不可却，祇好住了三天，在這三天之內，又認識了不少燕趙之士，慷慨悲歌。

大家處得非常之投機，並且由於孔廣生的爲人非常謙遜，年紀又輕，那些老鏢客都把他當做小兄弟看待，因此孔廣生又學會了不少江湖關節，並且也摸清楚了江湖上的一些門路。

第四天早上，孔廣生告辭之際，金德彰已經爲孔廣生備好了一套出關使用的行囊，又送了孔廣生一匹駿馬。

並且對孔廣生說道：「如果有什麼事，可以立刻寫信通知，即就是有信要回南方，也可代轉，比信局穩妥迅速多了。」

孔廣生已知金德彰的爲人，也未固辭，一一謝過之後，便上馬啟程，沿途經過唐山、灤州、昌黎、北戴河，仗着心急馬快，第二天傍晚，便到了號稱天下第一關的山海關。

那山海關東扼大海，長城即起於此，綿延西行，關口上橫懸一匾，上寫「天下第一關」五個大字，筆力蒼勁雄渾，關口形勢險要，眞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

孔廣生爬上城牆一看，關裡關外，便儼然成爲兩個世界，關裡是一片平原，關外却是萬山叢接，西望長城，恍如遊龍，蜿蜒起伏，東撫大海，波濤萬里，茫茫無邊。

心胸不由爲之一暢，心想：「此去找到天壽弟，一定要和他携手長征，沿城西上，同覽這番勝境。」因此便不由得長嘯起來。

孔廣生在山海關歇宿一夜，第二日一早便縱馬出關，馳騁於遼瀋平原之上，遍地高粱，高大逾人，馬行其中，恍如逐浪分波，別饒一番情趣，一過撫順，便已進入山區，森林煤礦，更是沿途皆是，可是人烟却越來越稀。

孔廣生爲着急於要和諸天壽見面，便抄近路，打從清源、柳河、濛江，抹過撫松，向安圖而行，祇要翻過長白山，便可以到達三道溝，這一路，雖然都是萬山重疊，不大好走，但却要比循着官道大路近得多。

這時正是春末夏初，四月天氣，一天比一天向煖，因此增加了孔廣生山行的勇氣。

誰知到了撫松之後，山頭積雪已漸漸溶化，路上滑凝不堪，馬不能行，若要回頭，則計算路程，反而更長。

因此孔廣生無奈，祇好棄掉馬匹，仗着輕功，步行上路，雖然沿途艱苦，但一想到多走一步，便和諸天壽接近一步，倒也不以爲苦，反而脚下輕鬆起來。

山行本無旅舍，當晚便向一家人家借宿，尤其是關外民風淳厚古樸，對於行人借宿，一向是歡迎不暇。

這家人家是一對三十多歲的夫婦，上有老母，下有兒女，女兒已經十五六歲，拖着一條油光水滑

的大辮子，健娜明媚，兒子才十歲不到。

一見孔廣生來到，便像親人一樣的接了進去，一方面燒水給孔廣生洗脚，一方面替孔廣生做飯，全家老小，都忙了起來。

那男主人因爲孔廣生年輕，便喊孔廣生兄弟，那一雙兒女，更是滿口大叔，喊個不停，老婆婆尤其話多，問長問短，說個不停。

孔廣生這時已知道關外的風俗規矩，因此也不客氣，那家人家便認爲孔廣生看得起他，越發高興起來。

關外睡覺，都有火炕，但每家祇有一個，所以一家老小，都要擠在上面，如果有人借宿，也是一樣。

這天孔廣生睡下之下，一邊靠牆，另一邊便是那一對夫婦，也不知道是因爲天氣向熱的關係，還是那家的土炕蚤虱太多的原故，孔廣生祇覺得混身發癢，再也睡不着覺。

直到半夜，剛閉上眼，正要迷糊入睡之際，忽然又被身邊的男主人一陣動作驚醒，祇聽到那女主人說道：「孩子爹，好好兒的睡吧，我今兒不想要。」

男主人央求道：「不要不行，不要一下我睡不着。」接着就許了女主人一付銀耳環，那女主人想是答應了，一陣微妙的聲音，便跟着而起。

同時老婆婆又咳嗽了起來，大姑娘夢囈連連，男孩子響屁不絕，一對男女主人也並不因此稍有顧忌，這一間屋裡頓時熱鬧起來，恍如鼓樂喧天，載歌載舞，孔廣生這一夜竟未能睡穩。

第二天起身，那一家誰也像若無其事似的，孔廣生臨走之時，男主人照例奉上涼水一碗。

孔廣生捧着碗，心下好笑，暗想：「這一夜你自己未停，明明打了一夜更，却也要叫我喝水，這不是怪事麼？」

可是規矩如此，祇好喝下，這才告辭作謝上路。

孔廣生脚下迅速，半日之間，入山已深，山路也愈來愈見艱險，儘在茂林叢樹裡穿進穿出，而林中豐草茂密，幾與人齊，五步之外，便無所見。

孔廣生走着走着，一陣風過，突然聞到一陣酒香，心中奇怪，這時孔廣生正在走着煩渴，聞到酒香，不由得垂涎欲滴起來，心想：「這時如能喝上幾碗，倒是一件痛快之事，莫非是這附近有人家在釀酒不成。」

想着想着，便不由得循香尋去，剛剛翻過一個嶺脊，便看到數十步外有一片十方丈圓大小空地，地上放着大小兩三個酒罎子，又是個七八個酒碗，碗裡滿貯醇酒，芬香馥郁，陣陣醉人，旁邊又擺着幾雙木屐，却並不見人影。

孔廣生看了不解，心想：「這是什麼玩意兒？若說是郊天祭神？則不應該擺得這麼亂七八糟，而且不具香燭，若說是有人在此聚飲？則格外不像。」心中正在懷疑，便想舉步上前看個究竟，可是行沒幾步，身旁青草之中，突然起了一陣悉索之聲。

孔廣生耳目本聰，略一側顧，便看到草中有兩個黑影子在那兒，正向自己移來，因此忙一閃身，退縮數尺，同時劍已出鞘，橫當身前，立定脚跟，正要開口，却已見那黑影子已經人立起來。

孔廣生定睛一看，却是兩個獵戶，正向孔廣生搖手示意，叫他不要開口，又招手要他過去。

孔廣生略一注意，見那兩個獵戶並無惡意，便走了過去，打算一問究竟。

內中有個年紀較長的獵戶，好似已看出了孔廣生的心意，不等孔廣生開口，便湊上前來，就着孔廣生耳邊，低低的說了一句：「你且別問，莫驚動了他，快隨我來。」說着便拉着孔廣生向草叢裡便走。

孔廣生不知道他們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祇好靜靜的跟着他們後面走，又走了二三步遠近，眼看那少年獵戶撥開了一堆草，鑽了下去。

那年紀較長的獵戶，也示意要孔廣生下去，孔廣生遲疑了一下，那原先下去少年獵戶，已從下面撥開草堆，露出洞口，孔廣生一看，見是一個丈許大小的地窖，並無其他，因此放心走了下去。

年長獵戶也跟縱下去，重新理好洞口草堆，然後讓孔廣生在地上皮褥子上坐下，又把水壺乾糧拿出，這才低低的開口說道：「此地發現了三個猩猩，一老兩小，我們已經伺候了牠快一個月了，這東西非常機靈，出沒有時，每天午末之後，必打此地經過，可是却不容易到手呢？」

孔廣生奇怪道：「獵取野獸，應埋窩弓陷阱，怎的把酒放在路上作甚？」

那年長的獵戶說道：「客官有所不知，這東西不獨生性靈敏，耳聰目銳，並且疑心極大，所以任

你窩弓陷阱，埋得再好，牠也不會前去上當，祇是生性好飲，不醉不休，又好學人樣，着屐而行，所以我們便投其所好，等牠喝醉了，穿上木屐，行動不便之際，才好動手擒牠。」

孔廣生道：「那爲什麼還要等上一個月呢？」

那年長的獵戶道：「我不是說過，這東西非常機靈，而且疑心病又大嗎？所以牠雖好飲，却也防着是有人要加害於牠，因此我們最初雖然佈置好了，却不能留在這兒，因爲牠不會馬上上當，看到了酒，好像已知道了是陷阱，絕不取用，反倒大跳大罵，四出尋找想謀害於牠的人，這東西力大非常，能裂虎豹，如果被牠找到，那就非死不可，一直要等到牠實在相信了，並沒有人潛伏在左近，我們才敢來吶！」

孔廣生道：「你們怎能知道牠已經相信了呢？」

那年長的獵戶說道：「牠們尋人，通常是三天五天，不過有那性子長的，也可能會找到半個月以上，我們祇在遠遠立的山頭上，伏身窺覘，憑着經驗，當然可以看得出來，而且也乘此算定牠出沒的準確時刻，然後來此，做好地窖，藏身其間，今天也算是湊巧了，客官如果再遲來一個時辰，被牠遇上了，雖說客官不一定便會被牠們傷害，但我們這一個月來的辛苦，便算是白費了，要想再找到牠們，又不知道要費多少時日了。」

孔廣生聽了好趣，便又問道：「那你們還要等多久呢？」

那年長的獵戶說道：「照這兩天的情形看來，大概不在今天，便在明天，這東西非上當不可，因

爲這東西在最初幾天，雖然明知是有人想陷害於牠，但找不到人以後，便也慢慢忘懷了，時日一多，到底敵不過嗜好的誘惑，於是在酒旁邊停留的時候，也越來越長，機心當然也就越來越少了。我們對牠，全也憑耐心和經驗去對付，要說到底有個什麼規律準則，却也說不上來，所以爲山九仞，功虧一簣的事，也是累見不鮮，卽就是眼看已經可以手到擒來，但最後反而丟掉了性命，却也不是沒有的，所以做我們這一行的辛苦，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們本是三人在此，昨天有一人生了重病，送回去了，所以祇落下了我們兩個。」言畢太息不止。

孔廣生也爲之黯然，打量這地窖之中，四面土壁，上面有頂，洞口又用草堆得儼儼的，簡直就看不到外面，因此又懷疑起來，問道：「你們既然不敢出頭露面，恐怕被牠們看到，但躲在這土窖之中，又怎會知道牠已上當與否呢？」

那年長的獵戶說道：「這我們當然還有辦法，因爲我們早就用巨竹打通，埋在土裡，一頭對着放酒的地方，一頭伸進洞口，我們祇要往竹筒中望去，就一目了然，而無須外出了。」

那年長的獵戶剛說得這兒，那年輕獵戶也開口說道：「不要講了，牠們來了。」

那年長的獵戶聽了，連忙住口，也伏身到洞口去，並且招呼孔廣生，一同去看。

孔廣生學着他們，凑上一個竹筒一看，果然剛好看到那塊平地上的酒罎木屐，却不見有什麼猩猩在那兒。

正在懷疑，又不好發問的當兒，眼前一閃，便看到遠遠路上，風馳電掣一般，來了三個東西，捷疾逾常，一轉眼便在酒罎旁邊停下。

孔廣生注目看時，果然是三隻猩猩，一大兩小，混身黑毛，火眼金睛，兩隻長臂，幾可及地，雙腿微曲，人立而行，那大的一個，竟比人還高。

孔廣生幾曾見到過這種兇猛之狀，也不覺胆寒起來。

這時那三隻猩猩，包圍在酒罎四邊，團團打轉，一會兒低聲怒吼，一會兒毛手毛脚，在酒罎上摸來摸去，尤其是兩個小的，好像已忍不住似的，伸着頭在酒碗中直嗅。

那大的到底老練得多，連聲發出低吼，禁止那兩個小的動手，可是也一時捨不得就此離去，神情竟是未嘗之可笑，那小的却指手劃脚，尤其滑稽。

轉着轉着，那大的突然好似下了決心似的，牽着兩個小的，掉頭不願而去，邊去還邊嘰嘰喳喳的罵個不休。

孔廣生正看得有趣，見這一走，以爲這天又就算了，方一轉頭想開口之際，却已被那年長的獵戶，用手制住，要他別動，再看下去。

孔廣生連忙再把眼睛凑上竹筒，果然看到三個猩猩，又蹓了回來，仍在酒罎四邊，轉個不休。

如此一連好幾次，去而復來，終於捨不得走開。

孔廣生偷眼看那年長的獵戶時，面現喜色，知道好戲就要登場，因此格外耐心，目不轉睛的看了下去，果然那兩個小猩猩裡的一個，再也忍不住了，突然捧起一個酒碗，向口邊便送。

那大猩猩看到，猛的一掌，便把那小猩猩手中的酒碗打落，酒潑了小猩猩一手，小猩猩把手指放進嘴裡一啜，便高興得直跳起來，嘴裡嘰嘰喳喳喊個不休，又拖着大猩猩，叫牠去飲。

大猩猩好似很生氣似的，連打帶罵要小猩猩隨牠離去，可是小猩猩那裡肯聽，老猩猩無可奈何，一手拉住一個，拖着就走。

那嚐到酒味的小猩猩，死賴着不走，但擋不住大猩猩的力大，掙扎不脫，就此撒嬌似的縱身跳上老猩猩的懷裡，一手勾着老猩猩的脖子，却把另一隻沾上酒的手指，向老猩猩的嘴裡直送。

到這時候，那年長的獵戶便不由得格外興奮緊張起來。

孔廣生再看那老猩猩，大概是也嚐着酒的甜頭，才走出不上二三十步，便霍然立刻轉身，放開了那兩個小猩猩，風一般的回身搶到酒罈旁邊。

這一次來到之後，連停都沒有停一下，便捧起酒碗，狂飲起來，小猩猩當然如法泡製，七八個酒碗，立刻一掃而空。

跟着便抱起酒罈，口對口的鯨吸不停，想是越喝越高興了，一會兒拉着手跳跳蹦蹦，一會兒又抱甕狂飲，沒有多久，便把幾罈酒喝下去了一半。

這時酒力已經發作，三個猩猩身體搖搖幌幌，一眼看到木屐，那還有什麼顧忌，早就每個搶了一雙，套在脚上，來回亂走，同時仍不停的抱甕狂飲。

又過了一會兒，兩個小的已經支持不住，跌倒在地，連爬幾次，沒能爬起，便軟癱在地，呼呼睡熟。

老猩猩也不再去管牠們，祗是自顧自，狂呼痛飲。

那年輕獵戶忽然開口說道：「我們可以動手了。」

那年長獵戶穩如泰山似的說道：「別忙！再等會兒。」

孔廣生知道他們大功將成，但爲着年長獵戶剛才說過，可能功虧一簣，因此仍然不便開口發問。但心中不由得暗想起來：「猩猩雖稱靈獸，但到底抵不過人的狡猾謀詐　而且酒能亂性，貪飲喪生，誠然不謬，就拿這幾個猩猩來說，不就正是最好的例子嗎？母愛總算是最偉大的了，可是在酒醉之後，竟連兒女都不再顧了，這種情形，如果能讓世上的那些貪杯之徒看到，才眞是好的殷鑑榜樣呐。」

孔廣生想猶未了，那老猩猩亦已委頓坐倒地上。

這時那年長的獵戶，才喝了一聲，「到時候了！」說着飛快的撥開洞口青草，縱了出去，孔廣生也跟在年輕的獵戶身後，躍出洞外，一看兩個獵戶，已經手操繩索兵刃，口中暴喊，如飛地向猩猩撲去。

猩猩知道不好，剛爬起身想逃，但已爲酒力所困，脚又套着木屐，沒走上兩三步，便又栽倒在地。

兩個獵戶也是奮不顧身的一湧上前，先按着老猩猩，綑了個結結實實，然後又把兩個小猩猩綑起

，這才鬆了一口氣，相對一笑。

孔廣生知道他們已經完全成功，方要開口說話，問他們將如何來處理這三個猩猩，誰知兩個獵戶，已經各從腰間抽出一條生麻擰成的鞭子來，對三個猩猩混身猛抽。

孔廣生素來仁慈，眼看這三個猩猩被打得酒也嚇醒，在地上亂滾哀嚎，其狀慘不忍睹，但那兩個獵戶却猶不肯住手。

孔廣生心下不忍，眼看不過，連忙上前攔住說道：「二位既然把牠們捕住，該賣就賣，即就是該殺，也應該給牠們一個痛快，又何必這樣恨牠們，使牠們受這種罪呢？」

那兩個獵戶好像沒有聽到似的，仍然手不停鞭。

孔廣生見了，不由心頭火花，兩手一分，用一招「分光捉影」之法，早把兩根鞭子掉在手中，喝道：「禽獸雖賤，也是天生性命，二位怎的心狠如此？」

那年長的獵戶連忙說道：「客官不知，我們並不想要牠們的性命。」

孔廣生道：「那你們爲什麼這樣毒打牠們？」

那年輕獵戶，不知就裡，祇怪孔廣生壞他們的事，便一面大罵，一面奪鞭，說道：「你什麼都不懂，給我們滾開吧！」

說着猛力一抽，但並未能將鞭奪去，心中愈怒，飛起一腿，便向孔廣生踢來。

孔廣生那會把他放在心上，略一閃身，便已讓開，不等年輕獵戶二次再起，兩手一抖，被逼得兩

個獵戶不得不撒手丟鞭。

那年輕獵戶猶自未覺孔廣生功力驚人，還不肯就此罷休，一揮雙拳，又向孔廣生撲來。

孔廣生眼看猩猩那種可憐神情，心中已對獵戶不滿，再見年輕獵戶這樣橫暴，不覺愈加有氣，一伸雙指，便向年輕獵戶的脈門穴上點去。

還算那年長的獵戶，眼光不錯，早看出孔廣生不是常人，連忙一面喝止年輕獵戶住手，一面向孔廣生叫道：「客官且請住手，我有話說。」

也虧得那年長的獵戶這樣一叫，孔廣生這才把伸出去的二指，改點爲敲，輕輕在年輕獵戶的手背上一擊，早把那年輕獵戶痛得大叫一聲，縮手不迭，眼睜睜看着孔廣生，那裡還敢動手，手背也眼看着青腫起來。

那年長的獵戶連忙陪笑道：「我們不肯殺害於牠，確是實情，因爲我們捕獲牠，祇不過爲的是要牠的血去做染料罷了，而這東西的血，却能自己控制，如果牠不肯答應給，則我們雖然殺死牠，也休想取到分毫，所以必先毒打牠一陣，再拿刀嚇牠，使牠屈服，自己願意將血贖命才行，我們取血之後，立刻便會放牠們走的，客官如果不信，但看下去，便知分曉。」

孔廣生見那年長的獵戶到還誠實，知他所說不虛，便問道：「怎樣才算是知道牠已經答應了呢？」

那年長的獵戶說道：「牠答應的時候，會點頭的。」

孔廣生想了一想，剛好一回頭看到那三隻猩猩一種乞憐的眼光看自己，吱吱亂叫，好像是知道自

己帮牠的忙的人似的，因此引起了心中的一種想法，轉頭對獵戶說道：「你們且別打牠們，讓我來試試看。」

那兩個獵戶當然不敢說什麼。

孔廣生便對猩猩說道：「他們抓你們，祇是想取你們一點血，並不想害你們的性命，如果你們願意給點血給他們，我便保證叫他們放你好不好？」

孔廣生這祇不過是想到猩猩是一種靈獸，姑且妄作一次試驗罷了，誰知猩猩聽了，竟真的連連點起頭來。

那兩個獵戶，也不由得高興起來叫道：「牠們答應了。」說着便掏出一個皮囊，和一把非常鋒利的匕首，兩人一起動手，在猩猩的手臂上輕輕的劃了一個小口子，鮮紅的血，便噴泉似的射入皮囊，一會兒便截然而止，不多一會兒，三個猩猩均被如法泡製一番，然後非常小心的緊緊囊口，收入懷中。

孔廣生看猩猩時，早已委頓不堪，心中非常不忍。

那兩個獵人，果然用刀挑斷了綑綁猩猩的繩子，並且替猩猩在猩傷口上敷上了金瘡藥。一切剛剛做好，孔廣生正要開口問話時，誰知那年長的獵人，突然臉色一變，抬頭四面一看，大喊一聲：「不好！快跑！」

話未說完，便滿面倉惶，拖着年輕獵人，忘命狂奔。

就在這時，孔廣生也聽到遠處草中，發出沙沙之聲，好似萬馬奔騰一般，越來越近，連那個老猩猩也顧不得混身疲乏，巍顫顫的拖着兩小猩猩便走。

孔廣生再略一遲疑間，響聲越來越近，且已看到不遠處草頭亂搖，同時鼻中也聞到了一股腥臭之氣。

心知不好，連忙一縱身，便上了就近的一株大樹，伏身葉間，望下看時，早看到草動之處，像飛箭一般的穿出無數條蛇蟲，大小不等，何下千百，都朝着一個方向，飛馳過來，打自己脚下越路而去。

孔廣生正在奇怪，却又見蛇群後面，遠遠的有一條錦帶似的東西，飄拂而來，並且發出哇哇怪叫之聲，才一眨眼，便已到了脚下。

這才看出也是一條大蛇，長約一丈開外，混身斑斕五色，恰似彩緞一般，昂着一顆頭，高約四五尺，哇哇怪叫，兩眼閃出綠光，一條蛇信，火一般的在口邊飛舞，可怕之極，尤其奇怪的，則是通體扁平，寬約八寸以上，所以遠遠看來，便活像是一條錦帶一般了。

孔廣生一看清楚，心中不由發慌，因爲這種蛇便名叫錦帶蛇，奇毒無比，加以性情殘暴，不管任何生物，遇上牠便休想活命。

這時蛇群已經去遠，那錦帶蛇到了樹下，忽然一停，想是嗅到生人的氣息，孔廣生不由格外吃驚。

就在這時，錦帶蛇略一回頭，便已看到那正在逃命的兩個獵戶，立刻飛一般的捲了上去。

孔廣生祇覺得眼前一幌，兩個獵戶在錦帶中一陣翻滾，慘嗥過處，便已了賬，橫屍就死，直把個孔廣生看出兩手出汗，心跳不已。

錦帶蛇似猶未足，回頭又看到了那三個猩猩，怪叫一聲，飛將過來，立刻把老猩猩緊緊圈住。老猩猩嚇得張口慘嗥，拚命掙扎，尤其是那兩個小猩猩，忽然放棄了逃走的念頭，返身連咬帶抓，也和錦帶蛇拚起命來。

孔廣生一看到這種情形，心裡不由一陣發酸，那裡顧得了本身的安危，就在錦帶蛇昂起頭，打算向老猩猩的脖子裡下口的時候，孔廣生早已拔出寶劍，雙脚在樹身上一點，平飛出去，劍光閃處，一顆蛇頭便被割下，落在地上，身體一陣蜷曲，立刻死去，救下了老猩猩一條命。

兩個小猩猩在蛇堆之中，把老猩猩拉了出來，抱住老猩猩吱吱亂叫，又跳又蹦，高興之極，跟着三個猩猩又對着孔廣生謨拜起來，一會又起來，圍着孔廣生團團跳躍。

孔廣生察覺牠們並無惡意，也就聽隨牠們去做。

過了一會兒，老猩猩又吱吱喳喳的不知和小猩猩說了些什麼，兩個猩猩便把錦帶蛇拉得筆直，橫在地上，老猩猩也把蛇頭捧在一起，然後過來把孔廣生拉到蛇屍旁邊，指手劃脚的指指孔廣生的寶劍，又指指蛇屍，一陣比劃，意思好像是要孔川生劈開蛇頭，劃破蛇身似的。

孔廣生心中一動，便依着做了。

果然三個猩猩在蛇頭裡取出一塊鷄卵大小，像寶石似的東西，遞在孔廣生的手中，映着日光一看，通體透明，閃耀五色，孔廣生雖然叫不出名字來，也知道是一件寶貝。猩猩又在蛇身脊背裡一陣扒弄，又扒出二十四個龍眼大小，的溜滾圓的明珠，一起捧着，交給孔廣生。

孔廣生心中大喜，知道是靈獸感恩報德，便也向牠們致謝，一起收入囊中，再走去一看那兩個獵戶，已經無救，便就地把他掩埋起來，三個猩猩猶自依依不捨的直把孔廣生送到山口，這才返身走去。

孔廣生邊走邊想「人獸之分何在」的問題，歎息不已。

這一天來到安圖，雖然眼看着長白山橫亘當前，萬山重叠，上插雲霄，但一點也不懼怯，祇想到，諸天壽便在山的那一邊，相見匪遙。

當天休息一晚，又備辦了一些乾糧及爬山應用的器具，第二天恰巧又是一個大好天，一輪當空，萬里無雲，心下愈覺高興，啟程之後，最初到還不覺得什麼，祇是愈走愈熱，也未放在心上，可是連翻兩個山頭之後，路上便漸漸泥濘起來。

孔廣生仗着一身輕功，也並不在乎斯，仍然照常前進，誰知走着走着，突然聽到山頭之上，聲如雷震，樹木石塊，夾着巨大無比的山洪，漫山而下。

孔廣生一看，才想起天氣太熱，驕陽晒化山頭積雪，變爲山洪，衝刷之際，又引起山崩，倘使不從速逃走，勢非被壓死在山谷之下不可，即就是倖免於此，山洪來時，樹木齊拔，自己也必然的立足

不住，同樣的會送掉性命，因此那敢怠慢，轉身便逃。

這還幸虧是孔廣生，輕功絕頂，脚程極快，換了別人，早就要葬身在山洪之中了。

饒得如此，孔廣生剛逃上一座山頭，山洪已從脚下刷了過去，直嚇得孔廣生汗流浹背，心跳不止。

孔廣生定了定神，抬頭向山上一打量，上山道路，早已斷絕，心想：「這條路眼看是走不通了，於其留在此處，等候山洪過去，還不知何日？那就不如轉過去，打頭道溝入山爲快了。」

主意既定，也不再停留，便尋路下山，回到安圖，這一天的工夫，便完全成爲白費。

第二天才又起身上路，沿着長白山脚，向北而行。

孔廣生在路不祗一天，才繞過了天寶山英雄嶺，走上了奔向頭道溝的大路。

其實雖說是一條大路，但仍在萬山之中，崗巒邱阜，延綿不絕，道路兩旁，就是一片青紗帳，爲鬍匪出沒之區，常常一行三五十里，也遇不上一個人。

孔廣生不獨身懷絕技，而且急於要和諸天壽見面，因此也沒把這些事情，放在心上，路上無人，倒反而正合了他的心意，因爲他可以展開輕功，向前趕路，而不致爲人所見，驚世駭俗。

孔廣生走着走着，計算路程，已離頭道溝不上百里，這時日才傍午，心想大概不用帶黑，便一定可以趕到頭道溝無疑，心下一高興，脚下也就愈加快速起來，其勢實逾奔馬。

轉眼便到了獨龍山，祗要一過獨龍山再翻龍尾嶺，前面便是朝陽山，頭道溝也就到了。

誰知就在孔廣生剛爬上獨龍山頭，耳邊便聽到山下有喊殺之聲。

孔廣生縱目一看山下有無數人馬，在那兒厮殺，馬蹄揚塵，廣被一片，因此也看不眞切，到底有多少人在那兒？更看不清是些什麼人在那兒厮殺？

孔廣生藝高人胆大，同時又因爲那兒是一條必由之路，因此也不懼怕，便縱步下山，反想前去看個究竟。

這獨龍山雖說上下有二三百丈高，但在孔廣生走來，却如履平地，連縱帶跳，沒上一盞茶時，便到了距離山脚十來丈的地方。

孔廣生停下身來，找了一個高處，上去一看，這一回就看清楚了，一邊約有八九十人，還着騾馬車載，衣着也頗講究，另一邊却有二三百人，正把那一批人圍在當中厮殺。

兩邊的人，看來騎術都精，馬蹄翻翻滾滾，刀鎗並擧，地上還躺着不少受傷的，在那兒呻吟挨命，有時被馬蹄踩過，躲閃不及，便立時送終。

依雙方本領來說，那衣着講究的一批人，武藝並不算弱，祗是對方仗着人多，五六個打一個，因此「好漢雙手，不敵四拳」，眼看着已落下風。

這時恰好有一個獨眼虬鬚的大漢，手舞一把大刀，帶着三四個人在圍攻一個四十上下年紀的人。

那人白面虎目，相貌極好，手揮長鎗，在那兒拼命抵敵，口裡喊着：「獨眼龍，我司徒某與你無怨無仇，你今兒來此攔截我做怎？」

以琳書房

那獨眼大漢想必就是獨眼龍了，聽了哈哈大笑說道：「場主！咱們雖然是老相識了，但你應該知道，我現在已經不再當參客了。」

那自稱姓司徒的聽了，好似一驚，說道：「你現在幹什麼呢？」

獨眼龍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閻王吃小鬼，我獨眼龍現在靠着獨龍山，來人過客，便是我的衣食父母，不靠着你們這些大爺，還靠誰呢？」

那姓司徒的說道：「這樣說來，你是當了鬍子了？」

獨眼龍道：「豈敢，所以你今天如想過去，便請留下所有車輛金銀，我也不爲已甚，看着過去的交情，放你過去，如果你不服輸，不妨過三天帶人來要回去好了。」

他們兩人這一說，孔廣生立刻明白了是鬍匪在刼路，可是就在這時，那姓司徒的因爲說話的關係，略一分神，手中一慢，幾乎被圍攻他的幾個人刀鋒砍中，饒是閃讓得快，馬身上已中了一刀。

那馬負痛，一聲長嘯，衝出重圍，可是接着便是一陣亂蹦亂跳，把姓司徒的摔了下來，眼看着圍攻他的人，又已來到，刀鎗並舉，轉眼那司徒的就要喪命。

孔廣生這時忽然想起一事，說聲：「不好！」連拔劍都來不及了，大喝一聲：「強盜膽敢傷人，看我來了。」

話聲出口，運起大乘神功，便從十來丈高的巖石上飛縱下去。

第一〇章　劍影刀光威風凜凜　妖氛獸跡人心惶惶

孔廣生這一縱落下去，時間恰恰正好，脚一着地，正停在那姓司徒的身側，兩掌運足「先天大乘神功」，同時連連打出，正好打在獨眼龍和另一個跑在前面的鬍匪的馬頭上，兩匹馬哼都沒哼一聲，便一齊倒地身死，獨眼龍和那個鬍匪，也雙雙被摔在地上。

這一來，剛好阻住了後面幾匹馬的路，救了那姓司徒的一條命。

獨眼龍和另一個鬍匪被馬摔倒，後面的幾匹馬看到，怕踩了獨眼龍，祇好岔了開去。

就在這當兒，三個摔倒在地的人，已經同時躍起。那姓司徒的一看孔廣生，不由奇怪起來，心想：「這個年輕人我並不認識，爲什麼會伸手相助呢？」

姓司徒的心下正在想着，孔廣生已開口問道：「閣下是三道講的司徒場主嗎？請別作慌，在下特來拜謁。」

那姓司徒的愈加奇怪，答道：「在下正是司徒陽城，請恕在下眼生，但不知閣下尊姓大名？在何處得識在下？」

孔廣生見那人正是三道講參場主人，心中大喜，連忙說道：「在下孔廣生……」

可是剛說了這一句，那邊獨眼龍已從地上一躍而起，揮着手中大刀，風捲上前，對着孔廣生的頂

門直劈下來，一面大罵：「媽那巴子，那兒來的活得不耐煩的臭小子，敢來惹老子的事。」

同時其餘的鬍匪也早已奔向司徒陽城。

孔廣生見獨眼龍來勢兇猛，不及再說下去，連忙一閃身形，讓開獨眼龍的大刀，反手便拔出寶劍，一招「推位讓國」，逼開獨眼龍，對司徒陽城說了一聲：「司徒場主，承蒙爲舍弟諸天籌解圍，在下感且不盡，容等殺賊之後，再爲詳談道謝吧。」

說罷和獨眼龍戰在一起。偸眼看司徒陽城時，似有疑訝之色，並未答話，但因爲大家都是正在交手之時，也不容作過多思考，便自放過，心想：「退賊之後，再說也還不遲。」因此便也放下一顆心，專心一意的放在獨眼龍身上。

那獨眼龍雖兇狠，但那裏是孔廣生的對手，十招不到，便被殺得氣喘噓噓，刀法散亂。

孔廣生當然看得出來，功運右臂，力透劍尖，在獨眼龍的刀尖上一點，便把獨眼龍的刀直盪出去，緊跟着扭腕回鋒，踏步進身，劍尖指向獨眼龍的胸膛。

獨眼龍刀被盪出，門戶大開，眼見劍峰又到，躲避已經無及，大喊一聲：「不好！」急中無計，刀又收不回來，只好猛揮左掌，去抓劍尖，拚着受傷，以圖活命。

誰知就在這時，孔廣生耳畔又聽到司徒陽城大叫一聲：「不好！」

遊目一看，祗見司徒陽城腳下偶一不愼，踩在一塊鵝卵石上，腳下一滑，人便欲倒，連忙錯步穩定身形之際，那幾個鬍匪已經看出便宜，兵刃交加，齊向司徒陽城撲到，眼見司徒陽城已陷險境，無法自脫。

這一來，孔廣生那裏還顧得再殺獨眼龍，劍勢回收，身形已轉，兩腳一點，兩三丈的距離，飛鳥一般的穿進人叢之中，一蓬劍光，恰巧護住司徒陽城，盪開了那群鬍匪的諸般武器。

司徒陽城雖然脫險，早已嚇出一身汗來，略一定神，這才和孔廣生並肩作戰，同時獨眼龍又帶着三個鬍匪換馬趕了過來，十來個人把孔廣生和司徒陽城團團圍住。

孔廣生使的是劍，馬上步下一般運用，劍無不利，那司徒陽城使的却是一桿渾鐵鎗，長大兵刃，這一失去坐馬，周轉不靈，吃虧就大了，空負一身本領，使來非常吃勁，而那些鬍匪，認識他是個首腦人物，知道祗要能夠擒住了他，便不愁黃白不能到手。

所以一上來，獨眼龍便親自帶着幾個硬點子來對付他，及至司徒陽城坐馬受傷，群匪眼看得手，却不料半天裡殺出個孔廣生來，一照面就替司徒陽城解了圍，因此群賊勃然大怒，下手愈急，司徒陽城又腳踩鵝卵石，二次臨危，偏偏又爲孔廣生所救。

群匪一向欺負慣了人的，那裡還能忍受得下，又仗着人勢衆，一味的揮動手中兵刃，猛紮猛砍，必欲得司徒陽城與孔廣生而甘心，這一來，司徒陽城又陷入於危難之中。

孔廣生一看，就知道形勢對司徒陽城非常不利，雖然仗着自己去將護他，一時不致爲匪所乘，但終非長久之計，因此猛一轉念，奮起神威。

恰巧這時有一個鬍子，一緊坐下棗騮馬，衝到孔廣生身側，揮動手中大刀，對着孔廣生直劈下來，其勢猛不可當。

孔廣生藝高人胆大，不慌不忙，略一錯過，便已讓開，跟着搶身上前，劍出如電，祇見銀光一閃，那鬍子大吼一聲，一條腿已被孔廣生齊膝削斷，人也從馬背上一個倒栽葱，摔了下來。

孔廣生乘勢飛身而起，輕輕一把，拉住馬韁，把馬收住，一手揮劍，盪開群賊，轉到司徒陽城身側，把馬韁向司徒陽城手裡一塞，嘴裡說了一聲：「司徒場主！請上馬吧。」

說着也不等司徒陽城答應，一伸手在司徒陽城腰間一托。

司徒陽城身不由己的便被孔廣生托上馬鞍，心裡一方面在驚奇這年輕人武功之高，自己簡直不能望其項背，同時也就不由得精神一振，展開了手中鎗法，挑刺勾勒，威風八面，逼得那群鬍匪，團團亂轉。

孔廣生一口劍，則越顯威風，恍如一團銀光，在地上往來翻滾，眨眼之間，便一連砍斷了三四條馬腿，敵人的勢力便去了三分之一。

司徒陽城覺得一鬆，鎗法也就愈加神奇起來，大喝一聲，猛使三五殺招，也挑得一人落馬。

孔廣生早認定了獨眼龍為群匪之首，抱定了擒賊擒王的想法，眼看司徒陽城已能對付其餘，早就風一般的，捲到獨眼龍面前，劍招暴出如雨，把獨眼龍緊緊圈住。

獨眼龍雖然兇狠，但身在馬上，又加上孔廣生輕功絕頂，飄忽如風，因此三個照面不到，便累得手忙腳亂，祇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怪叫連連，汗出如瀋。

心知今日碰上了硬點子，絕難得手了，因此窺個破綻，牙關一咬，猛劈三刀。

孔廣生見他存心拚命，略退一步，獨眼龍得機，慌不迭地，一面大喊：「風緊，扯吧！」一面扭轉馬頭，縱轡狂奔。

其他群匪，被獨眼龍這一喊，齊吃一驚，楞怔之際，適才優勢，早已一變而被逼處下風，一個個那有心情再戰，早已紛紛撥轉馬頭，跟着獨眼龍亂跑起來。

兩軍對敵，此長彼消，群匪一逃，司徒陽城手下不由氣勢一振，那肯放鬆，一聲招呼，反而攆了上去，祇見潑拉拉馬蹄翻滾，塵土飛揚，喊殺連天，有那走得慢的，早被追上，做了刀下之鬼。

獨眼龍所騎的一匹黃驃馬，腳程極快，這一脫開孔廣生的束縛，一溜烟似的向前奔逃，心中早已大定，暗想：「這傢伙雖然厲害，但兩條腿的終不見得能比四條腿的快吧。」

誰知一念未了，已覺得馬勢忽然一慢，背後好像有金風撲來似的，轉頭一看，不由得嚇了個心胆俱碎。

原來就在這一瞬之間，孔廣生已杖着極頂輕功，追上了獨眼龍的黃驃馬，一伸手撈住馬尾，乘勢一着力，人已飛上馬背，腳踏馬臀，手中寶劍，便向獨眼龍的頸間削來。祇剩尺許距離。

獨眼龍幾曾見過這種聲勢，這一驚那還得了，也還虧得他騎術精妙，談回手當然來不及了，祇好猛然向前一伏身，同時拋鐙一讓，人已離鞍腳尖在馬腹上乘勢一點，橫飛出去丈許，翻身落地，才算逃出性命。

也就在這同時，鬍匪中有兄弟三人，老大人稱不見血范同，老二人叫黑心狼范季，惟有那老三范

惠，武功比較兩兄還高，心腸愈狠，綽號滅門太歲。

這三兄弟在獨龍山一帶出沒，攔路刧商，已使行人提心吊胆，更加上獨眼龍入了夥，眞是如虎添翼，雖然他兄弟三人的能耐，高過獨眼龍數倍，但爲着他們同惡相濟，同臭相投，所以反倒推奉獨眼龍做了當家寨主。

現在這三兄弟一見獨眼龍被孔廣生附背而上，危在眉睫，早就齊聲大吼，一湧而上。

獨眼龍滾鞍下馬，橫躍出去，孔廣生也沒想到他會有這一着，不覺一驚，連忙將身向前一移，坐穩鞍橋，兩腿一夾，縱馬向獨眼龍衝去。

恰巧范氏兄弟衝來，讓過獨眼龍，把孔廣生截個正着，救了獨眼龍的性命。

范氏兄弟之中，武藝雖以滅門太歲范惠爲最，但心腸之毒，却數范季，陰險過人，尤推范同。

范同練就了一手好暗器，出手不見痕跡，暗地裡傷人，十發九中，也不知折了多少武師在他手裡，人見人危，因此才贏得了「不見血」的綽號。

這天一見孔廣生鬥敗了獨眼龍，身如飄風，知道不好相與，因此一照面，也不開口，手中暗器，已聯珠發出，口中大喝一聲：「臭小子！逞什麼能，還不與我下馬。」

他那暗器，本是一種極細如沙的鐵彈子，發出之際，千百成群，且無破空之聲，所以對方極難躲避。

這時孔廣生和他相距，不過五七尺遠近，換了別人，勢非受傷不可，可是孔廣生心思細密，眼見范同微一揚手，早已防着他要施放暗器，雖然不知道他所使用的是奇毒無比的鐵彈子，却防着距離太近，躲閃不及，因此早已運起「先天大乘神功」，就在范同一揚手之間，也把左掌平空推了過去。

這也是不見血范同，平時害人太多，惡貫滿盈，鐵彈子剛剛出手，孔廣生掌風已臨，迎頭一逼，鐵彈子被逼得倒轉飛回，其勢比范同發出之際，還要猛急。

范同正在得意，當然沒想到孔廣生有這一着，早被自己發出去的千百粒鐵彈子，打了個滿面開花，兩眼立瞎，一聲慘叫未已。

孔廣生劍已出手，銀光一閃，不見血范同的半個腦袋，早已應手飛向半邊，紅光崩現，屍身從馬背上倒栽下去，眼看是活不成了。

這事電光石火，也不過就是一刹那間，等到范季范惠察覺不好，想救已自無及。

正打算上前和孔廣生拚命，耳中又聽到慘呼連起，和獨眼龍的狂喊之聲：「風緊扯吧！報仇之事，留着過一天三道溝去找他們算賬吧。」

范季和范惠四面一看，司徒陽城的手下，已經潑風一般的捲了過來，砍瓜切菜的亂砍一番，自己的同伴紛紛落馬，獨眼龍也已另搶了一匹馬，領着頭在狂奔逃命。

范季和范惠眼看不能再留，祇好回頭向孔廣生說了一聲：「你等着吧，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廟，姓司徒的家住在三道溝，我們都認識他，你就在他家裡等着我們吧。」

言畢，縱轡如飛，追上群匪，落荒而去。

司徒陽城也已派人吹起螺角，收回人馬，不再追趕。

自己且顧不得去收拾一切，縱馬飛到孔廣生面前，拱手相見，說道：「多蒙閣下仗義，陽城不敢言謝，倘蒙折節下交，願請同返寒舍，容陽城稍盡地主之誼如何？」

孔廣生一心祇在諸天壽身上，但縱目四顧，並未見及諸天壽的影子，正在懷疑，耳聽司徒陽城如此一說，連忙答禮說道：「塲主何必太謙，廣生此次出關，便是專程造府拜謝援救舍弟之德而來，今日得爲塲主稍盡綿薄，正是理所應該。」

司徒陽城聽了不解，又想起孔廣生初見之時，也曾說過此言，便問道：「閣下所說令弟究竟是何人？」

孔廣生道：「舍弟便是蒙塲主在山西太行山大荒嶺四絕澗慈光寺石牢內，拯救出險的諸天壽啊。」

司徒陽城一聽，便越發的迷糊起來，不知如何對答才好，便向孔廣生細問此事根由。

孔廣生見司徒陽城人極豪爽，也未瞞隱，便把諸天壽出走等情，說了一遍，又問道：「請問塲主，舍弟目前何在？又怎未與塲主同行呢？」

說着又把佟方的介紹信取出，交與司徒陽城，司徒陽城看過信後，知道孔廣生一定弄錯，連忙說道：「陽城此次並未到過山西，想是傳聞所誤，所以拯救令弟，一定另有其人。」

孔廣生聽了，滿懷熱望，頓時冰消，楞在馬背上，一言不發。

司徒陽城想了想，連忙說道：「孔兄不必難過，此事或爲家兄隆城所爲，也說不定呢？因爲家兄和佟老前輩也相熟，並且就住在河北周口店長溝峪，或許那和尚一時聽錯，誤長溝峪爲長白山，也說不定，何況家兄本已開門收徒了呢？」

這一說，孔廣生才又生出一線希望之心來，便向司徒陽城打聽司徒隆城的詳細地址。恨不得立刻便要前往。

司徒陽城已知他意，笑着說道：「孔兄武功超群，義薄雲天，不愧爲佟老前輩門下，但欲和令弟相見，也不爭此一日半日，何況令弟是否便在家兄之處，又不得而知呢？加之家兄性情孤僻，雖說住在長溝峪，亦已開門收徒，但那幾個徒弟，都是他自己去找來的，人如想要見他，卻是千難萬難，所以依陽城說來，倒不如暫時隨陽城，且在寒舍屈駕數日，容陽城修下書信，派遣專人，前往問個明白，然後孔兄若是前往，或是把令弟接來相見，都是一樣，更何況如此做法，對陽城也有好處。因爲此次獨眼賊逃走之際，曾經說過，要往三道溝再尋陽城的晦氣，此時孔兄如果一走，陽城合家老小，勢非慘遭他們毒手不成，陽城和孔兄雖屬初交，想孔兄高誼雲天，也定不忍坐視不救吧。」

司徒陽城這一番推心置腹之話，孔廣生聽了，當然不能推辭，同時也覺得非常有理，因此也就答應了下來。

司徒陽城這才大喜過望，連忙吩咐從人，重整車隊，安置死傷，浩浩蕩蕩地，向三道溝進發。

一路之上，兩人談得極爲投機，司徒陽城固然對孔廣生的武功與敦厚，敬佩不置，孔廣生也覺得

司徒陽城豪爽可爲，二人不等到家，早就相處忘形了。

司徒陽城又把范氏兄弟和獨眼龍的出身大概，告訴了孔廣生。

原來范氏兄弟本是翳匪出身，倒也不必說他，那獨眼龍却是司徒陽城參場中的一個參客，祗因生性喜歡狂嫖爛賭，因此銀錢到手，轉眼卽空，結果落得流爲翳匪。

可是他因爲在三道溝住了幾年，所以對司徒陽城參場的地理形勢，出入道路，以及一切內情，都非常熟悉，因此如果他要帶人到三道溝來尋仇，那就防不勝防了。

所以司徒陽城一路不敢躭擱，便是爲着急急要趕回家去佈置一番，以免臨時措手不及。

這一日，回到三道溝，早有人接了進去，但一看場中之人，無不憂形於色，好似有甚麼大事似的，司徒陽城心想：「獨眼龍要來尋釁之事，雖然可怕，但消息絕不會傳播得這等快法，莫非是另有別故不成？」

正打算開口詢問之際，却已見門外奔進來了一個老頭，和一個年輕小伙子，一路哭着，淚流滿面，一到司徒陽城面前，便跪伏在地，嘴裡直叫：「場主帮忙，救人要緊。」

司徒陽城一看，便認出是鄰居張老實，和他的兒子大天兒，連忙說道：「有什麼事？起來說好了，別要這樣。」

但張老實那裡肯起，用手一指大天兒的那張痳臉說道：「場主！你不救我，我們爺兒倆就不用活了，這小子娘死得早，我容易才替他討了那麼個如花似玉的兒媳婦，可是現在又叫丢了，如果找不回來，咱們爺兒倆又怎能活得下去呢？小人丢了兒媳婦，固然再娶不起，便連我的孫子，也叫這麼一來給躭誤了。」

司徒陽城聽張老實這一頓哭叫，仍然沒能把事情弄清楚，却以爲又是那位參客做出了好事，把張家小媳婦給拐帶走了，這種事情，在參場上說來，本是常見不鮮的，參客運氣好，挖的參多，身邊有的是錢，那些無知婦女見了，爲黃白所動，或是和參客臨時姘居，或是和參客拿腿一走，到別處去快活幾天，等參客把錢花光，再行回來。

當然也有些沒良心的侵客，玩兒膩了，便把她賣入娼門，也是有的，但十九司徒陽城，都能夠替他們找得回來，所以雖聽張老實一頓哭訴，却沒感到奇怪。

又何況張老實的兒媳婦，長得小巧靈瓏，確有幾分姿色，平時又愛和參客們打情罵俏，風流之事，也會犯過幾次，而大天兒不只一張大痳臉，並且愚蠢不堪，誰見了這一對，都會說一聲：「一朶鮮花，揷在牛糞裡。」

當然更易使司徒陽城想到這一方面去了，因此司徒陽城開口說道：「別哭了，起來吧！我一定替你們想辦法，保證丢不了你的兒媳婦就是了，你且告訴我，是誰拐走了你的兒媳婦？向那一方向走的？又走了幾天了？」

張老實仍不肯起，哭道：「我也不知道啊！」

說着又回手在大天兒臉上打了兩個嘴巴，說道：「都是這個渾小子啊，夜裡和媳婦睡在一個被窩筒

裡，會把人丟了的，這不是要了我的老命了嗎？我那幾天就知道不好，叫他讓兒媳婦跟我睡，可是他一定不肯，這一丟了，可怎麼辦呢？」說着又打了大天兒兩個嘴巴，大天兒除了雙手捧臉，張着大嘴直聲傻號而外，並無話說。

孔廣生在一旁聽了見了，竟幾乎笑出聲來。

就在這時，旁邊又一扭三搖的走過來一個婦人，笑著對張老實說道：「死老頭兒！說出這種話來，也不怕人笑話，不會說話，就少開口，還不成嗎？張口烏龜閉口象，眞是一點兒也不錯。」

張老實對那婦人一瞪眼道：「難道我還說錯了什麼了嗎？」

那婦人笑道：「錯倒是沒錯，但你的話，場主聽得懂嗎？又你怪你那麻小子不肯把他媳婦兒跟你睡，這才弄丟了，也就沒想想兒媳婦能跟公公睡在一起的嗎？」

張老實道：「這有什麼不可以？我把兒媳婦當閨女看待，還不行嗎？」

那婦人仍然笑道：「所以大家才都罵你爬灰公公咾？」

張老實還想說話，司徒陽城已開口說道：「阮大娘，別再和他開玩笑了。」

說着又把張老實父子從地上拉起說道：「你先起來，把事情慢慢兒說清楚給我聽好了。」

張老實怔了半天，伸手直搔那既扁又平的後腦勺子，說道：「要我怎麼說才好呢？」說着拿眼直望阮大娘。

孔廣生看阮大娘時，四十上下年紀，一頭青絲，梳得油光水滑，胖圓圓的一張臉，笑口常開，彎彎的眉毛，小小的鼻子，如果說她臉上最漂亮的地方，還當數那一雙單箍子眯眯的眼睛，才顯出了她雖然是徐娘半老，却仍帶着七分嫵媚三分騷，她上身穿着一件棉襖，外面又加上了一件青緞嵌肩兒，紮着的褲脚兒下面，更顯出兩隻小脚兒靈瓏俐落。

這時阮大娘已看出張老實的意思，在張老實的肩上拍了一下，又輕輕的把張老實往旁邊一推，笑着對司徒陽城說道：「場主，還是讓我來告訴你吧！死老頭子家的事，我是知道得最清楚的。」

司徒陽城當然知道阮大娘是三道溝有名的寡婦，丈夫在世的時候，風流倜儻，整天的在外面串門子，可是等到把丈夫氣死了之後，却突然的規矩了起來，帶着一個大丫頭過日子。

祇不過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由於天生了一張伶俐的嘴巴，仍喜歡爲人家說事作合，一切處置，倒也公正，因此日子一長，無形中也成了一個小人物。

所以司徒陽城，見她向前，也未阻止，那阮大娘便乾淨俐落的說出一番話來：

原來自從兩個月以前，司徒陽城進關售貨結賬之後不久，有一天夜裡，風雪正急，山裡忽然衝出了一大群野獸，踐踏了幾百畝田地，並且衝毀了靠山邊的兩戶人家，無論老小牲畜，一個也沒能逃走得掉，俱都被踩成肉泥，那群野獸，這才退回山裡去。

當時因夜深風大，所以也沒人知道，直到第二天天明之後，才被人發覺，有那年老富於經驗的人看了，不由得大驚起來，說道：「怎的竟會是這些畜牲呢？」

司徒陽城不在家，一切參場事務，都交由他的弟弟司徒隰城處理，場中既然出了這麼大的事，司

徒隰城當然要到現場去戡察一番，他看了那一片被踐踏掉的田地，蹄跡縱橫重疊，活似千軍萬馬，在那作過一次鏖戰以後一般，正自不解，聽那幾個年紀大的人一說，連忙問道：「這是怎麼回事呢？」

那年紀大的人裡面，有一位參客，名叫柏文章，皺眉說道：「這畜牲名叫竹牛，本是長白山所產，長相和牛大同小異，祇是比一般的牛隻高大，而且身上有竹節花紋而已，可是性喜合群，每群少則數十，多者千百不等，加之天性殘忍，力大無窮，所以不論人獸，遇上牠之後，除了逃得快而外，便絕難倖免，不過這畜牲一向都在深山之中，從來很少見人，怎的這次會走下山來？而且照這蹄跡看來，少說點，怕不要有好幾百嗎？」

司徒隰城對竹牛之說，也曾聽人說過，知道牠們從不出山，所以還有點不大相信，因此說道：「果眞是牠們嗎？怎的會跑到山下來呢？」

柏文章說道：「這就不知道了，不過錯是一定不會錯，家牛蹄跡，前尖後圓，竹牛蹄跡，先後俱方，而且還大得多。」

司徒隰城低頭一看，果然不錯，便立刻作急起來，因為參場之中，尙有若干參客，正在山中採參，這一出現了竹牛，他們便無疑的陷身於險境之中了，所以司徒隰城一面忙着派人收拾現場善後，一面回到家中，和大家商量，如何通知山中參客，趕緊回來，以免受害；又如何去追踪竹牛的行止下落？

可是在場的人，一個個都知道竹牛的厲害，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誰也不敢開口自告奮勇，冒險前往，直把個司徒隰城急得無可奈何，可又不便指定人選，叫誰去冒這份大險，也不相宜。

就在這時，突然外面又走進來了兩個參客，大家一看，便認出是正在山中採參的韓相禎和董魁二人，情形非常狼狽，衣履破碎，臉手均有傷痕。

大家連忙問他們，如何這等情形？有沒有出現竹牛的消息？

董魁嘆了口氣說道：「別談了，這次能夠僥倖出山，與各位相見，已經可算是二次為人，托天之福了。」

司徒隰城便請二人一道其詳，問道：「是不是遇上了竹牛了？」

韓相禎說：「可不就是遇到了這些畜牲了嗎？前天我們正在十七參場上採參，遠遠的看到老鴉嶺上，大雪崩山，聲勢非常驚人，我們一則相去因為頗遠，再則常也知道是天氣漸暖所致，所以也沒放心上，誰知兩個時辰以後，便聽到了萬馬奔騰之聲，響震山谷，從遠而近，我們因為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便爬上一棵大樹，遠遠看去，這一看可把我們嚇了個魂魄散落。」

韓相禎剛說到此處，董魁已接口說道：「還虧得我們爬上大樹，否則我們那裡還能夠活命回來，原來那萬馬奔騰之聲，便是竹牛，那一群何下百隻，正向我們疾奔而來。」

柏文章一拍手說道：「這就對了，那群畜牲是因為老鴉嶺大雪崩山，被驚嚇出來的，後來呢？」

韓相禎道：「後來我們看到不好，想逃也來不及了，又知道那群畜牲，目光既銳，嗅覺又靈，因此那敢下樹，祇好拚命向樹頂爬去，找那樹葉濃密的地方，把身藏好，連大氣兒也不敢透一口。」

董魁道：「就在我們剛剛藏好的時候，那群竹牛，已經奔到樹下，還所幸牠們並未停留，也未發現我們，便直衝了過去，我們在樹上又等了好半天，一直到不再見牠們的踪影，才敢盤下樹來，那裡還敢再留在那兒採參，便急急忙忙的趕奔回來。」

韓相禎道：「也是我們運氣不好，該有一場驚險，走到昨天半夜裡，眼看着馬上就可出山，心裡方自慶幸，放了下來，誰知那群畜牲，反從山下奔了回來，我的媽呀！那時我簡直就嚇掉了魂，心想這一次一定活不了啦！還幸虧老董比我鎮靜，拉着我不顧死活的向旁邊荆棘叢裏一鑽，也再顧不得手臉被刺得痛了，祇一個勁兒的向裡面爬。」

在座有一個年輕，一向冒失的參客說道：「怪不得你們弄得這麼狼狽，原來是這麼回事，那荆棘叢裡可怎麼能夠向裡鑽吶？」

董魁是個有名的火爆脾氣，聽了罵道：「你這個小子，就知道會說現成話，不鑽進去可怎麼辦？能活得了嗎？」

司徒隰城怕他們鬥了起來，連忙說道：「閑話少說，我們且說正經的要緊，後來怎麼了呢？」

董魁已氣得不願意再開口，還是韓相禎說道：「大概那群畜牲也看到了我們，便圍着那叢荆棘祇是不去，我嚇得手脚無措，祇在荆棘叢裡亂鑽，還是老董死拉着我，要我別動，說是能一直不動，讓牠們過了一會兒忘了我們，便是我們的運氣，還可以逃出命來，如果再動下去，這些東西不走，便想逃也逃不了，我聽了無法，祇好依着他伏在裡面一動不動，那些畜牲便在外面亂叫亂吼，祇是沒有進

來，想是也怕荆棘的原故，一直鬧到天明，這才離去，我們等牠們走遠了，才敢爬出來，奔了回來。天啊！這種事，我活了四十多歲，平生還是第一次遇到呢？」

司徒隰城問道：「牠們向那一邊走的呢？」

韓相禎道：「聽聲音，大概向老鴉嶺那邊去的，但詳細情形，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司徒隰城想了一想，安慰了他們幾句，便命他們兩個先去休息，然後再一查點，還有十一個參客在山裡，尚未回來，眞是急不可當。

最後還是柏文章說道：「事已如此，我們且等一天再說吧。」

在這一天當中，又回來了四個參客，其中有兩個根本不知道發生了這種變故，另外兩個却是看到竹牛才逃回來的。

司徒隰城從他們兩個嘴裡，得知了竹牛仍盤桓在參場一帶，因此對那留在山裡的七個參客，越發得不放心起來。

當晚思索之下，心想：「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因此連夜又把場中所有人等，召集起來，宣佈道：「我今懸賞紋銀七百兩，祇要有人能夠冒險入山，找回一個人，我便賞他一百兩，七個人一齊找回來，這七百兩銀子，便一起算是他的了。」

雖然說：「眼珠是黑的，銀子是白的。」誰都知道銀子好，但一想到竹牛的厲害，還有誰敢上前，因此司徒隰城連問數聲，始終沒有人敢答腔。

直到後來，司徒隰城急得打算自己前往，這才有兩個人上前來說道：「三場主不必作急，我兄弟願意冒險去走一趟，不過有個條件，不知道三場主能不能夠答應？」

司徒隰城這時祇愁沒人敢去，現在既然有人願意冒這個險，那有不願的道理，同時也認得這兩個人，原是參場中的好手，心下越加高興。

那二人本是兄弟二人，老大名叫李正，老二名叫李武，據他們自己說，本是獵戶出身，轉業來做參客，雖然來了不久，但一手武功，已經在三道溝出了名了。

司徒隰城見是他們兩個肯去，心中自是高興，忙問：「什麼條件？請說出來好了。」

李正道：「其實也算不上是什麼條件，我們兄弟二人，無家無室，生死都無牽掛，此去能夠達成任務，固然是我倆的運氣，萬一不幸，竟遇上了竹牛，那也是命該如此，死了也怨不得別人。不過在這出發之前，我們却希望場主能夠把獎金先付給我們一部份，讓我們能夠痛痛快快的玩上一兩天，那就雖死無憾了，但不知三場主能答應我們這一點要求不能？」

司徒隰城這時祇怕沒人肯去，又那會珍惜銀子，所以聽他二人一說，連忙問道：「你們二位需要先付多少？」

李正李武兄弟商量了一下，說道：「我們先拿二百兩，不算多吧？」

司徒隰城一口答應，立刻命人取出銀子，交給李正兄弟，又把留在山裡七個參客的名單，上面載着他們習慣採參的地區，一併交給李正兄弟，並且特別備了一桌酒，為他們壯胆。

李正兄弟在三道溝痛痛快快的玩了一兩天之後，也就收拾了兵刄行囊，向司徒隰城告辭入山。

司徒隰城又再三告訴他們，要早去早回，李正兄弟滿口答應。

李正兄弟進山後的第二天，回來了兩個參客，司徒隰城一問，確是由李正兄弟招呼回來的。

司徒隰城當然歡喜，可是從此以後，便沒再見有人回來，並且連李正兄弟都好像石沉大海一樣，消息毫無，司徒隰城便不由得又作急起來。

所幸從此以後，也再沒發現過竹牛的踪跡。

本來參客雖在場食宿，但並非參場雇用之人，所以有時參客入山之後，也可能不回參場，反從他路出山，這也是常有的事，不足為奇。

後來又有那胆大之人，冒險入山尋找，雖未曾找到李正兄弟和那五個參客，却發現了竹牛已向老鴉嶺退去，因此衆參客仍舊各憑胆量，入山採參。

如此又過了半個月，忽然有人在山裡發現了李正兄弟的一些破碎衣物，上面還帶有血跡，這一來，又把個三道溝鬧得風風雨雨，不得安寧。

司徒隰城迫不得已，祇好多帶人馬，親自上山察看，到了現場一看，那些衣物血跡，不像是為竹牛所害，更不像是為其他猛獸，虎熊之屬所裂，因此更弄得大家越發的迷糊起來，並且從那一天以後，附近山下便常常有人畜失踪之事發生，尤其以少婦少女為多。

一去之後，便如烟消雲散，連屍骨的影子都找不到。

這一來，三道溝立刻變成人人自危的恐怖世界，有那好事的，便說是長白山上出了妖怪，山上固然是無人敢去，就是住在山下之人，一到夜晚，必就緊閉門戶，誰也不敢出來行動了。

就憑這樣，仍然不斷的有人失蹤，男男女女，前後不下十餘個人之多。

司徒陽城也曾親自帶着人出去巡查過，但倒也眞怪，有他出來的時候，便什麼事也不發生，並且什麼東西也看不到，祇要他那一天不出來巡查，第二天便不是丟了人，也會丟了豬。

這一來，司徒陽城祇好夜夜帶人出來，一直巡查到天明不息。

可是人到底是血肉之軀，參場的事務又繁忙，司徒陽城又不在家，憑着司徒陽城一個人，日夜不停的不得休息，所以沒上十天，司徒陽城便因辛勞過度，風寒侵襲，一病不起。

司徒陽城一病，帶頭無人，巡查的也就再沒人管了，最初三天，倒還未出亂子，一到第四天清早，大天兒便哭喊起來，說是：「半夜裡把媳婦丟了。」

別人問他是怎麼個丟法？有沒有看到什麼？

大天兒哭着說道：「這我那裡知道呢？晚上上了床，媳婦纏着我，我就依着她了，事了之後，連骨頭眼兒裡都累了，便自睡去，一覺醒來，天也亮了，門也開了，媳婦也不見了，我祇說她解手去了，又見她的小衣還在床上，光着屁股可怎麼跑得出去呢？」

衆人知道他有幾分癡呆，便幇着他一查點，却也不像是跑了人的樣子，因此便想到山上的妖怪身上去了。

別人丟了人還好，惟有那張老實丟了兒媳婦，却好像比死了親娘還要傷心，成天痛哭，盼望着司徒陽城回來。

第一一章　排和議正邪不兩立　結盟好患難圖共存

阮大娘把話說完，司徒陽城方在低頭沉思，孔廣生心中一想，便覺得其中必有蹊蹺。

也就在這時候，司徒隰城已經自後面拄着拐，由人扶住，走了出來，一見司徒陽城，便說道：「二哥！你回來了，可眞把我急壞了。」

說着便又把參場近來的情形說了一遍，並且說道：「二哥！我看這事有點蹊蹺，你知道，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帶人巡查的時候，一時內急，便走到林子裡樹後去解手，誰知剛到林邊，便看到有兩個黑影子在面前一閃，鑽進林中，一幌不見，我當時也顧不得解手了，連忙回身喊人，帶着燈球火把，進得林子，到處一找，却又什麼也沒發現，當時有人說我是心虛眼花，但我却明明看得清清楚楚，二哥！你說這事怪不怪？難道眞的出了什麼妖怪了嗎？」

司徒陽城尚未開口，孔廣生已搶問道：「你所看到黑影子，是個什麼樣子呢？」

司徒隰城道：「大概有兩個人蹬着那麼大，所以有點像是黑蝦子，可是黑蝦子的行動絕不會有那麼快，我記得在暗地裡看到的是黑漆漆，毛茸茸的兩團，望着我還兩眼直翻呢？所以說那絕不是我眼花所致。」

孔廣生一聽，心下越發有數，便湊上司徒陽城的耳邊說了幾句。

司徒陽城點頭說道：「對！很可能是這麼回事，但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呢？」

孔廣生道：「果眞是這麼回事，倒也不必急在一時了，獨眼龍既然有要前來報復之話，我以爲還是先對付獨眼龍要緊，這件事祇要派人先把山口封住，就可以保證無事，等獨眼龍這裡事情一了，然後再來處理這個，也還是來得及的。」

司徒陽城想了想，也認爲對，便對張老實說道：「我知道了，你且先回去吧，待我容日事了，一定會替你處理的，你放心好了。」

張老實那肯答應，便又拉着大天兒跪了下去，哭道：「場主，你知道我這半個月來，過的是什麼日子嗎？天天盼着你回來，怎的又不馬上替我辦呢？」

司徒陽城拉他起來說道：「我幾時說不替你辦呢？祇不過稍等幾天罷了。」

張老實瞪着兩隻大眼睛說道：「我的場主老爺，這種事怎能等呢？是被妖怪抓了去，等幾天怕不連骨頭渣兒，都被嚼吃了，就算是被人拐走了，也就要被弄得翻轉過來了，場主，你這簡直飽漢不知餓漢饑，要知道我們爺兒兩個，就只有這一個媳婦兒啊。」

司徒陽城被他逼得無法，祇好說道：「我告訴你吧！獨眼龍就要帶着鬍子來找我們的麻煩了，你想想看，這兩樁事，到底是那一樁事要緊？我該先辦那一樁事呢？」

阮大娘一聽鬍子要來，早喊了一聲媽，忙問所以，司徒隰城也問道：「二哥是怎麼知道的？」

司徒陽城便又把如何遇上獨眼龍，如何遭險，如何得孔廣生相救，殺了不見血范同，如何鬍子臨

走時申言要來三道溝報復的事說了一遍。

阮大娘聽完之後，便立刻匆匆向外走去。

張老實仍舊哭道：「鬍子來不來，我且不管，場主總得替我把兒媳婦找回來才是道理。」

司徒陽城一向待人好，從不願使人失望，因此說道：「這樣好了，你兒媳婦已經丟了半個月了，如果該死，也早死了，不該死的話，反正會找得回來，又何在乎這幾天呢？現在我保證你好了，找得回來，固然是好，即就是找不回來，以後我拿錢出來，再替你兒子重要一房媳婦，還不行嗎？」

司徒陽城這麼一說，大天兒早就眼淚掛在臉上笑了起來，說道：「爹！咱們就這麼辦吧，這個媳婦我也不要了，跟她睡在一起，每天一夜到天亮，纏住人不肯停，人家累得慌，剛合眼還沒睡得着，她就不是抓，就是咬的，我也實在吃不消了。」

張老實見司徒陽城已答應拿出錢來，替他重找一房兒媳婦，也就破涕爲笑，立刻又數說起，張家姑娘長，李家姑娘短來，纏住司徒陽城說個不休。

司徒陽城正在無計擺脫，耳聽外面人聲嘈雜，抬頭看時，早見阮大娘爲頭，指手劃脚的帶着全溝的人，湧了進來。

一到面前，便把張老實推過一邊，回頭說道：「你們問問場主看，這事情可是有的。」

說着便連說帶比的把司徒陽城剛才所說大戰獨眼龍的事，又說了一遍，好像她當時也正在場，親目所睹一般。

衆人跟着也便七嘴八舌的問起司徒陽城來。

司徒陽城先一擺手，要衆人靜下來，然後說道：「事情是有的，不過大家可以放心，我自有安排，現在我剛回來，還有事要辦，所以你們各位先請回去，準備武器，聽我招呼分配工作好了，祇要能夠同心合力，殺退鬍子是絕不成問題的，成功之後，我也一定有賞。」

衆人聽了，還未開口，阮大娘便又說道：「我的話不錯吧！這消息就是我第一個聽到的。」

說着又用手指着孔廣生說道：「這位便是孔大俠，別說是鬍子了，就是妖怪，也不會放在他的心上，你們大家瞧瞧，他不是年紀又輕，長得又俊，所以本領也更大了嗎？」

年紀輕，長得俊，和本領大不大有什麼關係？誰也不知道，但是阮大娘這麼說了，衆人也就這麼信了，一個個生出又驚奇，又敬畏的神色來，看住孔廣生，倒反而把個孔廣生看得很不自在起來。

司徒陽城久走江湖，當然看得出來，他怕孔廣生受窘，因此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對阮大娘說道：「大娘，還是麻煩妳先帶他們回去吧，我們也好商量正事，免得鬍子來了措手不及，妳說是不是，我一向就知道大娘是個最明白不過的人了。」

司徒陽城這兩句恭維的話，果然打中了阮大娘的心，高興非常，立刻一揮手道：「場主的話，一點都不錯，各位，我們且先出去一下，在外面等着好了。」

說着一把拉住張老實，首先向外就走，衆人也就跟着她一湧而出，屋裡這才清靜下去。

司徒陽城首先替孔廣生和司徒隰城介紹，然後立刻修了一封書信，專人快馬送往周口店長溝峪司

徒龍城處，打聽諸天壽的下落，這才把場中主要人等招集起來，商量對付獨眼龍的辦法。

孔廣生見司徒陽城如此夠朋友，也就不再見外，一起商量起來。他本跟着諸公弼讀過兵法，所以語語中肯。

決定一面把場裡會武藝的，以及少壯人丁，一起集中起來，分別派人率領，把守各處進出道口，趕修欄柵，挖掘陷坑，多備木石，設置信號，一面派人出去，打探獨眼龍的下落，隨時回報。所以不到一日工夫，便分派得停停當當，把個三道溝佈置得鐵桶一般，專待獨眼龍來犯。

這一來，不獨司徒陽城心裡佩服，倚若長城，便是所有人等，也都胆氣倍壯，鬪志高漲起來。孔廣生也不辭勞苦的帶着人日夜四出巡查，一連三日，獨眼龍並未來到，司徒陽城看着孔廣生過份辛苦，怕他也和司徒陽城一樣的病倒，煩悶不堪，幾次要孔廣生休息，可是孔廣生那裡肯聽。

這一天，孔廣生正往後山巡查，前山忽然來了一個鬍子，口稱為獨眼龍所派，要見司徒陽城談和，坐守前山的人，不敢自專，便把那個鬍子放了進來，帶着去見司徒陽城。

司徒陽城得報，本想不見，當不住有些胆小怕事，苟且偷安的人士，一再相勸，說是：「看看來人到底說些什麼？少事無事，能夠和了，至少可以免却一場打鬪，少死若干人命，更何況還可以從來人的嘴裡，打聽出一些消息來吶。」

司徒陽城被迫無奈，這才答應。

那鬍子進來以後，大剌剌的向上首椅子上一坐，對着司徒陽城略一拱手，開口說道：「場主少禮，我奉獨眼龍寨主大哥之命，來此講和，這對貴場無疑的是天大的恩惠，怎的連酒都不備一席，來招待我呢？」

那鬍子話未說完，場中一班有血性的漢子，莫不勃然大怒，一個個氣得面紅耳赤，正要發作，還算司徒陽城涵養極高，連忙以目止住，不叫他們動手，然後對那鬍子一笑說道：「獨眼龍叫你來做什麼？你且先把話說明，至於要喝酒的話，本場主自會賞你，忙什麼呢？」

那鬍子大概是見衆人面有不豫之色，司徒陽城的話，說得又硬，不由得有些畏葸起來，連忙從上座上自動的移向下座坐下，說道：「我獨眼龍大哥說，念着過去在場主這兒，叨擾過一個時日，所以願意和場主談和，祇要場主能夠依着他的條件，他就把獨龍山前的事，一筆勾消不算，永遠罷息干戈，不再動三道溝的一草一木。」

司徒陽城尚未開口，那幾個怕事的人已先高興起來，認為這是一個息爭的大好機會，就怕司徒陽城不肯答應，連忙搶上前對司徒陽城說道：「場主，獨眼龍能念舊，倒還算得上是夠朋友的，談和這當然是誠心誠意的了。」

說着也不等司徒陽城置可否，便轉身對着那鬍子笑嘻嘻的說道：「獨眼龍大哥有什麼條件，就請這位大哥先說出來咱們聽聽吧，祇要有條件，話就好談了。」

那鬍子見這些人這樣一說，不由得把頭又抬了起來，移身坐上上位，更蹺起了一條腿，踏在椅子上說道：「條件很簡單，從今以後，每個月送咱們山寨上兩條牛，四口羊，五百兩銀子，由咱們大哥

按月派人來收，這個數目不算多吧，又何況咱們獨眼龍大哥還說，絕不能白拿你們的，以後準保三道溝平安無事，倘有風吹草動的話，一切惟他是問，你們答應不答應？」

那些怕事的人聽了，連聲說道：「數目實在不大，獨眼龍大哥的確很講交情，這是可以答應他們的。」

這些怕事的人話才說了，那邊有血性的人早就忍不住，大叫起來，說道：「這簡直是豈有此理，難道我們還能向鬍子年年進貢，歲歲來朝嗎？」

那鬍子喝道：「什麼鬍子不鬍子的，你們如果不答應的話，就叫着不識好歹，惹得我獨眼龍大哥翻了臉，管叫在三日之內，血洗三道溝，那才有你們受的哩！」

那些怕事的聽了，連忙對鬍子打躬作揖的陪不是，請那鬍子別發脾氣，這一來，鬍子便越發的飛揚浮躁起來。

可是那些血性漢子那裡還能看得下去，有那性急的，早拔出刀來，大聲叫道：「氣死我了，待我先砍了這東西，然後再去找獨眼龍算賬吧。」

那鬍子一見來勢凶凶，臉色一變，溜下地來，就想向門外逃走，直到那些人被那些胆小的攔住，這才偷偷的在門口一張凳子上簽斜着屁股坐下，一脚踏在檻裡，一脚踏檻外，睜大着兩隻賊忒忒的眼睛，看着大家，一瞬也不敢瞬。

那些有血性的和怕事的，便七嘴八舌的圍着司徒陽城兩相爭吵起來。

司徒陽城看着，實在不像話了，心中煩悶不堪，那裡能忍耐得住，大喝一聲說道：「你們都給我住口！」這一聲果然生效，廳上立刻鴉雀無聲。

那鬍子一見，也嚇了一跳，站了起來。

司徒陽城分開衆人，緩緩上前一步，冷冷的對那鬍子說道：「你過來。」

那鬍子站在那兒，張口結舌，好像泥塑木雕一般，那裡能動得了。

司徒陽城看了他一會兒，這才臉色轉爲緩和，笑了一笑，轉身向旁邊的兩個人說道：「你們把他帶到外面去……。」

司徒陽城說到這兒，那鬍子以爲司徒陽城要廢掉他，嚇得連聲直嚷：「場主…場主…這不關我的事，是獨眼龍叫我來的。」

司徒陽城又笑着說道：「你不是要喝酒的嗎？我這就叫人帶你去還不好嗎？」

說着又轉身對剛才派的兩個人說道：「酒菜儘給他吃，也別難爲他，祇不准他跟任何人說話，更別讓他走就是了。」

那兩人應一聲是，司徒陽城對那鬍子一揮手說道：「你就跟着他們去吧，吃飽了，喝足了，不要客氣。」

那鬍子這才用袖口拭去額上的汗，向司徒陽城道了聲謝，乖乖的跟着那兩個人走了。

司徒陽城等鬍子走了之後，這才回身看了衆人一會兒，便自顧自的又坐向椅子上去，

，左手肘擱在椅把上，大拇指頂着面頰，單用一個食指，不停的在下巴殼上，來回的勾撓，右手撫在膝上，四個指頭像打板似的，或快或慢，一直不停。

衆人跟着他久了，都知道他的脾氣，心裡煩悶到極點的時候，才會有這種樣子，在這時候，誰也不能開口，一開口，就准非碰釘子不可，所以大家也都靜靜的站在一旁，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一聲不響。

又過了一會，衆人祗見司徒陽城眉頭一皺一揚，自言自語的說道：「對！我非這樣做不可。」說着便站起了身，那旁邊的人，誰都不知道他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有血性的那些人，到底性子急得多，因爲恐怕司徒陽城會答應鬍子的要求，所以再也顧不得了，連忙上前問道：「場主，你打算怎麼做呢？叫我們跟鬍子拚命，都不要緊，可千萬不能答應鬍子的要求啊！」

司徒陽城笑道：「你們認爲我能這樣做嗎？」

那些有血性的人說道：「對！場主絕對不能這樣做。」

那些怕事的人聽了，大爲不滿，也挨上前來說道：「場主！這事還得你多考慮一下，千萬別魯莽決定才好。」

司徒陽城也笑着對他們說道：「你們認爲我可以跟鬍子講和？」

那些胆小的人說道：「這事所費有限，而可以免去若干人的死亡，可以說是利多害少，所以場主不妨多多考慮一下，如果場主不願意出面的話，便由我們去和獨眼龍接頭，他所要的那點東西，也由我們分攤負擔，每個人所攤到的，實在少得可憐，當然是絕無問題的了。」

司徒陽城笑了一笑，並未置可否，那些有血性的漢子，便又吵了起來，連說不可。

就在這時，孔廣生如飛的從外面走了進來。

司徒陽城一見孔廣生，便止住衆人說道：「好了，廣生回來了，我們且聽聽他的意見再說吧。」說着便對孔廣生道：「你知道獨眼龍派人來向我們講和，還提出條件來的事嗎？」

孔廣生道：「我已聽說過了，也就是爲這件事才趕回來的，司徒兄的意見如何呢？」

司徒陽城道：「你且別問我，他們有人主張答應獨眼龍的要求，也有人反對，你的意見如何呢？」

孔廣生道：「這是非常之明顯的事，與盜謀和，無異於與虎謀皮，正邪是決不可能共存兩立的……」

孔廣生說到這兒，司徒陽城不住的點頭，那些有血性的人也齊聲贊同，祗有那些怕事的作了慌，說道：「孔兄！話可不是這麼說，爭端一開，禍便難已，我們爲什麼要放太平的日子不過，自已去找麻煩呢？何況獨眼龍此次派人前來，完全是出於至誠，看着過去的面子，才肯這麼做的，並且他的要求也不高，不過是見意而已。他已經答應，保證從今以後，三道溝如有風吹草動，都惟他是問，這不就等於是說，獨眼龍成了我們雇用的保鑣了嗎？請保鑣的也等於花錢，那麼就給他幾個，也沒什麼呀。

孔兄！你說是不是呢？這種便宜事不貪，天下還有什麼是便宜的呢？」

孔廣生仰天大笑說道：「各位高見，使廣生茅塞頓開，眞是千古妙論。」

那些怕事的還以爲孔廣生被他們說服，正在暗暗高興。

誰知孔廣生突然臉色一正，說道：「不過各位就沒有想想，鬍子是講信用的嗎？同時他們所索有限，也正是可疑之處，在我看來，獨眼龍一定有事於別處，所以要這樣做的原因，一定是緩兵之計，二則就是想我們鬆懈下來使他們來時，容易得手而已。這不是很明顯的事嗎？再說如果要仗鬍子來保護，那我倒想起一句俗話來了，請黃鼠狼看雞，是個好辦法嗎？恐怕除了天下至愚之人，誰也不會這麼做的，所以我認爲，欲求平安，須要對付鬍子，而對付鬍子的辦法，便莫善於消滅鬍子，捨此而外，實在別無他策可圖。」

那些怕事的仍不甘心，說道：「可是爭端一開，生死難卜，人命關天，總還應該多考慮一下吧？」

孔廣生道：「此話誠然不錯，但諸位有沒有想過，我們月給銀糧，以養鬍子，便說鬍子不再來犯我們，誰又能擔保他們不去侵害別人呢？鬍子是我們養的，使他們吃飽了去侵害別人，那伯仁雖非我殺，但因我而死，我們問心能安嗎？再說，我們花錢養活鬍子，卽使鬍子不再害人，可是我們不是等於在鼓勵大家去當鬍子了嗎？所以要眞的這樣去做的話，恐怕將來的鬍子，就不是我們所養活得起的了。」

那些怕事的人還想開口，司徒陽城早已一拍手說道：「廣生的話，正合我心，我意決了。」

怕事的人，胆量本來就小，司徒陽城這樣一說，他們心裡雖然不快，但嘴裡却也沒有再吐出一個不字來。事情的原則當然也就這麼決定了。

司徒陽城對孔廣生問道：「廣生！你看現在該怎麼辦？」

孔廣生道：「相爭決勝之關鍵，在於審度時勢，掌握主動，或攻或守，均無不可，目前以愚見度之，獨眼龍必將有事於他處，倘我們能偵知他的行踪，乘其不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直搗其後，當可獲得全勝，此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欲謀長治久安，也就在此一舉了。」

孔廣生話才說完，外面已匆匆地走進來一個人。

司徒陽城一看，正是派出去打探消息的人。連忙問道：「獨眼龍現在何處？動靜如何？」

那人一面擦汗，一面說道：「場主！獨眼龍已不在獨龍山了，他前天傾巢而出，現在正在猛攻龍家窩堡，已經圍了有兩天兩夜了。」

孔廣生和司徒陽城交換了一個眼光，大家點頭微笑。

司徒陽城又把各方面的情形，問了幾句，便叫那人自去休息，一面轉頭問孔廣生道：「現在該怎麼辦呢？」

孔廣生道：「事不宜遲，但不知龍家窩堡的地形如何？窩堡中的主腦是誰？實力如何？」

司徒陽城一面命人去取地圖，一面說道：「龍家窩堡也算得上是個大窩堡了，總計約有五六百戶

人家，大半姓龍，現在的堡主姓龍名濤，人還不錯，祇是生意氣息太重，把銀子看得太重一點，所以和我們這兒說起來，雖然沒有含糊，却也說不上有什麼交情，你問這個，莫非是想和他們取得聯繫嗎？」

孔廣生點頭應是，說道：「正是此意，倘能兩家同心合力，內外夾攻，便不愁不能把鬍子一鼓聚殲了。」

司徒陽城笑道：「照說起來，龍濤本是個可與共憂患，而不可與共安樂的人，所以若在平時，他可能不會和別人合作的，但現在他處於危難之中，正需要人去帮忙，當然又作別論了，我想這是不成問題的。」

這時地圖已經取到，鋪好在桌上，大家圍上前去，孔廣生一面看圖一面聽司徒陽城解釋補充，才知道龍家窩堡便在龍尾嶺下通向銅佛寺的大道旁邊的一個山谷之中，四面環山，兩面是危崖峭壁，無路可通，一面是叢榛伏莽，雖然勉可上下，但因為榛莽之中，毒蟲猛獸太多，也從來沒有人敢冒過這種險。

所以實說起來，龍家窩堡唯一的通路，就是那條長約三里有餘的谷口，兩面俱是高山深澗夾峙，祇在一邊山下，有一條車路進出，龍濤也算得是一個細心的人了，平時早在這三里多長的谷口之中，按着地形，佈置下五道關口，各關口均派有專人把守，所以十五六年來，一直都沒有出過什麼孔子。

這次也許是一時大意，被獨眼龍在半夜之中，用偷襲的方法，一連攻下三道關口，龍濤才得到了消息，連忙帶人去抵禦，可是事起倉卒，不免慌忙，因此還來不及佈置好，第四道關口，也失陷了，所幸第五道關口，便是山谷的內口，夾山築城，非常堅實，並且城牆上下，還開有箭孔，敵人進逼，便萬弩齊放，誰也別想接近，所以才能守住。

可是如果此關一失，則就再也無險可守，祇好束手待斃了，而獨眼龍新勝之餘，當然不肯馬上就退，因此兩下便在那兒死拼起來。

孔廣生既把當地情形了解，便對司徒陽城說道：「依小弟愚見，事不宜遲，要能立刻出發才好。」

旁邊有人挿口說道：「來得及嗎？」

司徒陽城臉往下一沉說道：「有何來不及之有？」旁邊的人，立刻不敢開口。

孔廣生道：「其實也用不到太多的人，至多也不過五六百人，所以我們有二三百人，已經夠用，谷口窄狹不堪野戰，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我們祇要能夠挑選能手，在外谷口堵住獨眼龍歸路，同時另外派人爬上兩面山頭，多備火炮木石，虛張聲勢，起初不必進攻，直等與窩堡內取得聯繫之後，以訊號為準，同時兩面進攻，那時獨眼龍已如入袋之鼠，定必心慌，不待戰而勝負已分了，陽城兄以為如何？」

孔廣生說完，不獨司徒陽城，在場的人，都一起拍手叫絕，連那些胆小怕事的，也都雄心陡漲，認為可以一試。

司徒陽城更是早就命人去遴選得力之人，並準備一切應用器具去了。

接着又對孔廣生說道：「現在這樣好了。三弟病尚未癒，不宜前往，仍得留在家中防守照應，尤其是後山入口，更要注意，如有什麼驚動，立刻專人報得我知。」

司徒陽城連忙應是，司徒陽城又道：「堵截外谷口之事，由我帶人負責，到時見機而作，祇時進龍家窩堡聯繫之事，必由後山始能入內，恐非廣生辛勞一番不可了。」

孔廣生道：「小弟當得效命，惟小弟與龍堡主素不相識，誠恐發生誤會，同時前往後山道口，也不熟識，萬山之中，何處尋找？倘若迷途，定誤大事，所以最好能有一位熟識的人同去才好。」

司徒陽城楞了一楞，說道：「領路之人，倒並不難，至於能夠從後山下山的人，恐怕就不容易找了，便拿我來說，大概也沒有那個把握吶。」

孔廣生也想了想，笑着說道：「山路雖險，也許到時兩人互相帮助，竟能通過，也未可知哩！」

旁邊有一位參客，姓袁名化，人稱小猢猻，生得又瘦又小，但輕身功夫，却有相當造詣，他也是跟着司徒陽城剛回來的一個，所以也曾見過孔廣生在獨龍山下所表現的功夫，對孔廣生簡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常常有心要和孔廣生結識，好叨教一二。

祇因回來之後，便大家日夜煩忙，不得空兒，現在一聽孔廣生要人同行，便認得是個機會來了，那肯放過，連忙上前說道：「場主，這事我陪大俠去一趟好了，我不祇是熟悉那兒的路，並且和龍堡主也曾做過幾次生意，所以非常熟悉。」

司徒陽城一見是他，倒也覺得很適當，便立刻做了決定，不多一會兒，外面挑選的人也已備齊，等待出發。

司徒陽城又吩咐把那來談和的鬍子，綁起來帶了走。

孔廣生一聽，便知道了他的用意，也不言語，轉是旁邊有人問道：「場主！帶着他去幹什麼？不怕碍事嗎？還是先關在這兒，回來再處理好了。」

司徒陽城笑道：「帶他出的用處大着吶，到時與獨眼龍臨陣之際，斬以示威，則賊胆不戰自喪矣。」

有那老實人說道：「場主！這個恐怕不能這麼做吧？兩國相爭，尚且不斬來使，將來傳聞到江湖上去，怕不會被人非議吧？」

司徒陽城笑道：「此言比於不倫，果真如此，那我們便變成承認鬍子是合法的組織了，你說對嗎？」

說畢也不再多言，便立刻帶着人，浩浩蕩蕩的出發上路。

一過頭道溝，便要和孔廣生分路，孔廣生又叮囑道：「谷口之戰，不利於騎，同時也不能使獨眼龍及早察覺，所以馬匹還是遠遠的留在後面的好，陽城兄以為如何？」

司徒陽城道：「這我知道，我便等着你的信號再動手好了。」

言畢，各自分路前進。

不提司徒陽城帶人到谷口，恰巧獨眼龍並未派人把守後路，因此輕輕易易的便扼住了那條孔道，

並派人爬上兩邊山頭，分別埋伏。

且說孔廣生和袁化二人繞道銅佛寺，寄下了馬匹，然後入山。

袁化果然路途非常熟悉，並且輕功也相當去得，穿山過澗，便來到龍家窩堡後山，立在山頭上一看，果然和地圖上所說的一般，孔廣生略一打量，便選定了下山之路，對袁化說道：「我看與其從後榛莽中下去，冒那蛇蟲之險，倒不如就從這危崖上下去，還安全快當的多，你以爲如何？」

袁化一看那崖，約有二十餘丈高下，雖然半中間有三五棵松樹，生長在崖壁中間，其他却毫無可以藉手落脚之處，因此私自衡量，知道無此能耐，不由得爲難起來。

孔廣生一看便知，笑着說道：「我先下去，你祇要放大了胆，盡力湧身向下一跳，我自會在下面接你的。」

袁化一直非常敬佩孔廣生，見他說了，知道必有把握，絕不會叫自己吃虧，同時也爲好奇心所驅使，想看看孔廣生的功夫，到底高到怎樣的程度，因此也就應了，便催孔廣生下去。

孔廣生說道：「別忙！我們就這樣下去了，怕要引起人家的誤會，使人家受驚，反倒不好，還是先和下面的人取得連繫，說明了來意，得到對方的許可之後，再下去要好得多。」

說着便和袁化走到危崖邊緣，向下一看，下面是一片田地，正好有幾個人背着刀槍，在那兒巡邏，祇因爲從下看上不容易，沒有發現孔廣生與袁化而已。

孔廣生隨手從地上揀起一根小小的樹枝，默運先天大乘神功，看準一人，輕輕擲去，那樹枝便如

箭一般的，飛射而下，正插在那人面前的地上。

那人受了一驚，這才抬頭上望，看到孔廣生。

孔廣生便對那人說道：「這位大哥注意，我是三道溝司徒場主那兒派來的人，有事要見龍堡主，煩你通報一聲如何？」

袁化見孔廣生說話的聲音並不大，還疑心那人沒有聽到，可是已看到那人神情，好像已聽淸楚了似的，也指手劃脚的回了幾句，但却聽不到他說的是什麼。心中一動，便想到孔廣生一定是以內家眞氣把話送出，所以雖然有二十多丈的距離，也能使那人聽到，而那人所說，便無法送回來了，因此忙問孔廣生是不是這個道理。

孔廣生但笑不言，祇對崖下那人說道：「司徒場主已帶人來到谷外，接應你們，祇等我的信號，所以你趕快去請堡主出來吧，祇他一來，我便下來了。」

那人好似有不信的樣子，但也就飛奔向房屋裡去，一會兒，便來了一大堆人，一個個抬頭上看。

孔廣生因此又把來意詳細說了一遍，問自己可以不可以下去，話才說完，便看到人群裡有一人向上招手，孔廣生知道已得對方允許，便對袁化說道：「你在此等着，不要作急，等我招呼了，再向下跳好了。」

袁化應是之後，便看到孔廣生雙脚一起，兩手平張，人便像飛鳥似的向半中間的一株松樹上穿了下去。

脚才一站松樹，人已二次再起，這次身體平直，姿態悠美之至，可是速度却快到極點。

眨眼之間，祇見孔廣生好像在半空中扭了一下，人已立在山下，耳邊微微的聽到了一陣驚呼之聲，眼中也看到了那群人拍手雀躍之態，又見孔廣生與那群人裡的一個人握着手好像說了幾句，這才轉頭向上，袁化變聽到孔廣生的聲音說道：「下來吧！儘力向前縱好了，我接着你。」

袁化心中又驚又喜，便壯着胆子奮力向前一縱，縱出了三四丈遠近，立刻人便向下墮了下去，心中竟是說不出來的難過，略一下看，便看到地面直向自己撞了下來，這時手足無處着力，心中不自由主的便慌亂起來，嚇得連忙閉上眼睛。

正在這時猛然覺得下面有一股力量，把自己向上一托，下落之勢，立刻變緩，睜眼看時，身已離地，不足三丈。

孔廣生正舉着一雙手，對着自己，還沒來得及想出孔廣生在做什麼，祇又見孔廣生兩手一撥，自己的身體便變成頭上脚下，正好緩緩下地，竟比從屋上跳下來時，還要輕快得多，不由得怔在那兒，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時，祇癡呆呆的看着孔廣生發愣。

孔廣生已走了過來，說道：「龍堡主在等着你吶，快去上前相見吧。」

袁化這才驚醒過來，連忙走過與龍濤相見，說明來意，他們本來相熟，所以龍濤不等細看司徒陽城的信，便自信了，忙請二人進屋坐下，奉烟敬茶，殷勤招待，一會兒又備上酒來，席上談到獨眼龍的情形。

才知獨眼龍偷襲不成，攻不下第五道關口之後，也曾向龍濤勒索馬匹銀兩，好做進襲三道溝之用，因爲爲數過巨，乃爲龍濤所拒，獨眼龍也曾宣稱非洗龍家窩舖不可。

這一來，直嚇得窩堡主那一般胆小之人，魂飛天外，竟有一個做珠寶生意的，願意拿錢出來，買靜求安。

所幸龍濤一向對銀子看得極重，倒也不管是自己的，還是人家的，拿出去總不免肉痛，因此委決不下。

及見孔廣生從山上飛下來的那一手，心中自是高興，但又怕孔廣生也要酬勞，因此便一面要求孔廣生帮忙，一面哭起窮來。

孔廣生知道他的意思，忙把來意詳加說明，祇以道義互助，雙方各不取酬，龍濤這才大喜起來。

大家正談得高興，突然外面殺聲又起。

第一二章　一鼓聚殲澤及降虜　八方響慕譽滿江湖

孔廣生看到龍濤面色一變，心中暗想：「莫非是關前吃緊。」便問道：「但不知這兩日來，賊勢如何？」

龍濤皺眉說道：「連日來，賊人不停猛攻，雖說關牆堅實，但弩箭已所存無多，行將告罄，因此無法事先阻住他們的攻勢，祇好留着等他們攻破關牆時，阻擋一陣，射退他們，搶修關牆，明知這不是持久之計，可是事已如此，也說不得祇好守一陣，是一時了。」

話說至此，外面已一連搶進來了好幾個人，慌慌張張地說道：「堡主！大事不好了，鬍子這次不獨攻破了關牆，並且還用上了火攻，形勢危險得很哩！」

龍濤一聽，猛然站起身來，向外就走，但剛走沒兩步，又停步回身，看着孔廣生直搓手，欲言又止。

孔廣生已知他意，也就站了起來說道：「堡主不必心慌，在下願與堡主同往一察究竟如何？」

龍濤也沒開口，便和孔廣生袁化匆匆地奔向關口，行沒幾步，已看到關前映得半邊通紅，喊聲不絕，大家不由得脚下一緊，奔上關去。

龍濤縱目看時，關下鬍匪，紛亂如麻，已逼進城下，獨眼龍和范季、范惠兄弟，分頭指揮鬍匪，一面用衝車轟擊關城，一面四處縱火，焚燒那修補缺口的門板木塊，聲勢驚人，眼看關城就要被鬍匪突破。

這時旁邊忽然走過一個老者，向孔廣生一拱手說道：「孔老弟還認識老朽嗎？」

孔廣生一看，正是龍興鏢行的武師千里單騎陳長泰，過去曾在杭州見過一面，後來又在天津相聚過幾天，所以熟識，但不知他爲何會到這兒來，因此連忙拱手還禮，說道：「幸會幸會！眞想不到在這裡又會見老前輩，破賊之事，一定不成問題了。」

陳長泰臉上一紅說道：「老朽雖不怯敵，但由於寄身鏢行，不敢招惹是非，以免妨害行裡的事務，所以雖然在這兒幾天，却並未能替龍堡主稍盡綿薄，眞是慚愧得很！」

孔廣生知道鏢行中人，一向是抱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求無事的想法，尤其對於黑道上的朋友，更是不願結怨，以免將來護鏢路上發生麻煩，因此也未再說什麼？祇問：「老前輩來此何事？」

陳長泰道：「還不是爲他人作嫁衣裳，剛才聽人言及，老弟從三道溝來了，所以這才趕來一見………」

話剛至此，轟然一聲，關牆又倒了一塊，眼看鬍匪便想蟻附而上，幸有這邊的弓弩手，死命抵住，鬍匪衝不上前，同時負責搶修的人，也冒着生命的危險，在那兒用沙袋木石，堵塞缺口。

龍濤見事已危急，直急得頭上汗如出瀋，一迭連聲的向孔廣生催問：「司徒場主到了沒有？現在可以聯絡了嗎？」

孔廣生連忙點頭說道：「我看賊勢未亂，而且頭腦俱在，想司徒埸主必已暗中得手，扼住要路了，我們現在就聯絡一下吧！」說着便吩咐袁化發出訊號。

陳長發久歷江湖，非常知趣，雖然自己不願插身其間，但也不願阻撓別人的事，因此對孔廣生一拱手說道：「老弟這時有事，老朽未便打擾，容等事了再爲詳談吧。」

話才說完，也不等孔廣生答話，便飄身下關走去。

袁化早已一連串燃放起七個流星，直上雲霄。

孔廣生對龍濤說道：「堡主也可以準備一下了，衹等谷外訊號起時，我們便可以開關出擊。」

龍濤一面應是，一面傳令準備出擊，一面瞪着兩眼，凝視着谷外天際，一瞬不瞬。

果然沒有多久，谷外天際，也升起了一枝七串流星，孔廣生大喜，對龍濤說道：「一切均如預料所期，現在我們可以出擊了。」

直到這時，龍濤臉上的疑慮神色，才完全消失，興奮萬分地對孔廣生說道：「好！我們這就走吧。」

孔廣生道：「暫且別忙，我們此去，勢在必勝，所以應以精銳出關，其餘的人，不妨留在關上，擂鼓吶喊，以壯威勢，堡主意下如何？」

龍濤此時已對孔廣生完全信任，倚若干城，當然有說有聽，剛剛分配妥當，打算開關衝出，誰知關牆又被鬍匪轟倒了一塊，這一缺口，竟有一丈多濶，范季帶着鬍匪如潮湧來，眼看着已堵塞不住，堡中的人，雖然仍在拚死抵抗，但胆小的已嚇得紛紛後退，陣勢大亂。

孔廣生一眼看到，也來不及再和龍濤商量，衹說了聲：「龍堡主，我們別開關了，就打那兒走吧！」

說着拔劍在手，奮起神威，便對那缺口奔去，幾個縱跳，已到范季面前。

范季兄弟和獨眼龍看到關上谷外，兩處訊號，接踵而起，知道已有援兵前來，正在作慌，打算分一半人出去攔堵，剛好這時又轟開了一段城牆，想必是這帮鬍匪惡貫滿盈，氣數頻絕。

因此獨眼龍又立刻改變了主意，全力向缺口進攻，滿想一氣攻下龍家窩堡，然後再反身迎拒援兵，這主意雖然不能算錯，可是却沒想到孔廣生已經來到。

范季祇覺得眼前銀光灰影，閃了一閃，還沒看清來人是誰，便感到冷風已撲面而來，心中大驚，總還算他武功不差，應變得快，一面將手中的兵刄舞動，護住全身，一面倒縱出去，這才躲過。定睛一看，來人却是孔廣生，心頭不免就是一陣發涼，鬪志也就消滅了下去。

孔廣生知道這時是千鈞一髮，如果不能殺敵示威，便不能起懦鎮頑，挽回頹勢，所以一擊不中，雖然范季後退，仍然毫不放鬆的，一挺手中寶劍，「毒龍出穴」跟踪范季刺去。

范季見孔廣生來勢勇不可擋，不敢硬接，又一閃身向旁邊讓去，這是他不知孔廣生這一招，看上去雖然可怕，其實却是個虛勢，敵人如果還手硬擋，孔廣生便非變招不能克敵，如果敵人不敢硬接，反而閃避，那就上了大當了。

因爲孔廣生這一招之中，却暗藏着別招在內，所以不管敵人如何躲閃，他也能如影隨形，乘勢擊襲，使敵人防不勝防。

所以范季剛一閃開，打算回手進招，誰知孔廣生腰肢一扭，左脚在右脚上一點，人未落地，身體便迴旋過來，手中寶劍並未收回，祇是改刺爲劊，其疾如電，便向范季腰間劊去。

孔廣生這一招完全出於范季意外，連想一想的時間，都沒撈到，孔廣生大喝一聲，劍光過處，范季已被攔腰揮成兩段。

剛好這時，龍濤也已帶人衝了過來，一見孔廣生誅了范季，士氣不由大振，齊聲喊殺，加上金鼓助威，鬍匪那裡還能抵擋得住，何況大半在獨龍山下，都看到過孔廣生威風，那裡還敢停留，早已紛紛返身，向谷外逃竄，任憑獨眼龍怎樣呼喊約束，那裡還能生效。

獨眼龍見不是路，當然性命要緊，便也跟着狂奔起來，誰知剛剛退出三關，早見前面路口，被人截住，近前一看，認識是司徒陽城。

祇見司徒陽城架木爲柵，正好封住路口，身後跟着的人，一個個手挽强弓，硬弩在弦，獨眼龍不敢接近，回顧後路，孔廣生和龍濤又帶着人慢慢逼近，也是弓箭當先。

獨眼龍和衆賊直嚇得亡魂出竅，進退狼狽，獨眼龍賊眼亂轉，迫不得已，祇好突前向司徒陽城叫道：「塲主！我已派人與你言和，自願放棄前嫌，塲主爲何如此逼人之甚哩？今朝倘能給我一條生路，獨眼龍有生之年，誓不忘大恩大德。」

司徒陽城安若泰山，但笑不言。

獨眼龍看了，越發的心慌意亂，二次喊叫道：「塲主！談和之事，你到底答應與否？也應該給我一個回答啊。」

司徒陽城這才站起身，笑對獨眼龍說道：「你想要知道回答嗎？好！我現在就告訴你，你看着好了。」

說着用手向身後一招，獨眼龍便立刻看到司徒陽城身後人叢裡，幾個大漢推着那個前往講和的鬍子出來，按跪在當地，鋼刀起處，紅光崩現，一顆首級，已被砍落地上。

司徒陽城上前一步，拾起首級，說道：「獨眼龍，這便是我的答覆，如果你們看不清楚，拿去慢慢的細看好了。」

說着手起處，把那首級對着獨眼龍身後的人堆裡，飛擲過來。

那群鬍匪驚叫一聲，躲讓不迭，獨眼龍氣得再也接納不住，一揮手中大刀，對那群鬍匪說道：「司徒陽城欺人太甚，我們祇有衝殺過去，才能奪路逃命啦。」

說着暴吼一聲，率先領着人向司徒陽城撲了過去，勢不可當。

司徒陽城毫不爲動，直等獨眼龍撲到近前，這才略一後退，口裡喝了一聲：「放！」身後便已箭如飛蝗，射了過來。

獨眼龍本也防到司徒陽城會有這一著，所以見司徒陽城向後一退，便大叫道：「大家注意他們放

箭。」

說時把手中兵刄，舞得風雨不透，護住全身。

衆翦匪也張開了牛皮擋牌，護身前進。

這時孔廣生和龍濤也已趕到，龍濤眼見如此，深怕被獨眼龍突圍出去，遺禍無窮，因此一聲下令，也是萬弩齊發。

翦匪兩面受敵，又由范惠帶着人張起牛皮擋牌，護住後路。

龍濤仍想進逼，誰知却被孔廣生止住，說道：「堡主不必作忙，且請保住實力，莫把這有限的幾隻箭，白塡在裡面，是划不來的，我們祇要緩緩進逼就成了。」

龍濤不知孔廣生早已和司徒陽城約好了下手之計，心中不解，便作急問道：「倘使獨眼龍拚力圖圍，司徒場主阻擋得住嗎？」

孔廣生尚未答話，果見翦匪一聲吶喊，全力向司徒陽城衝去，同時司徒陽城也好像吃不住的樣子，立刻放棄了木柵，向谷外退去。

這一來，直嚇得龍濤跺脚說道：「不好了！這一被他們漏了網，將來的後患就無窮了。」

孔廣生笑道：「堡主別慌，獨眼龍是絕對跑不掉的。祇要我們追到司徒陽城所棄的木柵之前，也就是獨眼龍授首的時候了。」

龍濤聽了，仍自不解，便問所以，孔廣生也是一大意，便告訴龍濤說道：「這道柵欄外面不遠，

還有一道柵欄，在這兩道柵欄之間的兩面山頭上，都伏有滾木飛石，祇要能把獨眼龍誘了進去，司徒場主扼斷於前，我們再堅守於後，那時候兩面山頭上的木石一下，我們便可以兵不血刄，而使群賊一個個都變成虀粉了。」

龍濤聽了，這才明白，可是就在這一遲誤之間，未能緊盯賊後，踞出山欄，而司徒陽城那裡，又發動過早，山頭上一陣金鼓齊鳴，旌旗蔽天，滾木飛石，紛紛而下，恍如千軍萬馬一般，群賊一見，大吃一驚，轟了一聲，又返身衝進了柵欄。

孔廣生耳聽獨眼龍大叫道：「出路已絕，我們還是殺回去吧？說着便和范惠兩個，各挺兵刄，首先反撲過來，孔廣生知道已不可能不勞而獲，一場惡戰，定然是免不了的了，因此對龍濤說了一聲：「糟了！我們遲了一步了，殺上前去吧！」

說着也不等龍濤答話，早就仗劍飛身，迎了上去，眨眨眼，便把獨眼龍和范惠接個正着。

獨眼龍和范惠這時如落阱之虎，也豁出去了，兇威大發，兩般兵刄，狂風暴雨一般的和孔廣生殺在一起。

但孔廣生那裡把他們放在心上，展開劍法，絕不容獨眼龍和范惠前進一步，但一時也無奈他二人何。

這時山路之上，已被木石擊得塵土飛揚，迷漫四空。所以司徒陽城並未能看清這邊的情形，仍然按着原定的計劃在那兒死守。

孔廣生一面攔住獨眼龍和范惠，想把他們逼了回去。但他二人已作困獸之鬪，尤其是那群翳匪，更非龍家窩堡中人，所能抵擋得住，心中不由作急起來，暗想：「這樣纏鬪下去，終非久計，倘不能即早解決這爲頭的兩個，恐怕龍家窩堡中人還要吃虧，也說不定。」

因此劍勢一緊，把獨眼龍和范惠兩人逼退一步，騰空出手，運起「先天大乘神功」，窺準范惠胸前，一掌拍去。

范惠一個躲閃不及，胸口便被狠狠的着上一記，悶哼一聲，鮮血從口中像湧泉似的噴了出來，屍身直飛三四丈遠近，這才落地。

獨眼龍一看，心胆俱碎，那裡還敢交手，返身便向谷外逃走，重新走出柵欄，同時群賊看到范惠和獨眼龍兩個首腦人物，一死一逃，當然無法立足，也就緊跟在獨眼龍身後，狂奔起來。

如果這時，孔廣生仍按照原定的計劃，守住柵欄，則獨眼龍仍非束手就擒不可，可是孔廣生也是小心過了份，一見獨眼龍出個柵欄，便向旁邊的山壁爬了上去，想從那兒覓路逃生，而山頭上的滾木飛石，又已停住，他不知道這是司徒陽城已發現翳匪並未入伏，才叫人止住所致，却以爲滾木飛石，已經用完，所以恐怕這首惡魁漏網出去，又生禍患。

因此心下一急，也就跟着追了過去，同時其餘的匪徒，也跟着湧了過來，一齊向山上爬逸，這一來，孔廣生竟幾乎送掉性命，和獨眼龍來個玉石俱毀。

孔廣生追得雖急，但獨眼龍正在拚死逃命，所以一時竟難追上，因此便變成獨眼龍在前，孔廣生後緊隨着群賊之勢。

山頭上的人，一眼看到群賊狼狽逃入柵欄，爬山圖逃，已入伏中，不覺大喜，同時因爲塵沙猶未散盡，視線不清，所以並未看到孔廣生夾身其中，因此又是一聲吶喊，滾木飛石，二次打下。

剛好這時，孔廣生已追及獨眼龍，正搭上手要取他的性命，眼見滾木飛石，紛至沓來，當頭打下，不覺大吃一驚，連忙撤招，打算覓路躲避，誰知獨眼龍見到這種情勢，知道已是非死不可。

因此也不再打逃命的主意，反倒大喝一聲，纏住孔廣生罵道：「媽那巴子，你還想逃嗎？沒有那麼容易的事了，今天你就陪着老子一齊歸西天去吧！」說着竟似瘋了似的，揮動手中兵刄，着着指向孔廣生的要害。

孔廣生見他存了一個偕亡之心，倒也吃驚不小，雖然連出數招，打算迫退獨眼龍，好抽身脫走，但獨眼龍竟不退讓，依舊猛攻不休。

如果孔廣生不撤招自保，便非和獨眼龍同歸於盡不可，孔廣生當然不肯這做法，同時滾木飛石促漸壓了過來，其勢已危如懸卵。

孔廣生知道再鬪下去，必無好處，因此略一思索，便已得計，雖然不知道能否生效，但總比坐以待斃的好，因此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間，猛然運起「先天大乘神功」。

劍尖一點獨眼龍的兵刄，藉勢反把自己直盪開去，脫出圈子，翻身向山下便縱，但滾木飛石，已經當頭壓下。

孔廣生內功已有相當基礎，雖未回顧，但察風辨聲，已知事態危急，知道再也不及向山下奔去，否則便決難倖免，因此窺定身旁三丈開外處的一株大樹，猛然提足氣力，腳下一點，便如飛鳥一般的穿了過去，身才離地，滾木飛石，已從腳下擦過，同時耳中聽到一陣慘呼之聲。

饒得孔廣生武功絕世，在這種情形之下，雖然飛上了枝頭，也竟嚇出一身冷汗，眞是危機一髮，稍一遲延，便非粉身碎骨不可了。

孔廣生身在樹巔，回頭一看，那裡還有獨眼龍的影子。

衹看到山石之上，血肉糢糊處，有幾片獨眼龍的衣襟沾在那兒，一瞥才過，就已被後面的木石壓過，於是連這一點殘餘的痕跡都看不到了。

但孔廣生置身之處，也並非安全之地，那株樹幹，雖然徑粗逾尺，但也擋不住滾木飛石的撞擊，幾度之後，便被撞得土崩根折，轟隆一聲，直倒下來。

這一變起倉卒，如果換個別人，便必難倖免，但孔廣生雖在吃驚之中，却其心不亂，樹身一倒，便已拿定主意，不獨不向山下奔逃，反倒迎着紛滾下來的木石，連縱帶跳，向山上衝去。

看準木石來勢，閃得過去的便閃讓過去，閃讓不及的，便飛身跳起，踏着木石，硬向上衝，其間驚險之處，當然無法詳述，直等山上的人，感得鬍匪必已被殲，停手不發，孔廣生才能停下身來，却也累得一身大汗，喘出了口氣，便又立刻返身下山。到得山下一看，司徒陽城和龍濤二人，已帶着人從兩邊向中間合圍，正在趕殺那些殘餘鬍匪，刀光過處，血肉橫飛。

孔廣生眼見那些匪徒，恍如熱鍋上的螞蟻，到處來回亂跑，嘴裡呼娘喊爹，完全失去抗抵的能力，孔廣生心中大爲不忍，連忙大聲喊道：「大胆鬍匪，還不束手投降，更待何時？」同時又對司徒陽城和龍濤喊道：「司徒場主和龍堡主，且請住手，他們已成甕中之鼈，再也不會逃得掉的，又何必再費力氣呢？」

孔廣生連喊數聲，雙方這才停手，而那些殘餘鬍匪，也都一個個抛下兵刃，跪在地上，大喊饒命。

司徒陽城和龍濤已同時派人動手，把那些鬍匪，一個個綑了個結實。

這一仗打得乾淨俐落，五六百鬍匪，竟沒能逃得出一個，反得了不少的馬匹和器械，人人大喜。龍濤興高采烈的走到司徒陽城和孔廣生的面前，拱手說道：「這次如不是貴場主和孔大俠替我們解危，我們便非遭受毒手，龍濤眞是感激萬分，現在想請貴場主一同進去，休息一下，由龍濤薄備水酒，略盡地主之誼如何？」

司徒陽城久知龍濤的脾氣，因此遜謝了幾句，及見龍濤堅邀再三，這才答應下來，一同向窩堡走去。

龍濤把司徒陽城和孔廣生邀進客廳，分別落坐，其餘的人，另外有人分別招待。

這時已經有人走來向龍濤請示，如何辦理酒席？龍濤沉吟一下，尚未答話之時，又有人進來，報告所獲鬍匪馬匹器械的數量。

龍濤看了那人一眼，好像怪那人多事，不該在這個時候，來提這件事似的，但那人話已出口，又難收回，因此臉上一陣不悅，强作笑容，對那人說道：「這些東西，都應該是屬於司徒場主的，你去一一點交給司徒場主帶來的人收下便是了。」

司徒場主是個怎樣等人，那會不知道龍濤的意思，因此連忙說道：「絕對不能這麼做，陽城是絕對不敢領收的。」

龍濤聽了，臉上一喜，聲音也高了許多，說道：「司徒場主是來帮我們的忙的，我們沒有什麼好酬答大恩，便拿這點來借花獻佛，難道還不應該嗎？」

司徒陽城笑道：「龍堡主說那裡話來，陽城此來，雖說爲貴堡解了圍，但實在說起來，却是爲了我自己，更何況貴堡在這幾天內，損失重大，這點東西，仍不足於彌補於十一，陽城又怎能領受呢？堡主就不必再客氣了。」

龍濤這才臉色一紅，說道：「場主既然執意如此，龍濤也祇好恭敬不如從命了。」

這時旁邊問酒菜的那人，又向龍濤請示。

龍濤滿臉高興的說道：「這還有什麼可問的，司徒場主和孔大俠對我們的好處，直如再造，當然要用上等酒席款待，還來問做什麼呢？」

說完之後，那人才去安排，龍濤却面有德色的看着孔廣生和司徒陽城。

孔廣生在出發以前，也已聽見司徒陽城說過龍濤的爲人，把錢財看得很重，因此也不在意，祇和司徒陽城交換了個眼色，一笑作罷。

不一會兒，酒菜開去，倒也相當豐富，司徒陽城本也嗜杯中之物，但却沒有痛飲，孔廣生知道他的用意，也就意到爲止，龍濤便越發的高興起來，直把二人讚不絕口，認爲非常之夠朋友。

席後，司徒陽城便欲起身告辭，推說場中有事。

龍濤虛留一陣，也就作罷，反是孔廣生一直心懸在那些被俘的鬍子身上，放不下心，便向司徒陽城說道：「那些鬍子怎樣處理呢？」

司徒陽城隨口答道：「這當然還要偏勞龍堡主了。」

孔廣生回頭向龍濤問道：「龍堡主打算怎麼辦呢？」

龍濤笑道：「斬草除根，以絕後患，這些東西，除了活埋掉他們，留着還有何用？」

孔廣生聽了不由一驚，那裡還肯就走，連忙說道：「龍堡主！我們絕對不可以這樣做法，誅降戮服，乃是大傷天和的事，更何況還要活埋他們呢？」

龍濤笑道：「如果不活埋他們，難道還要用棺材把他們裝起來嗎？那要花多少錢呢？這樣好了，既然孔大俠有惻隱之心，我便多費一點事，先殺了他們，再連同那些遺棄下來的死屍，一同埋葬好了。」

孔廣生心中原意，是想把這批被俘的鬍匪，給資遣散，使他們能夠各安生計，因此說道：「這也不可。」

龍濤問道：「那麼孔大俠的意思怎樣呢？」

孔廣生道：「世無不可向善之人，他們之所以淪爲鬍匪，想也不過是爲生活所迫，有以致然也，現在獨眼龍和范氏兄弟已死，他們也是親眼所看到的，必然會有怵於心，所以我認爲能夠分散給他們一點本錢，使他們將來不愁生計，並且備下棺木，便命他們去收殮埋葬遺屍，使他們加深印象，知威感恩，我相信他們一定可以改行向善的。」

孔廣生說完，龍濤不由得把舌頭一伸，說道：「這一百多個活的，再加上三四百死的，如果依着孔大俠的話去做，那該要多少錢呢？絕對不可，絕對不可。」

孔廣生見龍濤一再提起了錢，心下非常不滿，因此也顧不得龍濤的面子了，頂着他問道：「如果錢的問題解決了，龍堡主是否同時這樣做呢？」

龍濤兩眼把孔廣生上下打量了幾次，又偷看了司徒陽城一眼，見司徒陽城對孔廣生所說的話，未置可否，便也認爲司徒陽城對此事沒有興趣，便搖頭說道：「這是解決不了的，一定不會解決的，不過如果孔大俠一定要這樣做的話，龍濤也祇好退身事外了。」

孔廣生見他如此鄙薄之極，不願意再和他多談，便轉頭對司徒陽城說道：「龍堡主既然答應由我們來辦，那我們就爲着這一百多條性命，稍留半日好了，陽城兄以爲如何呢？」

司徒陽城說道：「這倒是一件好事，我也想過了，很同意你的這種做法。」

孔廣生見司徒陽城肯支持他，非常高興，而司徒陽城更是做得光榮，早已向龍濤拱手說道：「我

們本已告別，所以雖然還得多留半日，但這是我們自己的事，龍堡主如果有事，不妨自便，我們這就別過了。」

他這不啻說明，叫龍濤不必再來招呼，以安他的心，說完便和孔廣生走出龍家，向羈押俘虜的廣場中走去，剛好陳長泰又踱了過來，便做一塊兒行走，龍濤無奈，也祇好在後陪着。

走到場中，一點人數，竟有一百五十餘人之多，孔廣生因爲口音關係，怕那些鬍子聽不清楚，便要司徒陽城出面處理。

司徒陽城把那些鬍子一問，果如孔廣生所說，都是由於衣食無着，才被迫上梁山之人，因此便把要放他們出來的意思說了，那些鬍子聞言，竟感動得放聲大悲，一個個指天發誓，說着：「如果以後再做這種沒本錢的買賣，一定天誅地滅。」在場的人，莫不爲之感動。

司徒陽城便命自己帶來的人，先替他們解了綁縛，然後再一計算，如果每人發給五十兩銀子的話，加上棺木費用，竟要上萬，司徒陽城當然不會帶這麼多的銀子出來打仗。

孔廣生雖有二十條黃金，卻又留在三道溝，沒有帶在身邊，雖然司徒陽城並不在乎這幾兩銀子，但當時拿不出來，卻也是事實，若是派人回三道溝去取，最快也得三四天，才能取得回來，如果把俘匪帶回三道溝去處理，更不方便，因爲買棺木的錢，也成問題。

司徒陽城想來想去，祇好轉身對龍濤說道：「這事現在非請龍堡主先墊出一萬兩來，由陽城到家之時，立即便給堡主送還如何？」

龍濤聞言，也不知他心裡在想着什麼，祇是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的說不出來話。

孔廣生看了，心中有氣，正想開口說：「司徒場主與自己不是不守信用之人。」可是一摸身邊，剛好摸到錦帶蛇珠，便是救猩猩時所得的那批珠子，心中一喜，連忙把話嚥住，掏了出來，對龍濤說道：「堡主莫要不信，在下有一點東西，暫時做爲抵押，並且另立字據，甘認利息如何？」

說着便把布包打開，立刻現出那粒蛇寶，和二十四粒蛇珠來，精光照眼，在場的人都爲之驚訝失色，連司徒陽城都覺得奇怪，這是因爲孔廣生不喜自眩，從來沒有對他說過的原故。

龍濤更是睜大着兩眼，口角流涎，一瞬不瞬的看着。

孔廣生連問幾句，龍濤竟都沒有聽到。

這時陳長泰在一旁看到，他走鏢數十年，當然識貨，同時對龍濤的那一付神情，也非常不滿，便一拉孔廣生問道：「老弟既有此寶在手，何愁無錢，你且跟我來好了。」

說着便撇下龍濤，把孔廣生和司徒陽城領到他住的那家客店之內，介紹跟他保鏢來的那位東家見了面，那位東家便是北京有名的珠寶店老闆，也就是願意出錢給鬍子的那個人，這次出關，便是爲着來收買一批球寶的，沒想到一到龍家窩堡，便被圍住，直嚇了個半死，還總算有陳長泰在安慰着他，聽說鬍匪被殲，那敢再留，立刻就要想走，還是陳長泰爲着和孔廣生一談，騙他說是多留一日，看清情勢，再走不遲。

現在一看到這批珠寶，驚喜過望，簡直連要走的心思都忘了，不過他到底是大商家出身，說話做事，講究的就是個誠信不欺，因此看完之後，便對孔廣生說道：「這批東西，依我看來，定是蛇珠無疑，那塊紅玉，名爲蛇寶，非上千年毒蛇，不能結成如此之大，他的好處是，配帶在身，百毒不侵，山行露宿，蛇蟲遠避，夏天蚊蠅不近，同時對於各種毒瘡，祇要用它在瘡口一連摸上幾次，莫不化膿生肌，尅日全癒，可謂曠世之寶，價值連城，珠子雖然比不上他，但功效也是大同小異，祇是不能治病罷了，如果論價的話，每粒也值到七八千銀子，在下雖然祖傳做着珠寶生意，但對於這種寶物，也祇耳聞，並未目睹，但不知閣下此寶何來？」

孔廣生這才把斬蛇之事說了出來。

司徒陽城和陳長泰聽了，嘖嘖稱奇。

那珠寶商人又說道：「如此說來，此珠之價，必定上萬無疑，如果賣得好的話，一萬二千之數，也不費難，祇可惜閣下沒有把那張蛇皮留下，否則的話，也能值得五六千哩！但不知閣下願意割愛出手與否？」

孔廣生想道：「這不就解決了問題了嗎？不獨目前之事，可以獨立爲之，不必再勞司徒場主費心，卽就是恩師祭日，也可以憑此贖回了。」

因此略一計算，便決定賣出四粒。

那珠寶商人，倒也非常乾脆，立刻出了每粒紋銀一萬，先交現銀二萬，其餘打條子，聽孔廣生在何處支付均可。

孔廣生也未爭論，當卽成交，不過現銀祇取了一萬，其餘三萬，便托陳長泰帶回龍興鏢行，滙交杭州封嵩祝代收儲存，以爲回南之後，贖回祭田之資。

司徒陽城却認爲賣了可惜，但孔廣生那裡肯聽，說是這次心願，本是自己所出，當然該由自己來的，這才能夠心安理得。

司徒陽城却認爲豪氣干雲之人，不願掠人之美，也就作罷，等孔廣生和那珠寶商人，辦好手續之後，立刻取了銀子，前往廣場發放。

有錢做事，眞是容易，沒上半日，便死的埋了，生的遣散了，龍家窩堡的棺木被收買一空，而那些鬍匪在臨走的時候，向孔廣生和司徒陽城二人拜了又拜，口口聲聲說着：「此去一定改行爲善，以報二位大恩。」

孔廣生和司徒陽城又勉勵了他們幾句，他們這才歡呼而去，從此以後，孔廣生的義聲大名，載滿江湖，八方嚮慕。

這時天已黃昏，司徒陽城便想在龍家窩堡留宿一夜，明日再走，龍濤也假意挽留，孔廣生更無意見，便這麼決定了，誰知正在分派支撐帳篷之時，突然從谷外飛奔進來一匹快馬，馬到司徒陽城面前停住，跳下一人，行色倉皇。

司徒陽城認識正是從三道溝來的人，忙問所以？

那人邊喘邊說道：「報告場主！大事不好，三場主已在昨天天明時分去世了！」

司徒陽城一聽，並未開口，立刻急昏過去。

衆人忙着施救，好半天才醒轉過來，一張口便號啕痛哭起來，孔廣生勸道：「陽城兄且別煩惱，先把事情問清楚了，再哭不遲。」

但司徒陽城那能止住淚，收得住聲。

孔廣生無奈，便問那來人說道：「三場主是怎麼死的呢？是病勢突變了嗎？有沒有請醫服藥呢？」

來人說道：「三場主本來的病，已經好了，這次的死是完全出於意外？」

司徒陽城聽了，猛然一伸手，拉住那人說道：「你待怎講？」

司徒陽城在急痛之中，出手太重，這一下，直把那來人抓得大叫起來，奇痛難當。

孔廣生連忙把司徒陽城的手劈開說道：「陽城兄忍耐一下，且聽他說！」

那來人說道：「自從場主走了之後，前兩天倒還平靜無事，誰知第三天的夜裡，便又出了事了。」

孔廣生道：「是不是山上又出了毛病？」

來人道：「正是如此，那天夜裡，阮大娘的大丫頭，又叫黑蝦子給抱走了，並且還傷了兩個看守山口之人。」

孔廣生道：「果眞有此事嗎？後來呢？」

第一三章 陡折雁行英雄落淚　誤犯怪傑老道解圍

那來人道：「後來……」剛一開口，司徒陽城已陡然站起，厲聲喝道：「現在不要說了，我們回去吧。」

說着便分派出一部份人來，隨着他先行回去，並約請孔廣生同行，其餘的人，暫時留下收拾東西，隨後出發。

司徒陽城這也是痛弟情切，說走就上路，連向龍濤辭行都沒來得及，便連夜飛馬向三道溝急駛而去。

一路之上，才由那來人把話說明：

原來自從司徒陽城和孔廣生帶着人離開三道溝之後，司徒隰城的病體又尚未完全復原，所以雖然司徒陽城交代過，應該注意後山，但人類好逸惡勞之心，終究難免，加之司徒隰城又沒有精神時加查察，因此看守山口之人，不免有點玩忽。

頭兩天並未出事，他們便越覺得大意起來，幾個被派在那兒的人，明日看守，實際上却聚飲聚賭起來。

阮大娘本來貪小，便偷偷的替他們沽酒做菜，從中落幾個好處，這第三天的晚上，也是合當出事，阮大娘把酒菜做好，便帶着女兒捧着送去，誰知剛走到山口，路旁突然縱出兩隻黑蝦子，風一般的向她母女二人捲來。

這一來，直嚇得她母女二人，尖叫一聲，手中捧着的杯盤酒菜，拋落地上，可是四隻脚却像被盯牢在地上一般，一步也不能移動。

那兩隻熊也眞奇怪。撲到她母女二人面前一看，對阮大娘連碰都沒有碰一下，便抱起阮大娘的大閨女，轉身向山裡飛逃而去。

等到看守的那些人，聞聲尋來，追問何事？

阮大娘這才驚魂歸竅，哭着說道：「不得了啦！我的丫頭被黑蝦子抱去啦，這可怎麼是好呀！你們趕來去替我追回來啊。」

邊哭邊喊，邊用手指着山裡。

那些人聞言，連忙追了進去，可是那裡還有什麼黑蝦子的影子，何況那夜又是個月黑風高的天氣，過去的餘悸猶存，那些人怎敢深入，因此祇在山口附近，亂找了一陣子，當然是找不到的了。

阮大娘見那些人空着兩手回來，便越發的哭罵起來，說道：「你們都是些死人啊，爲什麼不替我把女兒找回來啊！」

那些人便勸她說道：「大娘且先別鬧，這黑天黑地的，路都看不見，叫我們到那兒去找呢？妳放心好了，等天一亮，我們馬上就去多叫人來，帶着傢伙，一起入山，準保能把妳的姑娘找出來還給妳

。」

阮大娘劈口一口唾沫，向那人吐去。

罵道：「你們說得好風涼話，我丫頭被黑蝦子抱走了，還等得到天亮嗎？這半夜工夫，便是不叫黑蝦子給吃了，肚子裡頭怕不也就該生得出小熊來了嗎？」說着又號天號地的痛哭起來。

旁邊有那事不關心，愛開玩笑的朋友說道：「大娘！妳閨女能生出個小黑蝦子來，倒也不壞吶，薛仁貴是白虎星君投胎，你外孫如果是個熊種，怕不將來也掛印爲帥，跨海征東，掙個西遼王回來，替妳老人家討上封誥，那就下半輩子吃着不盡了。」

那人祇顧嘴上說得痛快，沒想到話未說完，已被阮大娘猛撲上來，一起手就是兩個嘴巴，直打得那人滿口流血。

阮大娘罵道：「放你娘的屁，你祖奶奶才嫁給黑蝦子哩。」

那人挨了兩下，猶自不肯住口，手搗着臉說道：「那妳閨女便非叫黑蝦子給啃爛了不可。」

阮大娘罵道：「我丫頭命大福大，你咒天不塌，咒她不死。」說着又要縱上前去，和那人拚命。

旁邊的人都知道阮大娘的脾氣不好惹，又加之她在喪失女兒之後，不由得又讓她三分，便連忙上前攔阻，一面勸慰阮大娘，一面喝罵那人不許再開口，並把那人拉了開去。

阮大娘見無處煞火，便又坐在地上哭鬧起來，口口聲聲逼着那些人去替她找回閨女。

那些人見阮大娘越勸越潑，無可奈何，便索性不再理她，一個個裝佯，扯了開去。

阮大娘見了，怒不可遏，忽地從地上跳起來，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指着那些人，跳脚罵道：「你們這些沒良心的王八羔子呀，我丫頭被黑蝦子抱走了，還不是因爲你們要賭要吃要喝嗎？現在你們竟撒手不管了，好吧，我也不跟你們說了，我祇告訴三場主，叫他來評評這個理，向他要人就是了。」說完之後，當眞拿腿就走。

那些人一聽她說要去報告司徒隰城，別的不怕，便是吃點喝點也沒關係，祇是這聚賭一節，却是瞞上不瞞下的，萬萬不能使司徒隰城知道。

尤其是司徒陽城已經回了家，司徒陽城是個嫉賭如仇的人，曾經三令五申過，在有任務的時候，絕對禁止賭博，否則便要逐出三道溝，永久不許回來，他們都是靠着三道溝吃飯的人，當然不敢聽讓阮大娘這樣去做。

所以一個個嚇得又連忙跑回來，圍着阮大娘說道：「大娘！妳發這麼大的脾氣幹什麼呢？大妹子叫黑蝦子抱走了，我們能看着不管嗎？」

阮大娘道：「那你們爲什麼不去找吶？」

那些人無法，祇好分出兩個人來，守着阮大娘，敷衍着她，不讓她去報告司徒隰城，其餘的人，便又走進山口，裝模作樣在那兒搜尋，一幌眼便已天明。

俗語說得好：「紙是包不住火的。」

這種事既然出了，那裡還能瞞得住人，所以司徒隰城剛一起身，便聽到了這個消息，連忙趕來查

點。

衆人至此，知道再也不能隱瞞，便祇好照直說了，阮大娘見了司徒隰城，更是在地上哭着滾着的向他要人。

司徒隰城安慰了她兩句，便又把經過的情形，詳詳細細的問了一遍，然後走進山口，在山路上仔仔細細的檢查了一遍，再低頭一陣沉思，這才抬起頭來，冷笑一聲，對阮大娘說道：「妳別哭了，我已經完全知道了，我這就替妳找閨女去。」

說着也不停留，便吩咐大家在山口等着，祇挑選了兩個人，帶着武器，一起向山裡走去。

其餘的人，不知道他想的是什麼，祇以為他要去找黑蝦子，尋回阮大娘的閨女，因此也就聽了他的話，在山口等着他回來。

一等便等了兩個多時辰，依然不見司徒隰城回來的踪影，有那不放心他的人，便立刻又帶了幾個人，跟踪進去追尋於他，那知道沒走多遠，便看到司徒隰城滿身爪痕，血跡斑斑，跌跌冲冲的從山裡奔了回來。

衆人一看大驚，連忙上前扶住，司徒隰城立刻軟癱在地，喘了半天，才說了一句：「那兩個黑蝦子是……」

說到這兒，一陣痛苦，兩眼向上一翻，便昏了過去。

衆人連忙把他抬回家去，找醫生來救，解開衣裳一看，腰上肋間青紫了好幾大塊，內臟已經受傷，加之在受傷之後，又急奔了一陣，內傷震破，裡面出血，眼看是活不成了，果然沒有多久，司徒隰城便撒手西歸。

同時又有了人進報來，說是跟從司徒隰城入山的兩個人，也都死了，屍首已經揹了回來，醫生把這三具屍體仔細一看。

便懷疑說道：「照這些爪痕看起來，倒眞像是被黑蝦子抓傷的，但從這些內傷看起來，却又不像，黑蝦子雖然力大非常，但怎麽說也不能把人打出這種傷痕來，這就是一件奇怪而不可解釋的事了。」

可是當事三人，都已死亡，當時的情形，誰也無法知道，因此這才派人飛馬前往龍家窩堡，報於司徒陽城得知。

司徒陽城和孔廣生回到三道溝的時候，已是第二天的半夜，司徒陽城抱着司徒隰城的屍體大哭一場，依着他的意思，當時就要帶人入山，還是孔廣生在一旁攔住。

孔廣生說道：「陽城兄，現在事情已極明顯，正如我們最初所料，所以也就不必忙在這一時了，還是依着我們從前所定的計劃，由小弟單身入山，也就是了，依小弟自己衡量看來，大概還不致於誤事，現在天猶未明，我們又都一路疲勞，休息一下，倒也是必要的。」

司徒陽城垂淚說道：「兄弟之仇不反兵，這叫我怎能忍受得住一時半刻呢？我若不親自前往，又怎能對得起三弟呢？」

孔廣生道：「話不是這樣說法，人去多了，萬一打草驚蛇，把他們嚇跑了，這仇反而報不成了，何況我兄爲全場之主，格外不宜輕動，而三兄既已去世，當然應以入土爲安，所以你還是留在這裡，一面鎮定人心，勿使自相驚擾，一面安排三兄後事要緊。」司徒陽城猶自不願，但到底拗不過孔廣生去，也祇好允了，當夜大家休息。

第二天一早，孔廣生起身，漱洗結束才畢，司徒陽城便已走了過來，手裡拿着一封信，對孔廣生說道：「廣生，長溝峪我大哥那兒有信來了，已得到令師弟的確實消息，你且看吧。」

孔廣生聞言大喜，連忙接過信來，抽出一看，才知道諸天壽並不在長溝峪司徒隆城之處，從慈光寺救出諸天壽的，却是另外一個人。這事便要從頭說起了。

原來在山西黎城縣境太行山長壽峰上，有一座道士觀，名叫朝聖宮，宮中的主持道士，便是八卦派的掌門祖師，八卦眞人，武功之高，已臻爐火純青的境界，尤其是那一套八卦劍，以及八卦迷踪步，更是名震武林，誰也不敢前去招惹於他，他宮中第二代四大弟子，玄眞子、歸元子、凌虛子和浮雲子，便是赫赫有名的劍中四子，過去專與黑道中人爲敵，一遇上便是斬盡殺絕，無可倖免。

也曾經師徒五人力鬥桃花公主的愛徒小桃紅和陰山八魔，一場血戰，使八魔一齊喪命在他們劍下，無一漏網，祇有小桃紅逃出性命，從此和黑道中人，結下了深仇。

但黑道中人對於他們師徒，也因此變成聞名喪膽，雖然痛恨他們師徒到了極點，却也不敢輕捋虎鬚。

而八卦眞人自從那次以後，也知道桃花公主是個勁敵，必來報仇，因此封山謝世，再不准四子出外，祇由自己物色那資質好的，命四子分別收歸門下，勤練武功，以防桃花公主率衆來犯，並且更由自己暗暗下山，收了幾個俗家弟子，分散在太行山各通津要道，做爲耳目，外人絕少得知這且不表。

單說這些俗家弟子當中，有一個人姓史，名叫楚臣，外號人稱摩雲手，本來是個獨脚大盜，做起案來，來去如風，神不知，鬼不覺，乾淨俐落，任誰也抓不住他，而他人也生得正派，專一盜富濟貧。

因此武林中的正派人士，也就睜隻眼閉着眼的不去找他的麻煩。

後來他又收了一個徒弟，鐵扇童子向旭初，這向旭初本是一個街頭的流浪兒童，父母早死，無家無業，却生得精瘦矮小，力大無窮，被史楚臣看到之後，一見就愛，收歸門下，有心做爲自己的傳人，因此傾力傳授，三年之中，便造就出了一個人才。

史楚臣更爲他打了一把特殊的兵刃，鐵骨鋼葉的摺扇，可開可合，招式怪異，向旭初人更聰明，所以練來出神入化，從此師徒二人，聯手作案，更無人當。

有一天，在河南湯陰縣，史楚臣不知怎的看走了眼，錯認了人，竟盯上了一位惹不得的人的梢。當時祇看到那人是一個年青青的翩翩佳公子，滿身綾羅，出手大方，心中便以爲他不過是一個紈袴子弟，雖然從他的神采上，看出是個會家，却也沒把他估計得太高，而同時又正需要一筆錢去救人，因此也沒仔細打聽，便仗着藝高人膽大，二更過後，帶着鐵扇童子雙雙潛入那少年所住的客棧裡去。

到時一看，那少年尚未就寢，史楚臣便命鐵扇童子暫時隱身一邊，自己仗着絕頂輕功，飛身上屋，絲毫不曾發出聲響，然後一個翻身，珠簾倒捲，雙脚勾住簷口，身子倒掛下來，向屋裡偷看。祇見那少年已經解衣上床，却突然的又起身從床底下拉出一個箱子來，捧着放在桌上，嘴裡自言自語的說道：「怎的這賬老是對不起來呢？」

說着便打開箱蓋，取出一封封的黃白之物，翻來覆去一數，竟不下三千多金，接着說道：「難道還有人眞的看上了我的了嗎？」

史楚臣眼看這些黃白，心中正喜，但一聽到少年如此一說，不由得又吃了一驚，以爲自己已被那少年發現，連忙雙腿運勁，準備翻身上屋，以防不測。

如果史楚臣眞的能夠在這時放棄逃走，倒還可以走得掉，但且也少受一場驚險，可是就在這時，那少年又轉口說道：「算了吧，反正誰也不敢白拿我的東西，還算他做怎？果眞他敢這樣的話，還怕他跑得了嗎？」

說着便把銀子一齊棄在桌上，連箱蓋都沒有蓋上，燈也沒熄，便返身上床，放下蚊帳，不大一會，鼾聲就傳了出來。

史楚臣這時也是爲那批黃白之物所眩，一時大意，祇注意到那少年並未對自己這邊看過，便認爲那少年並未發現自己，而所說的話，也不過是在算白天的一筆什麼賬，雖然數目對不起來，並不怕別人能錯了他的，可就沒注意到那少年上床之際，並未脫鞋，這一忽略，竟幾乎惹下殺身大禍來。

總還算史楚臣在動手之前，未敢過份大意，雖然心想舉手便可成功，但却也防着被人發現，到時帶着鐵扇童子在身邊，脫身不易，便又輕輕的從簷口飄身下地，對鐵扇童子耳邊說了一句，要他先去待救的那家人家旁邊的樹林中去等候自己。

鐵扇童子聞言，便自行去了。

史楚臣等他走遠，這才輕輕的走到窗前，在窗紙上用舌頭一舔，舔濕了一塊，然後用小指頭戳了一個洞，湊上去一看，房中依然蚊帳低垂，箱子也開在桌上，一動未動，祇是鼾息之聲已極微弱。心想：「大概是那少年已經睡沉了。」心中格外大喜，連忙從百寶囊中，取出他獨門精製的撬門撥窗用具，毫不費事的便把那扇窗戶略無聲息的打開，一探手，便取了五封銀子放進褡褳之內。

史楚臣做案的規矩，得手之後，總要留張條子，說明所盜的數字，並且簽名於後，以免連累別人，所以這一次，仍然如此做法。

誰知剛把紙筆掏出，正在寫時，却已聽到那少年在床上說道：「五百銀子雖是小事，難道就祇憑你寫下一張條子，我就作罷了不成？」

這一來可把史楚臣嚇了一大跳，那裡那顧得再寫什麼條子，也沒轉身，兩足一點，便反穿上屋，連跳帶縱，穿房越脊，不多一會兒，便出了湯陰縣城，回頭一看，並未有人追來，這才放下心來，反笑自己過慮，把那少年夢囈誤會了，當做爲自己而發。

心神一定，也不再遲疑，便向那待救人家旁邊的樹林走去。

鐵扇童子早在那兒探頭探腦的等着了，一見史楚臣走來，便問道：「師父！得手了嗎？」

史楚臣點了點頭，便又說道：「今天也不知是什麼原故，老是心神不寧，臨走的時候，却把那少年的夢話當做眞話，因此連條子都沒有留下，萬一明日那少年起身之後，發現丟了銀子，疑心到店家身上去，那不是就害了人家了嗎？」

鐵扇童子說道：「這也沒有什麼關係，等我們把銀子給那家人家送去，救了他母子的性命以後，再補一張條子送去，也就是了。」

史楚臣師徒二人，正說到這兒，忽然聽到身後有人開口說道：「你們眞是兩個不要臉的東西，旣怕害人，便不該做賊，聽了眞話，反當做夢話，你們自己才眞是在做夢呢？現在我已經來了，還要你們送什麼條子，是識相的，乖乖兒的替我把銀子送回去，並且向我磕頭求饒，我也就高抬貴手，姑念你們心還不壞，饒恕你們這一遭。」

史楚臣聞言大驚，回頭一看，不是那少年，還有何人？

心中雖知來者不善，但又見那少年空着一雙手，同時說話氣人，因此膽量一壯，也就氣上心頭，說道：「你是何人？銀子我已經拿了，不還給你，你能怎樣？難道你也沒打聽打聽我是誰嗎？」

那少年聽了，滿不在乎的縱聲笑道：「哈哈哈！你以爲我不認識你嗎？今天白天我就注意到你這個賊骨頭了，不過因爲你平素爲人，還算正派，雖然所行不端，却盜上了一個偸富濟貧的美名，武林高手，也才容你逍遙法外，我當然也就不想多管你的閑事了，可是你竟妄稱摩雲手，却是個瞎眼珠，反而偸到我的頭上來，雖說這銀子並非自己花用，是拿去救人的，但我有銀子，我不會自己去做好事，反要你這個賊骨頭來代勞嗎？這是我吩咐你這麼做的嗎？今天是識相的，便對我磕頭陪禮，把銀子先替我送回去，然後再由我把銀子交給你，成全你的善心，否則的話，我要不把你的賊頭賊腦打碎，賊手賊脚打折，使你以後再也不能做賊，你也不會認識我的利害，至於我的名諱，你還不配來問，告訴了你，不把你嚇死才怪。」

那少年開口賊，閉口賊的罵個不休，史楚臣那裡還能忍受得下，祇不過因爲尚未把來人的根底摸清，不敢昧然出手，可是鐵扇童子向旭初却是個不怕虎的初生之犢。

一聽那少年竟敢當着面侮辱他師父，早已氣冲斗牛，怒喝一聲：「你敢罵我師父！」說着便已掠開那摺扇，打算和那少年動手。

總算史楚臣來得快，連忙一把拉住，說道：「旭兒不准魯莽，這廝有我來對付他，你別動手。」

那少年在一邊看到，若無其事的笑着說道：「對！你這種做法，倒還聰明，我一向是抱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想，如果得罪了我，他便是死路一條，所以你不讓他對我無理，他的小命便算是給保住了，我倒也看着他喜歡，不和他計較就是了，祇要你依着我的吩咐去做，使我高興的話，我便教給他兩手，做爲將來防身之用，免得跟着你這種窩囊師父，學不出東西來，你看怎樣？」

史楚臣越看越覺得那少年不好惹，而自己又是個江湖上的成名人物，那能就這麼低頭伏輸，傳聞出去，豈能再有臉去見人，但却再也想不出那少年到底是什麼人。因此一面強忍怒氣，並暗示鐵扇童

子，千萬不准動手。

一面向那少年喝道：「我摩雲手手下不傷無名之人，你且報上名來好了。」

那少年笑道：「我早就說過了，我的名頭，你這賊骨賊頭還不配問，有什麼本領，儘管使出來好了，你能打贏了我，掐住我的脖子再問，不是還來得及嗎？如果你打不贏我，就一定非送命不可，那我雖然告訴了你，也還不是白搭，我又何必要多此一舉呢？」

史楚臣至此，已是忍無可忍，於是喝道：「好吧，我們就這麼說定了好了。」

那少年道：「你不替我把銀子送回去？不肯向我叩頭是不是？」

史楚臣道：「少要廢話！」跟着也學着那少年的口吻說道：「你如果能打贏了我，掐住我的脖子再叫我送回去，不是還來得及嗎？如果打不贏我，就一定非送命不可，那我雖然答應了你，也還不是白搭，我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說着便命鐵扇童子遠遠站開。

那少年聞言之後，突然雙眉一揚，眼射神光，冷笑着對史楚臣喝道：「你眞是個天生的賊骨頭，既然給臉不要臉，我就掐住你的脖子，叫你送回去，如了你的願好了。」說着便向史楚臣身邊走了過來。

史楚臣看他腳步輕鬆，但其勢却如行雲流水，迅疾非常，所幸史楚臣早有準備，知道不可輕敵，連忙立開門戶，兩掌運足功力，固封自保，以守藏攻，一等那少年走到身邊，剛剛伸出兩手要來掐脖子的時候，史楚臣不由得心中大喜，因爲那少年招不成招，式不成式，好像不懂拳式的人，在找人拚命似的。

史楚臣那肯放鬆這個機會，更來不及再去轉別的念頭，便把兩掌一錯，左掌猛劏那少年右手手腕，右手便去扣那少年左手的脈門，滿以爲這一招非得手不可，祇要這招得手，便是不能立刻制服那少年，最低限度，自己必然可居上風無疑。

誰知結果却又大謬不然，史楚臣招勢發出，那少年竟若視之無睹，既不撤招，更不招架，依然自顧他的，硬向史楚臣的脖子上抓來。

史楚臣兩手才一和那少年接觸，便知不妙，同時也就吃了大虧，右手扣住那少年的脈門，便如扣上了一段冷鐵，這倒還不打緊，左掌這一劏上去，立刻便被一股奇大無比的力量反擊過來，震得史楚臣痛澈心肝，一條臂膊全都麻木起來，而且也並沒有擋得住那少年的來勢。

史楚臣這一驚，簡直是魂飛天外，也還算他功夫老到，應變神速，連忙咬緊牙關，忍住疼痛，右手一鬆，腳跟着力，人便倒縱了出去，這才算脖子沒叫人家扣住。

那少年笑了一聲說道：「怎的才一交手就跑了呢？但也總還虧了你，以你一個下三賴的賊骨頭，竟能讓開我一招，那你也就雖敗猶榮了。來吧，祇要你能夠再躲開我兩招，我就讓你過去，絕不再難爲於你了。」

可是史楚臣那兒還有這份膽再去和那少年交手，什麼也顧不得了，一面喊着：「旭兒！快跑。」

一面自己也就忘命向樹林外面奔去。

那少年看了，又笑道：「好不要臉的賊骨頭，你今天還想跑得了嗎？」眨眼之間，就已攔在史楚臣的前面。

史楚臣嚇得轉身就跑，可是仍被那少年攔阻，從此以後，史楚臣面向那兒，那少年便好像有分身法似的，始終在史楚臣的前面擋住，直急得史楚臣滿頭大汗，把心一狠，撤手就拔出刀來，拚命向那少年劈去。

那少年突然面色一變，厲聲說道：「好個不識抬舉的東西，你是眞的想死了。」

說着微一伸手，其疾如電，神指在史楚臣的刀上一彈，那把刀便立刻從史楚臣手上橫飛出去五丈開外，並且削斷了沿路的樹枝，這才錚的一聲，刀尖釘進一棵大樹的樹幹裡去，刀柄仍在那裡幌動不息，餘勢驚人，跟着一探手，便掐住了史楚臣的脖子。

史楚臣立刻好像脖子上被勒上了一道鋼箍，並且混身一麻，手脚都一起不能動彈了。

那少年罵道：「我看着你好玩兒，才逗着你解悶耍子，你倒反而跟我當眞起來了，現在你還有什麼摺兒，儘可以使出來呀，不然的話，便乖乖兒的聽我的話，我也不爲已甚，仍是剛才的那兩件事，磕好了頭，替我把銀子送回去。」

史楚臣身落人手，自知必無倖免，但終不肯低頭屈膝，祇好把心一橫，說道：「你殺了我好了。」

那少年冷笑道：「事情可沒這麼容易，你想死也得在磕頭還銀之後哩。」

這時鐵扇童子本已逃出樹林，但回頭一看，師父並未來到，心知不好，連忙反身，一看這情形，心如刀割，也沒問問自己有多大的能耐，慘叫一聲：「師父！」揮動手中的鐵扇便對那少年點到，想救出史楚臣。

史楚臣見狀大驚，忙着喝道：「旭兒不可如此，你以後再替我報仇好了。」可是話聲未了，鐵扇已指向那少年肘間，史楚臣心想：「祇要那少年一回手，旭兒便准死無疑。」

誰知那少年並未對鐵扇童子生氣，反倒笑嘻嘻的說道：「好孩子，你眞可愛，你乖乖兒的站在旁邊好了，我並不想殺死你師父，祇要他肯對我叩頭還銀便行。」

說着用手輕輕劈空一推，鐵扇童子立刻覺得有一股奇大無比的力量推向自己，再也站不住脚，直退出去十來丈路，才能拿樁站住。

鐵扇童子人雖小，心却善，明知不是敵人對手，但師父在人家掌握之中，那肯就此罷休，脚才站定，便又二次重新上前。

那少年也似乎忍不住了，笑容一收，便對鐵扇童子喝道：「你是想要你師父的命是不是？還不與我住手，否則你師父便立刻活不成。」

鐵扇童子一聽，果然不敢再上前，祇急得淚流滿面，不知如何是好，可是史楚臣却看出便宜來了，他本存心一死，免壞名頭，因此反對鐵扇童子喝道：「旭兒！你替我打他，不要停手。」

史楚臣的用意，是明知那少年不會傷害向旭初，藉此激怒於那少年，好使自己早點死去，免遭凌辱，但鐵扇童子那裡敢再動手，史楚臣也就因此催促喝罵不休。

就在這不可開交之際，旁邊忽然發出一聲：「無量佛！」這聲音雖然蒼老，但却渾厚悠揚，震人心弦，那少年一聽，便知道這人內功已達爐火純青之境，是道家的一種「呼星叱月神功」，和佛門「天龍禪唱」，有異曲同工之妙，世上會這種功夫的，也不過就是數得出來的一兩個人。

同時那少年又想到，自己練就「降龍功」以來，百步之內，萬敵難侵，飛花落葉，就難逃過自己的耳目，而這來人已迫近自己身側，自己並未能發現，這功力之高，也就可想而知了。

想着便回頭一看，果然在五步以外，站着一位鶴髮童顏的老道，背負寶劍，手執拂塵，飄飄然大有神仙之概，略一辨識，便認出正是八卦派掌門人八卦眞人，連忙說道：「原來是老仙長來此，但不知有何見教。」

八卦眞人拱手說道：「天地有好生之德，史楚臣雖然所行不端，還望閣下寬恕他這一遭吧。」

那少年想了一想，說道：「我與老仙長風牛馬不相及，這賊更與老仙長非親非故，還望別來管我的閒事才好，否則的話，在下年輕無知，都多冒犯，反倒不好。」

八卦眞人笑道：「閣下才冠武林，貧道何人，敢相冒犯，祇不過是想向閣下討一個情，饒他這一遭吧了。」

那少年道：「他是你何人？你知道他今天的所行所爲嗎？」

八卦眞人楞了一楞，這才說道：「這沒出息的東西，曾經拜在貧道門下過，祇因他品行不端，貧道不許他進宮改裝，祇承認他爲俗家子弟，想折磨他二三十年，好改過向善，誰知他仍然不肯上進，今天犯在閣下手中，貧道眞是慚愧得很哩。」

史楚臣本已早聞八卦眞人的大名，過去也曾見過一次，雖然蒙八卦眞人勸說過幾句，却沒有拜過什麼師，今天忽然見八卦眞人直認自己爲徒，這明明是在幫自己的忙。

想那少年看在他的份上，饒了自己，可是那少年又是何人呢？以八卦眞人的威望，尚且不敢橫出相干，祇想以情感去打動他，這人之厲害，也就可想而知了，史楚臣這樣想着，那少年已又說道：「原來他還是老仙長的高足？這個我倒沒想到。」

說着便把史楚臣放下，史楚臣這才手足能夠活動，鐵扇童子早已奔上前去，抱住史楚臣大哭。

那少年看了鐵扇童子一眼說道：「怪不得他會有這麼個好徒弟呢？」說着又把史楚臣偷銀，以及自己要他叩頭還銀之事說了遍。

然後說道：「我說話向無二致，老仙長看該怎麼辦吧，如果老仙長牴犢情深，願意賜教的話，我也說不得祇有捨命奉陪了。」

八卦眞人連忙笑着話道：「貧道何人，怎敢放肆，何況閣下爲貧道清理門下，教訓頑徒，貧道感且無及呢？至於閣下言出法隨，貧道也不敢不依，祇是尚望能看在貧道的薄面上，容貧道帶回山去，自己處置，便當感謝不盡，不然的話，這也是貧道家規不嚴，罪在貧道，便由貧道來遵命辦理，向閣

下道歉如何？」

八卦眞人這樣一說，那少年這才歡天喜地，把適才的一點怒意，以及防備之心，完全解除。

也就笑着說道：「老道士啊，我眞沒想到你竟這樣夠朋友，雖然我們過去沒有交情，但就沖着你這些句話，我還能怎麼辦呢？好了，今天的事情就算完了，銀子就算是我托令徒代勞送人的吧，後會有期，行且再見。」

說完之後，人影一幌，便已走得不知去向。

八卦眞人又望着那少年的去路道了聲謝，這才回頭對史楚臣說道：「你好險啊，怎的竟惹到這魔頭身上去了。今天如果不是被我碰見，又認你爲徒的話，你該怎麼辦呢？」

史楚臣連忙跪在當地，向八卦眞人道了謝，八卦眞人把他拉起，史楚臣又問那少年究是何人？

八卦眞人說道：「你問他？提起來想必你也知道，這人看上去年紀雖輕，但其實已是五十歲的人了，而且武功已臻化境，人也間與邪正之間，善善惡惡一意孤行，貧道雖然不怕他，但也不願意和他糾纏，倒是你今後要自己當心才好，倘使被他查出你並非我徒的話，恐怕仍難逃出他手，憑你這點功夫，絕抵擋不住他的降龍功的。」

史楚臣剛才身在人手，痛苦不堪，沒聽清那少年的話，現在聽八卦眞人又提起「降龍功」來。

史楚臣立刻想到一人，連忙問道：「莫非那人便是白雲怪俠軒轅虎嗎？」

八卦眞人笑道：「不是他還有何人？」

白雲怪俠軒轅虎，是本書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也便是後來爲着兒子軒轅子眞被恒山派殺死，獨上恒山，力誅仇人，結果兩敗俱傷，幸得龍首山人解救，移居龍首山後山臥龍崖的白雲神叟，這以後自有交代，史楚臣一聽是他，直嚇得混身汗下如雨，盤算再三，知道非眞拜在八卦眞人門下，便難苟免於禍，因此向八卦眞人一求再求，八卦眞人也就應允，把史楚臣師徒帶回朝聖宮，正式行了拜師之禮，在長壽峰上住了半年，又得了八卦眞人許多眞傳絕學，這才奉命携徒下山，往來於邯鄲、湯陰、新鄉、修武一帶，防備桃花公主由此路入山。

後來有一天，也是合當有事，師徒二人行經武修焦作之間，遇上了兩個和尚，正在和一個江湖人爲着走路發生爭執，那兩個和尚非常橫蠻，竟用內功把那江湖人打傷。

臨走之時，還口出惡言，說是：「有種的，儘可到墀光寺去尋仇。」

史楚臣本認識那個江湖人，是鐵扇童子流浪街頭時候的一個朋友，但爲着身負任務，不肯招惹是非，便有心避讓，可是鐵扇童子少年好事，見朋友被人打傷，又新得了八卦眞人的傳授，自認武功不凡，那裡還能忍耐得住，早就想上前伸手，可是却拗不過師父史楚臣，當時祇好跟隨史楚臣怏怏走開，當天晚間，到底忍耐不住，瞞着史楚臣，偷偷的去看那朋友。

誰知那朋友已經傷發待死，看到鐵扇童子，祇說了一句：「害死我的是狐圍山墀光寺的和尚。」

言畢便血如泉湧，伸腿歸陰。

鐵扇童子義憤塡胸，立刻決定前往爲友報仇，也知道如果告訴了史楚臣，便必不叫去，因此也不

再考慮，一個人單獨撞進墀光寺。

墀光寺的和尚好不厲害，沒等鐵扇童子動手，便把鐵扇童子擒住，總算因爲他年紀還小，當時沒有殺害。

史楚臣失去鐵扇童子，心知不好，連忙四處打聽，剛好問到慈光寺中的一個挑水的長工，過去也曾認識。

那長工道：「昨天是有一人入廟，已被和尚擒住，關在石牢之中。」

史楚臣一聽是慈光寺，立刻想起昨天和尚所說的墀光寺，便越發的認爲必是無疑，他也知道毒尊者悟因不大好惹，不願明進，好在石牢情形，已有那長工告知，這才暗暗進去，打算救出鐵扇童子，也就算了。

怎知到了那兒，用重手法點傷了兩個看守的和尚之後，一看所救的人，並不是鐵扇童子而是諸天壽，一問之下，才知道是山西老佟的徒孫，史楚臣和山西老佟原有一面之交，所以便把自己的來歷告訴了諸天壽，把諸天壽救走。

而那兩個和尚在受傷半昏迷狀態之中，把長壽峯，聽成長什麼山，史楚臣，聽成司徒什麼，因此這才造成孔廣生遠遊出關的一段誤會。這且不提。

單說諸天壽被史楚臣救出之後，感恩報德，加之自己又沒有事做，便自請和史楚臣一起去尋找鐵扇童子的下落，史楚臣當然歡喜，便立刻又找到了那個挑水的長工。

那長工再一想，才想出墀光寺來。

墀光寺的住持，惡頭陀無相，本和桃花公主有往來，手下更有所謂九兇十鬼，一個個都是內外功夫卓絕的好手。

這情形史楚臣知之備詳，因此愈加爲鐵扇童子擔心，竟等不及再回修武客棧中取物，便直接向狐圍山趕去。

二人進得寺中一看，正好鐵扇童子被吊在那兒挨打，有一個橫眉豎眼的和尚，手持皮鞭，逼他供出是何人所遣？師承何人？

鐵扇童子那肯回話，祇不停口痛罵那和尚。

那和尚一怒，突地從腰間拔出一把解腕刀來，喝道：「小畜生找死，不識佛爺慈悲，現在就超度了你吧！」說着刀尖已指向鐵扇童子胸膛。

第一四章 裹糧入山眞相大白 長夜一夢幻境離奇

史楚臣一看鐵扇童子命在垂危，便什麼也顧不得了，大喝一聲，手揮寶劍，人便平空飛去，快如閃電。

但是雖說史楚臣快，却還有比史楚臣更快的，諸天壽早從鏢囊內，掏出三支亮銀魚尾鏢，使個聯珠手法，向那和尚打去。

這也是鐵扇童子命不該死，那和尚耳聽史楚臣一喝，回頭看來，手下一緩，便沒防到諸天壽的暗器。

等到三支亮銀魚尾鏢飛到眼前，再想讓時，就已經來不及了，三件暗器全數打中要害，那和尚一聲沒響，便倒地身死。

也就在這同時，史楚臣亦已飛到，他眞不愧眼明手快，應變神速，見和尚已死，立刻轉向鐵扇童子，手中寶劍一挑，綑索立斷，跟着一手拉住鐵扇童子，反身一躍，便又上了屋脊，才一立定，便已看到廟中四面八方，人影都起，連忙說了一聲：「我們走吧。」

一反手便把鐵扇童子挾起，諸天壽不敢怠慢，也拔出寶劍說了一聲：「你在前面，我爲你斷後。」話聲未完，早已拔起身形，跟在史楚臣的身後，護着他師徒二人，向廟外衝去。

也眞虧他們見機得早，及時逃出，否則便就不堪設想了。

因爲這時廟中，除了原有的惡頭陀和九兇十鬼而外，還來了桃花公主的兩個徒弟，夭桃和桃花太歲，這兩個東西，盡得桃花公主的眞傳，手辣心狠，兩個之中，他們祇要遇上一個，便決難活命。

並且這兩個東西，也就是奉了桃花公主之命，先頭來此佈置，打算向八卦眞人尋仇來的，雖然他們來時，沒有落在史楚臣的眼裡，但已被八卦眞人所派出來的別的俗家弟子所看到，立刻報上長壽山朝聖宮，八卦眞人聞訊，便立刻帶着凌虛子和浮雲子，親自前來查看，也虧得有了這件事，正巧史楚臣挾着鐵扇童子，和諸天壽逃出廟外，握光寺的和尚追出來時，八卦眞人和凌虛子、浮雲子上前抵擋了一陣，重傷了桃花太歲和九兇十鬼中的好幾個，把他們殺退，又交代了幾句，這才替史楚臣三人解了圍。

立刻連諸天壽一起帶回長壽峯朝聖宮，江湖事情，傳聞極快，所以司徒隆城也知道了諸天壽的下落，及見司徒陽城有信去問，便把這番事情說了。

並且信後面還贅了幾句，說是：「現聞桃花公主有大舉進犯朝聖宮之說，雖未發作，恐亦不過日內之事也，屆時兩雄相爭，鹿死誰手，便不得而知了，不過以八卦眞人武功之高，加之數年來苦心佈置，或可以不懼桃花公主之進襲，也未可知。」

孔廣生把信看完，眞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是喜的諸天壽有了確實的消息，懼却懼的是諸天壽雖在朝聖宮，而桃花公主却是個極其難惹的人物，桃花公主進襲朝聖宮之時，諸天壽必然要參加動

手，那麼諸天壽的安危，就實在不能不叫人擔心了。

可是孔廣生到底是個俠義人物，雖然恨不得立刻便飛到朝聖宮去，和諸天壽見面，但既然已經答應了司徒陽城，替他入山，總不能說了不算，因此祇好暫時把思念和諸天壽見面的心事收起，仍然準備入山，絲毫不動聲色，一心打算等這裡事了，然後立刻動身趕奔山西黎城。

司徒陽城當然看得出他的意思來，因此也未阻攔，祇說了兩句，要孔廣生見機而作，凡事當心的話，便親自把孔廣生送入山口，並且也就帶着人在山口等候孔廣生的消息，以便入山接應。

孔廣生腰配寶劍，帶了三天的乾糧，另外還備了一袋鏢，便起程入山，按着和司徒陽城商量好了的路徑，向前慢慢搜索，行了半天，也未找出一絲踪跡來。

直到越過第二座山頭，才在一座林邊，發現了一隻女人的鞋子，孔廣生心裡越加明白，認定所想不差，便益發的順着這條路追了下去，行着行着，又越過了一道山崗，正站在山崗上四面張望時，猛然看到對面的山峯半腰，有兩隻黑蝦子，也在人立着向這兒張望，這兩地距離，雖然遙遠，但孔廣生自從練就「先天大乘神功」之後，目力特別敏銳，早就看出那兩隻黑蝦子高大如人，並且生得異樣。

孔廣生心中一動，暗想：「必然就是他倆無疑。」想着也就拔步向那邊尋路走去。

但就在這時，那兩隻大黑蝦子也好像在向這邊奔過來了似的，祇是一轉眼便又沒入草中不見。

孔廣生心想：「能在路上遇見，當然最好，否則的話，祇要走到那兒，拚着多花一點功夫，也總有辦法找到他們隱藏的巢穴，不怕事情弄不清楚。」

心裡想着，腳下並未停止，祇是路途不熟，同時又性急了一點，認定方向不管有路無路，憑着輕功走去。

那知山路行來，不抵平地，在平地上，祇要認定方向，便不愁走不到頭，可是山行便不同了，眼看就在對面，但走起來，可能要繞着大圈子才能到達，否則的話，一步走錯，不是為山澗所阻，便是面臨危崖，根本無法通過。所以孔廣生這一心急，這些事情便都遇上了，總還虧得他輕功已達登萍渡水，履空蹈虛的境界，危險固然不放在他心上，便是十丈八丈寬的山澗，又何嘗能夠攔得他住。不過話雖然是如此說法，走起來也就夠孔廣生麻煩的了，好不容易，才走上了對面山腰，來到剛才黑蝦子立足的所在。

這時黑蝦子當然已經不見，而且時已落日黃昏，山中易晚，說黑就黑，孔廣生在那兒找沒多久，便什麼也看不見了。

心想：「今天大概是不行了，且找一個避風的地方，歇宿一宵，乾脆等明日天亮以後再說吧。」

可是這座山峯，也真奇怪，找來找去，就是找不出一個避風的所在來，加之孔廣生有了上次劍誅錦帶蛇的經驗，又不敢深入林中，怕在黑夜裡遇上了蛇蟲，措手不及，心中一急，走着走着，便迷失了道路。直到月上東山，這才借着那一點清暉，稍能辨清眼前事物，又轉過了一個山坡，忽然發現腳下山谷之中，有燈光一閃，立即隱去。

孔廣生看到，不由大喜，心想：「有燈光處，必有人家，前去投宿，當無問題，或許還可以從那

家人家打聽出一點消息來，也未可知哩。」

孔廣生想到這兒，更不遲疑，便向那方向走去，但說也奇怪，那燈光就祇閃了那麼一閃之後，始終沒有再亮過，孔廣生一直行到谷底，計算着已應該到了那燈光所在，但四面一看，並無一戶人家，除了矮樹豐草而外，根本什麼也沒有。

這一來，孔廣生不由得就懷疑起來了，心想：「這是怎麼搞的，難不成還是我看錯了嗎？明明是燈光一閃，可怎麼會又沒有人家呢？如果說是路過之人，却又不像，這個谷裡，並無道路，根本是個人跡罕至的地方。」

孔廣生想到這兒，得不到解釋，脚下也不由得就停了下來，站在那兒發楞。

誰知就在這時，突然又傳來了一陣女人的哭聲，這陣哭聲並且就近在咫尺，祇是有點發悶，好像是從地底下發出來的似的。

孔廣生雖然膽大，也聽得汗毛直發起凛來，心想：「這哭聲是從那兒來的呢？明明在耳，却無人家，莫非是有了鬼嗎？」

可是再仔細凝神一聽，憑着孔廣生那套落葉辨風的本領，便聽出不獨有人在哭，而且有人在勸，於是循聲一找，便找出那個聲音，正是從一堆草裡發來的。

孔廣生一看那草，堆在山脚邊，明明是由人工所爲，略一辨識，便認出正是土洞前的掩體，孔廣生本想立刻撥草進去，一看究竟，但再一聽，那聲音並未停止，便想道：「與其撞了進去，又何妨先聽個明白哩？」

主意既定，便挨近草旁，側耳聽去，立刻便聽出是有一個女人在哭，而另一個女人在勸她。

那勸她的女人說道：「別哭了吧，就是哭死了，又有什麼用呢？徒然自找苦吃，划得來嗎？倒不如乾脆先順從了他，再慢慢的等人來救好了。」

那哭的女人哭道：「我不！我不！我不！便是死了，我也絕不順從他們。」

那勸的女人又說道：「死了又有什麼用呢？從我被他們擄了來的這些日子以內，已經眼看着他們殺過好幾個人了，李家大嫂子，不也就是因爲不肯好好兒順從他們，三五天後，把他們惹急了，剝掉衣褲，輪流姦了個夠，然後一刀剖開了肚子，死得固然慘，却連死了也沒能落到個乾淨身子，這又何苦來呢？大妹子，我勸妳還是想開些吧。」

那哭的女人聽了，便格外的哭得利害起來，說道：「我不！我不！我死也不，他們那兒還能算是個人呢？披着黑蝦子皮，却比黑蝦子還要壞，就拿這兩天他們對妳的樣兒來說吧，哥兒倆當着面就做那醜事，這還能算做人嗎？也眞虧妳還能受得了。」

那勸的女人歎了口氣，說道：「我又有什麼辦法呢？祇怪我們生得命苦，做了女人，又偏巧運氣不好，碰上了這兩個畜生，逃又逃不掉，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那哭着的女人說道：「那你爲什麼不死呢？好了，妳不肯死，我也不能強着妳，妳就幫幫我的忙，替我解開繩子，讓我死好了，妳這就是救了我了，我做鬼也要報答妳的。」

那勸的女人說道：「妳說的輕鬆，我敢這樣做嗎？他們回來了，要不殺了我才怪呢？」

那哭着的女人聽了，便越發的號啕痛哭起來。

孔廣生聽到這兒，已知備細，略一沉吟，便拿定了主意，立刻撥開草堆，鑽了進去，回身又把草堆好，照樣遮住洞口。

這時便聽到那哭着的女人破口大駡起來，口口聲聲，祇求早死。

孔廣生回身一看，燈光下已看出大約方丈的土洞內，有兩個女人在那兒，一個被綑得緊緊的，另一個畏畏縮縮的擠在角落裡發抖。

孔廣生走近那被綑着的女人身邊說道：「妳姓阮嗎？別哭了，我是來救你的。」

那哭着的女人抬頭一看孔廣生，這才止住哭聲，點點頭說道：「我是姓阮，你眞的是來救我的嗎？你是……。」

孔廣生道：「我姓孔，是司徒場主叫我來救你的。」

阮家大閨女這才高興起來，說道：「對了，你是孔大俠，上次和場主一起回來的孔大俠，我看見過你，我認出是你來了。」

孔廣生連忙替她解了綁，又活了血，阮大閨女便又指着那個女人說道：「她姓張，也是我們三道溝的人，就是張老實的兒媳婦，你也救她出去嗎？」

孔廣生道：「這是當然的。」

張家兒媳婦連忙上前跪拜，孔廣生命起，阮家大閨女又催問着：「如何救她們出去？」

孔廣生道：「這個我自有主張，不過目前尚非其時，你們且告訴我，這兩個東西現在那兒去了？待我除了他們，好永絕後患。」

張家兒媳婦道：「他們除了回來不做人樣兒而外，就是整天的披着熊皮在外面撞魂，剛才還回來了一次，說是山下又來了人，匆匆忙忙的取了兩件兵刄又走了，想是要去害死那人，沒想他們才走了沒有多久，你就來了。」

阮家大閨女接着恨聲說道：「你還不知道他們倆就是……。」

阮家大閨女剛說到這兒，孔廣生側耳一聽，便止住了阮家大閨女，要她不要再開口，輕輕說道：「他們的根底，我已全知，現在他們已經回來了，妳倆不要開口。」

說着便拔出寶劍，守在洞口，打算乘他們撥草之際，突然下手，先解決掉一個，然後再對付另一個，也免得漏網。

那兩個女的聽孔廣生如此一說，早嚇得縮在洞角落裡互摟着，擠做一團。

果然沒過多久，便聽到洞外遠遠有脚步聲走近，並且在說話，一個聲如破竹的人說道：「這傢伙那兒去了呢？從剛才的情形看來，好像已經看到了我們，並且還向我們這邊來的，怎麼找過去反而倒不見了呢？」

另外一個尖嗓子的答道：「老大！可不說得是嗎？這東西厲害的緊，留着總是後患，你不記得上

次跟司徒陽城來的那個人說過，司徒陽城從外面帶回來了一個什麼姓孔的，連獨眼龍都叫他殺敗了，范老大更傷在他手中，現在又去龍家窩堡解圍去了，倘使來的人果真是他趕了回來，我們倒不能不防着點兒呢？」

那破竹嗓子的說道：「老二！你也眞太胆小了，憑着咱哥倆，怕過誰來，他不來便罷，如果來時，管叫他也是有來路，無去路。」

那老三道：「不然！我們這兒雖好，但終非長久之計，司徒陽城不比他老三好說話，何況我們又傷了他老三呢？從他老三的話裡聽來，已經認出是咱們哥倆，萬一他回去不死，說了出來，司徒陽城肯就此罷休嗎？所以依我看，還是乾脆捨了這兒算了。」

那老大好似想了一想，這才說道：「我總是捨不下這兩個雌兒。」

那老二笑道：「天下有的是雌兒，咱們現在已經有了銀子，還怕玩不痛快嗎？何況張家的那個，也玩兒厭了，阮家的這個，雖說不肯就範，但也說不得了，這樣如何？現在就進去硬上，讓你拔個頭籌，弄夠了賞她倆一人一刀，咱們從老羊口出山如何？」

這幾句話是在洞門口說的，那兩個女人也聽清楚了，嚇得花容失色，混身直打哆嗦，尤其是那張家兒媳婦，格外怕死，早脫口而出，尖聲叫道：「孔大俠！他們來了，要殺我哩，你救救我吧。」

孔廣生本已聽到草響，蓄勢待發，想給他們一個措手不及，一聽張家兒媳婦開了口，連忙阻止，却已無及。

那洞外的兩個人，也眞機靈，一聽張家兒媳婦的話，便知洞中已來了人，那肯再向裡鑽，疾退三步，手握兵刃，窺定洞口，喝道：「是什麼人這樣胆大，敢來撞咱們倆的窩子，乘早出來受死吧。」

孔廣生知道這一來，便要多費手脚了，再一沉吟，飛快的對兩個女人說了一句：「妳們不要怕，躲在洞裡，不要出去，一切都有我。」

說着已從囊中，掏出兩支鏢來，扣在掌中，跟着退身一步，運起「先天大乘神功」。

劈空一掌推出，罡風過處，洞口的草堆，立刻飛散開去。

外面兩人見草堆一開，以爲是孔廣生鑽出，連忙從左右兩邊，合撲上來，喝聲：「看你還往那兒跑。」一手中兵刃，讓過草頭，便挨着洞口，直劈下來。

怎知孔廣生早已想到這一着，那會這麼魯莽，掌風發出之後，劍已準備妥當，看準兩般兵刃下落之際，一招出手，劍如閃電，壓上兩般兵刃，跟着脚尖一點，人便平空從洞口穿出，身未落地，已看清敵人所在，左手兩邊一揮，兩支鏢便分向那二人打出。

這一壓，一穿，一出手，均是同時而作，快不可當，饒是那兩人兇狠，也被弄得手脚忙亂，齊聲大喊一聲：「不好。」

雙雙翻身向後便倒，連跌帶滾，打算閃避，老大算是閃得快，讓開了一鏢，另一支鏢早已深深的嵌入老二的大腿裡，等兩人爬起身時，孔廣生已橫劍當胸，神色安閑地站在洞口，對他們笑道：「賢昆仲做得好事，現在還有何話說呢？」

那二人一見面便吃了大虧，心下發毛，互相看了一眼，並未開口，而意思之間，却已有了豁扯的想法。

孔廣生神目如電，當然看得出來，笑道：「二位也別再想走了，你們不是奉了三場主之命，來此尋人的嗎？怎的能做出這種事情來呢？你們告訴我吧，那五個參客何在？是不是已經遭了你們的毒手了？」

那二人本就是奉了司徒隰城之命，入山尋找參客的二人，他們本是鬍子出身，祇是做案太多，存不住身，這才轉到三道溝，冒充參客，暫避風頭，老大便是那破竹嗓子的韓相禎，老二便是那尖嗓子的董魁，現在孔廣生一口道破，知道一場惡鬥，必然難免，因此把心一橫，也不再打逃走的主意，韓相禎便對孔廣生喝道：「便是老子們殺了他們，你待怎樣？」

說着又轉頭對董魁道：「老二，你怎麼樣？能支持嗎？」

董魁這時，已把那支鏢從大腿裡拔出，一縷血順流而下，忍着痛說道：「不管了，咱們合力幹掉他再說。」

說時一揮手中兵刃，便向孔廣生撲到，韓相禎也跟着上前。

孔廣生一看他們二人手中兵刃，非常特別，長約三尺左右，鋼柄上按着一隻熊爪似的東西，掌爪分明，可抓可擊，這才想到：「怪不得死的兩個，身上有熊爪傷痕，原來是這個傢伙弄成的，也眞虧他們能想得出。」想着便展開劍招，和他二人鬭在一起。

論功力來說，韓相禎和董魁雖然不如孔廣生，但合二人之力，孔廣生如果想制伏他們，倒也得費一番手脚，祇因這時，他二人已經心虛，並且董魁已經受了傷，所以實力大減，不過又因爲孔廣生想把他們活擒回去，由司徒陽城當衆處置他們，因此存下了個拚死之心所以仍然殺成個平手。

轉眼便已過了四五十招，他二人在拚命之際，孔廣生又不願立下殺手，因此始終擒獲不住，心中一急，暗想：「這樣下去，一起活擒的事情，怎能做到呢？我爲什麼這麼傻，不會先傷了他們一個，問題不是就解決了嗎？」

想到這兒，手下一緊，劍勢猶龍，一招「分花拂柳」，盪開二人的兵器，窺定董魁的大腿，又是一劍削去。

董魁那條腿本已受傷，行動有點不靈，孔廣生這一劍也眞是無巧不成書，偏偏又削在那個創口上，連皮帶肉，去了好大一塊，直痛得他大叫一聲，翻身倒地，在那兒翻滾不休，等到韓相禎來救，早就來不及了。

孔廣生重傷了董魁之後，一回手便把韓相禎接住，說道：「朋友！還是投降了吧？乖乖的跟我回去，祇要你們能夠眞心改行向善，說不定司徒場主高抬貴手，還能饒你們一條命在哩。」

韓相禎作惡多端，自知必死，那肯再聽孔廣生的話，反倒存下了一個惡念，一面拚命對敵，一面後退，一面向董魁喝道：「老二，今天的事也說不得了，我把這小子引開，你忍着痛去殺了那兩個雌兒，如果這小子捨了我來尋你時，那我就乘機豁扯，將來一定找朋友來替你報仇好了，你快去吧。」

董魁聞言，果然一咬牙，爬了起來說道：「對！老大！咱們就這麼辦吧，我死以前，也要把那阮家丫頭姦一下哩。」

孔廣生這時已被韓相禎引離洞口二丈開外，眼看董魁正向洞口走去，若不攔阻，張阮二女，必然無辜，若要捨了韓相禎前往攔阻，則韓相禎就一定會脫掉，同時韓相禎也已改了方式，絕不進攻，步步後退，祇想逃脫。

這一來，孔廣生可就急了，心想：「放走一個，終是禍害，算了吧，擒回去也是麻煩，乾脆解決了算了。」

心意一決，更知道二女危機，迫在眉睫，絕對待慢不得，因此大喝一聲：「該死的萬惡賊徒，你死到臨頭，猶不知悔嗎？」

說時已運起大乘神功，劍尖在韓相禎的兵刄上一沾一帶，撇開了他的門戶，跟着左掌對準韓相禎，劈胸推出。

韓相禎喊聲：「不好。」連忙用掌來迎，兩掌一交，祇聽得「咯剝」一聲響，韓相禎慘叫一聲，手腕已被震得粉碎。

孔廣生更不停留，旋劍一揮，紅光起處，韓相禎連頭帶肩，斜斜的被劈了下來，屍身倒地，眼看是活不成了。

孔廣生殺了韓相禎，回頭一看，董魁並未入洞，反而向另一邊，一瘸一拐的向草叢裡鑽，孔廣生那能放過，大喝一聲：「那裡走？」人便像燕子似的，飛了過去。

董魁本想進洞糟蹋阮家大閨女，但沒想到韓相禎死得這麼快，因此那敢再作非非之想，連忙轉身，打算鑽進草叢裡去逃命。

可是他快，孔廣生比他還快，一個縱身，早已如飛而至，劍又向董魁的大腿上穿到。

孔廣生的意思，本是想再在他大腿上加上一劍，不致送掉他的命，好把他帶回去，誰知董魁聞到孔廣生的喝聲，回身還想對敵，但剛一回身，就已看到劍已來臨，本能的忙一閃讓，沒想到大腿傷勢正痛，行動不靈，這一閃沒閃得開，反倒痛得人向前一栽。

二五湊一十，孔廣生的劍尖便正好挑入他的襠內，饒得孔廣生怕殺死了他，問不出口供，連忙撤劍，但董魁的一具淫根，已被刷下了一半來。

這也是董魁一身淫孽過重，不知害死多少人家的好兒女，才有此報。

這一來，董魁又是一聲大叫，痛倒在地，心知必死無疑，因此也不再做活命之想，說了一聲：「姓孔的！你我無仇無怨，今天我死在你手裡不要緊，咱們來世再見好了。」

說着一舉手中兵刄，倒轉過來，便想自戕。

孔廣生那能容他這樣做法，早就劈手把它奪過，摔在一邊。

董魁厲聲叫道：「你爲什麼不讓我死？你還想怎樣呢？」

孔廣生看到他那樣兒，心下一慘，不由得軟了下來，想道：「他已如此，何必再帶回去叫他多受

罪哩，祇要他把話說淸，就讓他痛快點死去算了。」

因此開口說道：「祇要你把你們入山以後的事情告訴了我，我便一定如了你的願，否則的話，也就怪不得我要把你帶回三道溝了。」

董魁想了一想，無可奈何，這才說出一番話來：

原來董魁和韓相禎入山之前，並未存下壞心，祇是貪圖那幾百兩銀子的賞號，所以也曾叫第一次遇上的兩個人回去，後來又遇到兩個參客，一看他們已經掘到了兩支成形的老參，根鬚俱全，這種人參，每支價格，不下千兩，這才又起了貪心，把那兩個參客殺了，貨色掠爲己有，從此一不做，二不休，留在山裡的五個參客，全都遭了他們的毒手。

同時又看到兩個獵戶，也殺了，奪下了他們的熊皮，假裝黑蝦子嚇人，後來又在老羊口左近，擄來了一個女的，兩人輪姦，怎耐那女子年齡太小，才不過十二三歲，因此招架不住他們兩人的蹂躪，沒上兩日，便就死去。

他們二人暗地裡一打聽，知道山下的人並沒有懷疑到他兩人的身上，這才膽氣愈加壯了起來，乾脆故佈疑陣，在近山口左近，放下自己的衣履，裝出已膏獸吻的樣子來騙人，並在這山谷之中，挖了這個土洞，竊空便出山去擄掠少婦長女，回來痛快，順從的還好，如若稍有違拗，便是用強行姦，然後一刀了却，張家兒媳婦，天生妖淫，和他們過去有過一手，所以才能留下。

後來聽說司徒陽城回來了，倒也會嚇得打算遠走高飛，但隨後又聽說司徒陽城往龍家窩堡去了，並且又看到阮大娘每夜帶着大閨女爲守山口的賭徒們，送酒送菜。

他二人對阮家大閨女，早有垂涎之心，因此暗伏山口，竊空突出，搶了就走，送回洞中，先行綑起，然後再出來打聽，有無人前來追尋。

想不到第二天便碰上司徒陽城，躲閃不及，同時司徒陽城又叫出了他二人的名字，這才猛下毒手殺死了司徒陽城的兩個隨行之人，重傷了司徒陽城，被他逃走。

依着董魁，這時就想遠走高飛，但韓相禎一心捨不下阮家大閨女，總想她能心甘情願的順從了自己，然後帶走，去尋快活。

誰知阮家大閨女倒眞是個烈性女子，任憑怎樣恐嚇詐騙，也是不從，甚至韓相禎和董魁當着她的面和張家兒媳婦行淫。想挑撥起她的慾念來，可是阮家大閨女心如鐵石，越看越恨，反倒破口大罵起來，祇求速死。

並且咬傷了韓相禎的鼻頭，董魁幾次勸韓相禎殺了她算數，韓相禎終是不捨。

這一天便看到孔廣生了，二人回洞取了兵刃，前往一找不見，這才有點作慌，想不到大數已經來臨，欲逃不能了。

董魁把話說明，已是聲嘶力竭，痛苦不堪，哀聲向孔廣生乞求，早點成全於他，給他一個痛快。

孔廣生事情已明，也就不再細問，手起一劍，刺入董魁胸膛，解決了他的痛苦，然後擦劍歸鞘，返身入洞，那張阮兩女，已經跪在洞中，不住的向孔廣生道謝。

孔廣生命她們起來，一看天色，才有半夜，山路崎嶇，帶着兩個女的走起來，當然不便，因此向張阮二女說道：「我也累了，好在這兒已無別人，我們將就安心在這兒好好的睡一下，等明日天明，再送妳們出山便了。」

孔廣生說這話時，心裡原本非常純潔，並未想到其他，可是張家兒媳婦却誤會了他的意思，臉上不由一紅，便湊上阮家大姑娘耳邊說了幾句話。

阮家大姑娘也是臉上一紅，看了孔廣生一眼，羞羞澀澀了好一會兒，然後才一咬嘴唇，似要開口，又行嚥下。

孔廣生心無雜念，見她們這樣鬼鬼祟祟，不知她們所說爲何？還以爲她們是要方便，又礙着自己的原故，因此說道：「妳們……」，說道這兒，又覺得女人的這種事說不出口，不由得臉上也紅了起來。

阮家大閨女紅着臉說道：「我們……你……」她到底是個沒出閣的大閨女，雖然感恩圖報，有意獻身，但也沒能說得出口。

孔廣生越想越對，認定她們是要方便，要方便當然不能拉在洞裡，想是她們又怕自己偷看，臉上就不由得格外紅了起來，也沒思量，便對阮家大閨女說道：「我在裡面好了，妳可以出去，外面沒有人的。」

孔廣生此言一出，阮張二女就格外誤會了，以爲孔廣生是要和張家兒媳婦來一下子，因此阮家大閨女，低頭應了一聲：「是！」便向外走出，張家兒媳却做眉做眼起來，歪身躺下，看着孔廣生似怨還喜，嘴角微笑，一股浪意，溢出眉梢，儘等孔廣生上前動手。

孔廣生雖說已是二十二歲的人了，却還是個童男子，對於這種陣仗，根本不識，反倒奇怪起來，對張家兒媳婦說道：「妳爲什麼不和她一起出去呢？難道妳不要嗎？」

張家兒媳婦斜着眼嗲聲嗲氣的「嘸」了一聲說道：「誰說我不要呢？我不是在這兒等着你嗎？」

這一說孔廣生就格外的聽不懂了，奇怪道：「等我？我怎麼能跟妳……」，接着用手向外一指，說道：「還是找她的好。」

孔廣生這句話的原意，本是說：「妳要解手，我怎麼能跟妳去呢？妳還是去找阮家大閨女的好。」可是孔廣生沒把話說全，因此被張家兒媳婦把意思誤會成：「我怎麼能跟妳那個，還是找阮家大閨女的好。」

這一誤會，張家兒媳婦好似有些失望，把嘴一撇，說道：「你爲什麼不早說清楚了呢？」

說着走到洞口，向阮家大閨女招手說道：「還是妳進來吧，他要的是妳吶。」

孔廣生聽張家兒媳婦這樣一說，不覺一怔，可是還沒等他把張家兒媳婦那句話的意思弄清楚以前，便看到阮家大閨女蹓了進來，飛紅着一張臉，走到孔廣生面前停下，低着頭，兩隻手儘在那兒盤弄衣角。

張家兒媳婦反在這時，充起老資格來說道：「這有什麼可怕難爲情的，咱們女人遲早總是要有這

一遭的，祇是第一遭的時候，不免有點兒痛，不過忍過那一陣，也就沒有事了。」

說着又把阮家大閨女拉到孔廣生身側，對孔廣生說道：「您對她要溫存一點，慢慢的向裡面頂，別狂風暴雨似的，叫她吃不消，她還是個黃花閨女哩。」

孔廣生聽到這裡，才弄清了她們的意思，不由得既急且窘，莫知所措的說道：「妳們……妳們這說的是些什麼？這簡直是豈有此理，妳們把我看成什麼人了！」

張阮二女才明白是自己誤會了，漲得滿臉飛紅，尤其是阮家大閨女，好似受了無限的委屈一樣，直怪張家兒媳婦道：「妳看，這都是妳。」跟着眼淚便滾了下來。

還是張家兒媳婦老練，笑道：「錯了也就錯了，妳又沒被擦掉一塊皮，哭什麼呢？孔大俠既是好人，現在想必也餓了，待我來做點吃的吧。」

說着便把洞裡藏着的食物整治出來，送到孔廣生面前。

孔廣生也眞的有點餓了，便藉着吃東西把剛才的一場誤會扯了開去。

吃完之後，便安排睡覺，孔廣生命二女擠在洞裡，自己便歪靠在洞口的壁上假寢，不祇是不敢睡熟，而且夜風吹來，陣陣發冷，便又爬起來，把洞口的草，仍然堆好，這才有了點暖意，想到剛才的一場誤會，又不覺好笑起來。

一會兒，眼看二女已經睡熟，阮家大姑娘夢囈連連，或哭，或笑，或叫，或罵，在回憶這三日來的往事。

又過了一會兒，燈油點完，突然熄滅，孔廣生一陣疲乏，不知不覺之間，也就歪身睡倒。

沒多一會兒，忽然覺得有人在叫他，孔廣生睜眼一看，却是司徒陽城站在面前，對他微笑。

孔廣生連忙起身說道：「陽城兄，你怎麼來了？」

司徒陽城道：「我特別帶着人接你來的，回去吧！」

孔廣生向外一看，果然有不少的人來了，控着馬匹在等他，並且一個個都在對他笑着。

孔廣生也不知道他們何事這樣高興，便和司徒陽城上了馬，一路青山綠水，鳥語花香，恍如江南，不多久便到了三道溝，三道溝已經家家掛燈結彩，熱鬧非凡。

孔廣生問司徒陽城：「爲了何事？」

司徒陽城道：「賢弟還不知道？今兒是你大喜的日子啊！阮大娘因爲你替她救回了閨女，他感恩圖報，願意把閨女嫁給你，這就是大家在爲你辦喜事的。」

孔廣生嚇得大聲說道：「怎麼可以呢？我怎麼能夠要她呢？況且我又沒有答應，你們怎麼可以就這麼做呢？」

司徒陽城道：「你答應不答應有什麼關係，這是大家的意思呀！」

說着用手向外一指，說道：「你看，新娘不是已經來了嗎？」

孔廣生果然看到阮家大閨女頭上頂着一塊蓋頭，鳳冠霞披，姍姍而來。

司徒陽城，就拉住孔廣生，要孔廣生和阮家大閨女同拜天地。

孔廣生一急，摔開司徒陽城的手便跑，誰知四面的人已圍了上來，再也跑不出去，孔廣生無法，祇好衝進自己的房中，反手關上房門，和衣向被窩裡一鑽，用被蒙住頭，心裡越想越窩囊。

孔廣生想道：「這眞是豈有此理，我怎能做這種事呢？這不是挾恩圖報嗎？傳揚出去，豈不被天下人笑死，罵死？」

接着又想起司徒陽城來，奇怪他怎的也忽然會變成這麼無理取鬧起來，又想到諸天香，自己和她雖然尚未定局，但事情總是不可能再有所變動的，那自己又怎能在這兒做起這種荒唐事情來呢？

孔廣生想着想着，突然身上一重，好像有一個人壓上了自己的身上一般，連忙用目看時，便正是阮家大閨女，却不知何時已走進房中，伏在自己身上，笑得花枝亂顫，並且把一張粉臉緊偎着自己，陣陣粉香，襲人欲醉。

孔廣生不由大怒，心想：「這丫頭原來也是這種壞東西，我怎能要她呢？」

想着便想起身推開她，可是手足如被縛住一般，一動也不能動，甚至連想開口叫喊都辦不到了。因此不由得急得一塌糊塗，便死命的掙扎起來。

第一五章　力殲竹牛全仗神勇　空勞鞍馬祇餘劫灰

孔廣生掙扎了半天，好不容易才睜開了眼，一看之下，可不是阮家大閨女的一張粉臉，偎在自己旁邊，粉香襲人，一條腿壓在自己身上，睡得正酣。

孔廣生連忙翻身坐起，再一定神，那兒是在什麼三道溝，還不是仍然在那土洞之中，原來剛才種種，竟是大夢一場，孔廣生心中好笑，自己怎的會做出這種其荒乎唐的夢來？

便用手推開阮家大閨女壓在自己身上的那條腿，起來撥開洞口的草一看，旭日已經東升，天亮了也好久了。於是回身叫醒二女，準備出發。

張阮二女起身之後，略爲收拾，孔廣生又在洞中找出那五個被害參客的行囊，參枝猶在，連韓相禎和董魁向司徒陽城所領的那二百兩銀子，也沒用罄。

還有一支長槍，便一起收拾起來，並割下韓相禎和董魁的首級，連同那兩支奇怪的兵器，一起挑在槍上，又飽餐一頓，這才帶着二女上路。

孔廣生來時是不擇路而行，這次帶着二女，當然不能這樣走法，祇好覓路而行，因此繞了不少的圈子才算認清了道路，行至黃昏，也不過才走了一半路程左右。

孔廣生知道二女體力不夠，便找了一個避風的地方，提早歇了，一夜無話，直到天快明時，才又

聽到遠遠的地方，發出一陣「轟轟」之聲，但不久也就停住，因此孔廣生也未注意，等到天色大明，方又上路，行到日色歪西，已離山口不遠，祇要再轉過一個山坡就到了。

目的地既已在望，孔廣生便不由得噓了一口氣，感到非常輕鬆。

誰知就在這時候，忽然有一陣異聲，恍如萬馬奔騰，起自他們身後，孔廣生回頭一看，便看到遠遠有一大群牛一般的獸類，飛奔而來，為數竟不下二三百頭之多，黑壓壓的一片，在那兒亂狂奔逐，聲勢非常驚人。

尤其是為頭的那一隻，竟是高有八尺左右，眼如銅鈴，兩支長角，恍如兩把鋼刀一般，竪在頭上，身上是青毛黑章，一條一條的，與竹節無異。

孔廣生略一凝神，便猜想到大概是竹牛，再一想到天亮前所聽到的一陣「轟隆」大響，準又是雪崩摧山之聲，那就和上次竹牛出山的情形一樣了，因此越發的認定無疑。

心下不由得大驚起來，連忙對張阮二女說了一聲快走，便領着她們向前急奔，並且知道要想逃出山口，必已無及，剛好不遠處山澗旁邊，便是一片草坪，草坪旁邊，就是一大叢荊棘。

孔廣生認定是個藏身的好所在，帶着二女，飛奔過去，用鎗撥開荊棘叢，便命二女進去。

張阮二女性命要緊，也顧不得荊棘刺人，埋頭魚貫而入，孔廣生也鑽了進去，回身用鎗理好被撥開的荊棘叢，剛好能遮住身形，那群竹牛，已自奔到了草坪之上。

孔廣生不敢再動，又吩咐二女，不得出聲驚呼，自己便從荊棘縫裡，向外望去。

那群竹牛，狀貌果然兇狠異常，一般的身材要比尋常的水牛，大出一倍以上，可是還比那為首的一隻要小得多。

那為首的一隻，無疑的是那裡的王，牠走到那兒，群牛也就跟到那兒，在牠身邊亂擠，惹得牠發起脾氣，大吼一聲，群牛便嚇得四處紛紛逃避，但不多一會兒，便又重行擠了上來。

這時牠們大概是沒有發現孔廣生，所以一到草坪之上，便停了下來，在那兒吃草，悠然自得。

孔廣生伏了好一會兒，見群牛仍無走意，不由得大急起來，心想：「牠們一時不走，便一時不能出來，萬一被牠們發現，自己或許可以逃出性命，張阮二女便是非死不可，這可怎麼辦呢？」正想之間，忽然那條為首的牛，突然一聲大吼，轉身又向山裡返奔回去，群牛也就一湧跟上，轉眼就出去了一二十丈。

孔廣生一看，不由大喜，誰知就在這時，有一條走得慢的竹牛，剛從孔廣生等藏身之處擦過，張阮二女也正在偷偷的向外瞧望，一見這條竹牛，就在面前，不由得驚呼了一聲，這一出聲不打緊，那條竹牛去而復回，在荊棘叢外用鼻子一陣亂嗅，立刻揚起頭來，一陣大吼。

孔廣生一看就知道不好，還沒來得及打定應付的方法，那群竹牛也已回頭，如飛而至，直向荊棘叢湧來。

孔廣生心想：「這下糟了，如果竹牛踩來，那就非要變成肉泥不可，惟一的辦法，祇有把牠們引了開去，才能救得二女的性命。」

因此對二女說了一聲：「妳們再也不能出聲了，更不能稍有動靜。」說完不等牛群來到，便用手中的鎗，撥開自己頭那一片荊棘，立起身來，奮力一跳，便跳出荊棘叢，跟着一個箭步，縱到那爲首的竹牛面前，唰地對着牛頭刺了一槍，沒想到那竹牛的皮，竟堅硬異常，一槍却沒能刺得進去。

孔廣生大吃一驚，那敢停留，轉身便向另一旁飛奔過去。

那牛既然發現了有人，已經就不肯罷休，再吃孔廣生刺了一槍，雖沒皮破血流，但也就感到了一陣奇痛，因此越發的大怒起來。

一聲狂吼，四蹄生烟，便跟在孔廣生身後攆到，饒得孔廣生輕功絕頂，飛行神速，竟還跑不過竹牛，轉眼便被追及。

孔廣生雖未回顧，但已感到竹牛的呼吸之氣，已臨脊背，不由大驚，連忙橫身向旁邊一跳讓過，這一讓雖然讓開了那爲首的竹牛，但其餘的竹牛，又已湧了上來。

孔廣生忽然看到，那竹牛混身青黑，堅硬如鐵，就祇有頸下有一簇碗口大小的白毛，跟着皮在那兒一吸一動，似乎非常柔軟。

孔廣生心下一動，暗想：「莫非這兒便是牠們的弱點嗎？」

這連看帶想，也不過就是一刹那間事，一匹竹牛已衝到孔廣生的面前，正想低頭用角去觸孔廣生。

孔廣生這時也就不容許再做多想了，一挺手中的槍，對準那塊白毛，便直刺了過去，果不其然，一刺便入，並且一刺便倒，帶着槍竟幾乎連孔廣生一起拉躺下去。

孔廣生連忙拔出槍來，心中大喜，便手不停留，如法泡製起來，轉眼便被他刺倒了七八隻。

但是竹牛的數量太多，前仆後繼，接應不暇，並且竹牛體大力強，衝來之勢，猛不可當，而且那塊弱點，又在頸下，非和竹牛對面，不能下手，所以刺起來雖然並不爲難，但那股衝來的力量，却難承受。

三五隻尙不覺得，刺到七八隻時，兩臂早被震得酥麻起來，混身出汗，並且牛群也已四面湧到，孔廣生立刻陷入牛群之中，心想：「這下必然再也活不成了。」

這也是孔廣生命不該絕，倘使再停片刻，群牛向前一擠，孔廣生那裡能夠留得命在，可是就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爲首的那牛，大概是因爲群牛擋住牠的路，使牠不能自己來處置孔廣生，因此勃然大怒，又是一聲暴吼。

這一聲吼，才救了孔廣生一命，因爲那群竹牛一聽，便再也顧不得孔廣生，立時掉頭，紛紛逃走，孔廣生四面一鬆，這才喘過一口氣來。

但群牛雖然逃開，而爲首的那隻大竹牛，又已撲到，孔廣生祇好放開脚步，拚命飛逃。

那知道逃時又沒看清方向，逃沒多遠，前面已到澗邊，這澗深約四五十丈，寬逾一二十丈，又難飛渡，而那大牛，又到身後。

孔廣生無法可想，祇好把心一橫，轉身一挺手中槍，便向大竹牛刺去，那知出手稍遲，竹牛頭已

低下，當然再也刺不到牠的弱點了，槍尖在竹牛頭上一滑，便伸入竹牛的雙角之間，同時牛角也已指向孔廣生胸前。

孔廣生大吃一驚，不敢收槍退走，因爲身後便是絕澗，無路可退，祇好奮起神力，用槍在牛角裡一撬，才算把那大竹牛的來勢擋住。

不過這一來，孔廣生便成了和竹牛在角力了，大竹牛力大何下千鈞，歪着頭想從孔廣生手裡摔脫開去。

孔廣生也運起「先天大乘神功」，方才支持得住，人牛這一拚，孔廣生固然是心跳氣湧，眼射金星，而那大竹牛也是連聲怪吼，四蹄亂踏，仍在一個勁兒的想向前衝，更何況剛才避了開去的牛群，這時又重新擠了上來。

孔廣生一看不好，連忙提起最後的一口氣來，運足全力，猛然一撬，這一撬之下，不祇是鎗柄兩斷，連牛角也斷了一隻。

孔廣生就在這一彈之下，人被彈起，落入山澗，幸好山澗岸下數尺之處，有一株小樹，斜生向外。

孔廣生下落之時，在樹上一碰，也虧得孔廣生手快，一把撈住，人才被吊在樹上，沒落下去。

可是那樹不大，被孔廣生這一吊，便吊彎了，雖然根未離土，而孔廣生的身體，已經貼在岸壁之上，眞是危險萬分，不過也虧得如此，才救了孔廣生的一條性命。

孔廣生脚一貼壁，立刻找到一個突出之處，立定脚尖，穩住身形，接着便看到一團團的大黑影，從身邊擦過，直向澗下投去，轉眼之間，澗下傳來一陣竹牛怒吼之聲，並且看到黑壓壓的一片，在那兒翻騰亂擠，而岸上却反而靜了起來。

原來那竹牛天性合群，且惟牛王是從，牛王走到那裡，這一群竹牛也就跟到那裡，孔廣生奮起神力，撬斷牛角之際，自己被摔了出去不算，那匹大牛也跟着衝進澗內。牛群見牛王入澗，那知厲害，便也跟着投入澗內，剛好樹枝彎下，孔廣生貼身壁上，則才沒有被投下的牛群撞到，否則的話，孔廣生也就活不成了。

孔廣生吊在那兒，等了好一會兒，澗下吼聲已停，這才聽眞岸上已無動靜，方敢攀藤緣草，爬上岸來，一看之下，果然牛群已空，祇剩下一輪血紅的落日，斜照山際，剛才的事，便好像做了一場大夢一般。

這時雖知大難已除，但因適才與大竹牛角力，耗損眞力過度，仍自手足發抖，筋骨酸痛，心中仍怕再有竹牛出現，因此強忍苦楚，走到荊棘叢前。

那半截槍，早已撒手丟落，無法撥出荊棘，祇好喊道：「妳們出來吧，趕快回去要緊。」

張阮二女自從孔廣生躍出荊棘叢之後，早已嚇得膽落魂消，跟着便聽到牛群奔跑狂吼之聲，再過了一會兒，聲響俱絕。

等了好久，也不見孔廣生走來，既不知外面情形如何，不敢出視，更疑心孔廣生已遭牛群毒手，

兩人相視發怔，做聲不得，狀如木鷄，不知所措。

這一聽到孔廣生出聲相喚，怎不似喜從天降？也顧不得荊棘刺人，便同時硬鑽了出來，一見孔廣生，便兩人一邊一個，拉住孔廣生的手直哭起來，一句話也說不出。

孔廣生知道她們這是驚極而喜所必有的現象，也不奇怪，便對她二人說道：「好了，別哭了，現在竹牛已除，我們趕快乘日色未落以前回去吧，我這時已筋疲力竭，免得再碰到什麼野獸，便難活命了。」

二女聞言，又怕起來，連忙止淚收聲，把行囊首級分別揹在背上，反而扶掖着孔廣生，向山口走去。

孔廣生也真是疲乏到了極點，便也由着她們，一路行來，轉過一個山坡，山口已經在望，這才精神稍爲振奮了一點。

誰知就在這時，前面不遠處路旁草中，忽然一聲響處，陡地立起三隻黑蝦子來。

張阮二女一見，驚叫一聲，雙雙嚇得軟癱在地，連孔廣生一起拉倒，孔廣生明知這一撞見，必然無幸，可是還不願意就此束手待斃，因此緊緊一咬牙關，翻身爬起，回手拔出寶劍，向身前一橫，便想等黑蝦子來時，再做生死一搏。

那知那三個黑蝦子忽然口吐人言說道：「孔大俠別慌，這是我們。」說着用前爪在頭上向後一掀，把熊皮掀到腦後，果然露出三個人頭來。

孔廣生也認識他們正是場中之人，這才放下心來。

原來那三人，便是奉了司徒陽城之命，來此守候着孔廣生的消息的，這一見到孔廣生便一面吹起螺角，向山口報告，一面和孔廣生以及二女相將走去。

還沒走到山口，便看見司徒陽城率領着許多人，飛快的迎了上來，阮大娘和張老實父子也在其中。

司徒陽城滿面高興的笑道：「賢弟，你回來了，可真把愚兄急壞了。」

但一看孔廣生狼狽之情，倦容滿面，便又作急問道：「賢弟！你這是怎麼啦？受傷了沒有？」

孔廣生搖搖頭說道：「我倦得很，回去再談吧。」

司徒陽城連忙親自扶住孔廣生，回頭對衆人說道：「我們走吧。」

這時那一邊，張阮兩家，骨肉重圓，喜不自勝，阮大娘一面抱住女兒，淚流滿面，問長問短，一面笑着對衆人罵道：「你們這些沒良心的，偏說我女兒已死，可是我就知道我女兒命大福大，絕死不了，你們看，這不是我女兒活鮮活跳的回來了嗎？」

阮家大閨女也是恐怖俱忘，又自慶得保完璧，便在那兒指手劃脚，唧唧呱呱的敘述這幾天來的經過，韓董二人怎樣不成人樣？自己怎樣不肯順從？孔廣生怎樣尋來殺死三賊？一說走了嘴，連那一場誤會，打算向孔廣生獻身的事，都說了出來。

人叢中有那尖嘴薄舌的，便取笑她說道：「大姑娘！這太可惜了，妳雖已肯了，却碰到孔大俠是

個正人君子，暗室不虧的人，反使妳空歡喜了一場，要是妳向我也來這麼一下，那我們兩個不是都痛快了嗎？」

阮家大閨女一聽，自知失言，不由得羞得兩頰飛紅起來，閉口不語。

阮大娘見女兒受窘，那肯答應，早跳到那人面前，起手打了那人一個嘴巴，罵道：「你是個什麼東西？憑你也配？」

那人雖然挨了一個嘴巴，但因平常挨阮大娘打慣了的，所以也沒生氣，仍然嘻皮笑臉的說道：「我不配，那麼就祇是孔大俠配了？」

阮大娘理直氣壯的說道：「這當然，孔大俠是我女兒的救命恩人，這有什麼不可以的，便是我，也還要報孔大俠的大恩呢？」

阮大娘語出無心，把兩句話連在一起，這意思就不對了，那人聽了，那肯放鬆，便又取笑說道：「妳呀！妳掐着指頭算算今年多大年紀了，做孔大俠的娘還差不多，別再起那空頭心思，難道還想和女爭風，打破醋罐子嗎？」

阮大娘這一聽，才想到自己說話出了毛病，不由得老臉上也紅了起來，笑罵道：「你這輕嘴薄舌死不掉的東西，說出這種話來，就不怕閻王爺把你抓了去拔舌下地獄嗎？今天我要不撕爛了你的嘴，也替你消不了災，你竟敢拿老娘開起玩笑來了。」

說着便撲上前去。

但那人已一回頭，鑽進人叢，大家也都笑了起來。

另一邊，張家兒媳婦已被張老實一把抱住，緊緊的摟在懷中，翁媳兩個哭得好不傷心，大天兒却反而怔瞪着眼，站在一旁，若無其事，衆人看了，又是一陣大笑。

孔廣生回到屋中，本想先睡一覺，但怎經得住這消息已傳遍三道溝，所有的人一齊湧來，探聽消息，孔廣生無奈，祇好強打精神，把入山以後的事情，從頭到尾，說了一遍。

衆人聽說韓相禎和董魁竟是這麼兩個東西，不由得人人切齒，個個痛罵，及至聽到孔廣生力鬬竹牛，殲於山澗一節，又是一陣驚奇讚歎，對孔廣生佩服得五體投地。

還是司徒陽城眼看孔廣生眞力耗損過甚，亟須休息，便一面止住衆人，不許再向孔廣生煩擾。一面挑了一支上等人參，煎出湯來，讓孔廣生喝下，補中益氣，然後對孔廣生說道：「賢弟且請先去休息吧，這裡的事，都有我來處理哩。」

孔廣生也是實在支持不住了，因此也不客氣，便走回房中，解衣上床，倒頭便睡。

這一覺眞是香夢沉酣，直睡到第二天下午，這才一覺醒來，猶自混身軟綿綿的，不想起身，便又閉上眼，躺了一會兒，再盤腿坐好，運了一次功，用眞氣在週身三百六十五穴，走了一遍，這才覺得遍體舒暢，穿衣起身，早有守在房外之人，送上臉水。

孔廣生洗漱之後，那侍候的人又要上各種吃食，孔廣生飲用之際，耳聽外面人聲鼎鼎沸沸，歡呼不絕，便問何事？並問司徒陽城現在何處？

那人笑着囘道：「您老打死的竹牛，場主已經帶了人去取囘來了，現在正在外面開剝，準備晚上大熱鬧一番呢！場主大概也就在那兒照應。」

孔廣生聽了，連忙草草吃畢，便走了出去，果然大門外面空地上，已是人山人海的在那兒忙着，搭棚的搭棚，架灶的架灶，剝牛的剝牛，下鍋的下鍋，肉熟於釜，香氣四溢。司徒陽城在那兒來囘指揮。

孔廣生便走了過去。

司徒陽城道：「賢弟起來了？現在覺得怎樣？」

孔廣生道：「昨天不過是太累了一點，現在已經完全好了。」

司徒陽城便又告訴了孔廣生，說是：「竹牛本是不可多得的珍品，上午已經帶了人去起運，祇因爲牛體既重且大，山澗又深，非常費事，所以到現在還有最後的十幾隻，尚未起完，不過大概也就快囘來了，這些牛，皮毛角肉，都很值錢，爲數一共有二百三十五隻之多，算起來，可以賣到上萬的銀子，本來這些東西，應該完全屬於賢弟，但因爲本場兩件大難，一起消除，仇人亦已授首，在本場說來，是件天大喜事，依着慣例，必須大大的慶祝一番，所以這才未等賢弟同意，便擅自作主，叫人開剝了些牛肉煑好，等晚上祭過三弟之後，便大家同樂暢飲一番，賢弟大概不會介意吧。」

孔廣生笑道：「大哥怎的忽然客氣起來了呢？你我還分家嗎？何況這些東西，是牠們自己投澗而死，小弟能逃出性命，已屬萬幸，又怎能掠爲己有呢？」

司徒陽城點頭讚歎不絕，自慶交上了一個好朋友，便又說道：「賢弟雖然如此說法，但這些東西出售變價之後，除了賢弟還有誰應該拿呢？所以賢弟也不必再客氣了，大概從明日起，運出去之後，不上十天，便可售罄，還有那幾個由賢弟帶囘來的被害參客所遺下來行囊，內中有兩支老參，却是不可多得的上品，賢弟是打算留下來呢？還是一起發售出去？」

孔廣生愕然道：「這些東西便越發的不是小弟所有的了，參客已經被害，他們的家屬持何以活？所以這些東西，仍以還給他們的家屬爲是，小弟焉敢貪得妄取，至於竹牛發售之事，全憑大哥作主，祇是小弟急欲入關，趕往朝聖宮去，一兩天內，就要起程，恐怕也等不得十日之期，所以仍以由大哥處理爲是，倘使一定要小弟作主的話，那麼自獨龍山前，以至於龍家寨堡，二次戰役，死傷的人，也不在少，雖然大哥例有撫恤，就把這批銀子加了進去，也不爲多，大哥看還可以嗎？」

司徒陽城聽了，不由得緊握住孔廣生的手說道：「賢弟！愚兄交到你這樣的一個朋友，也不枉在這世上一遭了！好！我一定依着你的話去做，你放心吧。」

二人都是英雄人物，說過便算，也不再言，便携手並步，到各處看看。

阮大娘正油着一雙手在煑肉，看到孔廣生，便好像捧到一件活寶一般，祇把手在圍裙上一擦，便笑着跑了過來，但跑了一半，忽地又囘身走去，轉眼之間，便又拉着她女兒，來到孔廣生身邊，便忙着說道：「孔大俠，我這丫頭能夠二次爲人，都是你救她的，昨天我也是高興昏了頭，連禮都忘了，沒叫她向你磕頭，現在先讓我們娘兒倆對你磕頭，晚上我娘兒倆還要好好的敬你幾杯呢？」

說着便拉阮家大閨女，母女二人雙雙跪了下去，直急得孔廣生手脚無措，不拉又不好，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所幸阮大娘磕了幾個頭之後，也就起身，說道：「現在我還有事，晚上再見吧！」說完便撇下女兒，回身飛跑，又羹肉去了。

孔廣生見阮家大閨女站在面前，盈盈含笑，低首弄襟，加上一頭烏雲似的秀髮，圓圓粉臉略帶羞紅，倒也楚楚動人，不好意思多看，便搭訕說道：「妳也幫着妳母親忙嗎？」

說完便拉着司徒陽城走了開去，來到堆牛處一看，大部份俱已開剝停當，皮肉堆積如山，正在醃的醃，臘的臘，硝的硝，晒的晒，大家看到孔廣生，都要上前來說兩句話，引以為榮，孔廣生也一一敷衍。

到了晚上，空地上已是燈球火把，輝煌如晝，萬頭攢動，來往穿梭，司徒陽城已發下了一百罈酒來，分別在燙，眞是肉熟酒香，令人垂涎欲滴。

不多會兒，便有人來報告司徒陽城說：「一切俱已舒齊。」

司徒陽城便和孔廣生走到場中，場中一座大棚裡已擺好祭壇，當中供着司徒隰城的靈位，兩旁便是那兩個跟去被害以及兩次戰役中所殉難者的靈位，桌上擺滿祭品，鼓樂立在兩旁。

司徒陽城當中站定，燃燭上香，跪拜下去，伏地半晌，才爬起身來，已是淚流滿面。

孔廣生和在場的人，也都上前行禮，司徒陽城一一謝過，然後當衆把孔廣生賻銀撫恤被難家屬的事宜佈了出來。

衆人聽完，更是歡聲雷動。

司徒陽城這才一揮手命人撤去祭壇，開筵暢飲，孔廣生便和場中的幾個重要人物，陪着坐在那所大帳棚之中，不多會兒，酒菜齊來，外面更是五魁八馬，鬧成一片，而竹牛肉的味道，果然奇鮮奇美，令人叫絕。

司徒陽城本是英雄人物，又酷愛杯中之物，先是強為歡笑，藉酒化悲，及至有了幾分醉意之後，這才暫把一腔痛弟哀情撇開一邊，開懷暢飲起來。

在人聲嘈雜裡，阮大娘已帶着大閨女，在好些人的湧簇之下，擠了進來，母女倆一人手裡端着一樣菜，走到孔廣生桌邊。

阮大娘把菜放在孔廣生面前，笑着說道：「這是我孝敬您的。」說着又回身叫阮家大閨女把菜奉上，說道：「我丫頭也孝敬您。」這句話說得含糊，大家哄笑起來，拿她母女倆開玩笑。

阮大娘正色說道：「咱們是規規矩矩的人，你們別缺德了，難道我丫頭親手做一樣菜，孝敬恩人還不應該嗎？你們愛取笑，我偏不在乎，頭前說過，我還要叫我丫頭向恩人敬酒呢！」說着回頭便招呼阮家大閨女上前。

阮家大閨女這一晚打扮得特別漂亮，本是有心向孔廣生敬酒，但因衆人取笑，姑娘家到底臉嫩，便不好意思上前了。

阮大娘見喊她不動，氣得用手把她一拉一推，三不知阮家大閨女紮褲脚的帶子鬆了，拖了半截在地上，恰巧又被阮大娘踩住，阮大娘這一拉一推，阮家大閨女立脚不穩，「喔唷」一聲，人便歪倒，剛好倒在孔廣生的懷中，別人不知就裡，看來就正像是阮大娘把大閨女硬推向孔廣生懷中一般，於是又閧然大笑起來。

那愛說話的人，又搶口快說道：「大娘這手是從那兒學來的？有這麼漂亮的大姑娘，還怕嫁不上人嗎？幹嘛要硬向人家身上推呢？這樣好了，眞的別人不想要，妳也不用急，我吃點虧，我要好了，妳說怎麼樣？」

他這麼連取笑，帶挖苦，阮大娘焉肯吃他這一套，也笑罵道：「死不了的貧嘴，你一天不挨兩次打，嘴裡便要不乾不淨，看我這次能饒了你？」說着便撲上前去。

那人知道她又要打，連忙向後一退，沒想到已把身後有人碰了一下，那人也練過幾天武功，手脚靈活，剛碰上去，便連忙向旁邊一閃身讓了開去。

那人這一閃不打緊，阮大娘一個收脚不住，便撞到了那人懷裡，「荒郎」一聲，那人手中酒盃落地，被撞得向後一仰，爲怕跌倒，連忙向前一挺，挽回其勢，這一來，那人剛好和阮大娘臉貼臉的湊個正着。

原來那人便是張老實，他因見阮大娘帶着女兒來向孔廣生進酒，也就端起酒杯，領着兒媳婦前來學樣，沒想到剛走到門口，便碰上了這麼個送上門來的好機會。

張老實名叫老實，其實並不老實，聞到了阮大娘臉上的脂粉香，心中一蕩，那肯就此罷手，便藉着幾分酒意，乘勢摟着阮大娘，狂吻窮嗅起來。

阮大娘心中一急，脚下格外不穩，正想脫身之際，三不知有個人看到了他們兩人的這種樣子，笑得前仰後合，無意識的用手在阮大娘背上一拍一推。

這一推之下，阮大娘那裡還能立身得住，向前一栽，便連張老實一起栽倒地上。

張老實仰面躺下，阮大娘伏身上前，兩下一錯剛好張老實的一顆頭，正抵住在阮大娘的胯下。

這時張老實狂嗅之勢，還未停止，想是聞到了一股什麼異味，等到阮大娘爬起身時，張老實已在那大吐大嘔，把適才吃下去的酒菜，完全璧還出來，直引得衆人捧腹狂笑不休。

這一頓酒，直鬧到天色大明，方才盡歡各散。

過了一天，孔廣生便向司徒陽城說明要走，司徒陽城知他心念諸天壽，也未強留，便道：「我已爲你準備好了。」

說着便取出一套行囊，和兩盒人參，說道：「我無別物奉送，這行囊內是幾件衣服，留着換洗，這兩盒人參，是本場出產的上等貨物，不妨帶着，留着送人。」又從盒內特別挑出兩支來說道：「這兩支不獨功能補中益氣，且可益壽延年，賢弟可以帶在身邊，慢慢服用。」

孔廣生一看，便認出是那被害參客所採到的那兩支老參，不由得一皺眉頭，開口說道：「這不是……。」

司徒陽城沒等他說完，便知其意，笑着說道：「這兩支參，我已經作價購買下來了。」

孔廣生聽了，這才無話，道謝收下。

司徒陽城又道：「除此以外，我祇爲賢弟備了一匹馬，和一輛車，車在頭道溝，送賢弟進關以後，到京囘，馬匹便留給賢弟代步好了。」

孔廣生固辭，但司徒陽城那裡肯聽，硬說孔廣生關外道路不熟，坐車便當，孔廣生萬不獲已，方才如命。

司徒陽城備酒送行之後，便帶着人直把孔廣生送到頭道溝，眼看孔廣生上車起程，這才依依不捨而別，並且重訂後期。

那車是六頭健騾拉套，一匹白馬架轅，車門上貼着一付紅帋對聯，上寫「車行千里路，人馬保平安。」

孔廣生上車盤腿坐好，祇見趕車的一揮手中長鞭，鞭頭在半空中「嗶」的輕脆一響，嘴裡「嘟」了一聲，一帶繮繩，騾馬一起放開四蹄，向前奔去，果然又穩又快。

這次孔廣生進關，便和出關不同了，雖說仍在趕路，但已按站而行，投宿客店之時，店家便當做大客人侍候。

孔廣生一到門前，店家便帶着一臉笑，迎上來說道：「老客兒！早知道您要來了，已給您預備好了煥門兒，眞是又乾淨，又煖和，您就將就着住一夜吧。」所以孔廣生一路進關，都非常舒服。

這一天已到京城，孔廣生打發大車囘去之後，急於要和諸天壽見面，也就無心再去領略那京師繁華，祇在前門外一家旅舍裡，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清早，便起身上路，向太行山長壽峯朝聖宮趕去。一路上仗着司徒陽城送給他的一匹烏雕馬，混身上下，沒有一根雜毛，脚程奇快無比，加之沿途並未停留，所以出良鄉，走涿州，過保定，奔無極，下邢台，沒有幾天，便到了邯鄲。

再從邯鄲奔石鼓山，便進入太行山區，玉皇山便在山西境內，抹過黎城向西南翻過幾座山頭，便是長壽峯。朝聖宮就建築在長壽峯的絕頂之上，平時人跡罕至。

孔廣生來到石鼓山下，西佐鎭上，再過去便已入山，騎馬不便，當時天才過午，因此尋了一家客店打了尖，寄下行囊馬匹，說明自己要入山有事，大約少則十日，多則半月，一准囘來，到時再取馬匹要好好上料餵飼。

那店家說道：「客官但請放心，咱們店中一向規矩，對於入山的客人所存放的東西，自會妥爲保管，馬匹更有專人餵飼，保證絕不跌膘。」

孔廣生見他說得討喜，便多給了他幾兩銀子。

那店家不由得笑容滿面，連聲道謝，大概是因爲孔廣生出手大方，便又上前討好說道：「但不知道客官打算上那座峯頭，小人道路是極熟的。」

孔廣生道：「我要上長壽峯朝聖宮去，那兒是從玉皇山向西南，抹過黎城，再一直翻過幾座山頭是嗎？」

那店家一聽孔廣生問的是長壽山，忽然一怔，把孔廣生上下打量了幾眼，這才楞楞拔拔的說了兩個「是」，便岔了開去，搭訕着走了。

孔廣生雖然已經看出他那付欲言又止的神情，心中有點奇怪，但也沒在意，便立刻出門，起身上路。

一入山區，難得遇上行人，便展開了輕功，如飛而行，到了夜晚，也未休息，祇認定方向，藉着月色，想和諸天壽早一點見面。

孔廣生輕功絕頂，這一百多里的山路，那裡放在心上，剛到天明，便已來到長壽峯下，一認不錯，心裡愈急，也不休息，便又尋路上山。

誰知到了峯頭一看，不由得使孔廣生大吃一驚，不知所措起來。

原來那一座朝聖宮，已被焚毀成爲一片破瓦頹垣，那裡還看得到一個人跡。

第一六章　歸元子忍死述往事　向旭初冒險救師尊

孔廣生眼看着這一堆刧灰，起初還以爲是自己走錯了地方，但再一看那燒殘了的山門，朝聖宮三字，猶自清清楚楚，赫然在目，心裡便愈加跳得厲害起來，也不知道是怕自己看錯，還是希望自己看錯，又對着那三個斗大的三個金字，一筆一劃地，仔仔細細的認了一遍。

口裡也唸着：「朝—聖—宮，朝聖宮，這正是朝聖宮，一點也沒有錯，可是朝聖宮怎的會變成這個樣兒呢？我的天壽弟他到那兒去了呢？」

孔廣生就這麼自言自語的，呆立在那兒，心裡面又好似空無所有，又好似亂做一堆，抓也抓不住，推也推不倒，根本就是不知如何去想。

長壽峯，本多大鷹，雙翅平展開時，竟不下五七尺寬窄，不祇是飛行極快，並且力大無窮，非常猛惡。

八卦眞人閑來無事，看看好玩，便經常餵着取樂，後來日子一久，竟成了習慣，每到餵食之際，那羣鷹也不畏人，翺翔齊集，依人就食，便成了好像是宮中所豢養的家禽一般。

這時忽然有一隻大鷹，從廢墟中振翮而起，腳爪下抓着一條被燒焦了的人腿，從孔廣生頭上掠過，破空而去。

孔廣生被這一驚，這才驚醒，說了一聲：「不好！」伸手便想從鷹爪下去奪那條人腿，可是為時已遲，並未能奪取得到，但也就因為這樣一做，孔廣生心中已在想道：「我祇在這兒發呆，又有什麼用？為什麼不去找找看呢？也許能夠找出一點頭緒來，也未可知。」

心裡這麼想着，腳底下也就移動起來，踏着瓦礫餘燼，又從地上撿起了一根折斷了的槍柄，一面挑撥，一面尋找，從宮前找到宮後，那有諸天壽的一絲痕跡，靜立在宮後牆邊，直望眼前發呆，恐怕心中在想着些什麼，連他自己都弄不清楚了。

孔廣生就這麼又站了一會兒，忽然注意到地上血跡點點，足跡縱橫交錯，順着看去，便一直伸展到對面的密林邊緣，心知這是一場惡鬥所留下來的痕跡，因此也就踏着血跡，向那片密林走去。

到得林邊一看，樹皮之上，傷痕斑斑，豐草之中，積屍狼籍，眼前又揚起了兩隻大鷹，破空而去，飛臨樹梢，猶自盤旋厲鳴不已。

孔廣生也沒有心事去理睬牠們，便舉步走入林中，一看伏屍，十九都是些斷頭洞胸的道士，雖有幾個穿便衣的，但也不是諸天壽。

尋着尋着，便已深入林心，眼前又是一堆七八個道士的屍體，狼籍在那兒。

孔廣生也無心細看，便又抹過那堆屍體，向前找去，那知剛過那堆屍體，還沒走上三五步遠近，突然覺得有一股罡風，從身後襲來，其勢急不可當。

孔廣生這時武功，已能以耳代目，剛一察覺到不好，已來不及轉身還手，祇好順着來勢，向前一躍，緊跟着腳下一錯步，便向旁邊閃去，躲在一株合抱不過來的樹後，藉着樹身做屏障，才讓過了那股罡風的襲擊。

也就在這同時，孔廣生已經運起「先天大乘神功」，轉身搜敵，但一看之下，却又渺無人跡，方在驚訝，忽然看到伏屍之中，有一個屍體的手臂抽動了一下，接着又是悶哼了一聲。

孔廣生見四無別人，便猜想出剛才的那陣罡風，便是這道士所發，連忙上前，俯身一看，那道士果然未死，祇不過是已經身受重傷，又昏厥了過去罷了。

孔廣生自從上得長壽峯之後，除了大鷹而外，便連一個活人也沒遇上，想打聽都無從問起，這一看到這道士，那肯輕易放過，便不惜麻煩地把那道士從屍堆內抱起，走過一邊，平平的在地上放好，然後自己趺坐在他身側，調勻呼吸，運用「先天大乘神功」，把自己本身的眞氣，渡了過去。

孔廣生這種做法，雖然明明知道，對自己損失太大，並且不能救活道士的性命。

但他心想：「現在親身經歷這場災刼的，也許就祇剩下這一個道士還活着，捨了這個道士，又去問誰呢？」

所以孔廣生仍不顧一切想把他救醒轉來，好從他口中得到一些訊息。

就這樣有半個時辰之久，才覺得那道士的呼吸和脈搏，都慢慢恢復，眼皮也微微的動了起來。

孔廣生看了，一方面不敢住手，一方面又怕那道士醒轉之後，再出手攻擊，使自己的前功盡棄，因此又彎下腰去，湊上那道士的耳邊，輕輕說道：「在下孔廣生，是來尋找師弟諸天壽的，道長請不

必誤會。」如此說了兩三遍之後，那道士才微微的睜了一下眼睛，也未說話，便又閉攏起來。

但孔廣生已從他的神色之上，看出了他已經是聽到了自己的說話，並且也相信了。

孔廣生心下一喜，便加緊了功力，同時在推宮過穴之時，也感覺到了這道士本身的功力，竟是異常的深厚，再一細看那道士，劍眉入鬢，三柳鬍鬚，年紀大概有四十出頭，樣子非常正派，雖然在這重傷之後，仍未脫那股超凡絕俗的風標。

孔廣生便又說道：「道長！你現在雖然身負重傷，可是已不能再留塵世，但憑着道長深厚的功力，並由廣生相助，大概還可能多活幾個時辰，這對道長來說，可能要增加一些痛苦，可是道長若有什麼話要交代廣生，廣生當可代爲勉力，道長以爲如何？」

那道士聽了，又微微的睜眼看了一下孔廣生，似乎已經同意了他的說法，孔廣生也就立刻覺得那道士，自己也在運功起來。

如此又過了好一會兒，那道士却始終無法把那口眞元之氣，凝結起來，孔廣生當然察覺得出來，因此又就仗着自己的功力，幫助於他，可是仍然一無所用，兩個人都累得混身大汗。

那道士似乎覺得已經無能爲力了，又勉強睜開眼睛，搖了搖頭，示意廣生放棄這個希望。

但孔廣生那裡肯聽，依舊用功不懈，也就在這時候，孔廣生取手巾擦汗，突然觸及包裹，心中立刻想到了那包裹中的兩支老山參。

心想：「據陽城兄說，這兩支參功能補中益氣，添壽延年，神妙無比，那我爲什麼不試驗一下呢？」

想着便伸手解開包裹，取出參盒，拿了一支，放在嘴裡咬下一節，嚼爛之後，便塞進那道士的口中，說道：「這是已形成的老山參，您把它嚥下去吧！」

那道士嚥下之後，才過了一盞茶時光，果然那參的力量便發了出來，道士一口散失了的眞氣，已慢慢凝聚，隨着孔廣生的眞氣，上下游走。

孔廣生好不高興，但總覺得道士的那口眞氣，浮而不實，根本不能自己作主，因此越發的不敢大意。

又過了一會兒，那道士才深深的噓了口氣，然後軟弱無力地說道：「勞你扶我坐起來。」

孔廣生連忙扶着他盤腿坐好，一邊拿身體靠着他，一邊仍然握着他一隻手，掌心相貼，發功相助。

那道士也似乎求生之念，非常殷切，又要了一節老山參，自己嚼嚥下去，默坐運功。

可是又過了一個時辰之後，雖然精神已經好多，但那口眞氣，依然無法凝實，這才搖了搖頭，嘆了口氣，說道：「算了吧，趁着我還有一口氣在，先和你談談好了。」說着臉色非常黯然。

孔廣生心地一向忠厚，雖然明知道士無救，但始終不肯放棄希望，因此說道：「道長且慢說話，我們再試一下好了，也許觸機扭轉，也說不定。」

那道士淡淡一笑說道：「我知道是不會有用的了，你也不必再多耗眞元，就這樣支持着我，使我

勉強能夠把話說完，也就是了。

孔廣生道：「我想總可以有辦法可想的，我願意……。」

那道士不等他說完，便截住說道：「你的好意，我很感謝，你所學的『先天大乘神功』，也確能使我轉危為安，祇可惜你年齡太輕，不但功力不夠深厚，並且仍未能了解其中三昧，靈活運用，又怎能救得我呢？」

孔廣生見他竟說出自己所練的功夫來，知道所言不假，但再想了一想，便又說道：「廣生還有兩支老山參，難道還怕救不了道長嗎？」

那道士微笑道：「東西倒是一等一的好東西，確可以起死回生，但非在合上其他藥物，藉收君臣佐配之效之後，是不會生效的？我適才所吃下去的，已經就是一種浪費了，又怎能為着稍延殘喘，再去暴殄天物呢？

祇可惜現在時間有限，我雖知道煉藥的方法，但已無法等待把藥煉成了，不過你却應該珍惜此物，不可浪費，將來合成藥後，用來救人，也可以積不少功德啦！現在且不必再談這些廢話了，你便是諸天壽的師兄，孔廣生嗎？」

孔廣生一聽那道士提起諸天壽，便也就把其他丟開，答道：「是的！道長認識舍師弟嗎？」

那道士點頭應是，但又接着說道：「你我雖然初次見面，並且也相聚不久，但你對我的稱呼，還是改一下的好，客氣一點，你便跟着天壽喊我一聲師兄好了，因為我的道號便是歸元子，正是天壽的

二師兄啊。」

歸元子是八卦眞人的第二個徒弟，也就是劍中四子之一，孔廣生當然聽見說過，其武功之高，也不過僅次於八卦眞人和玄眞子而已，在江湖上正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但現在却照常受傷，命在頃刻，雖然說是：「破罐不離井上破，英雄難免陣前亡。」可是一絲陰影，已在孔廣生的心上掠過，認為武功之不可恃，於此已可見一斑了。

不過他當時正在急切地想知道諸天壽的下落，也未曾細想，便問歸元子說道：「二師兄！這裡是怎麼回事？天壽現在又那兒去了呢？」

歸元子嘆了口氣，雙目垂淚，這才說出了一番話來：

原來諸天壽自從在墀光寺中，為摩雲手史楚臣救出來之後，心感史楚臣的恩德，知道鐵扇童子向旭初仍被困在墀光寺中，急須前往打救，因此也未曾回轉客店去取包裹，便立刻隨着史楚臣前往狐圍山墀光寺，把鐵扇童子救了出來。

退走之際，雖為墀光寺住持惡頭陀率領九凶十惡，以及桃花公主的門徒夭桃及桃花太歲追擊圍攻，但幸而八卦眞人率領劍中四子，及時趕來，傷了桃花太歲和幾個凶僧，這才把他們救出，一起帶上了長壽峯朝聖宮。

八卦眞人一看諸天壽，便生出歡喜之心，本來有心打算收他做一個關門徒弟，可是一問之下，知道他出身於山西老佟的一脈相傳，八卦眞人和山西老佟，本來都有深交，互相尊敬，互相仰慕的，因

此不便馬上就那樣做，祇先把諸天壽留在宮中住下，暫時收做寄名弟子，開始傳授他以武功，一面修下一封懇切非常的書信，派遣專人送往王屋山，去徵求佟老的意見。

諸天壽一則是避難江湖，無家可歸，再則又見八卦眞人如此見愛，便也就安心安意的住了下來，他人本聰明，任什麼一學便會，同時又天眞爽朗，因此八卦眞人憐愛異常，便是劍中四子這幾位師兄，也對他非常好感，所以諸天壽的武功一天一個樣子的進步起來，沒上十天半月，早已學會了八卦眞人的兩套絕學，「八卦拳劍」和「八卦迷踪步」來。

八卦眞人見了，便有心要把他的那種武林絕學，「呼星叱月神功」相授了。

又誰知才過了不到一個月，長壽峯朝聖宮便遭了大刼呢？

原來桃花太歲和夭桃之所以來到狐闔山，便是桃花公主所派遣來的先頭部隊，打算報復昔日劍中四子傷愛徒小桃紅之仇。

那知仇還沒報得成，桃花太歲却又爲八卦眞人所傷，因此桃花太歲一回到桃源，向桃花公主一述說，桃花公主便不由得勃然大怒起來，殺心陡起。

在這裡，筆者却要插上幾句閑話，這桃源並非是湖南與長德的桃花源，而是陝西潼關以東，以至靈寶，函谷關一帶的地方，都叫做桃源。

這一帶地方，又名桃林，便是古時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這一點是應該說明一下的。

桃花公主之所以以桃花爲號，也就是因爲她在這桃林之中，偶然得到了一部「桃花魔經」，這才開創了「桃花敎」，自爲敎主，廣收門徒之後，自上的尊號，這且不言。

單說桃花公主聽了桃花太歲的話之後，大怒說道：「這老賊竟敢如此猖狂，我非即日前去找他算賬，不是他死，便是我亡。」

因此一面帶齊了所有門徒，分批向狐闔山墀光寺出發，一面發出書信，遍邀附近一帶和她有來往的黑道高手。

因爲她這次做得又迅速，又隱秘，所以消息並未外露，便一批批的集中在墀光寺，桃花公主自己，帶着小桃紅隨後出發，以她的原意，本來也想在到了墀光寺之後，等所約請的高手聚集，然後一起發作。

誰知剛一到狐闔山下，恰巧看到摩雲手史楚臣帶着鐵扇童子向旭初從那兒經過。

小桃紅認識史楚臣是八卦眞人的門徒，因此不待桃花公主開口，便追上前去截住，喝道：「姓史的，你的膽量眞不小，竟敢到這兒來踩路子嗎？」

史楚臣一見是小桃紅，便不由得大吃一驚，再一看到桃花公主又站在一邊，心中暗想，這一下可眞糟了，憑着自己，便是想逃的話，也絕對逃不掉。

眼看這師徒兩個來到此處，必定不是什麼好事情，那麼自己這一死，倒也算不了什麼，但有誰去向師父傳遞消息呢？想到這裡，便不由得大急起來。

俗語說得好，急則智生，因此連忙向鐵扇童子一使眼色，然後向鐵扇童子喝道：「孩子，你替我

擋着她，我先走一步。」

鐵扇童子跟隨史楚臣已久，師徒二人，早做約定了不少的暗號，祇有他們師徒二人知道，現在聽史楚臣這麼一說，便明白史楚臣用的乃是虛虛實實的方法，明說自己要先走一步，而實際上却是授意鐵扇童子，要他找機會扯豁，上長壽峯去向八卦眞人報告。

鐵扇童子也知道事態嚴重，連忙答應，揮動鐵扇，便向小桃紅撲去，一招「畫龍點睛」，暗藏着「鍾馗撲蝶」，一把扇子合攏着，身形躍起，便取小桃紅的雙目。

小桃紅一看他這麼一個小孩子，那裡還把他放在心上，同時又看到鐵扇童子這裡剛才出手，那裡史楚臣已經轉身拔脚飛奔，因此略一揮手，打出一陣罡風，意思是先推開了鐵扇童子，仍然前去專門對付史楚臣。

誰知這一來，剛好如了鐵扇童子的願，連忙借着掌風一震之力，展開鐵扇，護住胸口，同時脚未落地，身形一扭，早變成了「鍾馗撲蝶」，一個翻身，便落向路側豐草之中，又裝着受傷過重的聲音，大叫了一聲：「哎喲！」便伏身在草中，再也不動一動。

這一招變化之奇，運用之妙，不但小桃紅沒有看得出是假便是，桃花公主，也被瞞住，認爲鐵扇童子雖然不死，也必重傷，因此也就沒有再把他放在心上，祇顧對付史楚臣去了。

史楚臣本是個做賊的出身，輕功極有根底，加上八卦眞人的傳授，所以脚程也是奇快非常，就在這一轉眼之間，已經出去了十來丈路。

小桃紅大喝一聲：「那裡走！」拔脚便追。

雖說小桃紅脚程要比史楚臣快速，但一個先走了十來丈，另一個方才隨後追趕，所以一時倒也追趕不上，追着追着，便轉過了一個山坡。

桃花公主本來是袖手站在一邊旁觀，這時忽然心中一動，以爲史楚臣是做好了圈套，可能前面還伏有人在，這樣一想，不由得便又怕小桃紅吃虧了，因此也就移動身形，趕上前去。

鐵扇童子伏在草中，本來一動也不敢動，儘自在想如何逃走，而能不叫桃花公主發現的辦法，這一見桃花公子自動走開，心中好不高興，那裡還肯怠慢，便連忙立起身，拔脚向斜刺裡飛奔。

這時候，他本來應該直接上長壽峯去向八卦眞人報告，可是他從小心地忠厚，終究不放心他師父史楚臣的安危，奔了一程之後，立刻又抄近路，向山頭上爬去。

鐵扇童子對這一帶的地形，極爲諳熟，因此翻過了一座山之後，居高臨下一看，果然看到史楚臣已被小桃紅追及，正鬥在一起。

史楚臣綽號摩雲手，不過是說他的偷竊技巧高明，論眞實功力，並不太高，所以那裡能夠是小桃紅的對手，鬥着鬥着，早已變成祇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眼看就非喪命在小桃紅的手下不可。

鐵扇童子這一看到，那能不急，也就在這時候，史楚臣又捱了小桃紅一腿，人被踢起，平飛出去，落在山坡上，一路翻滾而下，小桃紅還跟在後面，打算去取史楚臣的性命。

鐵扇童子大急之下，也就生出主意來了，連忙對着山下，大喊了一聲，說道：「師父！你放心吧

，我這就去報告祖師爺去了。」

說着又故意探身向下一看，露出行跡，然後掉臉再跑。

鐵扇童子這一聲喊，果然發生了效力，小桃紅立刻捨了史楚臣，再向鐵扇童子追來。

桃花公主也覺得自己竟被一個小傢伙騙了過去，也就追了過來。

鐵扇童子對這一帶地形，既然極熟，當然不會叫他們追上，所以在桃花公主追上山去的時候，他早已又抄近路下了山，來到史楚臣所摔倒的斜坡之上，找着了史楚臣一看，史楚臣已經昏了過去。

鐵扇童子也不停下來施救，便立刻把史楚臣向背上一揹，飛也似的向長壽峯趕去。

等到桃花公主想到可能又上了當，再趕回來尋找史楚臣時，早就被鐵扇童子救了，走得無影無踪了，桃花公主師徒雖然急怒交加，但又有什麼辦法，祇好垂頭喪氣的先去了撣光寺。

鐵扇童子揹着史楚臣，連翻了好幾座山頭，這才敢把史楚臣放下，他到底人小力薄，早已累得一身大汗，氣喘噓噓，休息了好一會兒，這才緩過一口氣來，開始替史楚臣推宮過穴，混身按摩。

史楚臣悠悠醒來，睜眼一看，第一句話便作急說道：「旭兒！你怎麼還在這兒？不趕快去報告祖師爺得知。」

鐵扇童子道：「我捨不下師父。」

史楚臣喝道：「這是什麼話？我算得了什麼？你還不與我趕快前去。」

史楚臣傷勢本來不輕，這一大怒，發聲喝叫，早震動了內傷，哇的一聲，便吐出了一口血來，人

也跟着昏了過去。

鐵扇童子想了一想，知道桃花公子既親自來到，事情當然緊急，但更知道史楚臣的脾氣，如果再把他救醒，則必然的會得逼着自己，離開他前往朝聖宮報告不可。

因此不敢再爲他推宮過穴，祇掏出一粒八卦眞人所賜的護心丹來，塞進史楚臣的口中，也不顧疲勞，負起了史楚臣，便向長壽峯疾走。

長壽峯距離狐圍山，也就是二百里上下，鐵扇童子足不停趾地奔馳了一天一夜，這才到了長壽峯下，剛遇上守山的道士，還沒來得及開口，心氣一鬆，頭裡一眩，也昏倒在地。

那守山的道士，當然認識他師徒，連忙派人，把他們師徒送上了山。

八卦眞人見到，連忙運功，把他們師徒救醒，可憐那史楚臣睜開眼後，祇說了一句：「師父！桃花老妖已到了……」下半句還未說出，人便伸伸腿走了。

這時候鐵扇童子猶未醒轉，八卦眞人知道事態嚴重，連忙一面加緊替鐵扇童子按摩，一面叫過歸元子，要他傳命宮中，加緊戒備。

等到鐵扇童子醒來，說出路遇桃花公主之事時，話還沒有說完，山下急報，已經紛至沓來，說是桃花公主已率領門徒，聯合狐圍山撣光寺凶僧，大舉前來侵犯，四面圍山，所有路口，均被阻斷。

接着便又隱隱傳來喊殺之聲，跟着又是傷亡不支的消息，接踵而至。

長壽峯雖在萬山之中，却是孤峯秀拔，四面危岩如削，祇有山前山後，各有一條山徑鳥道，以通

出入，八卦眞人自從劍中四子和桃花公主結下仇恨以後，也就防着桃花公主要前來報復，所以早就加緊了一番佈置，不祇是四外派有眼線，打聽消息，便是從峯下到峯頂，也都相着地形，設了好幾重隘口。

那後山雖說也有出路，但不過是在危崖削壁上硬鑿出來的一條路，所以祇要有人守在半山腰上，憑着滾石，便可以使敵人縱有通天本領，也難飛渡，故不足慮。

而前山上下，從峯脚到峯頂，已設有六七道防，所以桃花公主雖然大舉來犯，八卦眞人心有所恃，也並未過份的吃驚，而那些傷亡的來源，又是出擊所致。

因此八卦眞人吩咐下去，祇守不攻，立刻便穩住了當前的形勢，成爲互相對峙之局。

八卦眞人這才結束一番，率領門下弟子，下山去會桃花公主，諸天壽當然也隨侍在側。

桃花公主和八卦眞人，都是江湖上已成名的一等一的人物，兩人也都互相聞名，但却沒有交過手，所以誰也摸不清誰的底細，因此兩陣對圓之際，誰也不敢搶先動手。

各自把門下弟子，約束在身後，相距五六丈遠，站定交話。

八卦眞人是鶴髮童顏，三柳長鬚，身穿八卦道袍，背揷寶劍，超塵絕俗，飄飄乎有神仙之態。

桃花公主雖說年齡已和八卦眞人不相上下，但她從魔經之中，獲得了駐顏之術，所以仍舊是雲鬢霧鬟，杏眼桃腮，一身又短又緊的魔裝，緊繃在她那窈窕的身段之上，隆乳豐臀，粉臂柳腰，曲線畢露，更是十分妖媚十分騷。

二人這一相對而立，又都是故作矜持，以重身份，所以都面帶微笑，不知道內情的人，又那裡能看得出這內中已經隱藏着無限的殺機。

那桃花公主先自開口說道：「八卦道友，你縱使門下累次傷我愛徒，今天還有何話可說。」

八卦眞人笑道：「我輩武林中人，以俠義行道江湖，不平之事，人人能管，非法之徒，個個得誅，難道妳還認爲山人的門下做錯了嗎？倒是妳不知警惕改悔，約束門徒，以免上干天譴，反而結衆到山人這兒來生事，並且傷了山人的寄名弟子，恐怕妳要難逃公道了。」

桃花公主聽了，怒上眉梢，冷笑一聲說道：「你別自命正派，把別人都看成邪魔，須知本公主也不是好惹的，是識相的，便把你那四個孽徒交出，聽憑本公主處置，本公主也就不爲已甚，高抬貴手，饒你一條老命，否則的話，本公主這次不把你的窩子掃平，誓不回山。」

劍中四子一聽桃花公主出言猖狂，那裡還能忍耐得住，早已「錚錚」連響，寶劍出鞘，便想上前。

八卦眞人兩手向後一約，不叫他們妄動，仍然帶笑對桃花公主說道：「兩下相爭，強者爲勝，妳有什麼門道，不妨儘量施展出來好了，山人無不奉陪。」

桃花公主氣得滿臉通紅，依着她的本意，眞恨不得立刻上前，和八卦眞人拚一個死活存亡，但眼看八卦眞人悠然如閒雲野鶴，好似有絕對取勝的把握似的。

因此又不敢冒昧妄動，略一遲延，便想出了主意，回頭對身後道：「你們那個替我上前，收拾掉

這老牛鼻子。」

桃花公主的用意，也就是想藉着別人和八卦眞人動手之際，摸清八卦眞人的虛實，雖然明明知道，這樣做法，對於出手的人，非常危險，十九會有性命之憂。

但她自從修成魔道之後，又幾曾把人命看得重過，所謂祇要達到一種目的，便不惜用任何手段了。

桃花公主這樣一喊，早有不知死活的，應聲而出，桃花公主一看，認識是塌光寺惡頭陀手下九凶十惡裡面的兩個活寶，一個名叫半截金剛了道，一個名叫黃鼠狼長松，心中格外高興，便向他們一飛媚眼說道：「好！你們上前有功，回去自然有賞。」

那兩個凶惡之徒，怎經得起桃花公主的這一手，早已連生辰八字都忘了乾乾淨淨，那裡還知道死活，應了一聲，便一個揮動月牙鏟，一個舞起兩把戒刀，向八卦眞人撲到。

八卦眞人那肯自跌身份，和他們交手，脚步未動，祇一提氣，人便退後丈許，回頭向門下弟子說道：「你們去兩個好了。」

諸天壽初出江湖，那知險惡，同時又新從八卦眞人學到了幾手絕學，有心一試，便搶着道：「師父！我去試一下好不好？」

八卦眞人知道他的心意，便點首應允，又指派了一個再傳弟子名叫曉月的，一齊上前。

諸天壽好不高興，便和曉月兩人，拔劍上前，剛走到浮雲子的身側，浮雲子低聲說道：「不必拖延，猛下殺手，斬以示威好了。」

諸天壽和曉月點頭應是，脚下一點，風一般的捲到兩個凶僧面前，也不開口，展開劍法，便鬥在一處。

曉月接住的是黃鼠狼長松，諸天壽接住的是半截金剛了道，那半截金剛身高八尺，直要比諸天壽高出一個頭來，同時手中用的是月牙鏟長兵器，力氣又大，舞弄起來，月牙鏟在身外丈餘遠近，彷彿築了一堵牆似的，諸天壽那能近得了他的身。

諸天壽是個好強好勝的人，至此不由大急，心想：「我今天第一次在師父面前討命出手，怎能挫了銳氣，即就是讓曉月先得了手，回去之後，面子也不好看，但偏偏碰上了這麼一個身長力大的對手，近不得身，這便如何區處？」

諸天壽這樣一想，不免分心，半截金剛一鏟鏟來，竟幾乎被他所傷，幸好在不知不覺之中，脚下已踏出了「八卦迷踪步」，這才讓了過去。

那半截金剛也非庸手，一着佔先，那肯就此放鬆，大吼一聲，月牙鏟便如暴雨一般地向諸天壽蓋了下來。

諸天壽這才作了忙，收攝心神，不敢亂想，祇求無過，不再貪功，一面踏着「八卦迷踪步」閃讓，一面抱元守一，用劍封住門戶。

這樣一來，諸天壽不祇是把形勢穩住，同時能神凝氣閑，也就窺出了半截金剛的破綻略一沉吟，便使出了八卦劍中的三招絕招，一招套着一招，連綿而出，起手是「調離就坎」，劍斜斜的向旁邊劈

去，引開了半截金剛的月牙鏟，接着一個猛進，劍走中宮，欺身直上，緊貼着半截金剛，反手便削。

半截金剛使的是長大兵器，被諸天壽把月牙鏟引開等於是開放了門戶，這一被諸天壽欺身直上，緊貼身前，那支月牙鏟那裡還能夠回旋得轉。

眼看劍鋒又到，早就忙了個手忙脚亂，迫不得已，祇好把月牙鏟頭向地下一點，藉着這一點之力，身形後仰，猛然撒手丟兵，退縱出去。

這一手雖然是迫不得已，但也就眞虧了他，可是諸天壽却早已防到他一定會有這麼一着，因爲捨此而外，便別無生路。

因此又一翻腕，改削爲刺，劍尖前指，脚下一點，喝聲：「你想逃也來不及了！」人便帶劍飛起，像箭一般的向半截金剛射去。

半截金剛一聲：「不好！」剛才出口，諸天壽的劍尖已自透進了半截金剛的胸膛，緊跟着雙腿一拳，脚尖又向前點出，正好點在半截金剛身上，略一着力，劍便拔出，人也臨空而起。

那裡半截金剛屍身倒地，這裡諸天壽也在半空中翻了一跟斗，雙脚落地，站穩在那兒。

這姿勢之美妙，朝聖宮的人見了，都一起喝起采來，連八卦眞人也不住的點頭微笑。

第一七章　險要盡失禍迫眉端　突圍不成求援無計

諸天壽殺了半截金剛，並沒有馬上回轉，略一定神，便看到曉月還在和黃鼠狼惡鬥，連忙一揮寶劍，便想上前相助。

黃鼠狼眼看半截金剛爲諸天壽所殺，已自心驚，這一見諸天壽又向自己殺來，那裡還敢再留，連忙拚死猛進三刀，逼退了曉月，將身跳出圈子，掉頭就奔。

諸天壽還想追趕，歸元子已高喊說道：「師弟別追了，師父叫你回來哩。」

諸天壽聞聲，這才退了回來，眼看師父和師兄弟們，都對自己表示讚許，心中好不高興。

那方桃花公主却已喊道：「牛鼻子，你別以爲贏了一場，便自鳴得意，是有種的，便自己出來和我徒兒見個高下好了。」說着便命夭桃出陣。

八卦眞人已知她意，那肯讓她摸了自己底子去，因此也笑着說道：「憑妳們這些邪魔詭道，便是妳自己上前，也不定便要山人親自動手，更何況是妳手下的小妖孽呢？妳且等着好了，山人自會派人來收拾於她。」

八卦眞人雖然口中這樣說法，但也知道夭桃是桃花公主的得意門徒之一，所以心下也不敢大意，諸天壽又上前請命，八卦眞人搖頭不許，轉身對凌虛子說道：「你去一趟吧！一切要自己當心。」

凌虛子領命便行，來到夭桃前面立定。

凌虛子本來生得英俊，劍眉鳳目，面如敷粉，身穿青綢道袍，背插雙劍，站在那兒，直似玉樹臨風，又如純陽再世。

夭桃一看，不由得便起了一股遐意，那裡還想得到要和這樣一個玉人交手的事，祇拿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看着凌虛子混身上下，流轉不息。口角帶笑，桃腮上一邊深陷着一個酒窩。

凌虛子被她這樣看着，倒反而不由得臉紅起來。

夭桃以爲是凌虛子對自己有意，心下更是一甜，嫣然一笑說道：「我叫夭桃，你叫什麼名字呢？」

凌虛子道：「山人凌虛子，妳有什麼本領，便請發招好了。」

夭桃道：「你就是劍中四子之一啊？那我們這一場便不用再動手了。」

凌虛子不明白她的用意何在？同時又在八卦眞人門下多年，一向是謙遜慣了的，因此雖然暗自戒備，但表面上却仍悠閑得像若無其事一般，便問所以？

夭桃笑道：「這還有什麼不明白的，你是你師父的得意門人，我是我師父的愛徒，咱們兩個身份相同，年齡相當，不正好是一對兒嗎？倒不如便由咱們兩個出面，把這兩家的怨仇解開，息兵解紛，你道如何？」

凌虛子見夭桃說出這種話，暗罵無恥賤婢，但一時却不知道如何對答才好。

夭桃見凌虛子不開口，便以爲凌虛子也有了意，因此格外笑着說道：「我這個主意不錯吧？我想你我師父，他們兩位老人家既已結成親家，當然也不至於不答應了，到了那個時候，你我二人，不是都成了本門中的有功之人了嗎？」

凌虛子見夭桃越說越不像話，早氣得臉如血破，這才開口罵道：「賤婢少得胡言，趁早出手吧，山人便要不客氣了。」

夭桃還不死心，仍想說話，可是小桃紅和桃花太歲都是吃過劍中四子的虧的人，那肯容得夭桃這樣做法，早就在後面高聲督戰起來。

連桃花公主也都一起開了口，要夭桃動手，夭桃這才無法，從腰間拔下了寶劍，立開門戶，但仍然含情脈脈的低聲對凌虛子說道：「她們都催得緊，我們便比劃比劃，遮遮他們的眼睛吧，你也拔劍啊。」

凌虛子喝道：「妳出手吧！」

夭桃又笑了一笑，這才一扭柳腰，說道：「你放心吧，我不會傷了你的。」說着劍便對凌虛子虛點過來。

凌虛子跟從八卦眞人學成八卦劍之後，憑着他的聰明，又悟出一着起手殺招，所以在動手之際，敵人未出招以前，自己絕對不輕易拔劍，一定要等敵人出手之後，這才連閃帶拔劍。同時劍招出手，給敵人一個措手不及，這一招出手之後，差一點的敵人，便會十九傷亡，即就是

勉強應付過去，也必落敗無疑。

夭桃並不知道凌虛子有這一手，加上心生邪念，神志不寧，所以劍招虛軟軟的向凌虛子遞到，萬沒想到凌虛子已經隱藏殺氣，祇等夭桃劍方遞出，自己喝了一聲：「來得好！」脚步一錯，身形一扭，看上去似乎像「怪莽翻身」祇爲躲閃。

其實這一翻當中，已經暗自拔劍在手，吞吐之際，劍尖已找住夭桃的劍尖，猛力一彈，喝聲：「去吧！」接着劍刄一順，便向夭桃的手腕上削來。

這一招雖然是一閃、一翻、一拔劍、一彈、一劊，五個動作，可是凌虛子使來，快得竟如同時而作，夭桃雖然厲害，竟也沒有防到他會有這一着，手中寶劍被凌虛子一彈，差一點沒脫手，可是手臂已被震得酥麻，接着劍鋒又向腕上劊到，這一驚那同小可，總還虧得她功夫老到，明知已無可避讓，倘使圖逃，必被凌虛子跟踪追擊無疑，因此不避不讓，手中一緊，心裡喝了一聲：「好！我就和你同歸於盡了吧。」

說時也就揮劍向凌虛子的肋下劊到，但這一招却是虛實併用，如果凌虛子一定要取她的手腕，那她就劍招實出，眞的和凌虛子同歸於盡，倘若凌虛子不願這麼做，那麼她脚下已丁字作勢，祇要凌虛子撤招一退，她也就可以退縱出去，跳出圈子。

凌虛子見夭桃存心偕亡，倒也吃了一驚，連忙收招後退，夭桃也才逃出險境，抹了一把汗，暗自慶幸不提。

凌虛子站定說道：「還有膽量再試一下嗎？」

夭桃這時已知道求愛無望，而且又恨凌虛子不解風情，殺心陡起，冷笑說道：「你並未能贏得了我，那說得上什麼敢不敢的話，你準備看好，看姑娘來教訓於你。」

話聲未了，劍已如風，直向凌虛子捲到。

凌虛子見她那股兇勁兒，不敢大意，也就展出平生所長，二人殺在一起，祇見人影閃爍，劍勢如山，像一團銀光似的，在場中滚來滚去，轉眼已過百招，依然無分勝負。

小桃紅見了，便在桃花公主耳邊說了兩句，桃花公主點頭答應，小桃紅便立刻對着那幫子凶惡之徒一揮手，叫了一聲：「大家一齊上吧！」說完之後，便領先撲奔過來。

玄眞子怕師弟凌虛子吃虧，也連忙向八卦眞人請示。

八卦眞人用手一揮，朝聖宮門下，也都齊聲吶喊，一起上前，各各接住對方，鏖戰起來。

這一下，在場之人，除了桃花公主和八卦眞人沒有動手而外，其他的人，都擾做一堆，直殺得黃塵蔽天，日色無光，時間一久，雙方便都難免要有傷亡了。

諸天壽生龍活虎地四面接應，傷在他手下的魔子魔孫，凶僧惡賊，已有好幾個，這時正巧看到一個凶僧被一個觀中道士所傷，而桃花公主打算對那道士報復。

諸天壽知道那個道士絕不是桃花公主的對手，祇要桃花公主出手，那道士便必死無疑，因此連自己是不是桃花公主的對手也顧不得了，大喝一聲：「妖婦休得傷人！」說着一縱身飛了過去，挺劍向

桃花公主便刺。

這來勢之急速，竟也迫得桃花公主退了一步，這才救出了那道士的性命。

諸天壽眞不愧是一個不怕老虎的初生之犢，見一着得利，連忙制住先機，劍招如雨，竟向桃花公主猛攻起來。

桃花公主心中好不生氣，正想猛下殺手，但抬頭一看，便看出諸天壽骨格不俗，正是一個很好的材料，因此不由遲疑了一下，把已經蓄勢待發的「桃花魔功」停了下來，想把諸天壽生擒回去受用。

這也是諸天壽命不該絕，就在桃花公主略一遲疑之間，八卦眞人已經閑雲流水似的搶了過來，說道：「和一個小孩子交手，就不怕跌辱了妳的身份嗎？還是山人來陪妳走兩招吧。」

說着用手一帶，已把諸天壽拉過一邊，自己和桃花公主迎面站定。

依他們兩個人來說，誰也對誰聞名已久，誰也摸不清誰的根底，因此誰也不願意冒昧出手。

所以八卦眞人此來，是因爲眼看諸天壽魯莽，竟敢去惹上這個魔頭，怕他吃虧，這才無可奈何的趕了上來。

而桃花公主被八卦眞人這一攔，當然退後不得，不出手較量一下的話，臉上也實在過不下去，所以祇要硬着頭皮，對八卦眞人笑道：「這敢情是好，勝負便由我們兩個人來決定吧！」說着便把運起的「桃花魔功」打算發出。

八卦眞人連忙止住她說道：「旣然勝負是妳我二人來決定，那又何必羣打聚毆？乾脆叫他們都停

下來，還不好嗎？」

桃花公主想了一想，也就答應，和八卦眞人同時發出命令，命雙方各各停手，退過一邊，不准妄動。

雙方這時也都已殺得筋疲力盡，同時看到這種鏖戰的情形，不免膽寒，因此也就落得乘此休息一下，各各把死傷抬過一邊去了。

八卦眞人這才拱手說了一聲：「請。」

桃花公主心想：「先下手爲強。」因此不顧江湖規矩，連請字都沒說一個，出手一掌，發出「桃花魔功」，便對八卦眞人打到。

八卦眞人外示悠閑，其實却深知桃花公主的爲人，所以早已暗加戒備，因此桃花公主突然發掌來襲，並未吃驚，隨即順着拱手之勢，兩掌一翻，也把「呼星叱月神功」，發了出來。

他二人這一掌，雖然是遙遙相對，但兩股掌風在半途相遇，立刻便發出了一聲大震，直震得當地塵土飛揚，四面山鳴谷應。

以二人的武功深淺來說，也都不相上下，所以這一掌並未分出輸贏。

桃花公主暗想：「這老牛鼻子竟必非同小可，我這裡猝不及防的發出一掌，他竟能不慌不忙，隨便變拱手爲推，把我的掌力抵住，這倒大意不得哩！」因此不敢再以功力相較，恐怕自己不敵。

可是八卦眞人也同樣的在那兒思量：「我以雙掌對付她的單掌，也不過打了個平手，由此可見這

妖婦厲害了。」

因此也不敢再和她硬較功力，但臉上仍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來說道：「領教領教，這偷襲的本領，倒眞是高明得很。」

桃花公主也笑着說道：「我不過是試試你的功力深淺如何？看夠不夠得上有資格和我交手罷了，你別自鳴得意吧，在我看來，你這一派之尊，竟也不過爾爾，我便不用功力，也絕對能夠贏得了你的。」

八卦眞人聽了正合心意，也不再多說，便和桃花公主戰在一起。

這二人一交上手，那情形就不同了，出招或快或慢，快時如兔起鶻落，慢時如牛步蝸行，但不論是快是慢，總是一點卽分，在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時，誰也不敢把招式用老。

這一戰，便延續了兩三個時辰，依然勝負未分，而時間已到了日落西下的時分。

桃花公主心中焦急，頻眉一想，詭計又生，連忙跳出圈子，停手對八卦眞人說道：「今天時間已晚，咱們明日在兵刃再見輸贏如何？」

八卦眞人想了一想，也就答應，立刻親自斷後，命門下退進山口，扼住險要，又做了一番佈置，這才命劍中四子，輪流值班，以防桃花公主偷襲，如果發見有警，立刻報上山頭，然後才帶着諸天壽等，回轉宮中，休息不提。

桃花公主也未遠去，祇在山下各要道路口，紮住下來，當天便派出手下得力門徒，四出打探上山路徑。

可是那些門徒，山前山後轉了一遭，除了那兩條路而外，其他竟是無路可通，那百丈削壁之上，連個把手搭足之處毫無，又怎樣能夠上得去，白白的忙亂了一夜，仍然無濟於事。

第二天太陽一出山，桃花公主便又率領羣兇，來到峯下索戰，八卦眞人又和她鬥了一天兵刃，仍然無分勝負，各自休息。

這天夜晚，桃花公主便親自出馬，把山前山後，又相了一通，便不顧一切地，回到住紮之處，分撥了人，實行偷襲，可是剛一上峯不遠，已被宮中埋伏着的人所發現，滚木飛石，一齊打下，不獨未能得手，反而傷了不少門下，直氣得桃花公主咬碎銀牙，指着長壽峯痛罵不休。

次一日，也不索戰，祇悶坐着打算如何下手。

這也是長壽峯朝聖宮合該遭此浩刼，剛好有一個守山的小道士，見桃花公主並未前來索戰，不知她走了沒有，貪功心切，便向浮雲子自告奮勇，要前去探視一番，浮雲子也是一時大意，便許了他。

那小道士一下山，便叫桃花公主的人給逮了去，而山上的人並不知道。

桃花公主認爲這是一個機會來了，便把小道士衣履剝光，未問之前，就先給了他一頓生活，然後才向他說道：「你照直說了，我便饒你的狗命，否則的話，就還有更厲害的給你受用。」

那小道士熬刑不過，祇好把一長一節都說了出來，山上如何佈置？自己如何下來探聽消息，以及上山下山的暗號，和守山值班人的名字，都一一說了出來。

桃花公主把這些弄清楚了以後，心中好不高興，略一盤算，便已得計，立刻把那小道士廢了。然後自己穿上了那小道士的衣冠，文吩咐門下準備。說是：「祇要看到自己發出暗號，便是已經得手，大家也就要立刻蜂湧而上，不可遲延。」

說着便模仿着小道士的聲音，一面向山上飛跑，一面嘴裡喊道：「我已打探清楚了，桃花公主已經帶領門下撤走，我們趕快報告祖師爺得知吧。」

這時桃花公主低着頭奔走，同時太陽正斜照着山坡，所以山上的人看下來，便正好爲太陽耀住眼睛，看不眞切，祇問了一句暗號，聽桃花公主又答得不錯，一時大意，便放她上了山，等到桃花公主來到近前，發覺不對之時，桃花公主已經發動，早就來不及再打下滾木飛石了。

桃花公主的武功，當然不是那些人所能抵擋得住的，立刻死傷纍纍，紛紛大亂，等到劍中四子得訊趕來，局勢已經一發而不可收拾，祇好率衆向山上奔去，打算踞守第二道隘口，再做道理。

可是桃花公主動作迅速，早已一面放起暗號，通知了山下羣兇，又一面緊隨在四子後面，窮追不捨。

這一來，峯上的人，雖然明明看到羣魔已經上山，可是却礙着有自己人在前，空有滾木飛石，也是無法出手，乾自作急，節節向峯頂宮中敗退，要隘全失。

等到八卦眞人得訊，趕上前來，勉強把桃花公主擋住之際，羣魔已經把所有險要，全部控制，甚至連後山通路，也都派了人前往。

若非是八卦眞人見機得早，及時把人完全撤退，集中到朝聖宮，拚死守住，穩住了形勢，恐怕當時後果，已就不堪設想了。

桃花公主既已到了朝聖宮外，本想乘勝而下，可是宮中的火器弓弩，實在難當，因此這才吩咐門下，暫時停住攻擊，祇搬運木石，在宮外四週，築起掩體，把一座朝聖宮，圍得水洩不通。

並且不時向宮中襲擊，藉以消耗宮中的守備力量。

八卦眞人到了這時，方才作急起來，尤其是浮雲子，因爲這事本由自己大意所致，因此格外痛不欲生，就在八卦眞人和大家商議，如何解圍之際，便自告奮勇，願意去和桃花公主拚命，死亦不惜。

八卦眞人當然不肯答應於他。

玄眞子更在一旁說道：「依弟子看來，祇有一面守在宮中，一面由師父修下書信，派人突圍出去求援，等救兵來時，然後裡外夾擊，方能逐退妖婦，並且接着便應該大會天下羣雄，掃蕩魔穴，一鼓聚殲，方可永絕後患，不知師父以爲如何？」

八卦眞人聽了，方自點頭，還未開口，歸元子和凌虛子都覺得捨此而外，別無他策可圖，一個個都催着八卦眞人趕快寫信。

八卦眞人沉思說道：「寫信倒還容易，可是誰能突圍出去呢？」

八卦眞人這樣一說，浮雲子第一個上前說道：「師父，弟子願意去走一趟。」

八卦眞人搖頭不許，說道：「你們四個，爲本宮掌門弟子，各有專務，責任重大，那能隨便走開呢？」

玄眞子和歸元子也一致不主張浮雲子前往，浮雲子這才無可奈何的退下，仍然悶坐在一邊，一聲

不響。

當時便有幾個再傳弟子，上前說道：「祖師看弟子能去得嗎？」

八卦眞人把他們一看，都是再傳弟子中的幾個佼佼者，曉月也在其中，再一想到突圍是件最危險不過的事。

因此心下不覺黯然，半天開不了口，直至那幾個再傳弟子一再追問，這才慘然說道：「你們知道此去是九死一生嗎？目前前後山路，均已斷絕，縱使你們能夠僥倖突出重圍，可是在下山之際，祇要妖婦派人打下滾木飛石，那你們還是仍難活命的。」

那幾個再傳弟子一致挺起胸膛說道：「師恩難忘，今朝師門既然有此急難，弟子便是粉身碎骨，也是在所不辭的，務請師祖趕快修下書信，容弟子等前往一試好了。」

八卦眞人仍在猶豫。

歸元子又上前說道：「師父不必再遲疑了，還是趕快寫信吧，以免萬一妖婦再約得人來，那就格外的不好辦了。」

八卦眞人說道：「我是怕他們突圍不出，豈非白送性命，與事無補嗎？所以我想暫時放棄本宮，由我帶着大家，一起突圍出去，然後徐圖規復的好。」

玄眞子連忙說道：「祖傳道場之地，怎能拱手讓人？傳揚出去之後，我們還有什麼臉面再在江湖上行走？所以還請師父三思。」

歸元子也說道：「突圍之事，弟子也倒想了一個辦法，祇要乘着今晚日落之後，師父和我們弟兄幾個，首先出去，把桃花妖婦和那裡的幾個爲首的牽制住了以後，他們乘亂之中，也就不難突圍了。」

八卦眞人一想也對，便嘆了一口氣，也不再言，當即拂紙拈毫，修下了幾封書信，分致附近好友，諸如王屋佟方等幾人，交與那幾個自願突圍的再傳弟子貼身收好。

交代了又交代，叮嚀了又叮嚀，然後大家飽餐一頓，收拾妥當，也就是日落西下的時間了。

八卦眞人便帶着劍中四子，和那幾個再傳弟子，走出宮門，向桃花公主挑戰，那知叫了半天，依舊無人理睬，八卦眞人便不由得懷疑起來，祇好約住門下，不叫上前，然後又喊了幾聲。

這時對方掩體之後，才探出一個人頭來，說道：「公主已經安息，你們雞毛喊叫的做什麼？想動手的話，明日請早好了。」

浮雲子心情惡劣，而且平時脾氣又急，因此不知是計，也未考慮商量，便一拉曉月說道：「來！我先送你過去。」

曉月本是他的弟子，當然要聽從他的話，師徒兩個，早已大喝一聲，飛身上前，八卦眞人想攔都沒有攔得住。

也就在這時候，對方掩體之中，已是箭如飛蝗一般的射了出來。同時有人大聲笑罵道：「死不了的臭牛鼻子，這原是你們的玩意兒，現在還給你們，也讓你們自己去嚐嚐這味道如何吧！」

浮雲子看到之後，寶劍早已拔出，舞起一團銀光，那裡把那陣箭雨放在心上，劍光到處，便像分

波逐浪一般，把箭擋開，依然領着曉月，轉眼便衝到了那掩體的後面去了，立刻那裡便起了一陣大亂。

八卦眞人道聲：「不好！」也就領着玄眞子他們，跟了過去，到得掩體後面一看，浮雲子瘋虎似的，儘在尋人廝殺，劍光過處，已被他砍翻了幾次個。

也眞虧得有他這麼一逼，方才把桃花公主和小桃紅、夭桃、桃花太歲以及惡頭陀等幾個人一起逼了出來。

八卦眞人也不開口，便找上了桃花公主，把她牽住，劍中四子也各各把小桃紅等幾個接住，鬥在一起，那幾個再傳弟子見了，便想乘此突圍，可是到底架不住對方人多，那裡還能衝得出去。

尤其是曉月，竟被幾個妖徒一捲，逼到了危崖邊上，一個失足，大叫一聲，便翻落了下去。

曉月這一失足墮崖，其餘的人，都不由得吃了一驚，跟着氣一發餒，便越發的慌亂了起來，不祇是再也不能衝上前去一步，竟連招架都困難起來，轉眼之間，便又有兩個受了傷。

八卦眞人一看這種情形，便知道靠着那幾個再傳弟子，突圍求援已經無望，因此不願再戰下去，一聲招呼，便又捨了敵人，帶着劍中四子，護住那幾個再傳弟子，退入宮中。

奇怪的是，桃花公主竟也沒有乘勝追擊。

八卦眞人等回到宮中，好生煩惱，既痛曉月之死，又爲眼前形勢作急，師徒幾個都悶坐在玉皇殿上，一聲不響。

三更過後，突然一陣旋風捲來，在殿中一掃而過，神前掛幡，立刻紛紛落地，鐘鼓法器，訇然齊鳴。

這一來，不由把個八卦眞人，驚得直跳起來，臉色大變，連喊：「糟糕！」

衆人也覺得這陣風來得怪，忙問所以？

八卦眞人皺眉說道：「恐怕本宮再也保不住了！」說着便對貼身的兩個童兒說道：「速去取我的算子過來。」

八卦眞人推算之下，占得「節」卦九二，乃對劍中四子說道：「你們看看，我們現在非走不可的了。」

劍中四子跟隨八卦眞人多年，當然也懂得易理，何況卦象上明明說着：「不出門庭，凶」呢？因此大家都一起爲之失色。

八卦眞人嘆了一口氣，對大家說道：「事已如此，徒悲無益，雖說這兒是祖宗基業，然而事要通權達變，與其坐以待斃，則毋寧暫時離開，日後再圖規復的好了，現在我已經決定了如此做法，你們大家趕快前去收拾去吧，除了極重要的典器而外，一切均可摒棄，以輕裝爲主，收拾好了之後，立刻到這兒來齊集，我還有派遣，越快越好。」

大衆聽了，那敢怠慢，立刻分頭走去，玉皇殿上，就祇剩下了諸天壽和兩個童兒，隨在八卦眞人身側，八卦眞人也自結束停當，並把祖傳下來的幾件鎭宮之寶，武林絕學，包做了二個小包裹，捧在手上發呆。

諸天壽在一旁見了說道：「師父！您還有什麼東西要收拾的嗎？」

八卦眞人道：「祇此兩個包袱，已經就夠我揹的了，還要別的做怎？」

諸天壽說道：「弟子代師父揹一個好不好？」

八卦眞人看了他一眼，然後點頭說道：「我看你的幾位師兄，煞氣已透華蓋，此次凶多吉少，祇有你可能有驚無害，但在這場浩刼之中，也還不能一定，所以我把這個交給你，你便要緊隨我後，祇要能夠逃得出去，便不愁日後不能報仇復山了。」說着已是潸然淚下。

諸天壽也覺難過，剛把包袱接過，在背上揹好，劍中四子和其餘徒衆，也都各各收拾妥當，齊集前來。

八卦眞人把他們掃看了一下，竟是一個個都是晦氣籠罩，心中好不難過，但也沒有說出，恐怕亂了他們的心，打擊了他們的勇氣，祇開口說道：「今朝之事，事關本宮存亡絕續問題，所以你們必須奮勇直前，能殺敵，就殺敵，能突圍，就突圍，保得一分實力，是一分實力，保得一個人在，都是將來報仇的力量，倘使能夠托天之福，把妖婦逐走，固是大幸，萬一不行的話，那就祇有各人見機而作，爭路突圍，到了那時候，恐怕是誰也顧不了誰，祇有各人自己抓緊機會去處理了。」

劍中四子見八卦眞人這樣一說，心裡已經有數，便道：「師父放心，我們都明白你老人家的意思。」

八卦眞人又做了一些安排，吩咐弓箭手儘量先以弓箭壓住敵人，然後乘敵人不敢抬頭之際，立刻全體宮衆，一齊傾全力分四面衝殺出去，宮中便不必再留下什麼人看守了。

浮雲子道：「師父！那我們何不乾脆把宮焚了，以助聲威呢？」

八卦眞人搖頭說道：「我實在不忍這樣做法，現在已過三更，還是準備行動吧！倘使能在天明以前，突出重圍，那就是天大的喜事了。」

說着便率領宮衆向殿上供着的玉皇大帝和三清神像，叩禱了一番，然後轉身就走，諸天壽便緊跟在他身後，寸步不離。

這時大家都懷着一個沉重的心情，誰也沒有開口，所以雖然是百把多人，同時行動，却依然是鴉雀無聲。八卦眞人到得宮牆一看，弓箭手早已準備妥當，再把對方一看，掩體後却是一片漆黑，好像無人似的。

八卦眞人相了一會兒，便又改了主意，吩咐開門出宮，弓箭手在前，其餘人等隨後，向掩體緩緩壓迫過去，看不到人的時候，絕不放箭。

八卦眞人乃是一宮之主，當然說過卽算，隨卽開門出宮，一個個鶴行鷺伏，向掩體迫了過去。

這兩方面相距也有二三十丈路，八卦眞人率領宮衆，已經走了一半，猶自看不到對方有所行動，心中不由得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是喜的可能對方並未察覺，懼是懼的摸不清對方的底細，不知對方在鬧些什麼鬼，可是並沒有停下，仍舊一步步向前壓了過去。

那知就在這時，掩體之後，忽然齊聲吶喊，立刻挑出了無數的燈球火把，照得如同白晝一般，同

時箭如飛蝗，直射過來。
八卦眞人知道對方有備，連忙約住宮衆，也吩咐放箭，專射燈球火把，可是對方却狡猾異常，立刻又張起了無數張牛皮擋牌。
八卦眞人一看弓箭已經無用，便吩咐不必再做無謂之舉。乾脆把弓箭棄去，準備衝殺。
可是也就在這時候，桃花公主已現身出來笑道：「老牛鼻子，你還想逃命嗎？告訴你吧，乘早別再做這樣的夢想了，是識相的，立刻棄甲率衆投降，本公主也許可以高抬貴手，網開一面，饒你一條老命就是。」
八卦眞人還未開口，劍中四子已經髮指眉張，指着桃花公主，大聲罵道：「妖婦口出狂言，今日便要叫妳識得厲害，是好的，不妨馬上出來，見個高下好了。」
桃花公主仍舊漫不經心的笑着說道：「釜底遊魂，眞是至死不悟，還是再多想想吧，莫辜負了本公主的寬宏大量，結果招致一個也難逃活命才好。」
八卦眞人聽了這些話，雖然也是怒極，但他却仍不失身份，又估計着桃花公主雖然厲害，自己也不一定便會落敗於她，因此仍然笑着說道：「山人雖不足以與江湖高手一爭短長，便憑着妳一個妖婦，恐怕還不致於能奈我何吧？」
桃花公主笑道：「你還不信嗎？那我就再介紹幾個朋友和你見見面好了。」說着用手向後一招，說道：「各位請過來吧！」

掩體之後，便立刻有七長八短幾個人，一齊站到桃花公主的身旁。
八卦眞人一看之下，也不由得驚出了一身冷汗來。

第一八章　妖孽顛狂名山遭劫　英雄肝胆定計復仇

原來站起來的幾個人，便是巫山陽臺峯陰陽洞裡的陰陽叟，和他的妻子天魔女葉半紅，山西大同，玄牝老妖伍平，呂梁山七指伽儺閒情等等，各人帶着自己的子女門徒，一個個都是江湖上有名的窮凶極惡之徒，無一好惹，並且一個個也都帶有三分妖氣，陰毒異常。

單一個桃花公主，就已經夠應付的了，現在一下子竟來了這麼多，又怎能不叫八卦眞人看了吃驚呢？

八卦眞人正在盤算如何進退之際，那幾個魔頭已齊聲大笑說道：「老牛鼻子，你平日縱徒行凶，專與我輩爲仇，今日你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話才說完，也容不得八卦眞人打話，早已一個個掠出兵刃，向八卦眞人飛撲而來。

劍中四子看到，那能容得他們這樣猖狂，四個人，五柄劍，遊龍似的，早從八卦眞人身側，一閃而出，截個正著，拚命狠鬥起來。

劍中四子已得八卦眞人眞傳，玄眞子和歸元子，甚至連「呼星叱月神功」，都已有了相當造詣，所以羣魔雖然兇狠，一時之間也是無法得手。

尤其是浮雲子悔恨抑鬱在胸，無從宣洩，這一和敵人交上手，那還有半點含蓄的餘地，劍影如山，威風八面，直逼得玄牝老妖，連連後退不迭。

陰陽叟和天魔女葉半紅，雙戰玄眞子，也不過打了一個平手。

七指伽儺閒情更和歸元子，一個半斤，一個八兩，殺得難解難分。

其餘五六個小妖孽，聯手圍住凌虛子猛攻，又怎經得起凌虛子雙劍神妙，十招不到，便被刺傷了一個，敗退了下去。

桃花公主見勢不佳，連忙向後一揮手，大叫一聲：「一齊上吧！」自己便率先衝了過來。

八卦眞人當然不敢遲疑，也就領着宮中人衆，上前接住，一場鏖戰，便又展開在長壽峯頭。

這時候，魔衆方面，固然凶燄萬丈，不可一世，而宮衆方面，也是明知面臨生死關頭，莫不以一當十，所以交手之初，宮衆方面，猶獲小勝，但時間一久，到底寡不敵衆，便慢慢的落了下風，被魔衆攻得七零八落，圍做幾十堆在厮殺，並且傷亡相繼。

這時那五個小妖孽已得小桃紅和桃花太歲相助，挽回了劣勢，小桃紅和桃花太歲原都是桃花公主的愛徒，並且又都曾經吃過劍中四子的虧，正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所以一上來，便施展出殺手，一人一把「桃花飛芒」，對凌虛子散花似的打來。

這「桃花飛芒」乃是桃花公主獨創的暗器，細如牛毛，奇毒無比，同時出手之後，更是千百齊飛，敵人祇要中上一根，也就絕難活命。

這時凌虛子面對着五六個小妖孽，雖然搶了上風，但也萬分吃力，又怎經得起小桃紅和桃花太歲一出手，便發這樣狠毒的暗器，尤其是在黑夜之中，雖有燈球火把照着，卻倒而格外壞事，「桃花飛芒」

原是粉紅的顏色，在火光之下，那裡還能看得清楚。因此凌虛子立刻便中上了不知多少根，慘呼一聲，雙劍落地，人也跟着仆地不起，可憐這樣一個仙風道骨，武功絕頂的人，竟遭了這樣的慘刼，豈不可悲可惜。

凌虛子這一死，宮衆方面，齊吃一驚，氣勢便越發的消沉了下來。甚至連八卦眞人，都爲之慌了手脚，幾爲桃花公主所乘。

諸天壽本在和墀光寺九凶十惡中的幾個凶僧交手，殺得難解難分，一回頭看到八卦眞人吃緊，也就不顧一切的，使出他那初學的「八卦迷踪步」，配合着劍法，要了個花槍，一連刺傷了兩個凶僧，擺脫了他們的糾纏，回劍便向桃花公主身後捲去。

也就在這時候，有一部份小妖魔，已經衝入朝聖宮中，四面八方的放起了火，一時間，火光燭天，轟轟烈烈的燒紅了半個天。

浮雲子一下看到，不由得兩眼噴火，七竅生煙，大喝一聲：「我與你們拚了！」手中寶劍一緊，狂風暴雨似的向玄牝老妖壓了過去。

俗語說得好：「一人拚命，萬夫難當。」玄牝老妖那能招架得住，連連後退，虛閃一招，便轉身向側面逃去。

浮雲子這時已殺性陡起，祇找人多處，橫掃過去，劍光過處，血雨四濺，他自己混身上下，也成了一個血人兒似的。

可是宮衆到底損傷過重，而且形勢也是相對的消長，這邊死傷了一個，那邊的力量便增長一分，那邊的力量增長了，這邊所受的壓力也就越大，跟着死傷也就越多。

就這樣不斷的消長下去，雖然憑着八卦眞人功力深厚，劍中四子，劍法神奇，也撐持不住這份危局了。

八卦眞人看見門下死亡相繼，好不痛心，因此也就收拾起平時的一腔慈悲心腸，寬大懷抱，使出平生絕學殺手，向魔衆猛攻起來。

桃花公主對他笑道：「老牛鼻子，識時務者爲俊傑，還是乘早投降了吧，憑着你，縱有天大的本領，要想挽回今朝的危局，恐怕也是辦不到的了。」

八卦眞人狂笑道：「人生百年，莫不有死，死又算得了什麼呢？不過我可以告訴妳，似妳這等爲禍世人的東西，今日既與本派爲仇，本派縱使一時落敗，也終有復仇之日，『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妳等着瞧好了。」

說時便向宮衆大聲喊道：「天涯海角，報仇有日，不必再糾纏下去了，各人自己顧着自己，突圍出去吧！」

說着便一連幾劍，把桃花公主逼退數步，用手一帶諸天壽，說了聲：「跟我走！」殺出一條血路，便向後山方面縱躍而去。

桃花公主那肯放鬆，也就帶着人追趕下去了。

這時宮衆已經潰敗，到處亂竄，伏屍滿地。

玄眞子也已傷在「桃花飛芒」之下。

歸元子一看形勢已經不可收拾，也就無心戀戰，滿想跟隨八卦眞人，突圍出走，可是被羣魔上來一絞，轉眼便失去了八卦眞人的踪跡，再一回頭，看到浮雲子仍然瘋虎似的在那兒殺人，兩眼發直，其勢難當，絲毫沒有退意。

歸元子想招呼他一起走，可是連喊幾聲：「四弟！」浮雲子竟如充耳不聞。

歸元子無可奈何，祇好大展神威，蕩開羣魔，向他身前衝去，好不容易，才到了浮雲子身前，剛叫了一聲：「四弟！師父已經走了，你我不必戀戰，還是突圍要緊，青山不改，綠水長流，祇要留得命在，報仇終有一日的。」

那知浮雲子這時神志已亂，那還分得清是敵是友，祇解得一個勁兒的找人廝殺，所以歸元子話還未完，他已經猛揮寶劍，向歸元子直撲過來。

歸元子沒想到他會這樣，不由大驚，忙喊：「四弟！是我，你這是怎麼啦？」

浮雲子那管是誰，仍然劍如雨下。

這一來，歸元子便不由得慌了手脚，連連閃避，也就在這時候，七指伽儺閒情，已經趕到了歸元子的身後，猛出一掌，正好打在歸元子的背上。

歸元子立刻便受了重傷，感到血氣翻騰，五臟離位，若不是他內功精湛，同時又在向旁邊一閃之際，浮雲子接上了七指伽儺，歸元子怕不當時就要送命。

不過就憑這樣，歸元子也知道傷勢過重，無法再交手下去，馬上想找一個地方，行功調息，以全性命，因此便向旁邊樹林之中，飛搶而進。

但走不多遠，喉頭突然一陣發甜，哇的一聲，便噴出了一口鮮血，跟着頭裡一昏，心中一絞，人也撲地便倒，正好仆在屍堆之上，便什麼也不知道了。

就這樣也不知道過了好久，這才又緩緩醒來，等神志清醒以後，四面已是靜靜的毫無聲息，又想了一想，方才想起了一陣惡鬥和負傷的經過，再定了定神，這才硬撐着想爬起身來，趺坐用功。

可是費盡心力，那裡還能爬得起來，自知傷勢過重，必難再起。

也就在這時候，突然又聽到了有脚步之聲，走入林中，睜目偸看時，來人並非道裝打扮，歸元子本不認識孔廣生，因此便以爲他也是桃花公主的妖黨，心中恨極，便等孔廣生走過之際，提起了最後的一口眞氣，猛然一掌，向孔廣生背後發出，跟着人又昏厥了過去。

歸元子對孔廣生說到這兒，孔廣生這才明白過來，心中好不慘然，開口不得。

反是歸元子問道：「現在羣魔已經走了嗎？」

孔廣生點頭道：「峯頭之上，除了伏屍而外，已無一個生人。」

歸元子想了一想，說道：「你能把我抱起，再去宮前看一下好嗎？」

孔廣生當然照辦，便抱起歸元子，向林外走去，還沒走幾步，歸元子便指着一具屍身說道：「這

便是鐵扇童子向旭初，可憐可憐。」

及至走出林外，歸元子看到朝聖宮的一堆刼灰，眼中便不由得流出淚來。痛苦若不勝情，便又吩咐孔廣生把他放下。

孔廣生便仍坐下地去，把歸元子依在自己懷中，一隻手掌仍然和歸元子的手掌緊緊貼住，藉着本身功力，暫時維持着他的一點殘餘的生命。

歸元子用眼四面一看，便又指着一處說道：「那便是我和四弟最後分手的地方，現在那兒地上，還留着他的道冠和寶劍，可是他也犧牲了，但是他的屍體又到那兒去了呢？」

孔廣生明知是已膏鷹吻，但却不敢直說出來，祇是唯唯，不再打話。

歸元子沉默了一陣，這才嘆了口氣說道：「想我弟兄，號稱劍中四子，竟然落下了這樣一個下場，大師兄和三弟四弟，都已喪命，我也是頃刻間人，又不知道師父吉凶如何？而今何在？」說到這兒淚如雨下，再也接不下話去。

孔廣生這才乘勢問道：「二師兄不必難過了，令師的話是不會錯的：『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朝別說貴派中人，有此信心，便是廣生，既然已經知道了此事，也決不能眼看着妖婦這樣橫行，總要設法代天行討的。」

歸元子聽了，不覺緊緊的握住了孔廣生的手說道：「老弟熱情，與天壽無殊，眞使愚兄感動萬分，現在依愚兄看來，本派中人，能突圍出去的，恐怕已是百不得一，即以家師來說，也在未可預料之中，所以愚兄不顧冒昧，想把這件大事，托付老弟，家師和山西老佟，交情最深，如果能夠突圍的話，必然會去他處。

賢弟一問便知，萬一不幸的話，也請賢弟向佟方代懇，請他看在舊交份上，出面邀集武林好友，爲本派報仇，愚兄便死在九泉，也要感德不盡了。」

說着便又落淚不止。

孔廣生知道勸也無用，便一口承當下來。

歸元子便從懷中取出一個小布包來，遞給孔廣生說道：「這裡面的一本小册子，便是我手抄的各種合藥的方法，現在贈送給你。」

說着又用手向後山一指，說道：「我師父和天壽，便是打那方向去的，你乘早前去尋找一番吧，我多挨一刻，不過多增多我一番痛苦，於事絲毫無補，我們話已說明，如果有緣的話，來生再見好了。」

說完之後，猛然推開了孔廣生的手，大叫一聲，口中血如泉湧，孔廣生連想阻止都沒來得及，歸元子便已死去。

孔廣生對着屍首一陣傷心太息，但事已如此，徒悲無益，便把那個小布包向懷裡一塞，然後抱起歸元子的屍體，又送入林中，免膏鷹吻，這才打叠起精神，向後山尋去。

眼看着一路之上，也是血跡斑斑，慘不忍睹。

孔廣生一直循着血跡，直走到危崖邊上，仍是一無所有，既未見諸天壽的屍體，更連一點痕跡也找不出來，便又循着崖邊，四處一找，依舊無所收穫，一個人便不由得又楞怔起來。

孔廣生方在發呆之中，突然山下又傳來了一陣鷹鳴，孔廣生低頭一看，便看到有一隻巨鷹，爪下抓住一條人腿，從山下冲天而起。

孔廣生心中一動，想道：「我怎麼竟這麼笨呢？八卦眞人和天壽弟如果沒有死在峯上，我便是在峯頭之上，尋找一輩子，又有什麼用呢？」想到這兒，便不由自主的從後山下了山，來到峯脚。

那峯脚一帶，都是一片片的大巖石，寸草不生，孔廣生一眼看去，便看到有一塊巖石之上，血跡斑斑，似乎還有一個包袱，散在那兒。

這包袱一入孔廣生眼中，便覺得奇熟無比，連忙飛躍過去，拾起一看，立刻認出是諸天壽的東西，因爲這包袱本是出於諸天香之手，他和天壽，每人都有一個。

孔廣生看到了這個包袱之後，心中早又亂了起來，連忙把包袱細一檢查，便發現那包袱所打的結，並未散開，祇是被兵刃削斷了一角。

這無疑等於說明，包袱本來是揹在諸天壽的背上的，被人從後面砍了一劍，這才散脫落下，那也就不啻說明，諸天壽當時的處境，是如何的危境了。

同時包袱之上，又有血跡，岩石之上，也是血跡斑斑，因此孔廣生便斷定了諸天壽已經遭難，並且屍體也爲大鷹啣去，這一想，便不由得五衷俱裂，悲從中來，捧着那個包袱，放聲大哭起來。

有道是：「英雄有淚莫輕彈，祇是未到傷心處。」孔廣生這一哭開，悲天愴地，石破天驚，飛鳥不下，驕陽掩雲，也不知道過了多久的時候，方才慢慢的止淚收聲，自言自語地說道：「天壽已死，我便活在世上，還有什麼興趣？更怎能對得起死去的恩師？又將如何對天香去交代？倒不如也以一死了之了！」

孔廣生說到這兒，突然身後有一個蒼老的聲音，嘆息說道：「孩子！一死便能了却責任了嗎？那才眞是既無以對生者交代，更無以慰死者之心呢！」

孔廣生連忙回頭一看，便看到身後不遠之處，正站着老少三人，二俗一道。

那兩個俗家人便是佟方佟雲父子，旁邊還有一個年輕道士，手臂額角，都用布包着，顯見已是受傷。

孔廣生見了，便奔到佟方面前，說道：「師伯，你看，天壽已經死了，這叫我如何能夠獨生呢？」說着又痛哭了起來。

佟方安慰他說道：「快別這樣了，現在事情已經如此，哭有何益？莫說天壽生死不明，即就是果眞不幸遭難，也應以報仇爲重，難道憑你一哭，便能把他哭活了，把桃花公主哭死了嗎？你眞是愚不可言了。」

佟雲也拉住孔廣生的手，勸了半晌，孔廣生這才強自忍住悲聲。問八卦眞人有沒有過去王屋山？又把從歸元子那兒聽來的情形，說了一遍。

佟方、佟雲，也是黯然，那小道士更是大哭不止。

原來那小道士正是曉月，被羣魔逼落墜崖之後，幸虧仗着輕功已有基礎，且身形靈活，所以着地之後，雖被摔傷，却還保住了性命，爬起之後，也顧不得遍體疼痛，便向王屋山急奔而去。

到得王屋山，把書信呈給佟方之後，也就委頓不起了。

佟家和長壽峯本是世交，山西老佟和八卦眞人固是交情深厚，便是佟方和劍中四子，也都非常莫逆，所以見信之後，便立刻打點出發赴難，一面吩咐佟雲準備一切應用物品，一面替曉月治傷。同時又咐囑家人，趕往附近各處友好家中去送信，然後也不停留，先自帶着佟雲、曉月，連夜向黎城急趕。

那知才到潞城，便已聽到了長壽峯的凶耗，等趕到峯下之時，便看到孔廣生了。

大家這一談之下，當時也想不出一個好主意來，祇好重行上山，目睹那一堆刼灰，又是一場傷感，但也無法，祇好一起動手，先把所有的屍體，一個個的掩埋起來。

這時便又有兩三處人馬趕到，便是匡佛山玉佛寺長老了因；黃花山銀髯叟童濟舟帶着兒子小哪吒童烈；還有九龍山龍家九兄弟，大哥金龍龍瑞，老二白龍龍珂，老三黃龍龍璉，老四赤龍龍瑚，老五青龍龍瑛，老六烏龍龍瑜，老七獨角龍龍瑋，老八五爪龍龍瑗，和小弟弟小龍神龍玉，這些人都是江湖上的有名人物。

可惜來遲一步，已挽救不了這一場刼數了。

大家既然聚在一起，眼看着這一堆刼灰，好不難受，商量之際，那童氏父子，却是多烈性不過的人，早就跳起身來說道：「這還了得，如果我們容得妖婦這樣猖狂下去，還能稱得起是個武林中人嗎？現在當然再沒有別的好說，咱們也到她那兒去，先抄了她的窩子再說。」

新書介紹

花月斷腸刀

慕容美著

慕容美先生最新名作。以生花之筆寫出這部創新的傳奇故事。

『花月刀也是斷腸刀』英雄人物刀光如靈蛇，影到人倒，除盡大奸，磅礴正氣與兒女哀情交揉爲一體。佈局新穎精奇，筆調特出，玄奧莫測，魔音奪人神魂，刀劍旋飛如虹。神奇絕倫，揚威四海，動地驚天。

本書全文目前已在『中國時報』連載過，頗受好評！現在由本公司近日出版成書，以饗讀者，敬請拭目以待。

裕泰圖書有限公司啓

碧血丹心

司馬翎著　二部全

這是一部宏揚民族精神，圖復大明江山的俠義巨著。敍洪門豪士，抱持鴻鵠之志，爲漢族命脈，犧牲奮鬥可歌可泣的事跡。情節奇曲動人，氣勢宏偉，除奸鋤邪，痛快淋漓；磅礴正氣與天比擬。

藍衫銀劍

玉翎燕著　三部全

本書寫武林中絕代奇男奇女闖蕩江湖，圖獲秘笈瑰寶驚險事跡。情節變化，曲折奧妙，筆調清新，人物刻劃絲絲入微；是一部風格清新的佳作。

秋水雁翎

玉翎燕著　二部全

一部創新的巨作。敍寫江湖敗類，爾欺我詐；瑰寶爭奪，怨怨相報……「秋水長劍」、「雁翎百結」以伸佐正道，共却惡勢，共復血海深仇。故事詭奇曲折，步步入勝。武俠迷，萬勿錯失！

笛劍降魔錄

玉翎燕著　一部全

「劍氣縱橫稱無極，簫聲笛影號劍門。」無極劍術，馭劍傷人，劍門笛聲，摧心毀神，降魔衞道，稱雄武林。

本書係武俠名家精心傑作。敍『紅旗幫』惡梟野心爲惡，興風作浪，戕害武林。突現絕代男女奇葩，「邪不勝正，邪惡必亡」以伸佐正道，却除元凶惡首，重創武林祥和生機。

此部武俠名著，深爲讀者讚譽，有口皆碑，故敬希更多愛好武俠小說諸君，萬勿錯失！

血珠慧劍情

南湘野叟著　二部全

又是一部創新！爲武俠名家南湘野叟的精心作品。

本書內容：寫盡江湖風雲百態，魔影縱橫，劍氣茫茫，恩仇難了。血珠出龍，干戈連起，慧劍斬妖。故事新穎，格調離奇，情節哀艷纏綣，英雄情長，處處緊扣心弦，實爲不易多見之佳作。現已出版，敬希諸君儘速讀閱。

蓋世霸王

東方白著　二部全

本書爲東方白執筆的名作。內容生動精警，敍情細膩有致。寫武功則蓋世無雙，寫愛情則纏綿悱惻，寫人物則栩栩如生。

故事敍其宇內黑白道之武學，各有千秋，論劍交技，嘆爲觀止。妖魔邪道鬼蜮伎倆，獨霸武林。男女奇俠並顯於世，如何共却惡勢，共復血海深仇？……條理分明，脈絡一貫，實爲難得之作。

遊俠雌雄劍

司馬翎著

本書是明代野史的一大奇事，描寫男女俠士江湖仗義，除奸助邪可歌可泣的事跡。情節變化，曲折奧妙，文筆清新，處處動人心魄，字字感人肺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創作。感性强的讀者尤不可錯失！

寒虹劍

蘭立著　三部全

本書寫武林中絕代青年俠士，闖蕩江湖，幸獲「寒虹寶劍」，以佐正義，以伸天道。深歎江湖變幻，「玉鼎」爭奪，泯滅人性；得遇紅粉知己，共却惡勢，共復血海深仇。故事氣勢宏偉，奇曲動人，愛情纏綿悱惻，高潮迭起。至性處又俠義風高。

神州豪俠、飛鳳劍影

荊翁著　六部全

荊翁精心的作品。是部貫穿幾個民族的錯綜風雲、俠艷奇情的長篇故事。寫江湖羣豪行俠仗義、除奸雪恨的英雄事蹟；尤其三個絕世武功的男女，從中土到邊疆，從草莽到大漠；既是愛國志士，又是武林奇俠。劍氣琴聲、豪邁氣概交揉爲一體。佈局譎妙，情節綿密，如入八陣圖中；場面浩大，人物衆多。讀之如入神秘叢林，如履無際瀚海，目迷神奪最高的精神境界。

劍影留痕

蘭立著　一部全

坎坷命的運？無邊的殺劫！
緊張！離奇！香艷！哀怨！是部具有獨特風格的武俠小說。

本書是作者以剛柔並濟的筆法寫成的作品。情節哀艷纏綣，格調離奇新穎，讀後令人緊扣心弦，耐人回味。

虎嘯雲山金刀女

金鵬著　二部全

金鵬先生嘔盡心血的精作。含蓋歷史背景的價值性，與具有武林奇情俠義的可讀性。

本書描寫武功，神奇莫測，聲震寰宇，名播江湖，光芒萬丈，普照天地。寫愛情，兒女情懷哀艷纏綿——喜、怒、哀、樂，令人廻腸百轉。保證一書在手，廢寢忘食，拍案叫絕！

這是一部您不可錯過的武俠名著小說。

豪傑血

獨孤紅著　三部全

本書係武俠名作家獨孤紅得意之作。以國朝爲先提，引發江湖豪傑之聲磅礴激昂，揚威四海，動地驚天的事蹟。

作者撰著此書，行文瀟灑流暢，格調新穎精奇，是部風格清新的佳作。

出版之日，敬希愛好武俠小說諸君，先睹爲快！

靈翠峪

徐夢還著　正集三冊　續集二冊

「九麟珮」秘笈神功蓋世；「天府丹榴」靈玉精氣孕育而生，百年結果；「九目蠱龍」千古靈物，體堅如鋼，甲堅如鐵；「兩極秘府」明月清澈，靈香仙境，遍地瓊瑤；小俠徐海雨，彩鳳令主——石思鳳得天獨厚，幼服仙菓，迭有奇遇，功力通玄，爲消救武林浩劫，於靈翠峪開府立派。

內容有聞所未聞的武林異寶；玄之又玄的武功招式；聽所未聽的妖魔邪教；見所未見的偉大場面，勿錯過一飽眼福的好機會。

刺馬

南湘野叟主編　一部全

這是一部有著時代歷史背景的武俠小說，記載一段眞人實事，慷慨悲歌，英雄灑淚的故事。

「簷下飛刀試一擲，洪門豪俠矢忠貞；自古最窄朝廷路，總見英雄入流沙；英雄居伸人多見，一片丹心不易知；拭淚埋屍寃未雪，再掣利劍向仇讎。」正是該書可歌可泣最好的寫照。自是英雄襟懷，豪傑感慨，千古有心人都要一掬同情淚。

此書由本公司隆重出版，以饗讀者，屆時敬請諸君，幸勿交臂失之。

風流残劍血無痕

獨孤紅著　二部全

獨孤紅精心執筆的名作。是一部奇情怪趣的武俠長篇小說。情節曲折離奇、佈局生動緊密、打鬥最激烈、言情最細膩、人物最突出、處處引人入勝、扣人心弦。（此部已拍攝電影，曾在各地上映，風評甚佳。）敬請愛讀武俠小說者，先睹爲快！

五嶽一奇

玉翎燕著　三部全

這是一部貫穿五嶽爲背景的錯綜複雜、亦俠亦艷的奇情長篇巨著。五嶽巍峨，高峯奇景，邊陲風雲，瑰寶爭奪，慘絕人寰，武林奇俠機緣得秘笈，領袖羣倫，化干戈爲玉帛。佈局譎妙，高潮迭起，磅礴正氣與纏綿哀情交揉爲一體。實爲迥異流俗的武俠小說。

孤鴻萬里征

司馬嵐著　二部全

「投契不諱千里路，推心終是一家人。」貫穿整部書詭秘奇情，氣勢磅礴的關鍵所在。敍武林男女奇俠悲歡離合，鋤奸雪恨事蹟。情節曲折，故事動人；心理描寫，細緻入微。讀之引人入勝，神爲之奪，乃作者精心之作。

雲天劍華錄（上册）　蠱上九著

出版者：育幼圖書有限公司
登記證：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一一九四號
總經銷：裕泰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北市重慶南路二段21號九樓之三
電話：三二一三九四六・三九四九八五〇
郵撥：三二七七（台北局）
印刷者：上文印書館
地址：板橋市建國街54巷22號
電話：九六六二八七二
定價：每册新台幣一五〇元正
港幣：八元正
美金：四元正

中華民國七十年十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